墨子鉴赏辞典

MOZI
JIANSHANGCIDIAN



孙中原著

鉴赏辞典品牌再续
新推古代经典系列
传统文本 现代赏析



上海辞书出版社



古代经典鉴赏系列

周易鉴赏辞典
论语鉴赏辞典
老子鉴赏辞典
管子鉴赏辞典
墨子鉴赏辞典
孙子兵法鉴赏辞典
庄子鉴赏辞典
孟子鉴赏辞典
列子鉴赏辞典
荀子鉴赏辞典
韩非子鉴赏辞典
吕氏春秋鉴赏辞典
黄帝内经鉴赏辞典
大学中庸鉴赏辞典
淮南子鉴赏辞典
山海经鉴赏辞典
史记鉴赏辞典
颜氏家训鉴赏辞典
贞观政要鉴赏辞典
坛经鉴赏辞典

上架建议：哲学、国学
ISBN 978-7-5326-3525-2


定价：30.00元
www.cishu.com.cn
易文网：www.ewen.cc



孙中原著

上海辞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墨子鉴赏辞典/孙中原著. —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12.1
(古代经典鉴赏系列)
ISBN 978-7-5326-3525-2

Ⅰ.①墨… Ⅱ.①孙… Ⅲ.①墨家②墨子—鉴赏—词典
Ⅳ.①B2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1)第 202383 号

统　　筹　张良一
责任编辑　张玉霞　吴　梦
装帧设计　姜　明

古代经典鉴赏系列
墨子鉴赏辞典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上 海 辞 书 出 版 社　出版、发行
(上海市陕西北路 457 号　邮政编码　200040)
电话：021—62472088
www.ewen.cc　www.cishu.com.cn
上海师范大学印刷厂印刷
开本 890×1240　1/32　印张 12　插页 1　字数 333 000
2012 年 1 月第 1 版　2012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5326-3525-2/B·202
定价：30.00 元

如发生印刷、装订质量问题，读者可向工厂调换
联系电话：021—64322465

出 版 说 明

《墨子》是墨家著作总集，现存五十三篇，由墨子初创，后学增益，囊括墨家逻辑学、哲学、经济学、政治学、伦理学、教育学、语言学、军事学和自然科学思想。

墨子在春秋末老子和孔子后出生，盛年在前五世纪战国初。墨子创墨家。墨家是诸子百家中重要一家，盛于战国，跟儒家齐名，号称显学。汉代以后，儒家独显，墨家衰微。近现代墨学重新受到重视，研究的人渐多。

墨学是中国传统学术的重要内容，包含深厚的科学和人文精神，有重要的历史与现实意义。为便于读者了解和鉴赏《墨子》思想的精髓，特约请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孙中原撰写本书。

考虑到《墨子》文字古奥，素称难读，但思想丰富、意义重要的特点，本书分设文本篇和名言篇两部分。按具体内容，从不同角度和层面，鉴赏《墨子》思想。为方便读者阅读、理解和使用，本书在文本篇中，对原文给予简要注释。

书后附录《墨子事迹撮要》、《墨子年谱简编》、《〈墨子〉文献索引》、《〈墨子〉要籍选介》、《〈墨子〉的艺术特色》和《〈墨子〉的传播与影响》，使本书兼具《墨子》小百科的功能与作用。

凡　　例

一、本书设文本篇和名言篇两部分，共收鉴赏四十七篇。

二、文本篇，包含原文、注释和鉴赏二十六篇。文本篇排序，按《墨子》原文。原文校勘编辑，以明正统年间刊《道藏》本为底本，并参照作者的研究成果。限于篇幅，文本篇节选合并《墨子》原文。如《尚贤》原文分上中下三篇，合为一篇，随文标出上中下字样。省略文字，见《道藏》本。

三、名言篇，包括名言原文和鉴赏二十一篇。名言原文从文本篇《墨子》原文析出，因文本篇《墨子》原文已有注释，为避免重复，名言篇不另设注释栏。难懂字句，随鉴赏释义。

四、本书使用简化字。为方便阅读，通假字和异体字，径改为规范的简化字，如讲几何光学的“景”，径改为“影”。

目　录

篇 目 表

#【文本篇】

【亲　士[1]】

入国而不存其士[2]，则亡国矣。见贤而不急[3]，则缓其君矣[4]。非贤无急[5]，非士无与虑国[6]。缓贤忘士[7]，而能以其国存者，未曾有也。

昔者文公出走而正天下[8]，桓公去国而霸诸侯[9]，越王勾践遇吴王之丑[10]，而尚慑中国之贤君[11]。三子之能达名成功于天下也[12]，皆于其国抑而大丑也[13]。太上无败[14]，其次败而有以成，此之谓用民。

吾闻之曰："非无安居也，我无安心也；非无足财也，我无足心也。"是故君子自难而易彼[15]，众人自易而难彼[16]。君子进不败其志，退究其情[17]，虽杂庸民[18]，终无怨心，彼有自信者也。是故为其所难者，必得其所欲焉；未闻为其所欲，而免其所恶者也。

是故逼臣伤君[19]，谄下伤上[20]。君必有弗弗之臣[21]，上必有谔谔之下[22]。分议者延延[23]，而持敬者谔谔[24]，焉可以长生保国[25]。臣下重其爵位而不言，近臣则喑[26]，远臣则噤[27]，怨结于民心。谄谀在侧，善议障塞[28]，则国危矣。桀纣不以其无天下之士邪[29]，杀其身而丧天下。故曰："归国宝[30]，不若献贤而进士[31]。"

今有五锥，此其铦[32]，铦者必先挫[33]。有五刀，此其错[34]，错者必先靡[35]。是以甘井近竭[36]，招木近伐[37]，灵龟近灼[38]，神蛇近暴[39]。是故比干之殪，其抗也[40]，孟贲之杀，其勇也[41]，西

施之沈，其美也[42]，吴起之裂，其事也[43]。故彼人者，寡不死其所长[44]。故曰，太盛难守也[45]。

故虽有贤君，不爱无功之臣；虽有慈父，不爱无益之子。是故不胜其任而处其位，非此位之人也[46]；不胜其爵而处其禄，非此禄之主也[47]。良弓难张，然可以及高入深；良马难乘，然可以任重致远；良才难令，然可以致君见尊[48]。是故江河不恶小谷之满已也，故能大。圣人者，事无辞也，物无违也，故能为天下器[49]。是故江河之水，非一源之水也；千镒之裘，非一狐之白也[50]。夫恶有同方不取，而取同己者乎[51]？盖非兼王之道也[52]。是故天地不昭昭[53]，大水不潦潦[54]，大火不燎燎[55]，王德不尧尧者[56]，乃千人之长也。其直如矢[57]，其平如砥[58]，不足以覆万物。是故溪狭者速涸[59]，逝浅者速竭[60]，硗埆者其地不育[61]。王者淳泽，不出宫中，则不能流国矣[62]。

〔注释〕 ① 亲士：亲近和重用有才能的士人。亲：亲近。士：有某种品质和技能的人。 ② 存：尊重。《说文》："存，恤问也。" ③ 急：急于重用。 ④ 缓：怠慢。 ⑤ 非贤无急：没有贤人，就没有人跟你一起急于国事。 ⑥ 非士无与虑国：没有士人，就没有人跟你一起谋虑国事。 ⑦ 缓贤忘士：怠慢贤人，轻忽士人。 ⑧ 文公出走而正天下：晋文公重耳，受父亲晋献公逼迫出走，在外流亡 19 年，回国即位，重用贤人，使晋国富强，称霸诸侯。 ⑨ 桓公去国而霸诸侯：齐桓公小白，是齐襄公弟。齐襄公无道，小白被逼迫出奔莒国。襄公被杀，小白即位，重用贤人，使齐国富强，称霸诸侯。 ⑩ 越王勾践遇吴王之丑：越王勾践被吴王夫差打败并俘虏，受尽屈辱，后因重用贤人，励精图治，反灭吴国，成为春秋五霸之一，威慑中原诸侯。 ⑪ 慑：威慑。 ⑫ 达名：扬名。达：通达，到达，得到。 ⑬ 抑而大丑：被压制贬损，受到奇耻大辱。 ⑭ 太上：最上等，最高，最好，与"其次"相对。 ⑮ 自难而易彼：责己严，待人宽。 ⑯ 自易而难彼：宽容自己，苛责别人。 ⑰ 退究其情：不得志，就反省自身。 ⑱ 虽杂庸民：虽然下降为普通人。 ⑲ 逼臣伤君：权重的大臣，伤害君主。 ⑳ 谄下伤

上：谄佞的大臣，伤害君上。 ㉑ 弗弗之臣：敢于不断谏诤、提不同意见的大臣。弗弗：否定，违逆。 ㉒ 谔谔之下：敢于不断争辩、提不同意见的大臣。谔谔：言语正直。 ㉓ 分议者延延：持异议的大臣，反复辩论。 ㉔ 持敬者谔谔：恪尽职守的大臣，不断进谏。持敬：原文为"支苟"，支犹持，苟通亟。《广雅》："亟，敬也。"支苟犹持敬。恪尽职守，尽职尽责。孙诒让谓，支为交的错字，苟是敬的坏字。敬读为儆。交儆：交相儆戒。交相儆戒：互相告诫，使注意改正错误，互相监督。 ㉕ 焉：乃，则，就，才，于是。长生保国：长养生民，保卫国家。 ㉖ 喑：哑巴，不说话。 ㉗ 噤：闭口，不说话。 ㉘ 善议障塞：好建议被障碍堵塞。 ㉙ 桀纣：夏桀，商纣，分别是夏商两朝的末代国君，无道君王。 ㉚ 归：馈赠。 ㉛ 献贤而进士：推荐和劝进贤士。 ㉜ 铦(xiān)：锋利。 ㉝ 挫：挫折，折损。 ㉞ 错：磨刀石，这里指刀刃锋利。 ㉟ 靡：销磨，损坏。 ㊱ 甘井近竭：甜水井先被汲干。 ㊲ 招木近伐：高大的树木先被砍伐。 ㊳ 灵龟近灼：灵验的龟，先被烧灼占卜。 ㊴ 神蛇近暴：神奇的蛇，先被暴晒求雨。 ㊵ 比干之殪，其抗也：比干的死，因为敢直谏。《论语·微子》："比干谏而死。"比干：商朝贤臣。殪：死。抗：同"亢"，刚强，刚直。 ㊶ 孟贲之杀，其勇也：孟贲(bēn)的被杀，因为逞勇。孟贲：战国勇士，大力士，《孟子·公孙丑上》正义引《帝王世纪》："秦武王好多力之士，齐孟贲之徒并归焉。孟贲生拔牛角，是谓之勇士也。"秦武王前 310—前 307 年在位共 4 年，墨子不及见，应是墨子后学增益。 ㊷ 西施之沈，其美也：西施遭沉溺，因为美丽。 ㊸ 吴起之裂，其事也：吴起(约前 440—前 381)遭车裂，因为力主变法之事。吴起，战国中期卫国人，著名兵家，改革家，法家。主持变法，促进楚国富强，前 381 年，楚悼王去世，吴起在治丧处所，遭遇 70 余家贵族联合攻击，被车裂肢解而死。楚悼王前 401—前 381 年在位共 21 年。 ㊹ 寡不死其所长：很少有不死在自己长处上的。 ㊺ 太盛难守：太过兴盛，难于久守。 ㊻ 不胜其任而处其位：不能胜任职务，却占有职位。 ㊼ 不胜其爵而处其禄：才力与其爵位不相称，却享有爵位的俸禄。 ㊽ 良才难令，然可以致君见尊：优秀人才难以支使，但可以使国君享受尊荣。令：使令，支使。致：使。见：受到。 ㊾ 事无辞也，物无违也：遇事不推辞，不违背事物规律。器：材，人才。 ㊿ 千镒之裘，非一狐之白也：价值千金的裘皮大衣，不是来自一只狐狸腋下的一小块白皮。镒：衡量黄金的重量单位，一镒是二十四两。 (51) 夫恶有同方不取，而取同己者乎：哪有不听取合乎道理的意见，而只听取跟自己相同的意见呢？同方：跟道理相同。 (52) 兼王：能够兼容并包、兼收博采、听取不同意见的君王。《兼爱下》说的"兼君"，是实行兼爱的君主，与这里意义不等同。 (53) 昭昭：明亮。

㊹ 潦潦：清澈。 ㊺ 燎燎：火焰明亮。 ㊻ 尧尧：至高。 ㊼ 直如矢：笔直像箭杆。 ㊽ 其平如砥：平坦像磨刀石。 ㊾ 溪狭者速涸：狭隘的溪水干得快。 ㊿ 逝浅者速竭：浅浅的流水枯得快。 ㉛ 峣埆者其地不育：坚硬土地，不长五谷。 ㉜ 流国：普及全国。

【鉴赏】 《亲士》开宗明义，提倡治国应该重用贤士，让通晓历史、明辨是非的贤人智士，自由地发表意见，提出良好的建议，才能长生保国，维护长治久安。如果怠慢贤士，则会导致亡国。与其馈赠宝物，不如劝进贤士。这些思想，极具积极的现实意义。

东汉班固(32—92)《白虎通义·爵》篇说："通古今，辨然否，谓之士。"中国历代，多有通晓历史经验、辨别是非然否的贤人智士，他们是国家的瑰宝，民族的栋梁。执政者应该创造条件，提供机遇，让他们施展治国的才能，发挥知识精英促进社会进步和历史发展的重要作用。

篇中提出的"兼王之道"，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概念。什么是"兼王之道"？《亲士》解释说，长江黄河不厌恶小川小谷来注满自己，所以能汇成巨流。圣人遇事不推辞，不违背常理，所以能成大器。长江黄河的大水，不是来自一个源头。价值千金的裘皮大衣，不是来自一只狐狸腋下的一小块白皮。哪能不听取合乎道理的意见，而只听取跟自己相同的意见呢？这不是兼王的道理。天地不经常光明，大水不永远清澈，大火不永远燃烧，王德不自居至高，只有这样才能够做众人的领导。直得像箭杆，平得像磨刀石，不能够兼容万物。

"兼王之道"的内涵，是兼容并包，兼收博采，听取不同意见。"兼"的本义，是"一手持二禾"(一手握两根稻谷)，引申为兼容、兼顾。墨子的"兼王之道"，意含兼容开放的精神，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固有内涵，源远流长，一脉相传，延续至今。

《亲士》比喻说，如今有五把锥子，其中一把最锐利，这一把必定先折损。有五把刀子，其中一把最锋利，这一把必定先损坏。甜水的井，先被汲干。高大的树，先被砍伐。灵验的龟，先被烧灼占卜。神奇的蛇，先被

暴晒求雨。比干的死，是因为他敢于直谏。孟贲的被杀，是因为他逞勇。西施遭沉溺，是因为她美丽。吴起遭车裂，是因为他力主变法。这些人，很少有不死在自己长处上的。所以说，太过兴盛，难于久守。

《亲士》从这十个同类实例，概括出“太盛难守”的一般结论，所用逻辑方法，是典型分析式的科学归纳推理，理据充分，说服力强。

“太盛难守”，即物极必反的辩证哲理，反映事物发展的普遍规律。“太盛难守”一语，酷似老子哲学。《老子》第九章说：“揣而锐之，不可常保。”尖利锋芒，难保久长。第三十章说：“物壮则老。”第四十四章说：“多藏必厚亡。”第六十六章说：“江海之所以能为百谷王者，以其善下之。”第七十六章说：“坚强者死之徒。”“兵强则灭，木强则折。”这都是说“太盛难守”的意思。

《庄子·天道》说：“甘井先竭，招木先伐。”甜水井先被汲干，高大的树木先被砍伐。《庄子·天下》说，老子“以柔弱谦下为表”，把柔弱、谦虚和卑下，作为学说的标志。说老子有命题“坚则毁”（坚硬先被摧毁），“锐则挫”（尖锐先被挫断），这跟墨子说“太盛难守”意同。

元吴海《闻过斋集·读墨》说：“锥、刀、井、木之（比）喻其所长，太盛难守，则老氏之意。”墨子“锥、刀、井、木”等比喻事例，意谓事物的长处充分发挥作用的结果，必然会转向反面。这就是《老子》四十章所说“反者道之动”的规律。

“太盛难守”是一个悖论式的命题，乍看像“奇辞怪说”，与通常见解对立，违反常识，属于似非而是的言论，而实际上却往往是真理。

“太盛”，即极盛，过盛。事物发展到极盛，必然向对立面转化，由盛而衰。“难守”，即难于久守。就社会人事而言，盛者盲目乐观，不能自制，必然会从高峰跌落，转向反面，这是不以人主观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辩证法规律。

太盛难守，对立转化，这一辩证真理，先由老子表述，后为墨子传承，其他各家也有类似言论，如三国魏李康的“木秀于林，风必摧之”等。可见，诸家已从自然界和社会一些具体现象中，领悟到矛盾对立面之间相互

转化的规律。

《亲士》的语言艺术，颇富特色，堪称范例。篇中屡用同类句式的排比，生动形象的比喻，列举江河、圣人、江河之水、千镒之裘、天地、大水、大火、王德、其直如矢、其平如砥、溪陕者、逝浅者、峣埆者、王者淳泽等十多个典型事例，概括"兼王之道"的政治哲学范畴，整然有序，脍炙人口，蔚为典故，传之久远。

【修　身】

君子战虽有阵，而勇为本焉。丧虽有礼，而哀为本焉。士虽有学，而行为本焉。是故置本不安者，无务丰末。近者不亲，无务求远。亲戚不附，务无外交。事无终始，无务多业。举物而暗，无务博闻[1]。

是故先王之治天下也，必察迩来远。君子察迩而迩修者也。见不修行，见毁，而反之身者也，此以怨省而行修矣。谮慝之言[2]，无入之耳；批扞之声[3]，无出之口；杀伤人之孩[4]，无存之心。虽有诋讦之民[5]，无所依矣。

故君子力事日强，愿欲日逾[6]，设壮日盛[7]。君子之道也，贫则见廉[8]，富则见义，生则见爱，死则见哀，四行者不可虚假，反之身者也。藏于心者，无以竭爱[9]。动于身者，无以竭恭[10]。出于口者，无以竭驯[11]。畅之四支[12]，接之肌肤[13]，华发隳颠[14]，而犹弗舍者[15]，其唯圣人乎！

志不强者智不达，言不信者行不果。据财不能以分人者，不足与友。守道不笃[16]，遍物不博[17]，辩是非不察者，不足与游[18]。本不固者末必几[19]，雄而不修者其后必惰[20]。源浊者

流不清[21]，行不信者名必耗[22]。名不徒生，而誉不自长。功成名遂，名誉不可虚假，反之身者也。

务言而缓行，虽辩必不听。多力而伐功[23]，虽劳必不图[24]。慧者心辩而不繁说[25]，多力而不伐功，此以名誉扬天下。言无务为多而务为智，无务为文而务为察[26]。故彼智无察[27]，在身而惰[28]，反其路者也[29]。善无主于心者不留[30]，行莫辩于身者不立[31]。名不可简而成也[32]，誉不可巧而立也[33]，君子以身载行者也[34]。思利寻焉[35]，忘名忽焉[36]，可以为士于天下者，未尝有也。

〔注释〕 ① 举物而暗，无务博闻：列举一件事物都昏暗不明，就无法做到广见博闻。 ② 谮慝(zèn tè)：谮：说坏话诬陷别人。慝：邪恶。 ③ 批扞：攻击，诋毁。 ④ 孩：根“亥”，本心，想法，念头。 ⑤ 诋讦(jié)：诋毁，攻击。 ⑥ 愿欲日逾：志愿日益坚定。 ⑦ 设壮日盛：事业日益兴盛。 ⑧ 贫则见廉：贫穷的时候就能看出廉洁的修养。 ⑨ 藏于心者，无以竭爱：隐藏于内心的，是无尽的爱。 ⑩ 动于身者，无以竭恭：见诸于行动的，是无尽的谦恭。 ⑪ 出于口者，无以竭驯：口中说出的，是无比的良善。驯：善良，温顺。 ⑫ 畅之四支：通达于四肢。 ⑬ 接之肌肤：遍及肌肉皮肤。 ⑭ 华发隳颠：白发秃顶。 ⑮ 弗舍：不放弃。 ⑯ 守道不笃：遵守道理不坚定。 ⑰ 遍物不博：辨别事物不广博。 ⑱ 辩是非不察者，不足与游：辨别是非不清楚的人，不值得跟他交往。 ⑲ 本不固者末必几：根本不牢固的，末端一定危殆。几，危。 ⑳ 雄而不修者其后必惰：勇敢而不注意修养的人，最后一定会失败。 ㉑ 原浊者流不清：源头浑浊的，水流不清澈。 ㉒ 行不信者名必耗：行为不守信用的人，名声必然败坏。 ㉓ 多力而伐功：费力而自夸功劳。 ㉔ 虽劳必不图：虽然劳苦，却一定不为人所取。 ㉕ 慧者心辩而不繁说：有智慧的人，心里明白，但不多说。 ㉖ 无务为文而务为察：不求文采，而求明白。 ㉗ 彼智无察：彼，借为“非”。既无智慧又不能审察。 ㉘ 在身而惰：自身怠惰。 ㉙ 反其路者也：适得其反，背道而驰，不走正道。 ㉚ 善无主于心者不留：善，若不发自内心，则不能持久。 ㉛ 行莫辩于身者不立：行为不能从自身辨别的，不能去做。 ㉜ 名不可简而成也：名声不能轻易得到。 ㉝ 誉

不可巧而立也：荣誉不能取巧求得。 ㉞ 以身载行：身体力行。 ㉟ 思利寻焉：只求图利。 ㊱ 忘名忽焉：忽视名节。

【鉴赏】《修身》论证道德修养的重要性。墨子把修身看作道德完善的根本，认为这是成就完美人生的途径。"修身"，是中国道德修养论的传统术语，即陶冶道德情操，培养优良德行。修身的关键，是反省自身，按照完美的道德标准要求自己，改过迁善，身体力行，追求道德的自我完善。

文中强调，不牢固树立修身的根本，就不能安身立命，实现对完美道德的追求。学习道德理论，要见诸行动，学用结合，言行一致，把实行放在重要地位。要明辨是非，讲究诚信，不图虚名，努力不懈，才能建功立业，完善道德品行。

墨子引导弟子修身，培育优良德行，对正面典型，给予赞扬和鼓励。《墨子·耕柱》载，墨子请学生管黔敖介绍另一学生高石子到卫国做官。卫国君任命高石子做卿士，给高石子优厚的俸禄。

高石子三次朝见卫君，每次都把意见讲透，但就是不被采纳。于是，他愤而离开卫国，到齐国后，他对墨子说："卫君以夫子之故，致禄甚厚，设我于卿。石三朝必尽言，而言无行，是以去之也。卫君无乃以石为狂乎？"高石子担心，自己因意见没有被采纳而离开，卫君会认为自己太狂妄。

墨子回答："去之苟道，受狂何伤？"这句话充分体现了墨子"道义胜于利禄"的价值观，只要离开符合道义，就是背上"狂"名，又有什么妨害？

墨子认为，古时周公旦讨伐管叔，辞去三公的职位，住到东方的商奄，人们都说他"狂"，但后代人都称颂他的品德，传扬他的美名，直到现在。做义事，不是为躲避别人批评，接受别人赞扬。离开，只要符合道义，虽受"狂"名，没有妨害。

高石子表白心迹说："石去之，焉敢不道也。昔者夫子有言曰：天下无道，仁士不处厚焉。今卫君无道，而贪其禄爵，则是我为苟啖（dàn，吃）人食也。"即现在卫君无道，如果贪图爵禄，就是白吃人家的饭食。

由此看来，高石子看重道德修养，不为利禄所动，表现出仁人义士的

崇高气节。墨子听了很高兴，召来大弟子禽滑厘说："姑听之乎！夫倍义而乡禄者，我常闻之矣，倍禄而乡义者，于高石子焉见之也。"辞绝利禄，向往道义的人，今天在高石子身上见到了。

墨子有意在弟子中树立高石子的正面典型，对高石子的操行品德给予高度评价，并进行了积极鼓励。而对反面典型，则给予批评教育。他推荐弟子胜绰，到齐国将领项子牛手下做官。项子牛三次攻伐鲁国，胜绰三次跟从。墨子听到了，就派学生高孙子前去请项子牛把胜绰辞退，他对项子牛说："我使绰也，将以济骄而正嬖也。今绰也禄厚而谲夫子，夫子三侵鲁而绰三从，是鼓鞭于马靳也。翟闻之，言义而弗行，是犯明也。绰非弗之知也，禄胜义也！"

墨子推荐胜绰，到项子牛手下做官，意图是让胜绰制止项子牛的骄横，纠正他的邪僻。现在胜绰接受项子牛的厚禄却欺骗项子牛。项三次攻伐鲁国，胜绰三次跟从。这就像在马前，用鞭子抽打马胸，马只能后退，不能前进，要使马前进，必须在马后面抽打一样。胜绰做事，跟墨子的要求相反，口说仁义，却不实行，是明知故犯，阳奉阴违。胜绰不是不懂道理，是在他心中，俸禄的价值，超过了道义。

墨子要求弟子，把修身作为终身追求，学以致用，严格遵行，不能明知故犯，阳奉阴违。

《论语·宪问》载，孔子首次提出"修己"的概念，说："修己以敬。"提高自己的修养来敬业，工作严肃又认真。"修己以安人。"提高自己的修养，来使人安乐。"修己以安百姓。"提高自己的修养，来使所有百姓安乐。

孔子提出的"修己"概念，包含"安人"，"安百姓"的人本民本因素，为墨子提出"修身"概念，提供了可资借鉴的思想前提。《墨子·非儒》首先明确提出"修身"的概念说，认为实行仁义的人，大可以治理人民，小可以担任官职，远可以普遍施恩于百姓，近则可以修身。不合仁义，不合道理的事，坚决不做。做事，就一定要对天下有利。如果对天下不利，就坚决停止。

墨子把修身看作培育道德品质的基点。《孟子·尽心上》传承《墨子》

“修身”的概念说：“夭寿不二，修身以俟之，所以立命也。”无论人的寿命长短，都一心一意，修养自身，等待发挥才能的机遇，这是安身立命的不二法门。《孟子·尽心下》说：“君子之守(操守)，修其身而天下平。”把“修身”看作“平天下”的手段。

战国末儒家大师荀子的著作，跟《墨子》一样，把《修身》作为全书排序的第二篇。《荀子·修身》说：“以修身自强，则名配尧禹。”把修身自强，看作成就圣贤的必经之路。儒家经典《礼记·大学》说：“修身为本。”“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把修身看作齐家、治国、平天下的起点。

儒者“修齐治平”的省称，变为成语，千古传扬。墨子的修身论，跟儒家大师孔子、孟子和荀子的学说，实质相同。这些思想相互影响，相互吸收，并不断完善，最终形成了中华民族道德体系中的重要内容。

所染

子墨子见染丝者而叹曰[①]，染于苍则苍。染于黄则黄。所入者变，其色亦变。五入必，而已则为五色矣。故染不可不慎也。

非独染丝然也，国亦有染[②]。舜染于许由、伯阳[③]，禹染于皋陶、伯益[④]，汤染于伊尹、仲虺[⑤]，武王染于太公、周公[⑥]。此四王者，所染当，故王天下，立为天子，功名蔽天地[⑦]，举天下之仁义显人，必称此四王者。

夏桀染于干辛、推哆[⑧]，殷纣染于崇侯、恶来[⑨]，厉王染于厉公长父、荣夷终[⑩]，幽王染于傅公夷、蔡公谷[⑪]，此四王者，所染不当，故国残身死，为天下戮，举天下不义辱人，必称此四

王者。

齐桓染于管仲、鲍叔[12]，晋文染于舅犯、高偃[13]，楚庄染于孙叔、沈尹[14]，吴阖闾染于伍员、文义[15]，越勾践染于范蠡、大夫种[16]，此五君者所染当，故霸诸侯，功名传于后世。

范吉射染于长柳朔、王胜[17]，中行寅染于籍秦、高强[18]，吴夫差染于王孙雒、太宰嚭[19]，智伯摇染于智国、张武[20]，中山尚染于魏义、偃长[21]，宋康染于唐鞅、佃不礼[22]，此六君者所染不当，故国家残亡，身为刑戮，宗庙破灭，绝无后类，君臣离散，民人流亡。举天下之贪暴苛扰者，必称此六君也。

凡君之所以安者，何也？以其行理也。行理生于染当。故善为君者，劳于论人，而逸于治官。不能为君者，伤形费神，愁心劳意，然国愈危，身愈辱。此六君者，非不重其国，爱其身也，以不知要故也。不知要者，所染不当也。

非独国有染也，士亦有染。其友皆好仁义，淳谨畏令[23]，则家日益，身日安，名日荣，处官得其理矣，则段干木、禽子、傅说之徒是也[24]。其友皆好矜奋[25]，创作比周[26]，则家日损，身日危，名日辱，处官失其理矣，则子西、易牙、竖刁之徒是也[27]。《诗》曰："必择所渐，必谨所渐"者[28]，此之谓也。

〔注释〕 ① 子墨子：我们的老师墨先生。第一个"子"，表示对自己老师的尊称，《公羊传·隐十一年》何休注："称子冠氏上者，著其为师也。"第二个"子"，是古代尊称。 ② 染：熏染，影响，沾染，染色。 ③ 舜：史称虞舜，尧命他摄政，尧去世后继位，选贤人，治民事，选治水有功的禹为继承人。许由：尧时隐士，相传尧要传位给他，他逃到箕山隐居，农耕而食。尧又请他当九州长官，他到颍水洗耳，表示不听。伯阳：尧舜时贤人。 ④ 禹：原为夏后氏部落领袖，奉舜命治水，通江河，兴沟渠，治水十三年有功，三过家门不入，被舜选为继承人，舜死后任部落联盟领

袖，其子启建立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奴隶制国家，即夏朝。皋陶（yáo）：传说中东夷族首领，舜任为刑法官，禹曾选其为继承人，因早死未继位。伯益：善畜牧狩猎，被舜任用，助禹治水有功。 ⑤ 汤：原为商族领袖，灭夏朝，建商朝。伊尹：汤妻有莘氏女的陪嫁奴隶，厨师，汤任以国政，助汤攻灭夏桀。仲虺（huǐ）：汤的左相。⑥ 武王：继承其父周文王遗志，联合各族，率军东征，牧野之战，大胜商纣王军队，灭商，建立周朝。太公：姜太公，姓吕名尚，字子牙，周初人，本姓姜，先祖辅佐夏禹平水土有功，封于吕（河南南阳西），子孙从封地姓吕。本是平民，穷困年老，钓于渭水，遇周文王。文王说，我的先君太公，盼望您已经很久了。称他为太公望，任他为太师（武官），与文王共谋修德，使天下三分其二归周。辅佐武王灭商，建立周朝，武王称之为师尚父，封于齐，是齐国的始祖。吕尚的兵法、权谋和奇计，为后世兵家所推崇。兵书《六韬》是战国时人假托。周公：周文王第四子，周武王弟，名旦，辅佐武王伐纣，灭商，建周朝。武王死，成王年幼，周公摄政，东征平叛，分封诸侯，规定典章制度，七年后还政成王。 ⑦ 功名蔽天地：功盖天下。蔽：覆盖。 ⑧ 夏桀：我国历史上第一个朝代夏代的最后一位国王，居洛阳，暴虐无道，劳民伤财，修宫室台榭，穷兵黩武。《书·汤誓》载当时人民痛恨地说："时日曷（hé）丧，予及汝皆亡！"（你这个太阳，还不快点完蛋，我们宁愿跟你同归于尽）商汤攻灭夏桀，代之以商朝。干辛：夏桀谀臣。推哆：夏桀宠信的大力士，传说能"生裂兕虎，指画杀人"，活生生撕裂犀牛老虎，用手指比画杀人。 ⑨ 殷纣：商朝都城多次迁徙。前 14 世纪中叶，商王盘庚，迁都于殷（河南安阳小屯村），商又因此被称为"殷商"。纣是商朝末代君主，曾囚禁周文王，后被周武王攻灭。崇侯：商纣王佞臣。恶来：商纣王力士，传说能"指画杀人"，牧野之战中被周武王擒获。 ⑩ 厉王：西周后期暴君。厉公长父：周厉王佞臣。荣夷终：周厉王宠臣。 ⑪ 幽王：西周末代昏君。傅公夷：周幽王谀臣。蔡公谷：周幽王谀臣。 ⑫ 齐桓：齐国君，前 685—前 643 年在位，共 43 年。任用管仲，改革富强，是春秋第一霸主。前 667 年，被周惠王赐命为侯伯，成为霸主。管仲：齐桓公贤相，尊为"仲父"，辅佐桓公强国称霸。鲍叔：齐桓公贤臣，举荐管仲为相。 ⑬ 晋文：名重耳，晋国君，春秋五霸之一。前 636—前 628 年在位，共 9 年。因骊姬之乱，在外流亡 19 年，饱尝艰辛。即位后改革政治，发展经济，整军备武。前 632 年，在城濮之战中败楚。被周天子册封为侯伯，在践土（河南广武）会盟诸侯，成中原霸主。舅犯：晋文公舅父，辅佐文公称霸。高偃：晋国大夫。 ⑭ 楚庄：楚国君，春秋五霸之一。前 613—前 591 年在位，共 23 年。孙叔：孙叔敖，楚国令尹，名相。沈尹：楚国沈县大夫，

曾将楚中军。 ⑮阖闾：吴国君，春秋五霸之一。前514—前496年在位，共19年。名光，用专诸刺杀吴王僚自立。前506年，用楚亡臣伍子胥和军事家孙武之谋，西破强楚，北威齐晋，有称霸之势。前496年伐越之战，被越大夫斩断脚趾，吴军后退7里，阖闾死。伍员：伍子胥，原是楚人，逃到吴国，助阖闾刺杀吴王僚，夺取政权，担任大夫，辅佐阖闾、夫差称霸。文义：吴国大夫，阖闾尊为师。 ⑯勾践：越国君，春秋五霸之一。前497—前465年在位，共33年。前494年，夫差伐越大胜，勾践派文种屈服求和。勾践夫妻和文种入吴为奴，受尽屈辱。三年后，被放回国，勾践卧薪尝胆，发愤图强。任用范蠡、文种，十年生聚，十年教训，转弱为强。前473年灭吴，率师北渡淮河，与齐晋等会盟徐州，越兵横行江淮东。周元王派使臣送祭肉，封勾践为侯伯，成霸。范蠡：越国大夫，辅佐越王勾践灭吴。大夫种：即文种，越国大夫，辅佐越王勾践灭吴。 ⑰范吉射：春秋时晋国卿大夫，六将军之一，与智氏、中行氏同为晋国最有权势的大臣，范献子士鞅的儿子，在晋卿内讧中被赵简子打败。长柳朔：范吉射的家臣。王胜：范吉射的家臣。 ⑱中行寅：是春秋后期晋国中行氏的首领，晋国大夫中行穆子的儿子，亦名荀文子，后被赵简子打败。籍秦：晋大夫籍游的孙子，中行寅的家臣。高强：本是齐人，逃到晋国做中行寅的家臣。 ⑲夫差：吴王阖闾子，吴国君。前495—前473年在位，共23年。前494年，在夫椒(浙江绍兴北)败越军，攻破越都(浙江绍兴)，使越臣服。前484年，在艾陵(山东泰安)败齐军。前482年，夫差在黄池(河南封丘西南)会盟诸侯，争当霸主。因拒谏饰非，杀戮忠臣，连年兴师，国力空虚，越王勾践乘虚攻入吴都姑苏，夫差返国求和。前473年，越军围吴都三年破城，夫差自杀，吴亡。王孙雒：吴国大臣。太宰嚭：即吴国太宰伯嚭。 ⑳智伯摇：即智襄子，春秋末晋国智氏首领，掌晋国大权，被赵、韩、魏三家联合攻灭。智国：智伯摇家臣。张武：智伯摇家臣，教智伯摇夺取韩、魏土地，招致智氏灭亡。 ㉑中山尚：战国时中山国君。魏义：中山尚大臣。偃长：中山尚大臣。 ㉒宋康：即宋康王，名偃，宋国末代国君，荒淫暴虐。《史记·宋世家》说他"淫于酒妇人，群臣谏者辄射之，于是诸侯皆曰桀宋"。前286年，被齐湣王攻灭。唐鞅：宋康王相，教宋康王诛杀无辜，后自己也被宋康王诛杀。佃不礼：即田不礼，宋康王大臣。墨子活动于前5世纪，发生在前3世纪的这些历史事实，墨子不可能见到，应是墨子后学的增益发挥。 ㉓淳谨畏令：淳朴谨慎，遵纪守法。 ㉔段干木：子夏弟子，魏文侯师。禽子：禽滑厘，墨子大弟子。傅说：原是受雇在傅岩操版筑墙的工匠，有才能，被殷高宗武丁任命为相。 ㉕矜奋：傲慢自夸，盛气凌人。 ㉖创作比周：胡作非为，结党营私。 ㉗子西：楚国令尹，信用白公胜，白公胜叛乱，被杀。易

牙：齐桓公宠幸近臣，长于调味，善于逢承，烹子为羹，进献讨好桓公，桓公病故，与竖刁等作乱。竖刁：齐桓公宠幸近臣，为接近桓公，阉割自己，桓公病故，与易牙等作乱。

㉘ 渐：浸渍，沾染，影响，逐渐渗透。

【鉴赏】 《所染》篇的中心论点是，无论君主治国，还是士人修身，都应该做到"知要"（把握重点），即选择贤人智士，以得到良好的熏陶和积极的影响。篇中说："不知要者，所染不当也。"不知把握治国修身重点的人，不能做到选择贤士，就会导致国家败亡，身败名裂。

篇中强调为官行事，要"行理"（合乎道理）。"行理生于染当（熏染得当）"，即选择贤士，以得到良好的熏陶和积极的影响。而"处官得其理"和"处官失其理"，即为官办事是否合乎道理，正是士人熏染恰当与否的区分标准。

《所染》篇用求同求异并用的归纳法和讲道理的演绎法，列举十九个正反两面的典型事例，论证论点。正面事例，即虞舜、夏禹、商汤和周武王四位国王，以及齐桓公、晋文公、楚庄王、吴王阖闾和越王勾践五位国君，都是因为"所染当"，选择了贤人智士的辅佐，使自己受到良好的熏陶影响，所以国家就能治理好，功名蔽天地，传于后世。

墨子看到受教育的必要性和环境对教育影响的重要性。人受环境熏染，要有意识创造良好的环境，以受到良好的影响，使自己的品行朝健康的方向发展。以好仁义的人为友，会熏染自己，成为好仁义的人，就像染丝，要谨慎地选择染料浸渍熏染。

《所染》篇总结正反两面的历史经验教训说，善于做国王君主的人，劳心费力地选拔人才，充分发挥人才的积极作用，就能轻松自如地为官治官，管理国家。这里，正确揭示了"劳于选人，逸于治官"一体两面的辩证哲理。

《所染》篇列举不善于做国王君主的人，有十个反面事例，即夏桀、殷纣、厉王、幽王四位国王，以及范吉射、中行寅、吴夫差、智伯摇、中山尚和宋康六位国君，都是因为"所染不当"，没有选择贤士来辅佐和影响自己，

所以尽管伤形费神，愁心劳意，其结果却是国危身辱，成为天下所不齿的不义暴人。

《所染》篇的论说技巧，引人入胜。墨子游说论学，善于运用譬喻。《所染》篇把染丝作为譬喻论证的素材，以染丝渐渍为比喻，说明国君治国，跟周围环境的熏染有关。要想受到良好的熏陶，就必须善于选贤使能。

在《所染》篇开头，墨子看到染丝工匠的染丝操作后感叹说，染丝用青色染料，就变成青色。用黄色染料，就变成黄色。投入五种染料，就能染出五种颜色。投入的染料变了，丝的颜色也变了。所以，浸染不能不谨慎。《所染》篇末尾引逸《诗》说："必择所渐，必谨所渐。"即应该正确地选择染料，谨慎地面对染料的浸渍。

《小取》给譬喻式类比论证下定义说："譬也者，举他物而以明之也。"染丝这个譬喻词，即定义中的举他物，是譬喻中的喻体。《所染》说："非独染丝然也，国亦有染。""非独国有染也，士亦有染。"国有染、士有染，是定义中"而以明之也"的对象、主体，是譬喻中的本体。这种论说技巧，酷似于印度逻辑因明"宗因喻"的论证结构。

由于《所染》篇创作内容和形式的典范意义，秦国宰相吕不韦召集六国人秦的辩士（包括墨家学者）编写《吕氏春秋》时，就直接搬用了《墨子·所染》篇的大部分文字，写成了《吕氏春秋·当染》篇。清汪中《述学补遗·吕氏春秋序》评论说："《当染》篇全取《墨子》。"

《吕氏春秋·当染》与《墨子·所染》，两篇前段大部分文字雷同，都是论述墨子用染丝来比喻环境的熏染作用。《吕氏春秋·当染》篇在篇末才补充了一部分新意，论述儒墨两家从属弟子众多，无数后学显荣天下，并列举了墨学传授的谱系：墨子→禽滑厘→许犯→田系。

《吕氏春秋·当染》篇补充墨子后学的这些新资料，足以证明《吕氏春秋·当染》篇的写作时间，应该是在《墨子·所染》篇广泛流传以后。

《孔子家语·六本》记载孔子说："药酒苦于口而利于病，忠言逆于耳

而利于行。”《增广贤文》表述为：“忠言逆耳利于行，良药苦口利于病。”《墨子·所染》篇，列举大量事实，从正反两面总结中国历史（从虞舜时期，到前3世纪宋国末代国君宋康王）的经验教训，是治国安民的“忠言”，修身养性的“良药”，对现代国家管理和个人道德修养，都具有振聋发聩的教育启迪作用。

法 仪

子墨子曰：天下从事者，不可以无法仪[①]。无法仪而其事能成者，无有也。虽至士之为将相者，皆有法，虽至百工从事者，亦皆有法。百工为方以矩，为圆以规，直以绳，正以悬[②]，平以水。无巧工不巧工，皆以此五者为法。巧者能中之，不巧者虽不能中，仿依以从事[③]，犹逾己[④]。故百工从事，皆有法所度[⑤]。今大者治天下，其次治大国，而无法所度，此不若百工辨也[⑥]。

然则奚以为治法而可？尝皆法其父母奚若[⑦]？天下之为父母者众，而仁者寡，若皆法其父母，此法不仁也。法不仁，不可以为法。当皆法其学奚若[⑧]？天下之为学者众，而仁者寡，若皆法其学，此法不仁也。法不仁，不可以为法。当皆法其君奚若？天下之为君者众，而仁者寡，若皆法其君，此法不仁也。法不仁，不可以为法。故父母、学、君三者，莫可以为治法。

然则奚以为治法而可？故曰：莫若法天。天之行广而无私，其施厚而不德，其明久而不衰，故圣王法之。

既以天为法，动作有为必度于天，天之所欲则为之，天所

不欲则止。然而天何欲何恶者也?天必欲人之相爱相利,而不欲人之相恶相贼也。奚以知天之欲人之相爱相利,而不欲人之相恶相贼也?以其兼而爱之、兼而利之也。奚以知天兼而爱之、兼而利之也?以其兼而有之、兼而食之也。今天下无小大国,皆天之邑也。人无幼长贵贱,皆天之臣也。此以莫不牛羊,豢犬猪,絜为酒醴粢盛⑨,以敬事天。此不为兼而有之、兼而食之邪?天苟兼而有食之,夫奚说以不欲人之相爱相利也?故曰:"爱人利人者,天必福之。恶人贼人者,天必祸之。"曰:"杀不辜者,得不祥焉。夫奚说人为其相杀而天与祸乎?是以知天欲人相爱相利,而不欲人相恶相贼也。"

昔之圣王禹、汤、文、武,兼爱天下之百姓,率以尊天事鬼,其利人多,故天福之,使立为天子,天下诸侯皆宾事之⑩。暴王桀、纣、幽、厉,兼恶天下之百姓,率以诟天侮鬼⑪,其贼人多,故天祸之,使遂失其国家,身死为戮于天下,后世子孙毁之,至今不息。故为不善以得祸者,桀、纣、幽、厉是也;爱人利人以得福者,禹、汤、文、武是也。爱人利人以得福者有矣,恶人贼人以得祸者亦有矣。

〔注释〕 ① 法仪:标准,规范,方法,法则,规律。《说文》:"法,刑也。平之如水,从水。""仪,度也。" ② 正以县:测量垂直与否,以悬挂重物的铅垂线为标准。正:垂直。县:悬垂。 ③ 仿:仿效,仿照,模仿。依:依据,依照。 ④ 逾己:胜过自己的臆测。逾:超过。己:自己的主观臆测。 ⑤ 度(duó):衡量。 ⑥ 辨:辨别,聪明,智慧。 ⑦ 尝:尝试。奚若:何如。 ⑧ 学:此指老师。 ⑨ 粢:稻饼。 ⑩ 宾:尊敬,敬重。 ⑪ 诟:辱骂。

【鉴赏】 墨子从手工业工匠亿万次重复的实践经验中概括法则、规

律的概念。这里首先列举“百工为方以矩,为圆以规,直以绳,正以悬,平以水”这五个典型事例,从中分析归纳“百工从事,皆有法所度”的规律性,然后推广扩及“虽至士之为将相者”,“天下从事者”,“大者治天下,其次治大国”,无不遵从法则,按照规律办事。

遵从法则,按照规律办事,胜过一切主观臆测。这是劳动人民亿万次实践经验证实的永恒法则,颠扑不破的客观真理。墨子对法则、规律客观性、绝对性的论述,在《墨经》中被大力发展、深化和提升,造就了《墨经》的科学知识体系,成为《墨经》科学方法的核心及科学精神的支柱。

“法”的一个含义,是“标准”。篇中说:“百工为方以矩。”即各种工匠做方形的东西,都要用矩尺做标准。《经上》第60条说:“方,柱、隅四权也。”即方是四边、四角相等的平面图形。《经说上》解释说:“方,矩写交也。”即方是用矩尺画出的首尾相交的封闭图形。

《经下》166条,发挥《法仪》“法即标准”的思想说,跟一个共同标准相合的东西,都属于一类,这就像与标准的方形相合的东西,都是属于方形一样,论证的事例在于分析方形的相同和不同。

《经说下》举例解释说,所有方形的东西,都是属于一类,它们都合乎方形的法则,而又有所不同,或者是木质的方,或者是石质的方,都不妨害其方形边角的相合。一切同类的事物,都与方形的道理一样,所有事物都是如此。

“法”的一个含义,是“法则、规律”。篇中说,从各种工匠、士人,到将军、宰相,都要遵循法则、规律办事。《经上》第71、72条说:“法,所若而然也。循,所然也。”即法则(规律)是人们遵循着它而能得一确定结果的东西。

《经说上》举例解释说,按照圆的定义,使用圆规或拿一个圆形来模仿,都可以作为画圆的法则。人的行动,之所以能取得预想结果的原因,是由于人们遵循着规律办事。

“法”的本义为标准,引申为法则、规律。“若”,即遵循,依照,符

合。《广雅·释言》:“若,顺也。”《释名·释言语》:“顺,循也。”“然”,即结果,特指人遵循一定的法则行动所造成的结果、效果。如:“圆,一中同长也。”“圆,规写交也。”这是关于“圆”的定义,是制圆的法则与规律。

这种解释发挥,精到深刻,是从各种工匠亿万次操作实践中总结出来的理论,至今都是正确规范的自然哲理。无视客观规律,跨越历史阶段,一味盲目蛮干,定要受到惩罚,吃尽苦头。这虽是简单易晓的真理,却常被遗忘忽略。墨子关于“天下从事者”,都要按照规律办事的教导,言之谆谆,情真意切,细读重温,倍感亲切。

【七患】

子墨子曰:国有七患。七患者何?城郭沟池不可守,而治宫室,一患也。边国至境[①],四邻莫救,二患也。先尽民力无用之功,赏赐无能之人,民力尽于无用,财宝虚于待客,三患也。仕者持禄[②],游者爱交[③],君修法讨臣[④],臣慑而不敢拂[⑤],四患也。君自以为圣智而不问事,自以为安强而无守备,四邻谋之不知戒,五患也。所信者不忠,所忠者不信,六患也。蓄种菽粟[⑥],不足以食之,大臣不足以事之,赏赐不能喜,诛罚不能威,七患也。以七患居国,必无社稷[⑦]。以七患守城,敌至国倾。七患之所当[⑧],国必有殃。

凡五谷者,民之所仰也,君之所以为养也。故民无仰则君无养,民无食则不可事。故食不可不务也,地不可不力也,用不可不节也。五谷尽收,则五味尽御于主[⑨],不尽收,则不尽御。一谷不收谓之馑,二谷不收谓之旱,三谷不收谓之凶,

四谷不收谓之匮[10]，五谷不收谓之饥。岁馑，则仕者大夫以下皆损禄五分之一。旱，则损五分之二。凶，则损五分之三。匮，则损五分之四。饥，则尽无禄，廪食而已矣[11]。故凶饥存乎国人，君撤鼎食[12]，大夫撤悬[13]，士不入学，君朝之衣不革制[14]，诸侯之客，四邻之使，饔食而不盛[15]，撤骖骓[16]，涂不芸[17]，马不食粟，婢妾不衣帛，此告不足之至也。

今有负其子而汲者，坠其子于井中，其母必从而导之。今岁凶、民饥、道饿，此疚重于坠其子，其可无察邪？故时年岁善，则民仁且良。时年岁凶，则民吝且恶。夫民何常此之有？为者疾，食者众，则岁无丰。故曰：财不足则反之时[18]，食不足则反之用[19]。故先民以时生财，固本而用财，则财足。

故虽上世之圣王，岂能使五谷常收，而旱水不至哉？然而无冻饿之民者，何也？其力时急[20]，而自养俭也。故《夏书》曰“禹七年水”，《殷书》曰“汤五年旱”，此其罹凶饿甚矣[21]，然而民不冻饿者，何也？其生财密，其用之节也。

故仓无备粟，不可以待凶饥。库无备兵，虽有义不能征无义。城郭不备全，不可以自守。心无备虑，不可以应猝[22]。是若庆忌[23]无去卫之心，不能轻出。夫桀无待汤之备，故放。纣无待武之备，故杀。桀纣贵为天子，富有天下，然而皆灭亡于百里之君者，何也？有富贵而不为备也。故备者国之重也，食者国之宝也，兵者国之爪也，城者所以自守也。此三者，国之具也。

故曰：以其极赏[24]，以赐无功。虚其府库，以备车马衣裘奇怪[25]。苦其役徒，以治宫室观乐[26]。死又厚为棺椁[27]，多为衣裘。生时治台榭[28]，死又修坟墓。故民苦于外，府库殚于

内[29]。上不厌其乐，下不堪其苦。故国罹寇敌则伤，民见凶饥则亡。此皆备不具之罪也。且夫食者，圣人之所宝也。故《周书》曰："国无三年之食者，国非其国也。家无三年之食者，子非其子也[30]。"此之谓国备。

〔注释〕 ① 边国：指敌国。 ② 仕者持禄：当官的人，只顾保住自己的禄位。持：保持，保有。 ③ 游者爱交：游说的人，只热衷于交际。 ④ 君修法讨臣：国君修订法令诛讨臣下。 ⑤ 臣慑而不敢拂：臣下害怕，不敢违反国君的旨意。 ⑥ 蓄种菽粟：储存种植的粮食。菽：豆类。粟：谷子，去皮是小米，泛指粮食。 ⑦ 社稷：原指土地神和谷神，后代指国家。 ⑧ 当：存在。 ⑨ 御：进献，给君主享用。 ⑩ 匮：匮乏。 ⑪ 禀食：从国库领取口粮，不另给俸禄。 ⑫ 撤鼎食：君主撤除用鼎烹煮的食物。 ⑬ 撤悬：撤除悬挂的乐器。 ⑭ 革制：改制。 ⑮ 饔食：熟食，烹饪。盛：丰盛。 ⑯ 撤骖騑：撤除驾车四匹马中两旁的两匹。 ⑰ 涂不芸：不整修道路。 ⑱ 反之时：返回到注重农时上来，寻求弥补的办法，如粮食不够，补种瓜菜。 ⑲ 反之用：返回到节用上来，寻求弥补办法，如降低消费。 ⑳ 力时急：抓紧时间，努力生产。 ㉑ 罹：遭遇。 ㉒ 猝：突然，出乎意外。 ㉓ 庆忌：春秋时期吴王僚的儿子。吴阖闾杀死吴王僚，夺得政权，担心流亡卫国的庆忌讨伐，派刺客要离，伪装逃亡，投奔庆忌，把庆忌骗出卫国，在渡河中刺死庆忌。 ㉔ 极赏：最高奖赏。 ㉕ 奇怪：珍奇怪异的玩物。 ㉖ 观乐：观赏游乐的处所。 ㉗ 棺椁：棺材和棺材外的套棺。 ㉘ 台榭：亭台楼阁。台：高台。榭：在高台上建筑四面敞开的房舍。 ㉙ 殚：消耗净尽。 ㉚ 子非其子：卖儿鬻女。

【鉴赏】 篇名"七患"，顾名思义，是讨论国家面临的七种祸患。墨子在此篇中提出治理国家七种祸患的积极方针，用现在的话说，就是发展生产、厉行节约、备战备荒。同时，墨子也严词批判了统治者的骄奢淫逸与肆意浪费。

就发展生产来说，《七患》强调，五谷是人民赖以生存的物资。努力生产粮食，尽力利用土地。财富不够，就回到注重农时上来，寻求弥补的办法。依照农时规律，生产财物，巩固农业这个根本，合理用财，则财物

丰足。

就厉行节约来说，《七患》强调，一定要注意节约。粮食不够用，就回到节用上来，从降低消费方面寻求弥补的办法。

就备战备荒来说，《七患》强调，仓库没有储备的粮食，就不能应付凶年饥荒。武器库里没有储备的兵器，正义之师就不能征伐不义之国。思想没有周密的考虑，就不可能应付突发的事变。防备是国家的重要大事，粮食是国家的宝贝，武装是保卫国家的利器。这都是治国的重要方面。反之，国家遭遇敌寇则伤，人民遭遇灾荒则亡，这都是不考虑备战备荒的过失。

《七患》严词批判统治者的骄奢淫逸，肆意浪费。批判统治者用尽府库钱财，添置车马衣裘、奇珍异宝，还役使百姓劳苦不休，修建宫殿楼阁供观赏娱乐。国君死，做厚实棺椁，用很多衣裘陪葬。活着造台榭，死后修坟墓。使人民受苦，府库空虚。君主寻欢作乐，人民痛苦不堪。统治者的昏庸侈靡，给人民带来无穷的灾难。

《七患》的语言运用，脍炙人口，颇为精彩。如："生时治台榭，死又修坟墓"(生时盖豪华宫殿，死后修奢侈陵墓)，"上不厌其乐，下不堪其苦"(当官的享乐不尽，为民的痛苦不堪)，"国罹寇敌则伤，民见凶饥则亡"(国家遭侵略会破败；人民遇灾荒就逃亡)，其中用词：生死，上下，苦乐，国民，伤亡等，相反对称，比照鲜明，言简意赅，铿锵有力，极富感染力和说服力，读来琅琅上口。

曹耀湘《墨子笺・七患》评论说："此篇言强本节用之道，教治国者以勤俭也。"强本，就是加强农业生产。节用，就是节约开支用项。勤于劳作，俭省消费，是中华民族自古以来的传统美德，传播最久，普及最广。

司马迁《史记・太史公自序》引其父司马谈《论六家之要指》评论说："墨者俭而难遵，是以其事不可遍循。然其强本节用，不可废也。"司马迁发挥说："要曰强本节用，则人给家足之道也。此墨子之所长，虽百家弗能废也。"

墨家提倡节俭，主张发展生产，厉行节约。所谓前事不忘，后事之师，

墨子论述治理国家七种祸患的方略，在今天仍具有积极的现实意义，值得借鉴。

【辞 过】

子墨子曰：古之民未知为宫室时，就陵阜而居[①]，穴而处，下润湿伤民，故圣王作为宫室。为宫室之法，曰："室高足以避润湿，边足以御风寒，上足以待雪霜雨露，宫墙之高足以别男女之礼。"仅此则止，凡费财劳力，不加利者，不为也。

以其常役，修其城郭，则民劳而不伤；以其常征，收其租税，则民费而不病。民所苦者非此也，苦于厚作敛于百姓。是故圣王作为宫室，便于生，不以为观乐也；作为衣服带履，便于身，不以为僻怪也[②]。故节于身，诲于民，是以天下之民可得而治，财用可得而足。

当今之主，其为宫室则与此异矣，必厚作敛于百姓，暴夺民衣食之财，以为宫室台榭曲直之望[③]、青黄刻镂之饰[④]。为宫室若此，故左右皆法象之[⑤]。是以其财不足以待凶饥，赈孤寡，故国贫而民难治也。君实欲天下之治而恶其乱也，当为宫室不可不节。

古之民未知为衣服时，衣皮带茭[⑥]，冬则不轻而温，夏则不轻而凊[⑦]。圣王以为不中人之情[⑧]，故作诲妇人治丝麻、捆布绢[⑨]，以为民衣。为衣服之法："冬则练帛之中[⑩]，足以为轻且暖；夏则絺绤之中[⑪]，足以为轻且凊。"仅此则止。故圣人之为衣服，适身体、和肌肤而足矣，非荣耳目而观愚民也。

当是之时，坚车良马不知贵也，刻镂文彩不知喜也。何则？其所道之然[12]。故民衣食之财，家足以待旱水凶饥者，何也？得其所以自养之情，而不惑于外也[13]。是以其民俭而易治，其君用财节而易赡也[14]。府库实满，足以待不然[15]，兵革不顿，士民不劳，足以征不服，故霸王之业可行于天下矣[16]。

当今之主，其为衣服，则与此异矣。冬则轻暖，夏则轻清，皆已具矣。必厚作敛于百姓，暴夺民衣食之财，以为锦绣文采靡曼之衣[17]，铸金以为钩，珠玉以为佩，女工作文采，男工作刻镂，以为身服。此非云益暖之情也，单财劳力，毕归之于无用也。以此观之，其为衣服，非为身体，皆为观好[18]。是以其民淫僻而难治，其君奢侈而难谏也。夫以奢侈之君御好淫僻之民[19]，欲国无乱，不可得也。君实欲天下之治而恶其乱，当为衣服不可不节。

古之民未知为饮食时，素食而分处，故圣人作诲，男耕稼树艺，以为民食。其为食也，足以增气充虚、强体适腹而已矣。故其用财节，其自养俭，民富国治。今则不然，厚作敛于百姓，以为美食刍豢，蒸炙鱼鳖，大国累百器，小国累十器，前方丈，目不能遍视，手不能遍操，口不能遍味，冬则冻冰，夏则饰饐。人君为饮食如此，故左右象之，是以富贵者奢侈，孤寡者冻馁，虽欲无乱，不可得也。君实欲天下治，而恶其乱，当为食饮。不可不节。

古之民未知为舟车时，重任不移，远道不至，故圣王作为舟车，以便民之事。其为舟车也，全固轻利，可以任重致远。其为用财少，而为利多，是以民乐而利之。法令不急而行，民不劳而上足用，故民归之。

当今之主，其为舟车与此异矣。全固轻利皆已具，必厚作敛于百姓，以饰舟车，饰车以文采，饰舟以刻镂。女子废其纺织而修文采，故民寒；男子离其耕稼而修刻镂，故民饥。人君为舟车若此，故左右象之，是以其民饥寒并至，故为奸邪。奸邪多则刑罚深，刑罚深则国乱。君实欲天下之治而恶其乱，当为舟车不可不节。

凡回于天地之间[20]，包于四海之内，天壤之情，阴阳之和，莫不有也，虽至圣不能更也。何以知其然？圣人有传：天地也，则曰上下；四时也，则曰阴阳；人情也，则曰男女；禽兽也，则曰牡牝雄雌也。真天壤之情，虽有先王不能更也。

虽上世至圣，必蓄私不以伤行，故民无怨。宫无拘女，故天下无寡夫，内无拘女，外无寡夫，故天下之民众。当今之君，其蓄私也，大国拘女累千，小国累百，是以天下之男多寡无妻，女多拘无夫，男女失时，故民少。君实欲民之众而恶其寡，当蓄私不可不节。

凡此五者，圣人之所俭节也，小人之所淫佚也。俭节则昌，淫佚则亡，此五者不可不节。夫妇节而天地和，风雨节而五谷孰，衣服节而肌肤和。

〔注释〕 ① 陵阜：山丘。 ② 僻怪：奇异怪癖。 ③ 曲直之望：亭台楼阁曲折多姿的景象。望：可供观览的景象。 ④ 青黄刻镂之饰：彩色雕镂的装饰。 ⑤ 法象：效法，模仿。 ⑥ 衣皮带茭：以兽皮为衣，以草绳为腰带。 ⑦ 凊：凉快，清凉。 ⑧ 中：合乎，符合。 ⑨ 捆布绢：织布。 ⑩ 练帛：白色的丝麻布。 ⑪ 绨绤(chī xì)：细的和粗的葛麻布。 ⑫ 其所道之然：正像圣人所教导的那样。 ⑬ 不惑于外：不受外物迷惑。 ⑭ 赡：富赡，富足。 ⑮ 待不然：应付非常之变。 ⑯ 霸王之业可行于天下矣：可以实现在天下称王称霸的事业。霸：春秋战国时诸侯的盟主，如齐桓

公、晋文公、楚庄王、吴王阖闾、越王勾践。王：帝王。 ⑰ 靡曼：华丽。 ⑱ 观好：表现漂亮。 ⑲ 淫僻：邪僻。 ⑳ 回：运转，运动。

【鉴赏】《辞过》的宗旨，是继承夏禹的勤俭节约之道，发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辞过”二字的意思，就是避免和消除过度。篇末指出：圣人注意节俭，小人淫逸放荡。节俭能昌盛，淫逸会灭亡。夫妻节制，阴阳和顺。风雨节制，五谷丰登。穿衣调节，身体舒适。

从穿衣来说，必要消费的特征是，只要身体舒适，肌肤暖和就满足了，不是为了好看而在人前炫耀。过度消费的特征是，缝制衣服，冬天穿得轻软暖和，夏天穿得轻薄凉爽，对百姓横征暴敛，强夺人民用作衣食的钱财制做绣满文采的华丽衣服，用金铸成钩子，用珠玉做成佩饰，妇女精工绣制花纹，男人精工雕刻图案，劳民伤财。缝制衣服，是为外观华丽，这样奢侈浪费，国家必然混乱难治。要想天下太平，缝制衣服就要节俭。

从吃饭来说，必要消费的特征是，食物是用来补元气、增体力、强壮身体的。过度消费的特征是，对百姓横征暴敛，蒸烤牛羊鱼鳖，做成美味佳肴。国君饭桌，菜盘有几十个甚至上百个，摆满面前丈余地方。眼睛不能全看到，筷子不能全夹到，口不能全尝到。冬天会结冰，夏天会坏掉。富贵的人，穷奢极欲。孤寡的人，受冻挨饿。虽想天下不乱，也不可能。真想天下太平，不希望天下混乱，饮食就要节俭。

从居住方面来说，必要消费的特征是，地基高，足以避潮湿。四面墙，足以挡风寒。屋顶足以承受雪霜雨露，墙壁足以符合男女有别的礼节，就可以了。过度消费的特征是，对百姓横征暴敛，强夺百姓赖以维持温饱的钱财，修建宫室亭台楼阁，讲究曲折回转的观赏性，用各种色彩和雕刻装饰。国家贫困，人民难治。真想天下太平，不希望天下混乱，建房就要节俭。

从交通方面来说，必要消费的特征是，制造车船，方便运输。花费少，得利多，人民喜欢。过度消费的特征是，对百姓横征暴敛，用华丽的花纹修饰车子，用雕刻的图案装饰船只，妇女放弃纺纱织布而去描花纹，结果

是人民挨冻。男人脱离耕作而去从事雕刻，结果是人民挨饿。人民饥寒交迫，则奸邪多，刑罚重，国家乱。真想天下太平，不希望天下混乱，造车船就要节俭。

衣食住行，这是必要消费，是基于人情和人性的需要。所有运动在天地间包容于四海内的事物，阴阳调和，自然而生，即使是圣人也不能改变。天地有上下，四季有阴阳，人性有男女，禽兽有雌雄。这是天地实情，即使是先王也不能改变。这种天经地义的人情事理，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勤俭节约，是符合天理人情的传统美德。

衣食住行等消费，应该适当节制，注意分寸，不能过度。这是辩证法"适度"的观念。墨子批判的矛头，直指"当今之主"，他们对百姓横征暴敛，"暴夺民衣食之财"，导致"国贫民难治"，充分体现出墨学的批判性和浓厚的人民性。

明李贽《墨子批选》评论《辞过》说："此正生财之要，节用爱人之大道。简而易操，约而易成者，恨未有以告之。"即勤俭节约，是生财爱人的重要原则，简约明白，易于操作，易见成效，亟待宣扬，要促成社会共识，落实行动。

李贽评论《辞过》的思想说："此与禹俭奚殊?"即墨子的思想，跟夏禹的勤俭节约，没有区别。《尚书·大禹谟》载，虞舜赞扬大禹治水"克勤于邦，克俭于家"，被传为千古佳话。"克勤克俭"的成语，尽人皆知。

勤俭治国，勤俭持家，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清末儒者曹耀湘《墨子笺》评论《辞过》篇，专讲节用的道理，有衣食住行和男女五个重要节目，其批评矛头，直指国君的奢侈浪费，而要求士大夫谨慎遵守。

篇名"辞过"，意指节制，宗旨是约束统治者的过分侈靡。墨子教人勤俭。自己勤劳，不侵占别人利益，还能急人之所急，帮助别人。自己俭省，不损害别人，还能合理使用自然资源。这是传承夏禹的风范，是修养自身，治理人民，与自然和谐相处的根本道理。

前贤评论，颇中肯綮，富有启迪。墨子"俭节则昌，淫逸则亡"的教诲，对当代社会的科学发展，极具现实的警戒意义。改进国计民生，推动社会

发展，亟需弘扬墨子勤俭节约之道，提倡中华民族传统美德。

〖三　辩〗

程繁问于子墨子曰："夫子曰，圣王不为乐。昔诸侯倦于听治，息于钟鼓之乐；士大夫倦于听治，息于竽瑟之乐；农夫春耕夏耘，秋敛冬藏，息于瓴缶之乐[1]。今夫子曰'圣王不为乐'，此譬之犹马驾而不脱，弓张而不弛，无乃有血气者之所不能至邪？"

子墨子曰："昔者尧舜有茅茨者[2]，且以为礼，且以为乐；汤放桀于大水，环天下自立为王，事成功立，无大后患，因先王之乐，又自作乐，命曰《护》[3]，又修《九韶》[4]。武王胜殷杀纣，环天下自立以为王，事成功立，无大后患，因先王之乐，又自作乐，命曰《象》[5]；周成王因先王之乐，又自作乐，命曰《驺虞》[6]。周成王之治天下也，不若武王，武王之治天下也，不若成汤，成汤之治天下也，不若尧舜。故其乐逾繁者，其治逾寡。自此观之，乐非所以治天下也。"

程繁曰："子曰'圣王无乐'，此亦乐已，若之何其谓圣王无乐也？"

子墨子曰："圣王之命也，多者寡之。食之利也，以知饥而食之者智也，因为无智矣。今圣王有乐而少，此亦无也。"

〔注释〕 ① 瓴缶：瓦瓶瓦盆。 ② 茅茨：茅草屋。 ③ 护：护民，商汤叫伊尹制作音乐的名称。 ④ 九韶：舜制作。 ⑤ 象：周武王伐商纣时制作的音乐。⑥ 驺虞：周成王制作的音乐。

【鉴赏】《三辩》突出表现墨子学术性格的复杂、多样和矛盾，是当时辩论状况的真实写照，从中可引出对今人有益的经验教训。《三辩》记载了程繁和墨子的反复问答。

程繁先声夺人地反驳墨子说，您说圣王不奏乐，不听音乐，可是，诸侯处理政事疲倦了，就演奏钟鼓之乐来休息。士大夫处理政事疲倦了，就演奏竽瑟之乐来休息。农民春天耕种，夏天除草，秋天收获，冬天储藏，就敲打瓶盆来休息。现在您说，圣王不听音乐，这就像只让马拉车，却总不让马卸套，只把弓拉紧，却总不松开，这是有血肉之躯的人所不能办到的。程繁的陈词，很符合人情事理。

在逻辑上，墨子说"圣王不为乐"、"圣王无乐"，相当于全称否定命题"所有S不是P"。但墨子同时又说：从前尧舜用茅草盖房，实行礼仪，演奏音乐。商汤把夏桀流放于大水，一统天下，自立为王，事业成功，没有后患，继承先王音乐，创作音乐，把乐章叫做《护》，又整理古代音乐《九韶》。周武王灭商，杀死商纣王，一统天下，自立为王，事业成功，没有后患，继承先王音乐，创作音乐，把乐章叫做《象》。周成王又继承先王音乐，创作音乐，把乐章叫做《驺虞》。这等于承认"有些圣王为乐"、"有些圣王有乐"，相当于特称肯定命题"有S是P"。这跟前面说"圣王不为乐"、"圣王无乐"的命题形式"所有S不是P"，是矛盾关系，同时肯定二者，导致自相矛盾，违反了逻辑学的矛盾律。

程繁紧接着批评墨子说："您说圣王没有音乐，可是这些也是音乐，怎么能说圣王没有音乐呢？"程繁一语中的，击中要害。

反复驳辩到最后，墨子说："圣王的法则是，事物过度了，就减少它。饮食对于人是有益的，但饿了知道进食，这种聪明不能算聪明。那些圣王虽有音乐，但却很少，就像会吃不能算聪明一样，很少的音乐，等于没有音乐。"

墨子这种"少乐无乐"的强辩，酷似公孙龙"白马非马"的诡辞，这种强词夺理的谬误论证，在程繁合乎逻辑的论辩面前，显得苍白无力，无异自我认输。

在中国古代的学术辩论中，墨子总体上处于优势。墨子所创墨家，推出中国古代辩学著作《墨经》，鲁胜称之为《墨辩》，《辩经》。墨子是中国古代逻辑的奠基人和先驱者。墨子在实际辩论的多数场合，都充当正面教师的角色。

但墨子在《三辩》篇，扮演了一次强词夺理的反面角色。程繁的辩论，合乎逻辑，论证有力。相反，墨子的议论，违反逻辑，辩技拙笨。墨子若不修正观点，改变陈述，势必左右为难，进退维谷。

在真理和逻辑面前，人人平等。对古今中外全人类都普遍适用的逻辑真理，对墨子也一视同仁，并不特别偏袒墨子。墨子坚持“圣王不为乐”、“圣王无乐”的错误论题，但他的任何诡辩和强词夺理，都不能证明这一论题为正当合理。

汉代史学家刘向、刘歆，奉皇帝命，整理皇家图书馆收藏的诸子百家典籍，把《三辩》编进《墨子》，使我们得以体察墨子学术性格的复杂性、多样性和矛盾性。这种意外收获，生动有趣，启人心智。这证明人无完人，瑕不掩瑜，圣人也会有些许瑕疵。墨子强词“非乐”，就是一例。

墨子“非乐”，是一个备受争议的复杂问题。“乐”，泛指音乐等艺术活动。墨子“非乐”的用意，原本主要是非难统治者浪费民财民力而大搞奢侈享乐的音乐艺术活动。其实墨子精乐道，对音乐等艺术活动，是内行专才。

《淮南子·要略训》说：“墨子学儒者之业，习孔子之术。”“儒者之业”和“孔子之术”，包括“乐”。“乐”是儒家“六艺”的一种。墨子学过“乐”，深谙乐理，善乐技，还曾做过乐吏，善吹笙。

《礼记·祭统》说：“墨翟者，乐吏之贱者也。”《吕氏春秋·贵因》说：“墨子见荆王，锦衣吹笙，因也。”《艺文类聚》卷四十四说：“墨子吹笙，墨子非乐，而于乐有是也。”墨子见荆王，为之表演吹笙。墨子“非乐”，但对音乐等艺术活动，也有所肯定，体现出他复杂矛盾的心理性格。

墨子肯定音乐等艺术活动的美感功能。《非乐上》记载：“子墨子之所以非乐者，非以大钟鸣鼓、琴瑟竽笙之声以为不乐也。”“目知其美也，耳知

其乐也。”即墨子之所以“非乐”，不是说大钟、鸣鼓、琴瑟、竽笙的声音不好听，相反眼睛看了美，耳朵听了乐。虽然如此，但是由于统治者大搞音乐等艺术活动，不符合人民利益，所以墨子说大搞音乐不对。

墨学的价值主体，是劳动人民。劳动人民急需解决的是温饱。从统治者的角度说，音乐等艺术活动可以给他们以美感享受。但墨子认为，这是统治者在挥霍劳动人民的血汗。统治者不顾人民死活，大搞音乐等艺术活动，满足私欲，耽误生产，劳民伤财，有害无利。

墨子非乐，走向极端。《淮南子·说山训》说：“墨子非乐，不入朝歌之邑。”《史记·邹阳列传》说：“邑号朝歌，而墨子回车。”说的是墨子带学生周游列国，听说前方地名叫朝歌，字面意思是“一大早就唱歌”，马上联想到统治者贪图享乐，便驱车返回。

音乐有重要的社会功用。音乐等艺术活动，有教育感化、陶冶品性、培养情操的功能。随着经济发展，物质生活水平提高，精神生活与文化娱乐水平也相应提高。我们现在不能学墨子继续“非乐”，而要适当发展音乐等艺术活动，让音乐跟经济、政治、伦理、教育、科学等相辅相成，谐调发展。

尚　贤

［上］子墨子言曰：今者王公大人为政于国家者，皆欲国家之富，人民之众，刑政之治。然而不得富而得贫，不得众而得寡，不得治而得乱，则是本失其所欲，得其所恶，是其故何也？子墨子言曰：是在王公大人为政于国家者，不能以尚贤事能为政也。是故国有贤良之士众，则国家之治厚，贤良之士寡，则国家之治薄。故大人之务[1]，将在于众贤而已。曰：然则众贤之术将奈何哉？

子墨子言曰：譬若欲众其国之善射御之士者，必将富之贵之，敬之誉之，然后国之善射御之士，将可得而众也。况又有贤良之士厚乎德行，辩乎言谈，博乎道术者乎！此固国家之珍，而社稷之佐也。亦必且富之贵之，敬之誉之，然后国之良士亦将可得而众也。

是故古者圣王之为政也，言曰："不义不富，不义不贵，不义不亲，不义不近。"是以国之富贵人闻之，皆退而谋曰："始我所恃者，富贵也，今上举义不辟贫贱，然则我不可不为义。"亲者闻之，亦退而谋曰："始我所恃者亲也，今上举义不辟疏，然则我不可不为义。"近者闻之，亦退而谋曰："始我所恃者近也，今上举义不避远，然则我不可不为义。"远者闻之，亦退而谋曰："我始以远为无恃，今上举义不辟远，然则我不可不为义。"

逮至远鄙郊外之臣[②]、门庭庶子[③]、国中之众[④]、四鄙之萌人[⑤]，闻之皆竞为义，是其故何也？曰：上之所以使下者，一物也；下之所以事上者，一术也。譬之富者，有高墙深宫，墙立既谨上为凿一门，有盗人入，阖其自入而求之，盗其无自出。是其故何也？则上得要也。

故古者圣王之为政，列德而尚贤[⑥]，虽在农与工肆之人[⑦]，有能则举之，高予之爵，重予之禄，任之以事，断予之令[⑧]，曰："爵位不高则民弗敬，蓄禄不厚则民不信，政令不断则民不畏。"举三者授之贤者，非为贤赐也，欲其事之成。故当是时，以德就列[⑨]，以官服事[⑩]，以劳殿赏[⑪]，量功而分禄。故官无常贵，而民无终贱，有能则举之，无能则下之，举公义，辟私怨，此若言之谓也。

故古者尧举舜于服泽之阳[12]，授之政，天下平；禹举益于阴方之中[13]，授之政，九州成；汤举伊尹于庖厨之中[14]，授之政，其谋得；文王举闳夭、泰颠于罝罔之中[15]，授之政，西土服[16]。故当是时，虽在于厚禄尊位之臣，莫不敬惧而惕[17]，虽在农与工肆之人，莫不竞劝而尚德[18]。

故士者，所以为辅相承嗣也[19]。故得士则谋不困，体不劳，名立而功成，美彰而恶不生[20]，则由得士也。是故子墨子言曰：得意贤士不可不举，不得意贤士不可不举，尚欲祖述尧舜禹汤之道，将不可以不尚贤。夫尚贤者，政之本也。

〔注释〕 ① 务：任务，事务，职责。 ② 远鄙：边远地区。 ③ 门庭庶子：宫室门庭卫士。 ④ 国中之众：城里众人。 ⑤ 四鄙之萌人：四方边远地区人民。 ⑥ 列德而尚贤：排列道德品行高低，崇尚贤人。 ⑦ 农与工肆之人：农民、手工业工人和商人。工：手工业工厂。肆：手工业作坊和店铺。 ⑧ 断予之令：给予决断政事的指令。 ⑨ 以德就列：根据道德品行高低，出任官职。 ⑩ 以官服事：根据官职，给予从事公务的权限。 ⑪ 以劳殿赏：根据功劳，决定赏赐。 ⑫ 尧举舜于服泽之阳：尧把舜从服泽北边举荐出来。 ⑬ 禹举益于阴方之中：禹把伯益从阴方举荐出来。 ⑭ 汤举伊尹于庖厨之中：汤把伊尹从庖厨举荐出来。 ⑮ 文王举闳夭、泰颠于罝罔之中：文王把闳夭、泰颠从捕猎的罗网间举荐出来。 ⑯ 西土服：西方各国归顺。 ⑰ 敬惧而惕：敬慎恐惧和警惕。 ⑱ 竞劝而尚德：竞相劝勉，崇尚道德。 ⑲ 辅相承嗣：辅佐大臣，继承人选。 ⑳ 美彰：美好得以表彰。

［中］子墨子言曰：今王公大人之君人民、主社稷、治国家，欲修保而勿失[1]，故不察尚贤为政之本也？何以知尚贤之为政本也？曰：自贵且智者为政乎愚且贱者则治，自愚贱者为政乎贵且智者则乱，是以知尚贤之为政本也。

故古者圣王甚尊尚贤而任使能，不党父兄，不偏贵富，不

嬖颜色，贤者举而上之，富而贵之，以为官长；不肖者抑而废之，贫而贱之，以为徒役。是以民皆劝其赏，畏其罚，相率而为贤。者以贤者众而不肖者寡，此谓进贤。然后圣人听其言，迹其行，察其所能，而慎予官，此谓事能。故可使治国者，使治国；可使长官者，使长官；可使治邑者，使治邑。凡所使治国家、官府、邑里，此皆国之贤者也。

贤者之治国也，早朝晏退，听狱治政，是以国家治而刑法正。贤者之长官也，夜寝夙兴，收敛关市、山林、泽梁之利，以实官府，是以官府实而财不散。贤者之治邑也，早出暮入，耕稼树艺，聚菽粟，是以菽粟多而民足乎食。故国家治则刑法正，官府实则万民富。上有以洁为酒醴粢盛，以祭祀天鬼；外有以为皮币，与四邻诸侯交接；内有以食饥息劳，将养其万民，外有以怀天下之贤人。是故上者天鬼富之，外者诸侯与之，内者万民亲之，贤人归之，以此谋事则得，举事则成，入守则固，出诛则强。故唯昔三代圣王尧舜禹汤文武之所以王天下，正诸侯者，此亦其法已。

既曰若法，未知所以行之术，则事犹若未成，是以必为置三本。何谓三本？曰：爵位不高则民不敬也，蓄禄不厚则民不信也，政令不断则民不畏也。故古圣王高予之爵，重予之禄，任之以事，断予之令，夫岂为其臣赐哉？欲其事之成也。《诗》曰[②]："告女忧恤[③]，诲女予爵[④]，孰能执热[⑤]，鲜不用濯[⑥]。"则此语古者国君、诸侯之不可以不执善承嗣辅佐也[⑦]，譬之犹执热之有濯也，将休其手焉。古者圣王唯毋得贤人而使之，颁爵以贵之，裂地以封之，终身不厌。贤人唯毋得明君而事之，竭四肢之力以任君之事，终身不倦。若有美善则归之上，

是以美善在上而所怨谤在下。宁乐在君，忧戚在臣。故古者圣王之为政若此。

今王公大人亦欲效人以尚贤使能为政，高予之爵，而禄不从也。夫高爵而无禄，民不信也。曰："此非中实爱我也，假藉而用我也。"夫假藉之民，将岂能亲其上哉！故先王言曰："贪于政者不能分人以事，厚于货者不能分人以禄。"事则不与，禄则不分，请问天下之贤人将何自至乎王公大人之侧哉？若苟贤者不至乎王公大人之侧，则此不肖者在左右也。不肖者在左右，则其所誉不当贤，而所罚不当暴。王公大人尊此以为政乎国家，则赏亦必不当贤，而罚亦必不当暴。若苟赏不当贤而罚不当暴，则是为贤者不劝而为暴者不沮矣。是以入则不慈孝父母，出则不长弟乡里，居处无节，出入无度，男女无别。使治官府则盗窃，守城则倍畔，君有难则不死，出亡则不从。使断狱则不中，分财则不均。与谋事不得，举事不成，入守不固，出诛不强。故虽昔者三代暴王桀纣幽厉之所以失措其国家，倾覆其社稷者，已此故也。

何则？皆以明小物而不明大物也。今王公大人有一衣裳不能制也、必借良工；有一牛羊不能杀也，必借良宰。故当若之二物者，王公大人未知以尚贤使能为政也。逮至其国家之乱，社稷之危，则不知尚贤使能以治之，亲戚则使之，无故富贵、面目姣好则使之。夫无故富贵、面目姣好则使之，岂必智且有慧哉。若使之治国家，则此使不智慧者治国家也，国家之乱既可得而知已。

且夫王公大人有所爱其色而使，其心不察其知而与其爱，是故不能治百人者，使处乎千人之官，不能治千人者，使

处乎万人之官。此其故何也？曰："处若官者爵高而禄厚，故爱其色而使之焉。"夫不能治千人者，使处乎万人之官，则此官什倍也。夫治之法将日至者也，日以治之，日不什修，知以治之，知不什益，而予官什倍，则此治一而弃其九矣。虽日夜相接以治若官，官犹若不治。此其故何也？则王公大人不明乎以尚贤使能为政也。故以尚贤使能为政而治者，夫若言之谓也，以下贤为政而乱者，若吾言之谓也。

今王公大人中实将欲治其国家，欲修保而勿失，胡不察尚贤为政之本也？且以尚贤为政之本者，亦岂独子墨子之言哉！此圣王之道，先王之书距年之言也。传曰："求圣君哲人[8]，以裨辅而身[9]。"《汤誓》曰："聿求元圣[10]，与之戮力同心[11]，以治天下。"则此言圣王之不失以尚贤使能为政也。

故古者圣王唯能审以尚贤使能为政，无异物杂焉，天下皆得其利。古者舜耕历山[12]，陶河濒[13]，渔雷泽[14]，尧得之服泽之阳，举以为天子，与接天下之政，治天下之民。伊挚，有莘氏女之私臣[15]，亲为庖人[16]，汤得之，举以为己相，与接天下之政，治天下之民。傅说被褐带索[17]，佣筑乎傅岩[18]，武丁得之[19]，举以为三公[20]，与接天下之政，治天下之民。此何故始贱卒而贵，始贫卒而富？则王公大人明乎以尚贤使能为政。是以民无饥而不得食，寒而不得衣，劳而不得息，乱而不得治者。故古圣王以审以尚贤使能为政，而取法于天。虽天亦不辩贫富贵贱、远迩亲疏，贤者举而尚之，不肖者抑而废之。

然则富贵为贤以得其赏者，谁也？曰：若昔者三代圣王尧舜禹汤文武者是也。所以得其赏何也？曰：其为政乎天下也，兼而爱之，从而利之，又率天下之万民以尚尊天事鬼，爱

利万民，是故天鬼赏之，立为天子，以为民父母，万民从而誉之曰“圣王”，至今不已。则此富贵为贤以得其赏者也。

然则富贵为暴，以得其罚者谁也？曰：若昔者三代暴王桀纣幽厉者是也。何以知其然也？曰：其为政乎天下也，兼而憎之，从而贼之，又率天下之民以诟天侮鬼，贱傲万民，是故天鬼罚之，使身死而为刑戮，子孙离散，室家丧灭，绝无后嗣，万民从而非之曰“暴王”，至今不已。则此富贵为暴而以得其罚者也。

然则亲而不善以得其罚者，谁也？曰：若昔者伯鲧[21]，帝之元子[22]，废帝之德庸[23]，既乃刑之于羽之郊[24]，乃热照无有及也[25]，帝亦不爱。则此亲而不善以得其罚者也。

然则天之所使能者，谁也？曰：若昔者禹稷皋陶是也。何以知其然也？先王之书《吕刑》道之曰[26]：“皇帝清问下民[27]，有辞有苗[28]。曰：‘群后之肆在下[29]，明明不常[30]，鳏寡不盖[31]，德威维威[32]，德明维明[33]。’乃名三后[34]，恤功于民[35]。伯夷降典[36]，哲民维刑[37]。禹平水土[38]，主名山川[39]。稷隆播种[40]，农殖嘉穀[41]。三后成功，维假于民[42]。”则此言三圣人者，谨其言，慎其行，精其思虑，索天下之隐事遗利以上事天，则天享其德，下施之万民，万民被其利，终身无已。故先王之言曰：“此道也，大用之天下则不窕[43]，小用之则不困，修用之则万民被其利，终身无已。”《周颂》道之曰[44]：“圣人之德，若天之高，若地之普，其有昭于天下也，若地之固，若山之承[45]，不坼不崩[46]。若日之光，若月之明，与天地同常。”则此言圣人之德章明博大，埴固以修久也。故圣人之德盖总乎天地者也。

今王公大人欲王天下、正诸侯，夫无德义，将何以哉？其说将必挟震威强。今王公大人将焉取挟震威强哉？倾者民之死也？民，生为甚欲，死为甚憎，所欲不得而所憎屡至。自古及今，未尝能有以此王天下、正诸侯者也。今大人欲王天下，正诸侯，将欲使意得乎天下，名成乎后世，故不察尚贤为政之本也？此圣人之厚行也。

〔注释〕 ①修保：长期保持。修：长。保：保持，保有。 ②《诗》：今本《诗·大雅·桑柔》："告尔忧恤，诲尔序爵，谁能执热，逝不以濯。"与墨子引文用词略异，意思一样。 ③告女忧恤：告诉你忧人之所忧。 ④诲女予爵：教诲你按照贤名的大小授予爵禄。 ⑤孰能执热：谁能够手拿热烫之物。 ⑥鲜不用濯：却不用冷水冲浇？ ⑦执善承嗣辅佐：亲善继承者和辅佐的人。 ⑧圣君哲人：圣明的国君，贤哲的士人。 ⑨裨辅：辅助。 ⑩聿求元圣：求得大圣人。 ⑪戮力：合力，协力。 ⑫耕历山：在历山(山西永济)耕种。 ⑬陶河濒：在黄河边烧制陶器。 ⑭渔雷泽：在雷泽捕鱼。 ⑮伊挚，有莘氏女之私臣：伊挚(伊尹)是商汤妻子有莘氏女的家奴。 ⑯庖人：厨师。 ⑰傅说：殷高宗贤相。 ⑱佣筑乎傅岩：受雇在傅岩做建筑工匠。 ⑲武丁：殷高宗，在位59年，复兴商朝。 ⑳三公：辅助国君的高级官员司马、司徒、司空(或太师、太傅、太保)。 ㉑伯鲧：夏禹的父亲，治水无功，被舜处死于羽山。 ㉒帝之元子：鲧是颛顼五代孙，舜的叔伯辈。 ㉓废帝之德庸：背弃帝舜的功德。 ㉔既乃刑之于羽之郊：鲧不久被帝舜诛杀在羽山的郊野。 ㉕乃热照无有及也：那是日月所照不到的地方。 ㉖吕刑：《尚书》篇名。 ㉗清问：询问。 ㉘有辞有苗：有批评之词针对有苗。有苗：苗族古称。 ㉙群后之肆在下：各位诸侯以及在下的民众。 ㉚明明不常：明显有德之人，破格任用。 ㉛鳏寡不盖：鳏寡不被忽略。 ㉜德威维威：合于道德的威严，才是真正的威严。 ㉝德明维明：道德昌明，才是真正的昌明。 ㉞乃名三后：于是命令伯夷、夏禹、后稷。 ㉟恤功：忧恤建功。 ㊱降典：颁布法典。 ㊲哲民维刑：管束民众只有依照刑法。 ㊳禹平水土：夏禹治平水土。 ㊴主名山川：制定山河名称。 ㊵稷隆播种：后稷传授播种方法。 ㊶农殖嘉穀：勉励种植优良谷物。 ㊷维假于民：只替人民造福。 ㊸窕：缺损。 ㊹周颂：逸诗名。 ㊺承：高。 ㊻坼：断裂。崩：崩塌。

[下] 子墨子言曰：天下之王公大人皆欲其国家之富也，人民之众也，刑法之治也，然而不识以尚贤为政其国家百姓，王公大人本失尚贤为政之本也。若苟王公大人本失尚贤为政之本也，则不能毋举物示之乎？

今若有一诸侯于此，为政其国家也，曰："凡我国能射御之士，我将赏贵之，不能射御之士，我将罪贱之。"问于若国之士，孰喜孰惧？我以为必能射御之士喜，不能射御之士惧。我赏因而诱之矣，曰："凡我国之忠信之士，我将赏贵之。不忠信之士，我将罪贱之。"问于若国之士，孰喜孰惧？我以为必忠信之士喜，不忠不信之士惧。今惟毋以尚贤为政其国家百姓，使国为善者劝，为暴者沮，大以为政于天下，使天下之为善者劝，为暴者沮。然昔吾所以贵尧舜禹汤文武之道者，何故以哉？以其唯毋临众发政而治民，使天下之为善者可而劝也，为暴者可而沮也。然则此尚贤者也，与尧舜禹汤文武之道同矣。

而今天下之士君子，居处言语皆尚贤，逮至其临众发政而治民，莫知尚贤而使能，我以此知天下之士君子明于小而不明于大也。何以知其然乎？今王公大人有一牛羊之财不能杀，必索良宰；有一衣裳之财不能制，必索良工。当王公大人之于此也，虽有骨肉之亲、无故富贵、面目美好者，实知其不能也，不使之也。是何故？恐其败财也。当王公大人之于此也，则不失尚贤而使能。王公大人有一疲马不能治，必索良医；有一危弓不能张，必索良工。当王公大人之于此也，虽有骨肉之亲、无故富贵、面目美好者，实知其不能也，必不使。是何故？恐其败财也。当王公大人之于此也，则不失尚贤而

使能。逮至其国家则不然，王公大人骨肉之亲、无故富贵、面目美好者，则举之，则王公大人之亲其国家也，不若亲其一危弓、疲马、衣裳、牛羊之财与？我以此知天下之士君子皆明于小而不明于大也。此譬犹喑者而使为行人，聋者而使为乐师。

是故古之圣王之治天下也，其所富，其所贵，未必王公大人骨肉之亲、无故富贵、面目美好者也。是故昔者舜耕于历山，陶于河濒，渔于雷泽，灰于常阳，尧得之服泽之阳，立为天子，使接天下之政，而治天下之民。昔伊尹为莘氏女师仆，使为庖人，汤得而举之，立为三公，使接天下之政，治天下之民。昔者傅说居北海之洲，圜土之上，衣褐带索，佣筑于傅岩之城，武丁得而举之，立为三公，使之接天下之政，而治天下之民。是故昔者尧之举舜也，汤之举伊尹也，武丁之举傅说也，岂以为骨肉之亲、无故富贵、面目美好者哉？惟法其言，用其谋，行其道，上可而利天，中可而利鬼，下可而利人，是故推而上之。

古者圣王既审尚贤，欲以为政，故书之竹帛，琢之盘盂，传以遗后世子孙。于先王之书《吕刑》之书然，王曰："于！来，有国有士，告女讼刑。在今而安百姓，女何择言人？何敬不刑？何度不及[①]？"能择人而敬为刑，尧舜禹汤文武之道可及也。是何也？则以尚贤及之。于先王之书竖年之言然，曰："晞夫圣武知人，以屏辅而身[②]。"此言先王之治天下也，必选择贤者以为其群属辅佐。曰：今也天下之士君子，皆欲富贵而恶贫贱。曰：然女何为而得富贵而辟贫贱？莫若为贤。

为贤之道将奈何？曰：有力者疾以助人，有财者勉以分

人，有道者劝以教人。若此，则饥者得食，寒者得衣，乱者得治。若饥则得食，寒则得衣，乱则得治，此安生生[③]。

今王公大人其所富，其所贵，皆王公大人骨肉之亲、无故富贵、面目美好者也。今王公大人骨肉之亲、无故富贵、面目美好者，焉故必知哉。若不知，使治其国家，则其国家之乱可得而知也。

今天下之士君子皆欲富贵而恶贫贱，然女何为而得富贵而避贫贱哉？曰：莫若为王公大人骨肉之亲、无故富贵、面目美好者。王公大人骨肉之亲、无故富贵、面目美好者，此非可学而能者也。

使不知辩，德行之厚若禹汤文武不加得也，王公大人骨肉之亲、躄瘖聋瞽暴为桀纣，不加失也。是故以赏不当贤，罚不当暴，其所赏者已无故矣，其所罚者亦无罪。是以使百姓皆攸心解体，沮以为善，垂其股肱之力，而不相劳来也；腐臭余财，而不相分资也；隐慝良道，而不相教诲也。若此，则饥者不得食，寒者不得衣，乱者不得治。推而上之以。

是故昔者尧有舜，舜有禹，禹有皋陶，汤有小臣，武王有闳夭、泰颠、南宫括、散宜生，而天下和，庶民阜[④]。是以近者安之，远者归之。日月之所照，舟车之所及，雨露之所渐，粒食之所养，得此莫不劝誉。且今天下之王公大人士君子，中实将欲为仁义，求为上士，上欲中圣王之道，下欲中国家百姓之利，故尚贤之为说，而不可不察此者也。尚贤者，天鬼百姓之利，而政事之本也。

〔注释〕 ① 于！来！有国有士，告女讼刑。在今而安百姓，女何择言人？何敬不

刑？何度不及：啊！来！有国家有领土的人，告诉你们公正的刑法。现在你们要安抚百姓，除了贤人，还有什么可选择？除了刑罚，还有什么可敬慎？除了合理的谋度计划，还有什么可考量？ ② 晞夫圣武知人，以屏辅而身：希望有圣人、武夫和智者，来辅佐你。 ③ 此安生生：这样才能世代安定，生生不息。 ④ 庶民阜：百姓富足。

【鉴赏】《尚贤》阐发进步的人才学观点，是一篇杰出的人才学论文。其中最引人注目的话是："虽在农与工肆之人，有能则举之。"意为，即使是农工商人，只要有能力，就要举荐重用。这是墨子影响深远的至理名言，是墨学中最为深刻的民本人文意识的体现。

墨子列举大量历史事实，说明从基层的贫贱者中选拔人才的重要意义。古时虞舜在历山耕种，在黄河边制陶，在雷泽捕鱼，在常阳烧石灰，唐尧把虞舜从服泽北边举荐出来。夏禹把伯益从阴方举荐出来。伊尹是商汤妻子有莘氏女的家奴，商汤把他从庖厨中举荐出来。周文王把闳夭、泰颠从捕猎的罗网间举荐出来。傅说住在北海之洲，土台之上，穿粗布衣，用麻绳束腰，受雇在傅岩做修筑城墙的工匠，殷高宗武丁举荐他为宰相，在位五十九年，复兴商朝。

篇中主张尚贤使能，不偏党父兄，不偏党贵富，只要是贤人，就应推举。然而王公大人偏党骨肉之亲，重用非法致富的人，这不是通过学习而获得的。偏党骨肉之亲，是依据封建宗法制，以血缘关系亲疏为根据。墨子主张破除任人唯亲、世卿世禄的用人制度，提倡通过学习提高智能的进步人才观。

《尚贤》的论证方式，是《小取》阐发的"推"式归谬推理，要点是指出对方言行的自相矛盾、背理和荒谬。王公大人对待日常生活的事物，都知道尚贤使能。有一牛羊不能杀，一定要找好屠夫。有一衣裳不能缝制，一定要找好裁缝。有一病马不能治，一定要找好兽医。有一危弓不能张，一定要找好工匠。而遇到治理国家的大事，却不知尚贤使能，却偏党自己的"骨肉之亲"，偏党用非正常手段富贵的人。这是"明于小而不明于大"，小事明白，大事糊涂。小道理明白，大道理不明白。这就像让哑巴当外交官，让聋子当乐队指挥，是明显矛盾、背理和荒谬的。墨子的此篇论证，蕴

涵着“墨辩”（中国古代逻辑）的胚胎和萌芽。

篇中对“为贤之道”有非常精要的阐述：有力量就赶快帮助别人，有财产就尽量分给别人，有道理就积极教育劝导别人。这样，饥饿的人就能得到食物，寒冷的人就能得到衣穿，社会的混乱就能得到治理，就能使人民世代安定，生生不息。这是墨子兼爱理想的挥洒，任侠精神的贯彻，美好政治理想和社会改革愿望的体现，虽有空想成分，却包含明显的合理性和进步性，是古往今来改革家的美好憧憬。

墨子的《尚贤》思想，对后世有重大影响。《荀子·成相篇》用艺术的笔调转述说：“请成相，道圣王，尧舜尚贤身辞让。许由、善卷重义轻利行显明。尧让贤，以为民，泛利兼爱德施均。”把墨子的尚贤思想，改编成韵文流传。

后世儒者焦竑、翁正春、朱之蕃在《墨子品汇释评》评《墨子·尚贤》说：“通篇议论，国之所以不治，在于不用贤。尚贤则治，不尚贤则乱。此等议论，即吾儒不能易也。”认可墨子的《尚贤》思想，使儒墨学理贯通趋同。

清末儒者曹耀湘《墨子笺·尚贤上》注说，墨子生于春秋之末，诸侯大夫皆以世禄而执政。贤人在下位，贫贱而疏远者，没有机会被任用。所以历述帝王举贤于侧，作为后世效法的榜样。又说墨家思想，虽多与儒家不同，但尚贤，则是儒墨之所同。

尚贤思想，成为儒墨两家的共同主张，是推动中国历史发展的积极因素。时至今日，汲取和实现墨子尚贤思想的精华，仍具有积极的现实意义。

【尚　同】

[上] 子墨子言曰：古者民始生未有刑政之时，盖其语“人异义”。是以一人则一义，二人则二义，十人则十义，其人兹

众，其所谓义者亦兹众。是以人是其义，以非人之义，故交相非也。是以内者父子兄弟作怨恶，离散不能相和合。天下之百姓皆以水火毒药相亏害，至有余力不能以相劳，腐朽余财不以相分，隐匿良道不以相教。天下之乱，若禽兽然。

夫明乎天下之所以乱者，生于无政长。是故选天下之贤可者，立以为天子。天子立，以其力为未足，又选择天下之贤可者，置立之以为三公[1]。天子三公既以立，以天下为博大，远国异土之民、是非利害之辩，不可一二而明知，故画分万国，立诸侯国君。诸侯国君既已立，以其力为未足，又选择其国之贤可者，置立之以为正长。

正长既已具，天子发政于天下之百姓，言曰："闻善而不善，皆以告其上。上之所是必皆是之；所非必皆非之。上有过则规谏之，下有善则访荐之[2]。上同而不下比者[3]，此上之所赏而下之所誉也。意若闻善而不善，不以告其上。上之所是弗能是，上之所非弗能非。上有过弗规谏，下有善弗傍荐；下比不能上同者，此上之所罚而百姓所毁也。"上以此为赏罚，甚明察以审信。

是故里长者，里之仁人也。里长发政里之百姓，言曰："闻善而不善，必以告其乡长。乡长之所是必皆是之，乡长之所非必皆非之。去若不善言，学乡长之善言；去若不善行，学乡长之善行。"则乡何说以乱哉？察乡之所治者，何也？乡长唯能壹同乡之义，是以乡治也。

乡长者，乡之仁人也。乡长发政乡之百姓，言曰："闻善而不善者，必以告国君。国君之所是必皆是之，国君之所非必皆非之。去若不善言，学国君之善言；去若不善行，学国君

之善行。"则国何说以乱哉？察国之所以治者，何也？国君唯能壹同国之义，是以国治也。

国君者，国之仁人也。国君发政国之百姓，言曰："闻善而不善，必以告天子。天子之所是皆是之，天子之所非皆非之。去若不善言，学天子之善言；去若不善行，学天子之善行。"则天下何说以乱哉？察天下之所以治者，何也？天子唯能壹同天下之义，是以天下治也。

天下之百姓皆上同于天子，而不上同于天，则灾犹未去也。今若天飘风苦雨，溱溱而至者[④]，此天之所以罚百姓之不上同于天者也。是故子墨子言曰：古者圣王为五刑[⑤]，请以治其民。譬若丝缕之有纪[⑥]，罔罟之有纲[⑦]，所连收天下之百姓[⑧]不尚同其上者也。

〔注释〕 ① 三公：辅佐国君掌权的高级官员，即太师，太傅，太保。 ② 访荐：访查推荐。 ③ 比：勾结。 ④ 溱溱：频频。 ⑤ 五刑：五种刑罚。 ⑥ 纪：丝的头绪，丝缕的总绳。 ⑦ 纲：网的总绳。 ⑧ 连收：控制，治理。

[中] 子墨子曰：方今之时，复古之民始生未有正长之时，盖其语曰'天下之人异义'。是以一人一义，十人十义，百人百义，其人数兹众，其所谓义者亦兹众。是以人是其义，而非人之义，故相交非也。内之父子兄弟作怨仇，皆有离散之心，不能相和合。至乎舍余力不以相劳，隐匿良道不以相教，腐朽余财不以相分，天下之乱也，至如禽兽然。无君臣上下长幼之节，父子兄弟之礼，是以天下乱焉。

明乎民之无正长以一同天下之义，而天下乱也，是故选择天下贤良圣知辩慧之人，立为天子，使从事乎一同天下之

义。天子既以立矣，以为唯其耳目之请，不能独一同天下之义，是故选择天下赞阅贤良圣知辩慧之人[1]，置以为三公，与从事乎一同天下之义。天子三公既已立矣，以为天下博大，山林远土之民不可得而一也，是故靡分天下，设以为万诸侯国君，使从事乎一同其国之义。国君既已立矣，又以为唯其耳目之请，不能一同其国之义。是故择其国之贤者，置以为左右将军大夫，以远至乎乡里之长，与从事乎一同其国之义。

天子诸侯之君，民之正长，既已定矣。天子为发政施教[2]曰："凡闻见善者必以告其上，闻见不善者亦必以告其上。上之所是亦必是之，上之所非亦必非之。已有善访荐之，上有过规谏之。尚同义其上，而毋有下比之心。上得则赏之，万民闻则誉之。意若闻见善不以告其上，闻见不善亦不以告其上。上之所是不能是，上之所非不能非。已有善不能傍荐之，上有过不能规谏之。下比而非其上者，上得则诛罚之，万民闻则非毁之。"故古者圣王之为刑政赏誉也，甚明察以审信。是以举天下之人，皆欲得上之赏誉，而畏上之毁罚。

是故里长顺天子政，而一同其里之义。里长既同其里之义，率其里之万民以尚同乎乡长，曰："凡里之万民，皆尚同乎乡长，而不敢下比。乡长之所是必亦是之，乡长之所非必亦非之。去而不善言，学乡长之善言；去而不善行，学乡长之善行。"乡长固乡之贤者也，举乡人以法乡长，夫乡何说而不治哉？察乡长之所以治乡者，何故之以也？曰：唯以其能一同其乡之义，是以乡治。

乡长治其乡，而乡既已治矣，有率其乡万民，以尚同乎国君，曰："凡乡之万民，皆上同乎国君，而不敢下比。国君之所

是必亦是之，国君之所非必亦非之。去而不善言，学国君之善言；去而不善行，学国君之善行。”国君固国之贤者也，举国人以法国君，夫国何说而不治哉？察国君之所以治国而国治者，何故之以也？曰：唯以其能一同其国之义，是以国治。

国君治其国，而国既已治矣，有率其国之万民，以尚同乎天子，曰：“凡国之万民，上同乎天子，而不敢下比。天子之所是必亦是之，天子之所非必亦非之。去而不善言，学天子之善言；去而不善行，学天子之善行。”天子者，固天下之仁人也，举天下之万民以法天子，夫天下何说而不治哉？察天子之所以治天下者，何故之以也？曰：唯以其能一同天下之义，是以天下治。

夫既尚同乎天子，而未尚同乎天者，则天灾将犹未止也。故当若天降寒热不节，雪霜雨露不时，五谷不孰，六畜不遂，疾灾戾疫，飘风苦雨，荐臻而至者，此天之降罚也，将以罚下人之不尚同乎天者也。

故古者圣王，明天鬼之所欲，而辟天鬼之所憎，以求兴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是以率天下之万民，斋戒沐浴、洁为酒醴粢盛，以祭祀天鬼。其事鬼神也，酒醴粢盛不敢不蠲洁，牺牲不敢不腯肥，珪璧币帛不敢不中度量，春秋祭祀不敢失时几，听狱不敢不中，分财不敢不均，居处不敢怠慢。曰：其为正长若此，是故上者天鬼有厚乎其为正长也，下者万民有便利乎其为政长也。天鬼之所深厚，而能强从事焉，则天鬼之福可得也。万民之所便利，而能强从事焉，则万民之亲可得也。其为政若此，是以谋事得，举事成，入守固，出诛胜者，何故之以也？曰：唯以尚同为政者也。故古者圣王之为政

若此。

今天下之人曰：方今之时，天下之正长犹未废乎天下也，而天下之所以乱者，何故之以也？子墨子曰：方今之时之以正长，则本与古者异矣，譬之若有苗之以五刑然[3]。昔者圣王制为五刑，以治天下，逮至有苗之制五刑，以乱天下。则此岂刑不善哉？用刑则不善也。是以先王之书《吕刑》之道曰："苗民否用练，折则刑，唯作五杀之刑，曰法[4]。"则此言善用刑者以治民，不善用刑者以为五杀。则此岂刑不善哉？用刑则不善，故遂以为五杀。是以先王之书《术令》之道曰："唯口出好兴戎[5]。"则此言善用口者出好，不善用口者以为谗贼寇戎[6]，则此岂口不善哉？用口则不善也，故遂以为谗贼寇戎。

故古者之置正长也，将以治民也。譬之若丝缕之有纪，而网罟之有纲也，将以连收天下淫暴而一同其义也。是以先王之书《相年》之道曰："夫建国设都，乃作后王君公，否用泰也，卿大夫师长，否用佚也，维辩使治天均[7]。"则此语古者上帝鬼神之建设国都立正长也，非高其爵、厚其禄、富贵佚而错之也，将以为万民兴利除害、富贵贫寡、安危治乱也。故古者圣王之为若此。

今王公大人之为刑政，则反此。政以为便嬖[8]，宗于父兄故旧，以为左右，置以为正长。民知上置正长之非以治民也，是以皆比周隐匿[9]，而莫肯尚同其上，是故上下不同义。若苟上下不同义，赏誉不足以劝善，而刑罚不足以沮暴。何以知其然也？曰：上唯毋立而为政乎国家，为民正长，曰："人可赏，吾将赏之。"若苟上下不同义，上之所赏，则众之所非，曰人众与处，于众得非，则是虽使得上之赏，未足以劝乎！上唯

毋立而为政乎国家，为民正长，曰："人可罚，吾将罚之。"若苟上下不同义，上之所罚，则众之所誉，曰人众与处，于众得誉。则是虽使得上之罚，未足以沮乎！若立而为政乎国家，为民正长，赏誉不足以劝善，而刑罚不沮暴，则是不与乡吾本言民始生未有正长之时同乎？若有正长与无正长之时同，则此非所以治民一众之道。

故古者圣王唯而审以尚同，以为正长，是故上下情请为通。上有隐事遗利[10]，下得而利之；下有蓄怨积害，上得而除之。是以数千万里之外有为善者，其室人未遍知，乡里未遍闻，天子得而赏之。数千万里之外有为不善者，其室人未遍知，乡里未遍闻，天子得而罚之。是以举天下之人皆恐惧振动惕栗[11]，不敢为淫暴，曰："天子之视听也神。"先王之言曰："非神也。夫唯能使人之耳目助己视听，使人之吻助己言谈[12]，使人之心助己思虑，使人之股肱助己动作[13]。"助之视听者众，则其所闻见者远矣。助之言谈者众，则其德音之所抚循者博矣[14]；助之思虑者众，则其谋度速得矣[15]。助之动作者众，即其举事速成矣。故古者圣人之所以济事成功，垂名于后世者，无他故异物焉，曰：唯能以尚同为政者也。

是以先王之书《周颂》之道之曰："载来见彼王，聿求厥章[16]。"则此语古者国君诸侯之以春秋来朝聘天子之廷，受天子之严教，退而治国，政之所加，莫敢不宾。当此之时，本无有敢纷天子之教者。《诗》曰："我马维骆，六辔沃若。载驰载驱，周爰咨度[17]。"又曰："我马维骐，六辔若丝。载驰载驱，周爰咨谋[18]。"即此语也。古者国君诸侯之闻见善与不善也，皆驰驱以告天子。是以赏当贤，罚当暴，不杀不辜，不失有罪，则此尚同

之功也。

是故子墨子曰："今天下之王公大人士君子，请将欲富其国家，众其人民，治其刑政，定其社稷，当若尚同之不可不察，此之本也。"

〔注释〕 ① 赞阅：辅助，参与。 ② 发政施教：发布政令，实施教化。 ③ 有苗：苗族古称。 ④ 苗民否用练，折则刑，唯作五杀之刑，曰法：苗民不服从命令，就用刑罚控制。作五种杀戮之刑，叫做法。 ⑤ 唯口出好兴戎：嘴巴张开，可以说出好话，兴起战端。 ⑥ 谗贼寇戎：谗言，贼害，寇乱，战争。 ⑦ 维辩使治天均：分辨职责，治理天下，使社会公平。 ⑧ 便嬖：能说会道，卑贱而得宠。便：巧辩。嬖：宠爱。因卑贱逢迎而得宠。 ⑨ 比周隐匿：勾结朋党，隐藏蒙蔽。 ⑩ 隐事遗利：隐而不露的事情，遗置不显的利益。 ⑪ 恐惧振动惕栗：恐惧震动，警惕战栗。 ⑫ 吻：嘴唇。 ⑬ 股肱：胳膊腿，身体。 ⑭ 抚循：抚慰，安抚存恤。 ⑮ 谋度：谋划考量。 ⑯ 载来见彼王，聿求厥章：始来晋见君王，请赐制度典章。 ⑰ 我马维骆，六辔沃若。载驰载驱，周爰咨度：我骑的马，白毛黑鬃。六条缰绳，柔美光滑。快快奔跑，到处访查。 ⑱ 我马维骐，六辔若丝。载驰载驱，周爰咨谋：我骑的马，毛色青黑。六条缰绳，丝样光滑。快快奔跑，到处谋划。

[下] 子墨子言曰：知者之事，必计国家百姓所以治者而为之，必计国家百姓之所以乱者而避之。然计国家百姓之所以治者，何也？上之为政，得下之情则治，不得下之情则乱。何以知其然也？上之为政得下之情，则是明于民之善非也。若苟明于民之善非也，则得善人而赏之，得暴人而罚之也。善人赏而暴人罚，则国必治。上之为政也，不得下之情，则是不明于民之善非也，若苟不明于民之善非，则是不得善人而赏之，不得暴人而罚之。善人不赏而暴人不罚，为政若此，国众必乱。故赏不得下之情，而不可不察者也。

然计得下之情将奈何可？故子墨子曰：唯能以尚同一义为政，然后可矣。何以知尚同一义之可而为政于天下也？然胡不审稽古之治为政之说乎？古者天之始生民，未有正长也，百姓为人。若苟百姓为人，是一人一义，十人十义，百人百义，千人千义，逮至人之众不可胜计也，则其所谓义者亦不可胜计。此皆是其义而非人之义，是以厚者有斗而薄者有争。是故天下之欲同一天下之义也，是故选择贤者立为天子。天子以其知力为未足独治天下，是以选择其次立为三公。三公又以其知力为未足独左右天子也，是以分国建诸侯。诸侯又以其知力为未足独治其四境之内也，是以选择其次立为卿之宰[1]。卿之宰又以其知力为未足独左右其君也，是以选择其次立而为乡长家君[2]。是故古者天子之立三公、诸侯、卿之宰、乡长家君，非特富贵游佚而择之也，将使助治乱刑政也。故古者建国设都，乃立后王君公，奉以卿士师长，此非欲用说也，唯辩而使助治天明也。

今此何为人上而不能治其下，为人下而不能事其上？则是上下相贼也。何故以然？则义不同也。若苟义不同者有党，上以若人为善，将赏之，若人唯使得上之赏，而辟百姓之毁，是以为善者必未可使劝，见有赏也。上以若人为暴，将罚之，若人唯使得上之罚，而怀百姓之誉，是以为暴者必未何使沮，见有罚也。故计上之赏誉，不足以劝善，计其毁罚，不足以沮暴。此何故以然？则义不同也。

然则欲同一天下之义，将奈何可？故子墨子言曰：然胡不赏使家君试用家君发宪布令其家，曰："若见爱利家者必以告，若见恶贼家者亦必以告。若见爱利家以告，亦犹爱利家

者也，上得且赏之，众闻则誉之；若见恶贼家不以告，亦犹恶贼家者也，上得且罚之，众闻则非之。”是以遍若家之人，皆欲得其长上之赏誉，避其毁罚。是以善言之，不善言之，家君得善人而赏之，得暴人而罚之。善人之赏，而暴人之罚，则家必治矣。然计若家之所以治者，何也？唯以尚同一义为政故也。

家既已治，国之道尽此已邪？则未也。国之为家数也甚多，此皆是其家而非人之家，是以厚者有乱，而薄者有争。故又使家君总其家之义，以尚同于国君。国君亦为发宪布令于国之众，曰：“若见爱利国者必以告，若见恶贼国者亦必以告。若见爱利国以告者，亦犹爱利国者也，上得且赏之，众闻则誉之；若见恶贼国不以告者，亦犹恶贼国者也，上得且罚之，众闻则非之。”是以遍若国之人，皆欲得其长上之赏誉，避其毁罚。是以民见善者言之，见不善者言之，国君得善人而赏之，得暴人而罚之。善人赏而暴人罚，则国必治矣。然计若国之所以治者，何也？唯能以尚同一义为政故也。

国既已治矣，天下之道尽此已邪？则未也。天下之为国数也甚多，此皆是其国而非人之国，是以厚者有战，而薄者有争。故又使国君选其国之义，以尚同于天子。天子亦为发宪布令于天下之众，曰：“若见爱利天下者必以告，若见恶贼天下者亦以告。若见爱利天下以告者，亦犹爱利天下者也，上得则赏之，众闻则誉之；若见恶贼天下不以告者，亦犹恶贼天下者也，上得且罚之，众闻则非之。”是以遍天下之人，皆欲得其长上之赏誉，避其毁罚，是以见善、不善者告之。天子得善人而赏之，得暴人而罚之，善人赏而暴人罚，天下必治矣。然

计天下之所以治者，何也？唯而以尚同一义为政故也。

天下既已治，天子又总天下之义，以尚同于天。故当尚同之为说也，尚用之天子，可以治天下矣；中用之诸侯，可而治其国矣；小用之家君，可而治其家矣。是故大用之治天下不窕[3]，小用之治一国一家而不横者[4]，若道之谓也。故曰：治天下之国若治一家，使天下之民若使一夫。意独子墨子有此，而先王无此其有邪？则亦然也。圣王皆以尚同为政，故天下治。何以知其然也？于先王之书也《大誓》之言然，曰："小人见奸巧，乃闻。不言也，发罪钧[5]。"此言见淫辟不以告者，其罪亦犹淫辟者也。

故古之圣王治天下也，其所差论以自左右羽翼者皆良[6]，外为之人助之视听者众，故与人谋事，先人得之；与人举事，先人成之；光誉令闻[7]，先人发之。唯信身而从事，故利若此。古者有语焉，曰："一目之视也，不若二目之视也。一耳之听也，不若二耳之听也。一手之操也，不若二手之强也。"夫唯能信身而从事，故利若此。是故古之圣王之治天下也，千里之外有贤人焉，其乡里之人皆未之均闻见也，圣王得而赏之。千里之内有暴人焉，其乡里未之均闻见也，圣王得而罚之。故唯毋以圣王为聪耳明目与？岂能一视而通见千里之外哉[8]，一听而通闻千里之外哉。圣王不往而视也，不就而听也[9]。然而使天下之为寇乱盗贼者，周流天下无所重足者[10]，何也？其以尚同为政善也。

是故子墨子曰：凡使民尚同者，爱民不疾，民无可使，曰必疾爱而使之，致信而持之，富贵以道其前[11]，明罚以率其后[12]。为政若此，唯欲毋与我同，将不可得也。是以子墨子

曰：今天下王公大人士君子，中情将欲为仁义，求为上士，上欲中圣王之道，下欲中国家百姓之利，故当尚同之说而不可不察。尚同为政之本，而治要也。

〔注释〕 ① 卿之宰：卿与宰。 ② 家君：治理卿大夫封地的官员。 ③ 窕：空缺。 ④ 横：阻塞。 ⑤ 小人见奸巧，乃闻。不言也，发罪钧：人民见到奸邪巧诈者，就报告。如果不报告，罪过就跟奸邪巧诈者一样。 ⑥ 差论：选择。 ⑦ 光誉令闻：光荣的名誉，美好的声名。 ⑧ 通见：通通见到。 ⑨ 就：接近，到跟前。 ⑩ 重足：立足。 ⑪ 富贵以道其前：用富足显贵在前面引导。 ⑫ 明罚以率其后：用赏罚分明在后面督促。

【鉴赏】 尚同，是墨子尚贤学说的引申。墨子主张，把贤人政治推广到全国，让有德才的人，从事国家管理，就像丝缕和渔网都有总绳一样，国家应由贤人用仁义来治理。这是墨子理想中的社会状态。

墨子时代，天下四分五裂，周王朝徒具虚名，解决中国实际上的统一问题，既是时代要求，也是民心所向，代表人民的根本利益，各学派无不关注，纷纷拿出方案，献计献策。墨子的尚同论，是为解决中国统一问题而形成的雄图大略。墨子的方案，立足于和平一统，反对大国用武力兼并小国。墨子用仁义统一中华的方略，反映处在动荡中的农民、商人与手工业者，以及小国弱国人民希望和平统一的心愿。

墨子主张，选择贤良辩慧之人立为天子，依次再选贤人，置为三公、诸侯国君、将军大夫和乡里长等各级官员。从最高长官天子，到最基层的里长，都从有德才的人中选拔。他们以身作则，推行仁义，运用道德评价和行政法律等手段，促进政权的良性运转机制。在以血缘为基础的贵族专政制度下，这是大胆的革新主张。在墨子的影响下，其后学主张国君由“臣民通约”，即臣民共同协商约定。这是原始民主制思想的萌芽和理想化。

墨子认为，只有在全国统一的贤人政治下，才能够上下通情。数千万

里外，有做好事的人，家里未全知，乡里未遍闻，天子却已经知道，给予赏赐。同样，数千万里外，有做坏事的人，家里未全知，乡里未遍闻，天子却已经知道，给予处罚。这不是出于天子的神机妙算，而是由于能够使别人的耳目助己视听。使别人的嘴巴助己言谈。使别人的心助己思虑。使别人的肢体助己动作。助己视听的人多，见闻就远。助己言谈的人多，好话就传播得广。助己思考的人多，谋划效率就高。助己动作的人多，办事效率就快。这是群众路线的思想萌芽。

墨子论证说，上下通情，赏罚才能恰当。在贤人一统的政治下，不冤枉无辜，不放纵有罪，使胡作非为的寇乱盗贼，无处藏身。这是尚同政治的好处。在高度集中的理想政治下，治一国就像治一家，使万民就像使一人，国家管理效率高，程序简化。墨子尚同政治的论证和设想，带有理想化和夸张成分。

墨子尚同政治的前提，是贤人在上，爱民利民。上级想让下级服从，上级首先必须爱护下级，了解下情，顺从民意。上级的集中统一，以反映汇聚民意为基础。墨子鼓励臣民谏争，认为对上级机械服从，不能算忠诚。墨子尚同论的思想精华，对现今国家行政管理效率的提升，具有积极的借鉴意义。

【兼 爱】

[上] 圣人以治天下为事者也，必知乱之所自起，焉能治之；不知乱之所自起，则不能治。譬之如医之攻人之疾者然，必知疾之所自起，焉能攻之；不知疾之所自起，则弗能攻。治乱者何独不然，必知乱之所自起，焉能治之；不知乱之所自起，则弗能治。

圣人以治天下为事者也，不可不察乱之所自起。当察乱

何自起？起不相爱。臣子之不孝君父，所谓乱也。子自爱不爱父，故亏父而自利；弟自爱不爱兄，故亏兄而自利；臣自爱不爱君，故亏君而自利，此所谓乱也。虽父之不慈子，兄之不慈弟，君之不慈臣，此亦天下之所谓乱也。父自爱也不爱子，故亏子而自利；兄自爱也不爱弟，故亏弟而自利；君自爱也不爱臣，故亏臣而自利。是何也？皆起不相爱。

虽至天下之为盗贼者亦然，盗爱其室，不爱其异室，故窃异室以利其室；贼爱其身，不爱人，故贼人以利其身。此何也？皆起不相爱。虽至大夫之相乱家，诸侯之相攻国者，亦然。大夫各爱其家，不爱异家，故乱异家以利其家；诸侯各爱其国，不爱异国，故攻异国以利其国，天下之乱物具此而已矣。察此何自起？皆起不相爱。

若使天下兼相爱，爱人若爱其身，犹有不孝者乎？视父兄与君若其身，恶施不孝？犹有不慈者乎？视弟子与臣若其身，恶施不慈？故不孝不慈亡有。犹有盗贼乎？故视人之室若其室，谁窃？视人身若其身，谁贼？故盗贼亡有。犹有大夫之相乱家、诸侯之相攻国者乎？视人家若其家，谁乱？视人国若其国，谁攻？故大夫之相乱家、诸侯之相攻国者亡有。若使天下兼相爱，国与国不相攻，家与家不相乱，盗贼无有，君臣父子皆能孝慈，若此则天下治。故圣人以治天下为事者，恶得不禁恶而劝爱？故天下兼相爱则治①，交相恶则乱②。故子墨子曰：不可以不劝爱人者，此也。

〔注释〕 ① 兼相爱：所有人普遍交互地亲爱。兼：全体，交互。 ② 交相恶：所有人普遍交互地憎恶，憎恨。交：交互。

[中] 子墨子言曰：仁人之所以为事者，必兴天下之利，除去天下之害，以此为事者也。然则天下之利何也？天下之害何也？子墨子言曰：今若国之与国之相攻，家之与家之相篡，人之与人之相贼，君臣不惠忠，父子不慈孝，兄弟不和调，此则天下之害也。然则察此害亦何以生哉？以不相爱生邪？子墨子言：以不相爱生。

今诸侯独知爱其国，不爱人之国，是以不惮举其国以攻人之国。今家主独知爱其家，而不爱人之家，是以不惮举其家以篡人之家。今人独知爱其身，不爱人之身，是以不惮举其身以贼人之身。是故诸侯不相爱则必野战，家主不相爱则必相篡，人与人不相爱则必相贼，君臣不相爱则不惠忠，父子不相爱则不慈孝，兄弟不相爱则不和调，天下之人皆不相爱，强必执弱，富必侮贫，贵必傲贱，诈必欺愚。凡天下祸篡怨恨①，其所以起者，以不相爱生也，是以仁者非之。

既以非之，何以易之？子墨子言曰：以兼相爱、交相利之法易之。然则兼相爱、交相利之法将奈何哉？子墨子言：视人之国若视其国，视人之家若视其家，视人之身若视其身。是故诸侯相爱则不野战，家主相爱则不相篡，人与人相爱则不相贼，君臣相爱则惠忠，父子相爱则慈孝，兄弟相爱则和调。天下之人皆相爱，强不执弱，众不劫寡，富不侮贫，贵不傲贱，诈不欺愚。凡天下祸篡怨恨可使毋起者，以相爱生也，是以仁者誉之。

然而今天下之士君子曰：然，乃若兼则善矣。虽然，天下之难物于故也。子墨子言曰：天下之士君子，特不识其利、辩其故也。今若夫攻城野战，杀身为名，此天下百姓之所皆难

也。苟君悦之，则士众能为之。

况于兼相爱、交相利，则与此异。夫爱人者，人必从而爱之；利人者，人必从而利之；恶人者，人必从而恶之；害人者，人必从而害之。此何难之有？特上弗以为政，士不以为行故也。

昔者晋文公好士之恶衣[2]，故文公之臣皆牂羊之裘[3]，韦以带剑[4]，练帛之冠[5]，入以见于君[6]，出以践于朝[7]。是其故何也？君悦之，故臣为之也。

昔者楚灵王好士细腰[8]，故灵王之臣皆以一饭为节[9]，胁息然后带[10]，扶墙然后起，比期年[11]，朝有黧黑之色。是其故何也？君悦之，故臣能之也。

昔越王勾践好士之勇[12]，教驯其臣，焚舟失火，试其士曰："越国之宝尽在此！"越王亲自鼓其士而进之。士闻鼓音，破碎乱行，蹈火而死者左右百人有余。越王击金而退之。

是故子墨子言曰：乃若夫少食恶衣，杀身而为名，此天下百姓之所皆难也，若苟君悦之，则众能为之。况兼相爱、交相利与此异矣。夫爱人者，人亦从而爱之；利人者，人亦从而利之；恶人者，人亦从而恶之，害人者，人亦从而害之，此何难之有焉？特士不以为政，而士不以为行故也。

然而今天下之士君子曰：然，乃若兼则善矣。虽然，不可行之物也，譬若挈泰山越河济也[13]。子墨子言：是非其譬也。夫挈泰山而越河济，可谓毕劫有力矣，自古及今未有能行之者也。况乎兼相爱、交相利则与此异，古者圣王行之。

何以知其然？古者禹治天下，西为西河、渔窦，以泄渠孙皇之水，北为防原泒，注后之邸、嘑池之窦，洒为底柱，凿为龙

门，以利燕代胡貉与西河之民；东为漏之陆，防孟诸之泽，洒为九浍，以楗东土之水，以利冀州之民；南为江汉淮汝[14]，东流之，注五湖之处，以利荆楚干越与南夷之民。此言禹之事，吾今行兼矣。

昔者文王之治西土，若日若月，乍光于四方，于西土，不为大国侮小国，不为众庶侮鳏寡，不为暴势夺穑人黍稷狗彘。天屑临文王慈，是以老而无子者，有所得终其寿；连独无兄弟者，有所杂于生人之间；少失其父母者，有所放依而长。此文王之事，则吾今行兼矣。

昔者武王将事泰山隧，传曰："泰山！有道曾孙周王有事，大事既获，仁人尚作，以祗商夏蛮夷丑貉，虽有周亲，不若仁人。万方有罪，维予一人[15]。"此言武王之事，吾今行兼矣。

是故子墨子言曰：今天下之君子，忠实欲天下之富而恶其贫，欲天下之治而恶其乱，当兼相爱，交相利。此圣王之法，天下之治道也，不可不务为也。

〔注释〕 ① 祸篡怨恨：祸乱，篡夺，怨仇，憎恨。 ② 晋文公好士之恶衣：晋文公喜欢士人穿粗劣的衣服。晋文公：春秋时晋国国君，在位9年。著名的春秋五霸之一，名重耳，因晋国骊姬之乱，被迫在外流亡19年，后继齐桓公成为诸侯盟主。 ③ 牂羊之裘：母羊皮做的大衣。 ④ 韦以带剑：用熟牛皮带挂剑。韦：熟牛皮带。 ⑤ 练帛之冠：厚布帽子。 ⑥ 见于君：参见君主。 ⑦ 践于朝：上朝。 ⑧ 楚灵王好士细腰：楚灵王喜欢士人腰细。 ⑨ 以一饭为节：一天只吃一顿饭，以节制饮食。 ⑩ 胁息然后带：先吸一口气，然后系紧腰带。 ⑪ 比期年：等到一整年。 ⑫ 越王勾践好士之勇：越王勾践喜欢士人勇敢。 ⑬ 挈泰山越河济：举起泰山越过黄河济水。 ⑭ 江汉淮汝：长江，汉水，淮河，汝水。 ⑮ 泰山！有道曾孙周王有事，大事既获，仁人尚作，以祗商夏蛮夷丑貉，虽有周亲，不若仁人。万方有罪，维予一人：泰山的神明！有道的周王曾孙，有事祷告：伐纣大事，大获成功，仁人辅佐，拯救华夏大地四方人民。纣

王有至亲，不如我有仁人。各方人民有罪，我一人担当。

[下] 子墨子言曰：仁人之事者，必务求兴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然当今之时，天下之害孰为大？曰：若大国之攻小国也，大家之乱小家也，强之劫弱，众之暴寡，诈之谋愚，贵之傲贱，此天下之害也。又与为人君者之不惠也，臣者之不忠也，父者之不慈也，子者之不孝也，此又天下之害也。又与今之贱人，执其兵刃毒药水火，以交相亏贼，此又天下之害也。

姑尝本原若众害之所自生，此胡自生？此自爱人利人生与？即必曰非然也，必曰从恶人贼人生。分名乎天下恶人而贼人者，兼与[①]？别与[②]？即必曰：别也。然即之交别者[③]，果生天下之大害者与？是故别非也。

子墨子曰：非人者，必有以易之[④]。若非人而无以易之，譬之犹以水救水，以火救火也，其说将必无可焉。是故子墨子曰：兼以易别[⑤]。然即兼之可以易别之故何也？曰：藉为人之国若为其国，夫谁独举其国以攻人之国者哉？为彼者犹为己也[⑥]，为人之都若为其都，夫谁独举其都以伐人之都者哉？为彼犹为己也。为人之家若为其家，夫谁独举其家以乱人之家者哉？为彼犹为己也。然即国都不相攻伐，人家不相乱贼，此天下之害与？天下之利与？即必曰天下之利也。

姑尝本原若众利之所自生。此胡自生？此自恶人贼人生与？即必曰非然也，必曰从爱人利人生。分名乎天下爱人而利人者，别与？兼与？即必曰兼也。然即之交兼者[⑦]，果生天下之大利者与？是故子墨子曰兼是也。且乡吾本言曰：仁

人之事者，必务求兴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今吾本原兼之所生天下之大利者也，吾本原别之所生天下之大害者也。是故子墨子曰别非而兼是者，出乎若方也。

今吾将正求与天下之利而取之，以兼为正[8]。是以聪耳明目相为视听乎，是以股肱毕强相为动宰乎，而有道肆相教诲[9]。是以老而无妻子者，有所侍养以终其寿[10]。幼弱孤童之无父母者，有所放依以长其身[11]。今唯毋以兼为正，即若其利也。不识天下之士所以皆闻兼而非者，其故何也？

然而天下之士非兼者之言，犹未止也，曰：即善矣。虽然，岂可用哉？子墨子曰：用而不可，虽我亦将非之。且焉有善而不可用者？姑尝两而进之[12]。设以为二士，使其一士者执别，使其一士者执兼。

是故别士之言曰："吾岂能为吾友之身若为吾身？为吾友之亲若为吾亲。"是故退睹其友，饥即不食，寒即不衣，疾病不侍养，死丧不葬埋。别士之言若此，行若此。

兼士之言不然，行亦不然，曰："吾闻为高士于天下者，必为其友之身若为其身，为其友之亲若为其亲，然后可以为高士于天下。"是故退睹其友，饥则食之，寒则衣之，疾病侍养之，死丧葬埋之。兼士之言若此，行若此。

若之二士者，言相非而行相反与？当使若二士者，言必信，行必果，使言行之合犹合符节也，无言而不行也。然即敢问，今有平原广野于此，被甲婴胄[13]，将往战，死生之权[14]，未可识也；又有君大夫之远使于巴、越、齐、荆，往来及否未可识也。然即敢问不识将恶也？家室，奉承亲戚[15]，提挈妻子[16]，而寄托之，不识于兼之友是乎？于别之友是乎？

我以为当其于此也，天下无愚夫愚妇，虽非兼之人，必寄托之于兼之友是也。此言而非兼，择即取兼，即此言行拂也[17]。不识天下之士所以皆闻兼而非之者，其故何也？

然而天下之士非兼者之言犹未止也，曰："意可以择士，而不可以择君乎？"姑尝两而进之。谁以为二君，使其一君者执兼，使其一君者执别。

是故别君之言曰："吾恶能为吾万民之身若为吾身？此大非天下之情也。人之生乎地上之无几何也，譬之犹驷驰而过隙也[18]。"是故退睹其万民，饥即不食，寒即不衣，疾病不侍养，死丧不葬埋。别君之言若此，行若此。

兼君之言不然，行亦不然，曰："吾闻为明君于天下者，必先万民之身，后为其身，然后可以为明君于天下。"是故退睹其万民，饥即食之，寒即衣之，疾病侍养之，死丧葬埋之。兼君之言若此，行若此。

然即交若之二君者，言相非而行相反与？常使若二君者，言必信，行必果，使言行之合犹合符节也，无言而不行也。然即敢问，今岁有疠疫，万民多有勤苦冻馁，转死沟壑中者，既已众矣。不识将择之二君者，将何从也？我以为当其于此也，天下无愚夫愚妇，虽非兼者，必从兼君是也。言而非兼，择即取兼，此言行拂也。不识天下所以皆闻兼而非之者，其故何也？

然而天下之士非兼者之言也，犹未止也，曰：兼即仁矣，义矣。虽然，岂可为哉？吾譬兼之不可为也，犹挈泰山以超江河也。故兼者，直愿之也，夫岂可为之物哉？子墨子曰：夫挈泰山以超江河，自古之及今，生民而来未尝有也。今若夫

兼相爱、交相利，此自先圣四王者亲行之。

何知先圣四王之亲行之也？子墨子曰：吾非与之并世同时，亲闻其声、见其色也。以其所书于竹帛，镂于金石，琢于盘盂，传遗后世子孙者知之。《泰誓》曰："文王若日若月乍照，光于四方，于西土[19]。"即此言文王之兼爱天下之博大也，譬之日月兼照天下之无有私也。即此文王兼也。虽子墨子之所谓兼者，于文王取法焉。

且不惟《泰誓》为然，虽《禹誓》即亦犹是也。禹曰："济济有众，咸听朕言！非惟小子，敢行称乱。蠢兹有苗，用天之罚。若予即率尔群对诸群，以征有苗[20]。"禹之征有苗也，非以求以重富贵、干福禄、乐耳目也，以求兴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即此禹兼也。虽子墨子之所谓兼者，于禹求焉。

且不惟《禹誓》为然，虽《汤说》即亦犹是也。汤曰："惟予小子履，敢用玄牡，告于上天后土，曰：今天大旱，即当朕身履，未知得罪于上下。有善不敢蔽，有罪不敢赦，简在帝心。万方有罪，即当朕身，朕身有罪，无及万方。[21]"即此言汤贵为天子，富有天下，然且不惮以身为牺牲，以祠说于上帝鬼神。即此汤兼也。虽子墨子之所谓兼者，于汤取法焉。

且不惟《誓命》与《汤说》为然，《周诗》即亦犹是也。《周诗》曰："王道荡荡，不偏不党，王道平平，不党不偏。其直若矢，其易若砥。君子之所履，小人之所视[22]。"若吾言非语道之谓也？古者文武为政，均分赏贤罚暴，勿有亲戚弟兄之所阿，即此文武兼也。虽子墨子之所谓兼者，于文武取法焉。不识天下之人所以皆闻兼而非之者，其故何也？

然而天下之非兼者之言犹未止，曰：意不忠亲之利，而害

为孝乎？子墨子曰：姑尝本原之孝子之为亲度者。吾不识孝子之为亲度者，亦欲人爱利其亲与？意欲人之恶贼其亲与？以说观之，即欲人之爱利其亲也。然即吾恶先从事即得此？若我先从事乎爱利人之亲，然后人报我爱利吾亲乎？意我先从事乎恶人之亲，然后人报我以爱利吾亲乎？即必吾先从事乎爱利人之亲，然后人报我以爱利吾亲也。然即之交孝子者，果不得已乎毋先从事爱利人之亲者与？意以天下之孝子为遇，而不足以为正乎？

姑尝本原之先王之书，《大雅》之所道曰："无言而不售，无德而不报。投我以桃，报之以李[23]。"即此言爱人者必见爱也，而恶人者必见恶也。不识天下之士所以皆闻兼而非之者，其故何也？

意以为难而不可为邪？尝有难此而可为者。昔荆灵王好小腰，当灵王之身，荆国之士饭不逾乎一，固据而后兴[24]，扶垣而后行[25]。故约食为其难为也，然后为而灵王悦之，未逾于世而民可移也，即求以乡其上也。

昔者越王勾践好勇，教其士臣三年，以其知为未足以知之也，焚舟失火，鼓而进之，其士偃前列，伏水火而死，有不可胜数也。当此之时，不鼓而退也，越国之士可谓殚矣。故焚身为其难为也，然后为之越王悦之，未逾于世而民可移也，即求以乡上也。

昔者晋文公好粗服，当文公之时，晋国之士，大布之衣，牂羊之裘，练帛之冠，且粗之屦，入见文公，出以践之朝。故粗服为其难为也，然后为而文公悦之，未逾于世而民可移也，即求以向其上也。

是故约食、焚舟、粗服，此天下之至难为也，然后为而上说之，未逾于世而民可移也。何故也？即求以向其上也。

今若夫兼相爱、交相利，此其有利且易为也，不可胜计也。我以为则无有上悦之者而已矣。苟有上悦之者，劝之以赏誉，威之以刑罚，我以为人之于就兼相爱、交相利也，譬之犹火之就上、水之就下也，不可防止于天下。故兼者圣王之道也，王公大人之所以安也，万民衣食之所以足也，故君子莫若审兼而务行之，为人君必惠，为人臣必忠，为人父必慈，为人子必孝，为人兄必友，为人弟必悌。故君子欲为惠君、忠臣、慈父、孝子、友兄、悌弟，当若兼之不可不行也，此圣王之道而万民之大利也。

〔注释〕 ① 兼：兼爱，整体的爱，平等的爱。 ② 别：别爱，偏爱，部分的差等的爱。 ③ 交别：相互之间实行别爱，偏爱，部分的、差等的爱。 ④ 非人者，必有以易之：非难别人的错误论点，必须有用来代替它的正确论点。 ⑤ 兼以易别：用兼爱的主张，代替别爱的主张。 ⑥ 为彼者犹为己也：为别人考虑，就像为自己考虑一样。 ⑦ 交兼：相互之间实行兼爱。 ⑧ 以兼为正：以兼爱作为施政的原则。 ⑨ 有道肆相教诲：有好的道理，努力互相教导。肆：勉力，努力。 ⑩ 有所侍养以终其寿：有所奉养而终其天年。 ⑪ 有所放依以长其身：有所依傍而长大成人。 ⑫ 姑尝两而进之：姑且尝试把主张兼爱和主张别爱的两种人，加以比较。 ⑬ 被甲婴胄：披铠甲，戴头盔。 ⑭ 死生之权：死生的权变。 ⑮ 奉承亲戚：奉养父母。 ⑯ 提挈妻子：安顿妻子和孩子。 ⑰ 言行拂：言行矛盾。拂：违背，相反，矛盾。 ⑱ 犹驷驰而过隙：如马车奔驰掠过缝隙那样短促。 ⑲ 文王若日若月乍照，光于四方，于西土：文王像日月照耀，光辉普及四方和西周。 ⑳ 济济有众，咸听朕言！非惟小子，敢行称乱。蠢兹有苗，用天之罚。若予即率尔群对诸群，以征有苗：各位民众都听我言：不是敝人敢启战端。苗民蠢动，我要替天行罚。率领各位去征讨有苗。 ㉑ 惟予小子履，敢用玄

牲,告于上天后土,曰:今天大旱,即当朕身履,未知得罪于上下,有善不敢蔽,有罪不敢赦,简在帝心。万方有罪,即当朕身;朕身有罪,无及万方:我小子履,敢用黑色公牛,祭告皇天后土:天下大旱,我来承担。不知为何得罪了天地。有善不隐,有罪不赦,上帝心里应该明白。百姓有罪,由我承担。本人有罪,不及万方。 ㉒ 王道荡荡,不偏不党,王道平平,不党不偏。其直若矢,其易若砥。君子之所履,小人之所视:王道坦荡,不私不党,王道公平,不党不私。直如箭杆,平如砥石。君子实行,小人仰望。 ㉓ 无言而不售,无德而不报。投我以桃,报之以李:无话不应,无德不报。你给我桃,我给你李。售:答应,对答。 ㉔ 固据而后兴:用力扶稳,才能站起。 ㉕ 扶垣而后行:扶着墙壁,才能走路。

【鉴赏】 兼爱是墨子人文学说的纲领和精髓。兼爱,就是全人类不分血缘关系的亲疏,身份等级的贵贱,普遍平等地相爱互助。《孟子·滕文公上》理解墨子兼爱,是爱无差等。

墨子"兼爱"的原则,是为别人就像为自己。墨子引《诗·大雅·抑》说:"无言而不售,无德而不报""投我以桃,报之以李。""兼爱"是墨子仁义学说的主要内容。墨子后学发挥说:"仁,爱也。义,利也。""仁"的实质是"爱";"义"的实质是"利"。"仁爱"和"义利"紧密相连,可以互相解释,互相定义。

墨子的"兼相爱"和"交相利"密切结合。"爱人"就要"利人"。"兼爱"是墨子心目中"贤人"的高尚品德。做贤人的标准是,有力量就赶快帮助别人,有财的就尽量分给别人,有道的就积极教诲别人。墨子的兼爱思想,是手工业行会成员间互助互利原则的理想化,是农工商人朴素平等愿望的理论升华,体现了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

兼爱是墨子希望实现的一种道德理想、要求和愿望。墨子认为,现实生活中存在"不相爱"的弊端,祸篡怨恨都由不相爱产生:强必执弱,富必侮贫,贵必傲贱,诈必欺愚,从而造成社会混乱。针对不合理的现实,墨子主张治天下必知"乱之所自起",也就是找到社会混乱的原因,就像治病要知道病因才能治好一样。

墨子把“兼爱”思想，看成治理社会混乱的药方，孜孜不倦地劝人兼爱，积极地运用教育游说手段，宣传兼爱，希望当权者和王公大人以及士君子接受和实现兼爱的思想。墨子借天下士君子之口说：“您的兼爱学说，好是好，可是有什么用呢?”

墨子说：“如果真的没用，那么连我也要反对。再说，世界上哪里有好的，却没有用的东西呢?”墨子像编剧本一样，假设了两个角色，一个叫兼士，是赞成兼爱学说的知识分子。一个叫别士，是反对兼爱学说的知识分子。

别士说：“我怎么可能对待朋友，像对待我自己，对待朋友的父母，像对待自己的父母一样呢?”于是他看见朋友缺衣少食也不予帮助，朋友生病了也不帮着延医治疗，朋友去世了也不帮着治丧。

兼士说：“我对待朋友，像对待自己。对待朋友的父母，像对待自己的父母。”看见朋友缺衣少食就接济资助，朋友生病了就为他延医治疗，朋友去世了就为他尽心治丧。墨子又假定第三位角色，披着铠甲，戴着头盔，就要出发参加野战，还不知道未来的死活。假定第四位角色，受命出使巴越齐楚，能否活着回来也不知道。这时要把父母妻子托付给朋友照管，是托付给兼士，还是托付给别士呢？无论是谁，哪怕他不赞成兼爱学说，但一定会把父母妻子托付给兼士。这种人在言论上反对兼爱，行动上却选取兼爱，是言行不一。

听了墨子虚拟的这个故事，天下之士君子说：“这是选择士，那国君也能够选择吗?”墨子接着又假定一位兼君和一位别君。别君说：“我怎么能对待老百姓，就像对待我自己？这太不合乎人情了。人的一生没有多少年，就像白驹过隙，倏忽而过，我应该先把自己照顾好。”于是置老百姓的饥寒病死于不顾。

兼君说：“我先考虑老百姓，然后再考虑我自己。”于是处处先替老百姓着想。再假定遇到灾年，有一批在死亡线上挣扎的老百姓，即使他们不赞成兼爱学说，也一定会选择兼君。这也是言行不一的表现。

墨子借天下士君子的口说：“兼爱算是够仁义了，可是办得到吗？要

实现兼爱，就像挈泰山以超江河，是办不到的。”墨子说：“这个譬喻不恰当。挈泰山以超江河，自古到今没有人能办到，可是从古籍上看，古代圣王禹、汤、文王、武王亲自实行了兼相爱、交相利。”

墨子借天下士君子的口说：“即使办得到，恐怕也是很难的。”墨子说：“上行下效。只要国君实行，下级就会照办。晋文公喜欢下级穿粗布衣服，于是下级竞相实行。楚灵王喜欢下级腰细，身材苗条，于是下级都拼命节食，屏住气息把腰带束紧，拄着拐棍，才能站起来，扶着墙头，才能走路。越王勾践喜欢战士勇敢，教练了三年还不放心，于是故意焚烧宫船，诈称越国的宝贝都在这里，越王亲自擂鼓叫战士救火。战士听到鼓声，争先跳水救火，死者不可胜数。

穿粗衣节食，舍命救火，都是够难的，但只要国君喜欢，不用几十年老百姓都会跟着干。兼相爱，交相利是好事，并且比这些更容易办到。兼爱之所以难以实行，是由于国君不喜欢的缘故。如果国君喜欢，劝之以赏誉，威之以刑罚，那么人们实行兼相爱，交相利，就会像火焰向上，水流向下一样不可阻挡。”

墨子把实行社会改良方案的希望，寄托于当权的国君和士阶层的支持。所以他花很大力气去说服他们采纳自己的学说。但由于墨子的想法和当权者距离太远，他的努力不可能取得预期的效果。

墨者的“兼爱”思想，在当时是不能实现的空想。墨者认为，在现实社会，有很多不能，也不应该爱诸如“强盗”和“攻国者”这样的人。在社会现实面前，墨家不得不在事实上承认兼爱学说行不通。他们承认对有的人，如“强盗”和“攻国者”，应该恨，而不应该爱。

墨家的兼爱平等观，是墨家的理想和奋斗目标，并不是说当时已经做到了。墨家知道，理想不等于现实。现实有强盗，有强大国家攻伐、掠夺弱小国家，那些掠夺者和强盗是不能爱的。

墨家的理想是兼相爱，交相利。现实事实和理想并不矛盾，这是两回事，是两个领域的问题。兼爱是道义的最高理想，恨“强盗”和“攻国者”，是目前的现实事实，这是两个不同的问题，分属两个不同的道

义范围。

墨家的兼爱平等观，强调爱的整体性、普遍性、交互性和平等性，是墨家的理想与奋斗目标。墨家的兼爱平等观，是道义逻辑与道德伦理逻辑。其中的高级模态词“必须”、“应该”，是道德、义务和理想。

墨子的兼爱思想，相当于用模态词“必须”构造的“必须肯定命题”：“所有人应该爱所有人。”意即必须这样做，才合乎道德、义务和理想。“必须”、“应该”是道义概念。

“所有人应该爱所有人。”即在“所有人爱所有人”中，关系词“爱”的前面，再加上一个模态词“应该”，与模态词“必须”等值。模态词“应该”、“必须”，表达了道义逻辑中的道德、义务和理想等规范。

“所有人应该爱所有人”的命题，不是事实、真值命题，是模态、道义命题，是墨家的道德、义务和理想，墨家的奋斗目标。《说文》解释“兼”的含义是一手“持二禾”：一只手握住两根稻谷。“兼爱”，即尽爱、俱爱、周爱，不分民族、阶级、阶层、等级、亲疏、住地、人己、主仆等差别，包括过去、现在和未来的一切人，是最为普遍深刻的人文精神与人道主义。

儒家强调爱的差等性。《墨子·非儒》批判儒家“亲亲有术，尊贤有等，亲疏尊卑之异”，批判儒家强调爱有血缘亲疏、宗法等级的差异。《荀子·天论》说：“墨子有见于齐，无见于畸。”齐指平等，畸指不平等。说墨子只看到平等的一面，没有看到不平等的一面。儒家坚持不平等的一面，是儒家的立场。墨家强调平等的一面，是墨家的立场。

儒家讲爱的差等观，是封建宗法等级制度的上层建筑，意识形态，是中国封建社会延续两千年的指导思想。兼爱平等观，是墨家的理想和奋斗目标。孙中山《三民主义》说：“古时最讲爱字的莫过于墨子。”

梁启超《墨子学案》说：“墨学所标纲领，其实只从一个根本观念出来，就是兼爱。”墨子的兼爱学说，包含对现代和未来极其有用的人文精神与人道主义思想，亟需批判地继承弘扬，把先贤的美好理想，化为当前的生动现实。

【非 攻】

[上] 今有一人，入人园圃，窃其桃李，众闻则非之，上为政者得则罚之。此何也？以亏人自利也[1]。至攘人犬豕鸡豚者[2]，其不义又甚入人园圃窃桃李。是何故也？以亏人愈多，其不仁滋甚[3]，罪益厚。至入人栏厩，取人马牛者，其不仁义又甚攘人犬豕鸡豚。此何故也？以其亏人愈多。苟亏人愈多[4]，其不仁滋甚，罪益厚。至杀不辜人也，拖其衣裘[5]，取戈剑者，其不义又甚入人栏厩、取人马牛。此何故也？以其亏人愈多。苟亏人愈多，其不仁滋甚矣，罪益厚。当此，天下之君子皆知而非之，谓之不义。今至大为不义攻国，则弗知非，从而誉之，谓之义。此可谓知义与不义之别乎？

杀一人谓之不义，必有一死罪矣。若以此说往[6]，杀十人十重不义，必有十死罪矣；杀百人百重不义，必有百死罪矣。当此，天下之君子皆知而非之，谓之不义。今至大为不义攻国，则弗知非，从而誉之，谓之义。诚不知其不义也，故书其言以遗后世。若知其不义也，夫奚说书其不义以遗后世哉[7]？

今有人于此，少见黑曰黑，多见黑曰白，则必以此人为不知白黑之辩矣；少尝苦曰苦，多尝苦曰甘，则必以此人为不知甘苦之辩矣。今小为非，则知而非之。大为非攻国，则不知非，从而誉之，谓之义，此可谓知义与不义之辩乎？是以知天下之君子也，辩义与不义之乱也。

〔注释〕 ① 亏：损害。 ② 攘：偷盗、窃取。 ③ 滋：更加。 ④ 苟：假如。 ⑤ 拖：夺取。 ⑥ 以此说往：以此类推。 ⑦ 奚：什么。

［中］子墨子言曰：今者王公大人为政于国家者，诚欲毁誉之审[①]，赏罚之当，刑政之不过失。是故子墨子曰，古者有语："谋而不得[②]，则以往知来[③]，以见知隐[④]。"谋若此，可得而知矣。

今师徒唯毋兴起[⑤]，冬行恐寒，夏行恐暑，此不可以冬夏为者也。春则废民耕稼树艺，秋则废民获敛，今唯毋废一时，则百姓饥寒冻馁而死者，不可胜数。今尝计军出，竹箭、羽旄、幄幕、甲盾、拨劫[⑥]，往而靡弊腑冷不反者[⑦]，不可胜数；又与矛戟戈剑乘车，其往则碎折靡弊而不反者，不可胜数；与其牛马肥而往、瘠而反，往死亡而不反者，不可胜数；与其涂道之修远，粮食辍绝而不继[⑧]，百姓死者，不可胜数也；与其居处之不安，食饭之不时，饥饱之不节，百姓之道疾病而死者，不可胜数。丧师多不可胜数，丧师尽不可胜计，则是鬼神之丧其主后[⑨]，亦不可胜数。

国家发政，夺民之用，废民之利，若此甚众。然而何为为之？曰："我贪伐胜之名，及得之利，故为之。"子墨子言曰：计其所自胜，无所可用也。计其所得，反不如所丧者之多。今攻三里之城，七里之郭，攻此不用锐，且无杀而徒得此然也。杀人多必数于万，寡必数于千，然后三里之城、七里之郭且可得也。今万乘之国，虚数于千，不胜而入；广衍数于万，不胜而辟。然则土地者，所有余也；王民者，所不足也。今尽王民之死，严下上之患，以争虚城，则是弃所不足，而重所有余也。

为政若此，非国之务者也。

饰攻战者言曰：南则荆吴之王，北则齐晋之君，始封于天下之时，其土地之方，未至有数百里也；人徒之众，未至有数十万人也。以攻战之故，土地之博至有数千里也，人徒之众至有数百万人。故当攻战而不可不为也。

子墨子言曰：虽四五国则得利焉，犹谓之非行道也。譬若医之药人之有病者然。今有医于此，和合其祝药之于天下之有病者而药之，万人食此，若医四五人得利焉，犹谓之非行药也[10]。故孝子不以食其亲，忠臣不以食其君。古者封国于天下，尚者以耳之所闻[11]，近者以目之所见，以攻战亡者不可胜数。何以知其然也？东方有莒之国者，其为国甚小，间于大国之间，不敬事于大，大国亦弗之从而爱利，是以东者越人夹削其壤地，西者齐人兼而有之。计莒之所以亡于齐越之间者，以是攻战也。虽南者陈蔡，其所以亡于吴越之间者，亦以攻战。虽北者且一不著何，其所以亡于燕代胡貊之间者，亦以攻战也。是故子墨子言曰：古者王公大人，诚欲得而恶失，欲安而恶危，故当攻战而不可不非。

饰攻战者之言曰：彼不能收用彼众，是故亡。我能收用我众，以此攻战于天下，谁敢不宾服哉？子墨子言曰：子虽能收用子之众，子岂若古者吴阖闾哉？古者吴阖闾教士七年，奉甲执兵，奔三百里而舍焉，次注林[12]。出于冥隘之径[13]，战于柏举，中楚国而朝宋与及鲁。至夫差之身，北而攻齐，舍于汶上，战于艾陵，大败齐人而葆之大山，东而攻越，济三江五湖，而葆之会稽。九夷之国莫不宾服。于是退不能赏孤[14]，施舍群萌[15]，自恃其力，伐其功，誉其智，怠于教，遂筑姑苏之台，七

年不成。及若此，则吴有离罢之心。越王勾践视吴上下不相得，收其众以复其仇，入北郭，徙大内，围王宫，而吴国以亡。

昔者晋有六将军，而智伯莫为强焉，计其土地之博，人徒之众，欲以抗诸侯，以为英名。攻战之速，故差论其爪牙之士，比列其舟车之卒，以攻中行氏而有之。以其谋为既已足矣，又攻兹范氏而大败之。并三家以为一家，而不止，又围赵襄子于晋阳。及若此，则韩魏亦相从而谋曰："古者有语：'唇亡则齿寒。'赵氏朝亡，我夕从之；赵氏夕亡，我朝从之。《诗》曰：'鱼水不务⑯，陆将何及乎⑰！'"是以三主之君一心戮力，辟门除道，奉甲兴士，韩魏自外，赵氏自内，击智伯大败之。是故子墨子言曰：古者有语曰："君子不镜于水，而镜于人。镜于水见面之容，镜于人则知吉与凶。"今以攻战为利，则盖尝鉴之于智伯之事乎？此其为不吉而凶，既可得而知矣。

〔注释〕 ① 诚：的确。 ② 谋而不得：谋划得不到结论。 ③ 以往知来：根据往事推知未来。 ④ 以见知隐：根据现象推知本质。 ⑤ 师徒：军队。 ⑥ 拨：大盾。劫：刀柄。 ⑦ 靡弊：残破、凋敝。 ⑧ 辍绝：断绝。 ⑨ 主后：主祭的人及其后代。 ⑩ 行药：通用的良方。 ⑪ 尚者：先前。 ⑫ 注林：地名。 ⑬ 冥隘：地名。 ⑭ 赏：抚恤，照顾。 ⑮ 萌：百姓。 ⑯ 鱼水不务：鱼在水中游得不快。 ⑰ 陆将何及：离水上陆，后悔莫及。

[下] 子墨子言曰：今天下之所誉善者，其说将何哉？为其上中天之利，而中中鬼之利，而下中人之利，故誉之与？意亡非为其上中天之利，而中中鬼之利，而下中人之利，故誉之与？虽使下愚之人，必曰："将为其上中天之利，而中中鬼之利，而下中人之利，故誉之。"今天下之所同义者，圣王之

法也。

今天下之诸侯将犹多皆攻伐并兼，则是有誉义之名，而不察其实也。此譬犹盲者之与人同命白黑之名，而不能分其物也，则岂谓有别哉？是故古之知者之为天下度也，必顺虑其义而后为之行。是以动则不疑，远迩咸得其所欲，而顺天鬼百姓之利，则知者之道也。

是故古之仁人有天下者，必反大国之说，一天下之和，总四海之内，焉率天下之百姓，以农臣事上帝山川鬼神。利人多，功故又大，是以天赏之，鬼富之，人誉之，使贵为天子，富有天下，名参乎天地[①]，至今不废。此则知者之道也，先王之所以有天下者也。

今王公大人、天下之诸侯则不然，将必皆差论其爪牙之士，皆列其舟车之卒伍，于此为坚甲利兵，以往攻伐无罪之国。入其国家边境，芟刈其禾稼，斩其树木，堕其城郭以湮其沟池[②]，攘杀其牲牷，燔溃其祖庙，劲杀其万民，覆其老弱，迁其重器。卒进而柱乎斗，曰："死命为上，多杀次之，身伤者为下，又况失列北桡乎哉[③]，罪死无赦！"以惮其众[④]。夫无兼国覆军，贼虐万民，以乱圣人之绪。

意将以为利天乎？夫取天之人，以攻天之邑，此刺杀天民，剥振神之位，倾覆社稷，攘杀其牺牲，则此上不中天之利矣。意将以为利鬼乎？夫杀天之人，灭鬼神之主，废灭先王，贼虐万民，百姓离散，则此中不中鬼之利矣。意将以为利人乎？夫杀之人，为利人也悖矣[⑤]。又计其费，此为害生之本，竭天下百姓之财用不可胜数也，则此下不中人之利矣。

今夫师者之相为不利者也，曰将不勇，士不奋，兵不利，

教不习，师不众，卒不和，威不圉，围之不久，争之不疾，系之不强，植心不坚[6]，与国诸侯疑。与国诸侯疑，则敌生虑而意赢矣。遍具此物，而致从事焉，则是国家失卒，而百姓易务也[7]。

今不尝观其说好攻伐之国？若使中兴师，君子，庶人也必且数千，徒倍十万，然后足以师而动矣。久者数岁，速者数月。是上不暇听治，士不暇治其官府，农夫不暇稼穑，妇人不暇纺绩织纴，则是国家失卒，而百姓易务也。

然而又与其车马之疲弊也，幔幕帷盖，三军之用，甲兵之备，五分而得其一，则犹为序疏矣。然而又与其散亡道路，道路辽远，粮食不继傺[8]，食饮不时，厕役以此饥寒冻馁疾病，而转死沟壑中者，不可胜计也。此其为不利于人也，天下之害厚矣。

而王公大人乐而行之，则此乐贼灭天下之万民也，岂不悖哉！今天下好战之国，齐晋楚越，若使此四国者得意于天下，此皆十倍其国之众，而未能食其地也，是人不足而地有余也。今又以争地之故而反相贼也，然则是亏不足而重有余也。

今逮夫好攻伐之君又饰其说以非子墨子曰：以攻伐之为不义，非利物与？昔者禹征有苗，汤伐桀，武王伐纣，此皆立为圣王，是何故也？子墨子曰：子未察吾言之类，未明其故者也。彼非所谓攻，谓诛也[9]。

昔者三苗大乱，天命殛之，日妖宵出，雨血三朝，龙生于庙，犬哭乎市，夏冰，地坼及泉，五谷变化，民乃大振。高阳乃命玄宫，禹亲把天之瑞令，以征有苗。雷电勃振，有神人面鸟

身，若瑾以侍，搤矢有苗之祥，苗师大乱，后乃遂几[10]。禹既已克有三苗，焉磨为山川，别物上下，卿制大极，而神明不违，天下乃静，则此禹之所以征有苗也。

逮至乎夏王桀，天有酷命，日月不时，寒暑杂至，五谷焦死，鬼呼国，鹤鸣十夕余。天乃命汤于镳宫，用受夏之大命："夏德大乱，予既卒其命于天矣，往而诛之，必使汝堪之。"汤焉敢奉率其众，是以向有夏之境，帝乃使阴暴毁有夏之城。少少，有神来告曰："夏德大乱，往攻之，予必使汝大堪之。予既受命于天，天命融隆火于夏之城间西北之隅。"汤奉桀众以克有夏，属诸侯于薄，荐章天命，通于四方，而天下诸侯莫敢不宾服，则此汤之所以诛桀也。

逮至乎商王纣，天不序其德，祀用失时，兼夜中十日雨土于薄，九鼎迁止，妇妖宵出，有鬼宵吟，有女为男，天雨肉，棘生乎国道，王况自纵也[11]。赤鸟衔珪，降周之岐社，曰："天命周文王伐殷有国。"泰颠来宾，河出绿图，地出乘黄。武王践功，梦见三神，曰："予既沈渍殷纣于酒德矣，往攻之，予必使汝大堪之。"武王乃攻狂夫，反商之周，天赐武王黄鸟之旗。王既已克殷，成帝之来，分主诸神，祀纣先王，通维四夷，而天下莫不宾，焉袭汤之绪，此即武王之所以诛纣也。

若以此三圣王者观之，则非所谓攻也，所谓诛也。则夫好攻伐之君，又饰其说以非子墨子曰：子以攻伐为不义，非利物与？昔者楚熊丽始封此睢山之间，越王繄亏，出自有遽，始邦于越，唐叔与吕尚邦齐晋。此皆地方数百里，今以并国之故，四分天下而有之。是故何也？子墨子曰：子未察吾言之类，未明其故者也。古者天子之始封诸侯也，万有余。今以

并国之故，万国有余皆灭，而四国独立。此譬犹医之药万有余人，而四人愈也。则不可谓良医矣。

则夫好攻伐之君又饰其说曰：我非以金玉、子女、壤地为不足也，我欲以义名立于天下，以德来诸侯也。子墨子曰：今若有能以义名立于天下，以德求诸侯者，天下之服可立而待也。

夫天下处攻伐久矣，譬若童子之为马然。今若有能信效先利天下诸侯者，大国之不义也，则同忧之；大国之攻小国也，则同救之；小国城郭之不全也，必使修之；布粟之绝，则委之，币帛不足，则共之。以此效大国，则小国之君悦。

人劳我逸，则我甲兵强。宽以惠，缓易急，民必移。易攻伐以治我国，攻必倍。量我师举之费，以争诸侯之毙，则必可得而序利焉。督以正，义其名，必务宽吾众，信吾师，以此授诸侯之师，则天下无敌矣，其为下不可胜数也。此天下之利，而王公大人不知而用，则此可谓不知利天下之巨务矣。

是故子墨子曰：今且天下之王公大人士君子，中诚将欲求兴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当若繁为攻伐，此实天下之巨害也。今欲为仁义，求为上士，尚欲中圣王之道，下欲中国家百姓之利，故当若非攻之为说，而将不可不察者此也。

〔注释〕 ① 参：立。 ② 湮：填埋。 ③ 失列北桡：落伍败北。 ④ 惮：恐吓。 ⑤ 悖：荒谬，矛盾，背理。 ⑥ 植心不坚：决心不坚定。 ⑦ 易务：另寻生计。 ⑧ 傺：接济。 ⑨ 攻：攻伐掠夺。诛：以有义诛讨不义。 ⑩ 几：式微，衰败。 ⑪ 况：愈益，更加。

【鉴赏】 墨子非攻的学说，是劳动人民期待和平生活，保护自己劳动

成果的朴素愿望的提升。墨子从劳动人民朴素的道德观念出发，概括兼相爱、交相利的兼爱说，又从兼爱说引申出非攻的概念。墨子用私有制社会普遍的道德规范“勿偷盗”，来类比论证非攻的概念。

现在假设有一人，闯入人家的果园菜园，偷窃人家的桃李瓜姜，人听到了都会说他不对，当政者抓到了会惩罚他。什么原因呢？因为他不劳而获，亏人自利。偷人家犬豕鸡豚牛马；屠杀无辜，抢掠衣裘戈剑；翻墙而入，绑架人之子女；挖洞入室，窃人之金玉布帛，都是不仁义的行为，应该处罚。

现在天下的好战之国齐晋楚越，要使这四国得意于天下，即使再有10倍多的人口，都开发不完广袤的土地，本来是人不足，而地有余，现在却又要争地以战，互相攻杀，这分明是“亏不足(人口)而重有余(土地)”的蠢事。南方楚越之王，北方齐晋之君，所有余的是土地，所不足的是人民，他们尽民之死，以争虚城，是弃所不足(人口)，而重所有余(土地)，这不是国家应该干的事。齐晋楚越等大国，占有广大未开垦的土地，不足的是垦荒种地的人民。攻伐兼并战争，杀所不足，争所有余，荒谬背理。

墨子历数好战大国攻伐掠夺战争的罪状。耽误农时，使百姓陷于饥饿。发动战争，春天耽误人民耕稼树艺，秋天影响人民收获劳动成果。哪怕耽误一个农时季节，百姓饥寒冻馁而死的就不可胜数。

抢掠人民辛勤创造的财富。今王公大人，天下诸侯，策动爪牙之士，排列舟车卒伍，打造坚甲，秣马厉兵，攻伐无罪之国，侵入边境，抢割庄稼，砍伐树木，抢掠牲畜，把人民辛勤创造的财富，窃为己有，是不劳而获，亏人自利，犹如强盗。《孙子·军事篇》和《九地篇》说：“侵掠如火”，“掠乡分众”，“掠于饶野”，正是大国掠夺小国的状况的真实写照。

好攻伐之国，动辄兴兵10万，连年战争，农夫无暇稼穑，妇女无暇纺织。被迫征战的大国百姓，征途因饥饿、疾病死者不可胜数，战斗丧师多不可胜数，丧师尽不可胜计，攻下三里之城，杀人多必数万，寡必数千。攻伐掠夺战争，对交战双方百姓，都是巨大灾难。结论是繁为攻伐，实在是天下的巨害。

墨子非攻，不是反对一切战争。墨子不是把一切攻伐战争，都归结为不义，加以反对。他不是反对一切战争的非暴力论者。墨子向当时的好攻伐之君，宣传非攻学说，好战国君为自己的攻伐掠夺行为辩护，非难墨子，似乎墨子反对一切战争，这当然是误解。

墨子在战国大攻小、强执弱的战略形势下，选择守小国，确定战略防御的方针，这种战略防御，不是消极的，是积极的。守小国，不限于守自己的家乡，无论什么地方出现大国强国攻伐掠夺小国弱国的情况，墨子都力图制止。墨子说："大国之攻小国也，则同救之。"墨子非攻救守，是主动的侠义正义之举。

墨子针对好攻伐之君的误解，自我辩护说："子未察吾言之类，未明其故者也：彼非所谓攻，谓诛也。"墨子主张战争分为正义和非正义两类，大国强国攻伐掠夺小国弱国为不义，而小国弱国组织自卫，抗击诛讨敢于入侵的大国强国敌寇，是正义的举动。前者叫"攻"（攻伐掠夺），后者叫"诛"（诛讨不义），概念类别不同，物情事理有别，不可混淆。积极的战略防御，在总体上处于守势，为了有效防御，根本消除威胁，有时也采取短暂的进攻行动，打出去，并且打赢，这就是墨子所说的"诛"（诛讨不义）。把"诛"（诛讨不义）纳入战略防御可采取的行动范围，表现了墨家战略防御的积极性质。墨子非攻的学说，在今天仍有积极的借鉴价值。

【节 用】

［上］圣人为政一国，一国可倍也[①]；大之为政天下，天下可倍也。其倍之，非外取地也，因其国家去其无用之费，足以倍之。圣王为政，其发令兴事、使民用财也，无不加用而为者，是故用财不费，民德不劳，其兴利多矣！

其为衣裘何？以为冬以御寒，夏以御暑。凡为衣裳之道，冬加温，夏加清者，则止不加者去之。其为宫室何？以为冬以御风寒，夏以御暑雨，有盗贼加固者，则止不加者去之。

其为甲盾五兵何？以为以御寇乱盗贼，若有寇乱盗贼，有甲盾五兵者胜，无者不胜，是故圣人作为甲盾五兵。凡为甲盾五兵，加轻以利、坚而难折者，则止不加者去之。其为舟车何？以为车以行陵陆，舟以行川谷，以通四方之利。凡为舟车之道，加轻以利者，则止不加者去之。

凡其为此物也，无不加用而为者，是故用财不费，民德不劳，其兴利多矣。有去大人之好聚珠玉鸟兽犬马，以益衣裳、宫室、甲盾、五兵、舟车之数，于数倍乎？若则不难。故孰为难倍？唯人为难倍。然人有可倍也。

昔者圣王为法曰："丈夫年二十，毋敢不处家。女子年十五，毋敢不事人。"此圣王之法也。圣王既没，于民次也。其欲蚤处家者，有所二十年处家；其欲晚处家者，有所四十年处家。以其蚤与其晚相践，后圣王之法十年。若纯三年而字，子生可以二三人矣。此不惟使民蚤处家而可以倍与？且不然已。

今天下为政者，其所以寡人之道多。其使民劳，其籍敛厚，民财不足，冻饿死者不可胜数也。且大人惟毋兴师以攻伐邻国，久者终年，速者数月，男女久不相见，此所以寡人之道也。

与居处不安、饮食不时、作疾病死者，有与侵就援橐、攻城野战死者，不可胜数。此不令为政者所以寡人之道数术而起与？圣人为政特无此。不圣人为政，其所以众人之道亦数

术而起与？故子墨子曰：去无用之费，圣王之道，天下之大利也。

〔注释〕 ① 倍：指财富增加一倍。

［中］子墨子言曰：古者明王圣人所以王天下、正诸侯者，彼其爱民谨忠，利民谨厚，忠信相连，又示之以利，是以终身不厌，殁世而不卷。古者明王圣人，其所以王天下、正诸侯者，此也。

是故古者圣王制为节用之法，曰："凡天下群百工，轮车鞼匏，陶冶梓匠，使各从事其所能。"曰："凡足以奉给民用，则止。"诸加费不加于民利者，圣王弗为。

古者圣王制为饮食之法，曰："足以充虚继气，强股肱，耳目聪明，则止。"不极五味之调、芬香之和，不致远国珍怪异物。何以知其然？古者尧治天下，南抚交阯，北降幽都，东西至日所出入，莫不宾服，逮至其厚爱。黍稷不二[①]，羹胾不重[②]，饭于土增[③]，啜于土型[④]，斗以酌[⑤]。俯仰周旋威仪之礼，圣王弗为。

古者圣王制为衣服之法，曰："冬服绀緅之衣，轻且暖，夏服絺绤之衣，轻且凊，则止。"诸加费不加于民利者，圣王弗为。古者圣人为猛禽狡兽暴人害民，于是教民以兵行，日带剑，为刺则入，击则断，旁击而不折，此剑之利也。甲为衣则轻且利，动则兵且从，此甲之利也。车为服重致远，乘之则安，引之则利，安以不伤人，利以速至，此车之利也。古者圣王为大川广谷之不可济，于是制为舟楫，足

以将之则止。虽上者三公诸侯至，舟楫不易[6]，津人不饰[7]，此舟之利也。

古者圣王制为节葬之法，曰："衣三领，足以朽肉，棺三寸，足以朽骸，堀穴深不通于泉，气不发泄，则止。死者既葬，生者毋久丧用哀。"古者人之始生未有宫室之时，因陵丘堀穴而处焉。圣王虑之，以为堀穴，曰："冬可以避风寒。"逮夏，下润湿，上熏蒸，恐伤民之气，于是作为宫室而利。然则为宫室之法将奈何哉？子墨子言曰：其旁可以御风寒，上可以御雪霜雨露，其中蠲洁，可以祭祀，宫墙足以为男女之别，则止。诸加费不加民利者，圣王弗为。

〔注释〕 ① 黍稷不二：黍和稷只吃一种，不吃两种。黍：黏黄米。稷：谷子。 ② 羹胾不重：不同时喝肉汤，吃大块肉。羹：肉汤。胾：大块肉。 ③ 饭于土熘：用瓦器吃饭。土熘：土烧制成的瓦器，盛饭用。 ④ 啜于土型：喝汤用瓦盆。啜：喝，饮。型：土烧制成的瓦器。 ⑤ 斗以酌：用木勺斟酒。 ⑥ 舟楫不易：船桨不换。 ⑦ 津人不饰：船工不装饰。

【鉴赏】 墨子经济思想的一个重要侧面，是节用。《节用上》开宗明义说，节约用项，相当于使财富翻番；奢侈浪费，相当于使财富减半。

墨子认为，衣服是为御寒暑；饮食是为充虚继气，强股肱；宫室是为御风寒暑雨；舟车是为通四方之利。衣食住行等消费，足够供给民用，就应适可而止。徒增各种费用，违反人民利益的事，圣王是不会做的。这种以民用、民利为标准的消费经济观，贯穿以民为本的人文精神，是墨子思想的精髓。

《荀子·富国篇》说："墨术诚行，则天下尚俭。"司马迁《史记·孟子荀卿列传》说，墨翟"善守御，为节用"。《太史公自序》引其父司马谈《论六家

要旨》说，墨者“强本节用，不可废也”，即墨家发展农业生产、厉行节约的思想，不能偏废。评价说：“强本节用，则人给家足之道也，此墨子之所长，虽百家弗能废也。”

刘向《说远·反质》载，墨子赞扬夏禹的节用：卑小宫室，损薄饮食，土阶三等，衣裳细布。对比批判殷纣王的侈靡无道：纣为鹿台糟丘，酒池肉林，宫墙文画，雕琢刻镂，锦绣被堂，金玉珍玮，妇女优倡，钟鼓管弦，流漫不禁，而天下愈竭，故卒身死国亡，为天下戮。

墨子对禽滑厘打比方说，假设遭遇荒年，给你一颗随侯之珠，一钟粟，得珠者不得粟，得粟者不得珠，你选择哪一种？禽滑厘说，吾取粟耳，可以救穷！墨子于是总结说，人民吃饱，才会进一步讲究美食。身上穿暖，才会进一步讲究华丽衣衫。居住安定，才会进一步讲究居住的逸乐。这样，才能长治久安。首先应该满足人民衣食住行的基本生活需要，然后才能谈到文饰美化，华丽逸乐。

唐杨倞《荀子·修身》注说，墨翟“其术多务俭啬”。宋欧阳修说：“墨家之言贵俭，此其所行也。”“然其强本节用之说，亦有足取者。”肯定墨子“强本节用”学说的价值。明宋濂《诸子辩》说，墨者，强本节用之术也。予尝爱其圣王作为宫室，便于住，非以为观乐也之言。予尝爱其圣人为衣服，适身体，和肌肤，非荣耳目，而观愚民也之言。又尝爱饮食增气充虚，强体适腹之言。

清曹耀湘《墨子笺》说，强本以勤，节用则俭，此乃墨氏之大旨。知墨子所谓节用，于有用者节之，于无用者去之。了解墨子节用的意思，可以类推到全部社会生活。李贽《墨子批选》说：“勤俭致富，不敢安命，今观勤俭之家自见。”李贽用自己的生活体验，证明墨子“勤俭致富，不敢安命”见解的正确。

墨子的节用观，是中华民族勤俭节约传统美德的体现，是为中国传统文化贡献的宝贵财富，至今仍有积极的现实意义。奢侈浪费，仍是现实生活的一大尖锐话题。墨子倡导的节用观，应引为借鉴。

【节葬】

[下]子墨子言曰：仁者之为天下度也[1]，譬之无以异乎孝子之为亲度也。今孝子之为亲度也，将奈何哉？曰："亲贫则从事乎富之，人民寡则从事乎众之，众乱则从事乎治之。"当其于此也，亦有力不足、财不赡[2]、智不智[3]然后已矣，无敢舍余力，隐谋遗利[4]，而不为亲为之者矣。若三务者，孝子之为亲度也，既若此矣。虽仁者之为天下度，亦犹此也，曰："天下贫则从事乎富之，人民寡则从事乎众之，众而乱则从事乎治之。"当其于此，亦有力不足、财不赡、智不智，然后已矣，无敢舍余力，隐谋遗利，而不为天下为之者矣。若三务者，此仁者之为天下度也，既若此矣。

今逮至昔者三代圣王既没，天下失义，后世之君子，或以厚葬久丧以为仁也，义也，孝子之事也；或以厚葬久丧以为非仁义，非孝子之事也。曰二子者，言则相非，行即相反，皆曰："吾上祖述尧舜禹汤文武之道者也。"而言即相非，行即相反，于此乎后世之君子皆疑惑乎二子者言也。

若苟疑惑乎之二子者言，然则姑尝传而为政乎国家万民而观之，计厚葬久丧，奚当此三利者？我意若使法其言，用其谋，厚葬久丧实可以富贫众寡、定危治乱乎？此仁也，义也，孝子之事也，为人谋者不可不劝也。仁者将兴之天下，设置而使民誉之，终勿废也。意亦使法其言，用其谋，厚葬久丧实不可以富贫众寡、定危理乱乎？此非仁非义，非孝子之事也，

为人谋者不可不沮也。仁者将求除之天下，相废而使人非之，终身勿为。是故兴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令国家百姓之不治也，自古及今未尝之有也。

何以知其然也。今天下之士君子，将犹多皆疑惑厚葬久丧之为中是非利害也。故子墨子言曰：然则姑尝稽之。今虽毋法执厚葬久丧者言，以为事乎国家。此存乎王公大人有丧者，曰棺椁必重，葬埋必厚，衣衾必多，文绣必繁，丘陇必巨。存乎匹夫贱人死者，殆竭家室。存乎诸侯死者，虚库府，然后金玉珠玑比乎身，纶组节约，车马藏乎圹。又必多为屋幕、鼎鼓、几梴、壶滥、戈剑、羽旄、齿革，寝而埋之，满意。若送徙。曰："天子杀殉，众者数百，寡者数十。将军大夫杀殉，众者数十，寡者数人。"

处丧之法将奈何哉？曰："哭泣不秩，声嗌，缞绖，垂涕，处倚庐，寝苫枕由。"又相率强不食而为饥，薄衣而为寒，使面目陷陬，颜色黧黑，耳目不聪明，手足不劲强，不可用也。

又曰："上士之操丧也，必扶而能起，杖而能行，以此共三年。"若法若言，行若道，使王公大人行此，则必不能早朝晏退，听狱治政。使士大夫行此，则必不能治五官六府，辟草木，实仓廪。使农夫行此，则必不能早出夜入，耕稼树艺。使百工行此，则必不能修舟车为器皿矣。使妇人行此，则必不能夙兴夜寐，纺绩织纴。细计厚葬为多埋赋之财者也，计久丧为久禁从事者也。财以成者，扶而埋之。后得生者而久禁之。以此求富，此譬犹禁耕而求获也[5]，富之说无可得焉。

是故求以富家而既已不可矣。欲以众人民，意者可邪？其说又不可矣。今唯无以厚葬久丧者为政，君死，丧之三年；

父母死，丧之三年；妻与后子死者，五皆丧之三年；然后伯父叔父兄弟孽子其；族人五月；姑姊甥舅皆有月数；则毁瘠必有制矣。使面目陷陬，颜色黧黑，耳目不聪明，手足不劲强，不可用也。又曰："上士操丧也，必扶而能起，杖而能行，以此共三年。"若法若言，行若道，苟其饥约又若此矣。是故百姓冬不仞寒，夏不仞暑，作疾病死者不可胜计也。此其为败男女之交多矣。以此求众，譬犹使人负剑而求其寿也[6]，众之说无可得焉。

是故求以众人民，而既以不可矣，欲以治刑政，意者可乎？其说又不可矣。今唯无以厚葬久丧者为政，国家必贫，人民必寡，刑政必乱。若法若言，行若道，使为上者行此，则不能听治；使为下者行此，则不能从事。上不听治，刑政必乱；下不从事，衣食之财必不足。若苟不足，为人弟者求其兄而不得，不弟弟必将怨其兄矣；为人子者求其亲而不得，不孝子必是怨其亲矣；为人臣者求之君而不得，不忠臣必且乱其上矣。是以僻淫邪行之民，出则无衣也，入则无食也，内续奚吾，并为淫暴，而不可胜禁也。是故盗贼众而治者寡。夫众盗贼而寡治者，以此求治，譬犹使人三还而毋负己也[7]，治之说无可得焉。

是故求以治刑政，而既已不可矣；欲以禁止大国之攻小国也，意者可邪？其说又不可矣。是故昔者圣王既没，天下失义，诸侯力征。南有楚越之王，而北有齐晋之君，此皆砥砺其卒伍，以攻伐并兼为政于天下。是故凡大国之所以不攻小国者，积委多，城郭修，上下调和，是故大国不耆攻之。无积委，城郭不修，上下不调和，是故大国嗜攻之。今唯无以厚葬

久丧者为政，国家必贫，人民必寡，刑政必乱。若苟贫，是无以为积委也；若苟寡，是城郭沟渠者寡也；若苟乱，是出战不克，入守不固。

此求禁止大国之攻小国也，而既已不可矣。欲以干上帝鬼神之福，意者可邪？其说又不可矣。今唯无以厚葬久丧者为政，国家必贫，人民必寡，刑政必乱。若苟贫，是粢盛酒醴不净洁也；若苟寡，是事上帝鬼神者寡也；若苟乱，是祭祀不时度也。今又禁止事上帝鬼神，为政若此，上帝鬼神始得从上抚之曰："我有是人也，与无是人也，孰愈？"曰："我有是人也，与无是人也，无择也。"则惟上帝鬼神降之罪厉之祸罚而弃之，则岂不亦乃其所哉！

故古圣王制为葬埋之法，曰："棺三寸，足以朽体；衣衾三领，足以覆恶。以及其葬也，下毋及泉，上毋通臭，垄若参耕之亩，则止矣。"死者既以葬矣，生者必无久哭，而疾而从事，人为其所能，以交相利也，此圣王之法也。

今执厚葬久丧者之言曰：厚葬久丧，虽使不可以富贫众寡、定危治乱，然此圣王之道也。子墨子曰：不然。昔者尧北教乎八狄，道死，葬蛩山之阴，衣衾三领，榖木之棺，葛以緘之，既窆而后哭，满坎无封，已葬，而牛马乘之。舜西教乎七戎，道死，葬南己之市。衣衾三领，榖木之棺，葛以緘之。已葬，而市人乘之。禹东教乎九夷，道死，葬会稽之山。衣衾三领，桐棺三寸，葛以緘之，绞之不合，道之不埳，土地之深，下毋及泉，上毋通臭。既葬，收余壤其上，垄若参耕之亩，则止矣。若以此若三圣王者观之，则厚葬久丧，果非圣王之道。故三王者，皆贵为天子，富有天下，岂忧财用之不足哉？以为

如此葬埋之法。

今王公大人之为葬埋，则异于此，必大棺中棺，革阓三操，璧玉即具，戈剑鼎鼓壶滥，文绣素练，大鞅万领，舆马女乐皆具，曰必捶涂差通，垄虽凡山陵，此为辍民之事，靡民之财，不可胜计也，其为毋用若此矣。

是故子墨子曰：曏者，吾本言曰，意亦使法其言，用其谋，计厚葬久丧，请可以富贫众寡、定危治乱乎？则仁也，义也，孝子之事也，为人谋者不可不劝也；意亦使法其言，用其谋，若人厚葬久丧，实不可以富贫众寡、定危治乱乎？则非仁也，非义也，非孝子之事也，为人谋者不可不沮也。

是故求以富国家，甚得贫焉；欲以众人民，甚得寡焉；欲以治刑政，甚得乱焉。求以禁止大国之攻小国也，而既已不可矣；欲以干上帝鬼神之福，又得祸焉。上稽之尧舜禹汤文武之道而政逆之，下稽之桀纣幽厉之事，犹合节也。若以此观，则厚葬久丧其非圣王之道也。

今执厚葬久丧者言曰：厚葬久丧果非圣王之道，夫胡说中国之君子为而不已，操而不择哉？子墨子曰：此所谓便其习而义其俗者也。昔者越之东有輆沭之国者，其长子生，则解而食之。谓之"宜弟"；其大父死，负其大母而弃之，曰"鬼妻不可与居处。"此上以为政，下以为俗，为而不已，操而不择，则此岂实仁义之道哉？此所谓便其习而义其俗者也。

楚之南有啖人国者，其亲戚死，朽其肉而弃之，然后埋其骨，乃成为孝子。秦之西有仪渠之国者，其亲戚死，聚柴薪而焚之，熏上，谓之登遐，然后成为孝子。此上以为政，下以为

俗，为而不已，操而不择，则此岂实仁义之道哉？此所谓便其习而义其俗者也。

若以此若三国者观之，则亦犹薄矣。若以中国之君子观之，则亦犹厚矣。如彼则大厚，如此则大薄，然则葬埋之有节矣。故衣食者，人之生利也，然且犹尚有节；葬埋者，人之死利也，夫何独无节于此乎？

子墨子制为葬埋之法，曰：棺三寸，足以朽骨；衣三领，足以朽肉；掘地之深，下无菹漏，气无发泄于上，垄足以期其所，则止矣。哭往哭来，反从事乎衣食之财，佴乎祭祀，以致孝于亲。故曰子墨子之法，不失死生之利者，此也。

故子墨子言曰：今天下之士君子，中诚将欲为仁义，求为上士，上欲中圣王之道，下欲中国家百姓之利，故当若节丧之为政，而不可不察此者也。

〔注释〕 ① 度：度量，量度，考量，考虑，打算。 ② 赡：富足。 ③ 智不智：智力达不到智谋的要求。 ④ 隐谋遗利：隐藏谋略，遗失利益。 ⑤ 此譬犹禁耕而求获也：这就像禁止耕种，而想求得丰收。形容荒谬。 ⑥ 譬犹使人负剑而求其寿也：这就像叫人脖子上放着利剑，而想求得长寿。形容荒谬。 ⑦ 譬犹使人三还而毋负己也：这就像叫人在自己面前三次转身，而想让他不要背对自己。形容荒谬。

【鉴赏】 《节葬》是墨子关于丧葬习俗的专题论文，是其节用说的引申和题中应有之义，从一个侧面折射其政治、经济和文化等方面的思想观点。《节葬》篇表现出了墨子强烈的社会批判意识。

墨子批判当时王公大人办丧事，棺椁必重，葬埋必厚，衣衾必多，文绣必繁，丘陇必巨，即棺材一定要多层，葬埋一定要深，随葬衣服一定要多，棺材纹饰一定要讲究，坟堆一定要高大。

诸侯死，耗尽府库之财，将金玉珠玑缀满死者全身，用丝絮组带装束，

将车马入墓随葬。帐幕、钟鼎和鼓、几席、壶鉴、戈矛刀剑、鸟羽牛尾、象牙兽皮一起埋葬，送葬就像大搬家。用厚葬久丧求富，就像禁耕求获；用厚葬久丧求众，就像负剑求寿，荒谬悖理，自相矛盾。

墨子批判的王室贵族厚葬久丧恶习，从商代到清代，一直未断。在墨子活动的战国初期，今湖北随县一带，有个小国曾国。1978年5月曾国君主曾侯乙（前475—前433）墓被发现，墓中出土青铜乐器、礼器、兵器、金器、玉器、车马器、漆木竹器15 000多件。其中青铜编钟一套65件，重2 500余公斤。

墨子说"诸侯死者，虚府库，然后金玉珠玑比乎身"。曾侯乙墓便是一典型。该墓编钟铭文为"宴宾之宫"，显示主人生时宫殿的奢华，有辉煌的宴乐厅供游乐。编钟架由铜人身体支撑，折射出统治者的奢华生活是以劳动者的牺牲为代价的。

墨子说，天子杀殉，众者数百，寡者数十。将军大夫杀殉，众者数十，寡者数人。这为该墓的发掘所证实。该墓有殉葬棺21具，是13到25岁的女性遗骨。且该墓的女性殉葬棺，与狗棺并放，表明女奴的人权，可被主人任意剥夺，地位如狗。

墨子学说的形成，跟墨子批判儒家厚葬说有必然联系。《淮南子·要略》说，墨子最初学习儒家学说，接受孔子思想，但觉得儒家礼节繁琐，厚葬逝者，不但浪费财产，还使人民贫困，而长久服丧，伤害人民身体的同时也妨碍他们做事，所以摒弃周代厚葬的习俗，改倡夏代节葬的风尚。

清儒曹耀湘《墨子笺·节葬下》注说，《节葬》一篇，批评厚葬久丧，是墨子的救世之论。明李贽《墨子批选》说，墨子明言节葬，非薄其亲而弃之沟壑，以与狐狸食也。儒者说墨子"无父"，"是禽兽"，是出于误解和偏见。好人人罪，自孟子已是如此。批评了孟子对墨子的无理攻击。

中国历史上统治者厚葬的习俗，延续几千年。有多少民脂民膏和劳动者的生命，被统治者掠夺残害。墨子站在广大劳动者的立场，尖锐批判统治者厚葬风俗的危害。墨子的节葬观，符合现代丧仪节俭的社会习俗，有超越时代的现实意义。

【非 乐】

［上］子墨子言曰：仁者之事，必务求兴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将以为法乎天下，利人乎，即为；不利人乎，即止。且夫仁者之为天下度也，非为其目之所美，耳之所乐，口之所甘，身体之所安，以此亏夺民衣食之财，仁者弗为也。

是故子墨子之所以非乐者，非以大钟鸣鼓、琴瑟竽笙之声以为不乐也，非以刻镂文章之色以为不美也，非以犓豢煎炙之味以为不甘也，非以高台厚榭邃野之居以为不安也。虽身知其安也，口知其甘也，目知其美也，耳知其乐也，然上考之不中圣王之事，下度之不中万民之利，是故子墨子曰：为乐非也。

今王公大人虽无造为乐器，以为事乎国家，非直掊潦水[①]、拆壤坦而为之也[②]，将必厚措敛乎万民，以为大钟鸣鼓、琴瑟竽笙之声。古者圣王亦尝厚措敛乎万民，以为舟车，既以成矣，曰："吾将恶许用之？"曰："舟用之水，车用之陆，君子息其足焉，小人休其肩背焉。"故万民出财赍而予之[③]，不敢以为戚恨者，何也？以其反中民之利也。然则乐器反中民之利亦若此，即我弗敢非也。然则当用乐器譬之若圣王之为舟车也，即我弗敢非也。

民有三患：饥者不得食，寒者不得衣，劳者不得息，三者民之巨患也。然即当为之撞巨钟、击鸣鼓、弹琴瑟、吹竽笙、而扬干戚[④]，民衣食之财将安可得乎？即我以为未必然也。

意舍此，今有大国即攻小国，有大家即伐小家，强劫弱，众暴寡，诈欺愚，贵傲贱，寇乱盗贼并兴，不可禁止也。然即当为之撞巨钟，击鸣鼓，弹琴瑟，吹竽笙，而扬干戚，天下之乱也，将安可得而治与？即我未必然也。是故子墨子曰：姑尝厚措敛乎万民，以为大钟鸣鼓、琴瑟竽笙之声，以求兴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而无补也。是故子墨子曰：为乐非也。

今王公大人唯毋处高台厚榭之上而视之，钟犹是延鼎也[5]，弗撞击将何乐得焉哉？其说将必撞击之，惟勿撞击，将必不使老与迟者[6]，老与迟者耳目不聪明，股肱不毕强，声不和调，明不转朴[7]，将必使当年，因其耳目之聪明，股肱之毕强，声之和调，眉之转朴。使丈夫为之，废丈夫耕稼树艺之时；使妇人为之，废妇人纺绩织纴之事。今王公大人唯毋为乐，亏夺民衣食之财以拊乐如此多也[8]。是故子墨子曰：为乐非也。

今大钟鸣鼓、琴瑟竽笙之声既已具矣，大人肃然奏而独听之，将何乐得焉哉？其说将必与贱人不与君子。与君子听之，废君子听治；与贱人听之，废贱人之从事。今王公大人惟毋为乐，亏夺民之衣食之财以拊乐如此多也。是故子墨子曰：为乐非也。

昔者齐康公兴乐万[9]，万人不可衣短褐[10]，不可食糠糟，曰："食饮不美，面目颜色不足视也；衣服不美，身体从容丑羸，不足观也。"是以食必粱肉[11]，衣必文绣，此常不从事乎衣食之财，而常食乎人者也。是故子墨子曰，今王公大人惟毋为乐，亏夺民衣食之财以拊乐如此之也。是故子墨子曰，为乐非也。

今人固与禽兽麋鹿、飞鸟、贞虫异者也[12]。今之禽兽麋鹿、飞鸟、贞虫因其羽毛以为衣裘，因其蹄爪，以为裤屦。因其水草，以为饮食。故唯使雄不耕稼树艺，雌亦不纺绩织纴，衣食之财固已具矣。

今人与此异者也，赖其力者生[13]，不赖其力者不生。君子不强听治，即刑政乱；贱人不强从事，即财用不足。今天下之士君子以吾言不然，然即姑尝数天下分事，而观乐之害。王公大人早朝晏退，听狱治政，此其分事也；士君子竭股肱之力，殚其思虑之智，内治官府，外收敛关市、山林、泽梁之利，以实仓廪府库，此其分事也；农夫早出暮入，耕稼树艺，多聚菽粟，此其分事也；妇人夙兴夜寐，纺绩织纴，多治麻丝葛绪，捆布缪，此其分事也。

今惟毋在乎王公大人说乐而听之，即必不能早朝晏退，听狱治政，是故国家乱而社稷危矣。今惟毋在乎士君子，说乐而听之，即必不能竭股肱之力，殚其思虑之智，内治官府，外收敛关市山林泽梁之利，以实仓廪府库，是故仓廪府库不实。今惟毋在乎农夫说乐而听之，即必不能早出暮入，耕稼树艺，多聚菽粟，是故菽粟不足。今惟毋在乎妇人说乐而听之，即不必能夙兴夜寐，纺绩织纴，多治麻丝葛绪，捆布缪，是故布缪不兴。曰：孰为大人之听治而废国家之从事？曰：乐也。是故子墨子曰：为乐非也。

何以知其然也？曰先王之书汤之《官刑》有之，曰："其恒舞于宫，是谓巫风[14]。其刑，君子出丝二卫，小人否，似二伯[15]《黄径》。"乃言曰："呜呼！舞佯佯，黄言孔章，上帝弗常，九有以亡，上帝不顺，降之百殃，其家必坏丧[16]。"察九有之所以亡

者，徒从饰乐也。于《武观》曰："启乃淫溢康乐，野于饮食，将将锽锽，管磬以方，湛浊于酒，渝食于野，万舞翼翼，章闻于大，天用弗式⑰。"故上者天鬼弗戒，下者万民弗利。是故子墨子曰：今天下士君子，诚将欲求兴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当在乐之为物，将不可不禁而止也。

〔注释〕 ① 掐潦水：捧一捧雨水。 ② 拆壤坦：抓一把黄土。 ③ 赍：给予。 ④ 扬干戚：挥舞盾牌斧头。 ⑤ 延鼎：倒放着的大鼎。 ⑥ 老与迟者：老人和精神迟钝的人。 ⑦ 明不转朴：眉目不能传情。 ⑧ 拊乐：演奏音乐。拊：击打。 ⑨ 齐康公兴乐万：齐康公(前 404—前 379 年在位)创作乐舞名《万》，需万名乐工演奏。 ⑩ 万人不可衣短褐：万名乐工不能穿粗布短褂。 ⑪ 食必粱肉：吃饭一定是精米肉食。 ⑫ 今人固与禽兽麋鹿、飞鸟、贞虫异者也：人本来就跟禽兽麋鹿飞鸟爬虫不同。 ⑬ 赖其力者生：依靠自己的力量劳动，就能生存。 ⑭ 其恒舞于宫，是谓巫风：时常在宫中跳舞，这就叫做巫风。 ⑮ 君子出丝二卫，小人否，似二伯：罚君子缴纳二把纬线，小人加倍，罚二匹帛。卫：同"纬"，织布的纬线。 ⑯ 呜呼！舞佯佯，黄言孔章，上帝弗常，九有以亡。上帝不顺，降之百殃，其家必坏丧：呜呼！万舞洋洋，声音洪亮，上帝不佑，九州沦亡。上帝不顺，降下灾殃，家族沦丧。 ⑰ 启乃淫溢康乐，野于饮食。将将锽锽，管磬以方。湛浊于酒，渝食于野。万舞翼翼，章闻于大，天用弗式：夏启之子荒淫无度，贪图享乐，饮宴郊野。铿铿锵锵，管磬交响。沉湎于酒，进餐郊野。万舞喧嚷，声闻天上，天帝不爽。

【鉴赏】 "非乐"是墨子学说的重要论题，涉及政治伦理和美学思想。墨子对"非乐"的论证说辞，贯穿对社会弊端的尖锐批判，体现了他强烈的忧患意识与深刻的民本思想。

"乐"指音乐等艺术活动。墨子所谓"非乐"，是非难统治者搜刮民脂民膏，浪费民力，大办乐舞，恣意享乐。墨子自幼学儒，兼精乐道，对音乐等艺术活动颇为内行。《淮南子・要略训》说："墨子学儒者之业，习孔子之术。""儒者之业"和"孔子之术"，即所谓"礼乐射御书数"的"六艺"，本来就包括乐舞。

墨子学过"乐",谙乐理,善乐技,还做过乐吏,善吹笙。《礼记·祭统》说:"墨翟者,乐吏之贱者也。"《吕氏春秋·贵因》说:"墨子见荆王,锦衣吹笙,因也。"《艺文类聚》卷44说:"墨子吹笙,墨子非乐,而于乐有是也。"墨子曾穿着锦衣,为楚王吹笙,是历史事实。

《非乐》说,子墨子之所以非乐,非以大钟、鸣鼓、琴瑟、竽笙之声以为不乐也。墨子尽管"非乐",但对音乐等艺术活动的美感功能,也有所肯定。他虽然"耳知其乐",但由于认为统治者不顾人民死活,大搞乐舞,满足私欲,"不中万民之利",不符合广大劳动人民的利益,对"求兴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无补,所以要"非乐",批判统治者大搞音乐等艺术活动。

墨子说,齐康公兴乐《万》,万人不可衣短褐,不可食糠糟。曰,食饮不美,面目颜色不足视也;衣服不美,身体从容不足观也,是以食必粱肉,衣必文绣。此常不从事乎衣食之财,而常食乎人者也。是故子墨子曰,今王公大人惟毋为乐,亏夺民衣食之财,以拊乐如此之也。

齐康公创作乐舞名《万》,需万名乐工演奏。撞巨钟、击鸣鼓、弹琴瑟、吹竽笙,场面宏伟壮观。王公大人衣食住行,离不开音乐。有时用百人吹笙,万名舞女,众人被迫脱离生产。王公大人认为乐工吃不好,影响面目美观,乐工穿不好,影响视觉效果。而乐工食必粱肉,衣必文绣,都是为供统治者享乐。

齐康公公元前404至前379年在位,齐国是富庶的大国,有作乐传统。《战国策·齐策》说,临淄(齐国都)甚富而实,其民无不吹竽、鼓瑟、击筑、弹琴。墨子"非乐"的矛头,是针对恣意淫乐的统治者。

《史记·田敬仲完世家》载,大兴万人乐舞的齐康公,淫于酒、妇人,不听政,是昏庸的国君。当时统治者作乐规模之庞大,超出今人想象。齐康公创作乐舞《万》,需由万名演员来表演,场面宏伟壮观,可与现代大型赛事开幕式媲美。"非乐"是墨子"强本节用"思想的引申,是其为民兴利除害思想的重要方面。

墨子说,王公大人从高台厚榭上看去,大钟就像倒扣着的鼎一样,不撞击,不会发声。要撞击,老人与反应迟钝的人不行,因他们耳不聪,目不明,四肢不强健,声音不和谐,眼神不灵敏,眉目不传情,要选用年轻貌美、

反应灵敏的人。但让青年男子来做，会耽误种田植树。让青年女子来做，会耽误纺线织布。

从事和欣赏音乐等艺术活动，耽误生产。乐器制造，不像捧取积水，抓把黄土那样简单，而是需要大量材料费用。制造乐器，不如造舟车，可减轻劳累，并增加人民负担。统治者大搞乐舞，劳民伤财，有害无利。墨子非乐，是针对当时“上不厌其乐，下不堪其苦”的社会现实。

墨子“背周道而用夏政”，政治理想是“法夏”，以夏禹为效法榜样。墨子所“非”之“乐”，是儒家鼓吹的西周礼乐。《淮南子·说山训》说：“墨子非乐，不入朝歌之邑。”《史记·邹阳列传》说：“邑号朝歌，而墨子回车。”墨子带学生周游列国，听说前方是朝歌，字面意思是一大早就唱歌，马上联想到歌舞，便立即驱车返回，不入朝歌之邑。

墨子“非乐”，理由是“为乐”“亏夺民衣食之财”。墨子的价值主体，是劳动人民。劳动人民急需解决的是温饱。从统治者的角度说，音乐等艺术活动给他们以美感享受，但墨子认为，这些艺术活动耽误生产，不符合劳动人民的利益。

随着经济发展，物质生活水平提高，精神生活、文化娱乐水平也相应提高。现在我们不能学墨子继续“非乐”，而要适当发展音乐等艺术活动，并使之同经济、政治、伦理、教育、科学等相辅相成，互相补充，互相促进，协调发展。墨子非乐，忽视文化娱乐对人类社会的积极作用，有片面、狭隘和短视的一面，应予批判性的扬弃。

【非命】

[上] 子墨子言曰：古者王公大人为政国家者，皆欲国家之富，人民之众，刑政之治。然而不得富而得贫，不得众而得寡，不得治而得乱，则是本失其所欲，得其所恶，是故何也？

子墨子言曰：执有命者以杂于民间者众。执有命者之言曰："命富则富，命贫则贫，命众则众，命寡则寡，命治则治，命乱则乱，命寿则寿，命夭则夭，命虽强劲，何益哉？"以上说王公大人，下以阻百姓之从事，故执有命者不仁。故当执有命者之言，不可不明辨。

然则明辨此之说将奈何哉？子墨子言曰：言必立仪[1]。言而毋仪，譬犹运钧之上而立朝夕者也[2]，是非利害之辨，不可得而明知也，故言必有三表[3]。何谓三表？子墨子言曰：有本之者，有原之者，有用之者。于何本之？上本之于古者圣王之事。于何原之？下原察百姓耳目之实。于何用之？发以为刑政，观其中国家百姓人民之利[4]。此所谓言有三表也。

然而今天下之士君子或以命为有，盍尝上观于圣王之事？古者桀之所乱，汤受而治之；纣之所乱，武王受而治之。此世未易[5]，民未渝[6]，在于桀纣则天下乱，在于汤武则天下治，岂可谓有命哉？

然而今天下之士君子或以命为有，盍尝上观于先王之书？先王之书，所以出国家、布施百姓者，宪也。先王之宪亦尝有曰"福不可请，而祸不可讳，敬无益、暴无伤"者乎？所以听狱制罪者，刑也。先王之刑亦尝有曰"福不可请，祸不可讳，敬无益、暴无伤"者乎？所以整设师旅、进退师徒者，誓也。先王之誓亦尝有曰"福不可请，祸不可讳，敬无益、暴无伤"者乎？是故子墨子言曰：吾尚未尽数，天下之良书不可尽计数，大方论数[7]，而三者是也。今虽毋求执有命者之言，不必得，不亦可错乎？

今用执有命者之言，是覆天下之义[8]，覆天下之义者，是立命者也[9]，百姓之悴也[10]。悦百姓之悴者，是灭天下之人也。然则所为欲义在上者，何也？曰：义人在上，天下必治，上帝山川鬼神必有干主[11]，万民被其大利。

何以知之？子墨子曰：古者汤封于亳，绝长继短，方地百里，与其百姓兼相爱、交相利，移则分，率其百姓以上尊天事鬼，是以天鬼富之，诸侯与之[12]，百姓亲之，贤士归之，未殁其世，而王天下，政诸侯。

昔者文王封于岐周，绝长继短，方地百里，与其百姓兼相爱、交相利，移则分，是以近者安其政，远者归其德。闻文王者，皆起而趋之。疲不肖股肱不利者，处而愿之，曰："奈何乎使文王之地及我，吾则吾利岂不亦犹文王之民也哉。"是以天鬼富之，诸侯与之，百姓亲之，贤士归之，未殁其世，而王天下，政诸侯。曩者言曰：义人在上，天下必治，上帝山川鬼神必有干主，万民被其大利。吾用此知之。

是故古之圣王发宪出令，设以为赏罚以劝贤。是以入则孝慈于亲戚，出则弟长于乡里，坐处有度，出入有节，男女有辨。是故使治官府则不盗窃，守城则不崩叛，君有难则死，出亡则送。此上之所赏，而百姓之所誉也。执有命者之言曰："上之所赏，命固且赏，非贤故赏也。上之所罚，命固且罚，不暴故罚也。"是故入则不慈孝于亲戚，出则不弟长于乡里，坐处不度，出入无节，男女无辨。是故治官府则盗窃，守城则崩叛，君有难则不死，出亡则不送。此上之所罚，百姓之所非毁也。执有命者言曰："上之所罚，命固且罚，不暴故罚也。上之所赏，命固且赏，非贤故赏也。"以此为君则不义，为臣则不

忠，为父则不慈，为子则不孝，为兄则不良，为弟则不弟。而强执此者，此特凶言之所自生，而暴人之道也。

然则何以知命之为暴人之道？昔上世之穷民，贪于饮食，惰于从事，是以衣食之财不足，而饥寒冻馁之忧至，不知曰“我疲不肖，从事不疾”，必曰“我命固且贫”。昔上世暴王不忍其耳目之淫[13]，心涂之僻[14]，不顺其亲戚，遂以亡失国家，倾覆社稷，不知曰“我疲不肖，为政不善”，必曰“吾命固失之”。于《仲虺之告》曰：“我闻于夏人矫天命，布命于下，帝伐之恶，龚丧厥师[15]。”此言汤之所以非桀之执有命也。于《太誓》曰：“纣夷处，不肯事上帝鬼神，祸厥先神禔不祀，乃曰‘吾民有命，毋戮其务’，天亦纵弃之而弗保[16]。”此言武王所以非纣执有命也。

今用执有命者之言，则上不听治，下不从事。上不听治，则刑政乱；下不从事，则财用不足。上无以供粢盛酒醴，祭祀上帝鬼神；下无以降绥天下贤可之士，外无以应待诸侯之宾客，内无以食饥衣寒，将养老弱。故命上不利于天，中不利于鬼，下不利于人。而强执此者，此特凶言之所自生，而暴人之道也。

是故子墨子言曰：今天下之士君子，忠实欲天下之富而恶其贫，欲天下之治而恶其乱，执有命者之言不可不非。此天下之大害也。

〔注释〕 ① 言必立仪：言论一定要有标准。仪：标准，准则。 ② 譬犹运钧之上而立朝夕者也：就像在运转着的陶轮上，建立测日影的标杆，以定时间的早晚。运钧：运转着的陶轮，制陶用。立：建立，安置。朝夕：时间早晚。 ③ 言必有三表：言论必须有三条标准。表：标准，准则。 ④ 中：符合。 ⑤ 世未易：社会没有改换。世：

社会,世间。易:改换。 ⑥ 民未渝:人民没有改变。渝:改变。 ⑦ 大方:大略,大概。 ⑧ 覆:颠覆,破坏,败坏。 ⑨ 立命:建立命定论的观点。 ⑩ 悴:忧虑。 ⑪ 干主:宗主。 ⑫ 与:亲附,亲近,归附。 ⑬ 不忍其耳目之淫:不能克制感官的欲望。 ⑭ 心涂之僻:心术的邪僻。 ⑮ 我闻于夏人矫天命,布命于下,帝伐之恶,龚丧厥师:听说夏王,假托天命,发号施令,上帝憎恶,军队丧失。 ⑯ 纣夷处,不肯事上帝鬼神,祸厥先神禔不祀,乃曰"吾民有命,毋戮其务",天亦纵弃之而弗保:商纣傲慢无礼,不敬上帝鬼神,抛弃先祖神灵不祭,还说我有天命,不努力其事,天帝抛弃他,而不保佑。

[中] 子墨子言曰:凡出言谈、由文学之为道也,则不可而不先立仪法[1]。若言而无仪,譬犹立朝夕于运钧之上也,则虽有巧工,必不能得正焉。然今天下之诚伪[2],未可得而识也,故使言有三法。三法者何也?有本之者,有原之者,有用之者。于其本之也,考之天鬼之志、圣王之事;于其原之也,征以先王之书;用之奈何?发而为刑。此言之三法也。

今天下之士君子,或以命为有,或以命为亡。我所以知命之有与亡者,以众人耳目之情知有与亡。有闻之,有见之,谓之有;莫之闻,莫之见,谓之亡。然胡不尝考之百姓之情?自古以及今,生民以来者,亦尝见命之物,闻命之声者乎?则未尝有也。若以百姓为愚不肖,耳目之情不足因而为法,然则胡不尝考之诸侯之传言流语乎?自古以及今,生民以来者,亦尝有闻命之声,见命之体者乎?则未尝有也。然胡不尝考之圣王之事?古之圣王,举孝子而劝之事亲,尊贤良而劝之为善,发宪布令以教诲,明赏罚以劝沮。若此,则乱者可使治,而危者可使安矣。若以为不然,昔者桀之所乱,汤治之;纣之所乱,武王治之。此世不渝而民不改,上变政而民易

教，其在汤武则治，其在桀纣则乱，安危治乱，在上之发政也，则岂可谓有命哉。夫曰有命云者，亦不然矣。

今夫有命者言曰：我非作之后世也，自昔三代有若言以传流矣。今故先生对之？曰：夫有命者，不志昔也三代之圣善人与？意亡昔三代之暴不肖人也？何以知之？初之列士杰大夫，慎言知行，此上有以规谏其君长，下有以教顺其百姓，故上得其君长之赏，下得其百姓之誉，列士桀大夫声闻不废，流传至今，而天下皆曰其力也，必不能曰我见命焉。

是故昔者三代之暴王，不纠其耳目之淫，不慎其心志之僻，外之驱骋田猎毕弋[3]，内沈于酒乐，而不顾其国家百姓之政。繁为无用，暴逆百姓，使下不亲其上，是故国为虚厉[4]，身在刑戮之中，不肯曰："我疲不肖，我为刑政不善。"必曰："我命故且亡。"虽昔也三代之穷民，亦由此也。内之不能善事其亲戚，外不能善事其君长，恶恭俭而好简易，贪饮食而惰从事，衣食之财不足，使身至有饥寒冻馁之忧，必不能曰："我疲不肖，我从事不疾。"必曰："我命固且穷。"虽昔也三代之伪民[5]，亦犹此也。繁饰有命，以教众愚朴人久矣。圣王之患此也，故书之竹帛，琢之金石。于先王之书《仲虺之告》曰："我闻有夏人矫天命，布命于下，帝式是恶，用阙师[6]。"此语夏王桀之执有命也，汤与仲虺共非之。先王之书《太誓》之言然，曰："纣夷之居，而不肯事上帝，弃阙其先神而不祀也，曰：'我民有命，毋戮其务。'天亦弃纵而不保[7]。"此言纣之执有命也，武王以《太誓》非之。有于《三代》、《百国》有之，曰："女毋崇天之有命也[8]。"今《三代》、《百国》亦言命之无也。于召公之执令亦然，曰："敬哉！无天命，惟予二人，而无造言，不自降天之哉得之[9]。"在于商夏之诗书

曰:"命者暴王作之⑩。"

且今天下之士君子,将欲辩是非利害之故,当天有命者,不可不疾非也。执有命者,此天下之厚害也,是故子墨子非也。

〔注释〕 ① 仪法: 仪: 标准,准则,法则。 ② 诚伪: 真假。 ③ 毕弋: 捕捉禽兽,弋射飞鸟。毕: 捕雉兔的网。弋: 带牵绳的箭,射鸟用。 ④ 虚厉: 住房无人,死而绝后。 ⑤ 伪民: 弄虚作假的人。 ⑥ 我闻有夏人矫天命,布命于下,帝式是恶,用阙师: 听说夏王,假托天命,发号施令,上帝憎恶,军队丧失。 ⑦ 纣夷之居,而不肯事上帝,弃阙其先神而不祀也,曰:"我民有命,毋僇其务。"天亦弃纵而不葆: 商纣无礼,不敬上帝,抛弃先祖神灵不祭,说:"我有天命,不努力其事。"天帝抛弃他,而不保佑。 ⑧ 女毋崇天之有命也: 你们不要崇信有天命。 ⑨ 敬哉! 无天命,惟予二人,而无造言,不自降天之哉得之: 敬慎啊! 没有天命,只有我们二人,不造谣惑众,幸福不会从天降,要自己努力才得到。 ⑩ 命者暴王作之: 天命是暴虐君王所捏造的。

[下] 子墨子言曰:凡出言谈,则必可而不先立仪而言。若不先立仪而言,譬之犹运钧之上而立朝夕焉也,我以为虽有朝夕之辩,必将终未可得而从定也。是故言有三法。何谓三法?曰:有考之者,有原之者,有用之者。恶乎考之?考先圣大王之事。恶乎原之?察众之耳目之情?恶乎用之?发而为政乎国,察万民而观之。此谓三法也。

故昔者三代圣王禹汤文武方为政乎天下之时,曰:"必务举孝子而劝之事亲,尊贤良之人而教之为善。"是故出政施教,赏善罚暴。且以为若此,则天下之乱也,将属可得而治也;社稷之危也,将属可得而定也。若以为不然,昔桀之所乱,汤治之;纣之所乱,武王治之。当此之时,世不渝而民不易,上变政而民改俗。存乎桀纣而天下乱,存乎汤武而天下

治。天下之治也，汤武之力也；天下之乱也，桀纣之罪也。若以此观之，夫安危治乱存乎上之为政也，则夫岂可谓有命哉！故昔者禹汤文武方为政乎天下之时，曰："必使饥者得食，寒者得衣，劳者得息，乱者得治。"遂得光誉令问于天下[①]。夫岂可以为命哉？故以为其力也。今贤良之人，尊贤而好功道术，故上得其王公大人之赏，下得其万民之誉，遂得光誉令问于天下。亦岂以为其命哉？又以为力也。然今夫有命者，不识昔也三代之圣善人与？意亡昔三代之暴不肖人与？若以说观之，则必非昔三代圣善人也，必暴不肖人也。

然今以命为有者，昔三代暴王桀纣幽厉，贵为天子，富有天下，于此乎不而矫其耳目之欲，而从其心意之辟，外之驱骋田猎毕弋，内湛于酒乐，而不顾其国家百姓之政。繁为无用，暴逆百姓，遂失其宗庙。其言不曰："吾疲不肖，吾听治不强。"必曰："吾命固将失之。"虽昔也三代疲不肖之民，亦犹此也。不能善事亲戚君长，甚恶恭俭，而好简易，贪饮食而惰从事，衣食之财不足，是以身有陷乎饥寒冻馁之忧，其言不曰："吾疲不肖，吾从事不强。"又曰："吾命固将穷。"昔三代伪民亦犹此也。

命者暴王作之，穷人述之，此皆疑众迟朴[②]，先圣王之患之也，固在前矣。是以书之竹帛，镂之金石，琢之盘盂，传遗后世子孙。曰：何书焉存？禹之《总德》有之，曰："允不著，惟天民而不保。既防凶心，天加之咎。不慎厥德，天命焉葆[③]？"《仲虺之告》曰："我闻有夏人矫天命，布命于下，帝式是憎，用丧厥师[④]。"彼用无为有，故谓矫，若有而谓有，夫岂为矫哉。昔者，桀执有命而行，汤为《仲虺之告》以非之。《太誓》之言

也，于去发曰："恶乎君子！天有显德，其行甚章，为鉴不远，在彼殷王。谓人有命，谓敬不可行，谓祭无益，谓暴无伤。上帝不常，九有以亡，上帝不顺，祝降其丧。惟我有周，受之大商[5]。"昔纣执有命而行，武王为《太誓》去发以非之，曰子胡不尚考之乎商周虞夏之记，从十简之篇以尚皆无之，将何若者也？

是故子墨子曰：今天下之君子之为文学、出言谈也，非将勤劳其惟舌，而利其唇呡也，中实将欲其国家邑里万民刑政者也。今也王公大人之所以早朝晏退，听狱治政，终朝均分[6]而不敢怠倦者，何也？曰：彼以为强必治，不强必乱；强必宁，不强必危，故不敢怠倦。今也卿大夫之所以竭股肱之力，殚其思虑之知，内治官府，外敛关市、山林、泽梁之利，以实官府，而不敢怠倦者，何也？曰：彼以为强必贵，不强必贱；强必荣，不强必辱，故不怠倦。今也农夫之所以早出暮入，强乎耕稼树艺，多聚菽粟，而不敢怠倦者，何也？曰：彼以为强必富，不强必贫；强必饱，不强必饥，故不敢怠倦。

今也妇人之所以夙兴夜寐，强乎纺绩织纴，多治麻丝葛绪，捆布縿，而不敢怠倦者，何也？曰：彼以为强必富，不强必贫；强必暖，不强必寒，故不敢怠倦。今虽毋在乎王公大人，借若信有命而致行之，则必怠乎听狱治政矣，卿大夫必怠乎治官府矣，农夫必怠乎耕稼树艺，妇人必怠乎纺绩织纴矣。王公大人怠乎听狱治政，卿大夫怠乎治官府，则我以为天下必乱矣。农夫怠乎耕稼树艺，妇人怠乎纺绩织纴，则我以为天下衣食之财将必不足矣。若以为政乎天下，上以事天鬼，天鬼不使；下以持养百姓，百姓不利，必离散不可得用也。是

以入守则不固，出诛则不胜。故虽昔者三代暴王桀纣幽厉之所以失损其国家，倾覆其社稷者，此也。

是故子墨子言曰：今天下之士君子，中实将欲求兴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当若有命者之言，不可不强非也。曰：命者暴王所作，穷人所述，非仁者之言也。今之为仁义者，将不可不察而强非者此也。

〔注释〕①光誉令问：光荣的名誉，美好的声誉。 ②疑众迟朴：蛊惑众人，骗老实人。 ③允不著，惟天民不而葆。既防凶心，天加之咎。不慎厥德，天命焉保：假若确实不恭顺，即使上天子民都不能保护，既然放纵险恶用心，天就会给予惩罚，不谨慎修养德行，天命怎么能保佑？ ④我闻有夏人矫天命，布命于下，帝式是憎，用丧厥师：听说夏桀，矫称天命，发号施令，天帝憎恶，丧失军队。 ⑤恶乎君子！天有显德，其行甚章，为鉴不远，在彼殷王。谓人有命，谓敬不可行，谓祭无益，谓暴无伤。上帝不常，九有以亡，上帝不顺，祝降其丧。惟我有周，受之大商：啊，君子！上天明德，行事光明，借鉴不远，就在纣王，说人有命，不用恭敬，祭祀无益，暴虐无伤，上帝不佑，九州沦丧，上帝不顺，降临灾殃，只有我周，继承大商。 ⑥终朝均分：整天在朝，均衡分配职事。

【鉴赏】“非命”，即反对命定论，是墨子思想的重要部分。墨子不信天命信人力，坚持强劲而为的人力能动观。他认为国家在安危治乱的关头，不应期盼天命的赐予，而应依靠充分发挥人民的力量。只要当政者把政策调整好，人民就会迅速改变不良风俗，所以要提倡充分发挥人力的积极能动作用。

墨子论证说，世界和人民未变，桀纣当政天下乱，汤武变政天下治，可见国家安危治乱，是人力的作用，不是命定的原因，这是运用求异法的科学归纳所证明的。墨子由历史上暴王夏桀、商纣、周幽、厉王的“执有命”，概括出“命者暴王所作”，强调只有“强力而为”的人力能动论才能富强康乐，这是运用求同法的科学归纳所证明的。

墨子在中国哲学史上，首次提出检验言论真理性标准的“三表法”：“有本之者，有原之者，有用之者。于何本之？上本之于古者圣王之事。于何原之？下原察百姓耳目之实。于何用之？发以为刑政，观其中国家百姓人民之利。”所谓“本”，是言论要根据历史经验；“原”，是言论要根据现实经验；“用”，是把言论应用到国家政治，以便检验言论符合人民利益的程度。墨子“本原用”的“三表法”，即对言词理论，采取历史、现实和应用的三分检验法，这是对哲学认识论的重要贡献，在现代仍有重要的启发借鉴意义。墨子要求“下原察百姓耳目之实”，“观其中百姓人民之利”，提倡眼睛向下，到社会基层，考察百姓见闻，参考人民经验，观察言论是否符合百姓人民的利益，有特别重要的现实应用价值。篇中强调，不是天命决定一切，而是“强力”人为创造一切。所谓“强力”，就是努力工作，充分发挥人的主观能动作用。农夫“强必富，不强必贫。强必饱，不强必饥”，农妇“强必暖，不强必寒”。

《荀子·王霸》比较儒墨之道的本质特征，认为“墨子之说”是“役夫之道”，儒家学说是“君子之道”，“圣王之道”。“役夫之道”，即劳动者的道理。儒家学说，是君主帝王封建贵族的道理。“役”是服役、干活。“役夫”是干力气活的人，即劳动者。墨学和儒学有不同的社会基础，代表不同社会阶层的利益和价值取向。墨学有人民性，墨子是劳动者的圣人。

儒学在长期封建社会代表统治者贵族的利益。孔子看不起劳动者。《论语·子路》载，樊迟希望向孔子学习种庄稼、种菜，孔子训斥说：“小人哉，樊须也！”希望学习种庄稼、种菜，是“小人”，“小人”指劳动者。《论语·子张》说：“学而优则仕。”学习目的、目标，不是做劳动者，是当官，行帝王之道。

孔子还肯定天命对宇宙、人生的决定作用。《论语·颜渊》载，孔子学生司马牛忧愁地说：别人都有兄弟，偏偏我没有。子夏说：我听老师说过，“死生有命，富贵在天”，君子敬慎无差错，对人恭敬有礼，四海之内都是兄弟，何须忧愁无兄弟呢？子夏听孔子说的“死生有命，富贵在天”，是儒家命定论的惯用语。《论语·宪问》记载孔子说：“道之将行也与，命也；

道之将废也与，命也。”道理能否实现，都是命中注定，人力不能抗争。

儒家所谓“命”，是人的智慧能力无可奈何的先天必然性。儒家宣扬人的现实遭遇，由天命预先安排好，非人力所能改变。墨子认为，儒家宣扬命定论，是害人不浅的懒汉哲学，足以懈怠人的意志，使人放弃奋斗，安于贫穷，导致天下沦丧。

明李贽《墨子批选·非命上》批注说：“勤俭致富，不敢安命，今观勤俭之家自见。”用对当时社会实践实际例证的亲身观察，证明墨子“勤俭致富，不敢安命”思想的合理性。

“勤俭致富，不敢安命”的致富策略，通过充分发挥人的主观能动作用，用勤俭、理性和智慧，探索致富道路，渗透科学和人文精神，跟宿命论、机械论和流行的迷信思想划清界限，值得效法。

墨子主张在认识世界的基础上，运用自身力量顽强奋斗，改变现状，达到理想目标。这种积极进取的精神，体现了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的传统美德，值得继承弘扬。

非 儒

［下］儒者曰：“亲亲有杀[①]，尊贤有等[②]。”言亲疏尊卑之异也。其礼曰：“丧父母三年[③]，妻后子三年[④]，伯父叔父弟兄庶子期[⑤]，戚族人五月[⑥]。”若以亲疏为岁月之数，则亲者多而疏者少矣，是妻、后子与父同也。若以尊卑为岁月数，则是尊其妻子与父母同，而亲伯父宗兄而卑子也[⑦]，逆孰大焉[⑧]？其亲死，列尸弗敛，登屋窥井，挑鼠穴，探涤器，而求其人矣。以为实在，则赣愚甚矣[⑨]；如其亡也，必求焉，伪亦大矣。

娶妻身迎[⑩]，祗褍为仆[⑪]，秉辔授绥[⑫]，如仰严亲[⑬]，婚礼威仪[⑭]，如承祭祀[⑮]。颠覆上下，悖逆父母，下则妻子，妻子上侵

事亲。若此，可谓孝乎？儒者曰：迎妻，妻之奉祭祀，子将守宗庙，故重之。应之曰：此诬言也。其宗兄守其先宗庙数十年，死，丧之其；兄弟之妻奉其先之祭祀，弗服。则丧妻、子三年，必非以守奉祭祀也。夫优妻、子以大负累，有曰“所以重亲也”。为欲厚所至私，轻所至重，岂非大奸也哉[16]！

有强执有命以说议曰：“寿夭贫富，安危治乱，固有天命，不可损益。穷达赏罚，幸否有极，人之智力，不能为焉。”群吏信之，则怠于分职；庶人信之，则怠于从事。吏不治则乱，农事缓则贫。贫且乱政之本，而儒者以为道教[17]，是贼天下之人者也。

且夫繁饰礼乐以淫人[18]，久丧伪哀以谩亲[19]，立命缓贫而高傲倨[20]，背本弃事而安怠傲[21]。贪于饮食，惰于作务，陷于饥寒，危于冻馁，无以违之[22]。是若人乞[23]，鼸鼠藏[24]，而羝羊视[25]，贲彘起[26]。君子笑之，怒曰：“散人，焉知良儒[27]！”夫夏乞麦禾，五谷既收，大丧是随，子姓皆从[28]，得厌饮食[29]，毕治数丧，足以至矣[30]。因人之家以为翠[31]，恃人之野以为樽[32]。富人有丧，乃大悦喜曰：“此衣食之端也[33]。”

〔**注释**〕 ① 亲亲有杀：亲近亲属，因亲属跟自己血缘关系远近的不同而有差等。亲亲：亲近亲属。第一个“亲”字是动词，解为“亲近”。第二个“亲”字是名词，解为“亲属”。杀，等差，等级差别。《礼记·中庸》：“亲亲之杀，尊贤之等。”杀即等，等差。这是封建宗法制的伦理道德观念，为传统儒家所维护，墨家在战国时期执著地坚持兼爱理想，主张对所有人一律亲爱，爱无差等，倡导普遍的人道主义、人文主义精神，与儒家“亲亲有术”的思想对立。 ② 尊贤有等：尊重贤者，因贤者跟自己血缘关系远近的不同而有差等。这是封建宗法制的伦理道德观念，为传统儒家所维护。墨子反对“亲戚则使之”，与儒家“尊贤有等”的思想对立。 ③ 丧父母三年：父母死，服丧三年。

④ 妻后子三年：妻和长子死，服丧三年。 ⑤ 伯父叔父弟兄庶子期：伯父、叔父、弟兄和庶子死，服丧一年。 ⑥ 戚族人五月：外姓姻亲和本姓亲族死，服丧五个月。 ⑦ 亲伯父宗兄而卑子：把伯父和宗族兄长看得同庶子一样。而：如同。卑子：庶子，跟嫡子相对。嫡子是正妻所生的儿子，或正妻所生的长子。嫡子之外的儿子，都叫庶子。 ⑧ 逆：悖逆，违背。 ⑨ 戆(zhuàng)：愚笨。 ⑩ 娶妻身迎：娶妻亲身迎接。 ⑪ 祗褍为仆：端正衣裳，恭敬就像仆人。祗：恭敬。 ⑫ 秉辔授绥：手持马缰绳，把登车的引绳交给新娘。秉：秉持。辔：马缰绳。授：交给。绥：拉着上车的引绳。 ⑬ 如仰严亲：就像恭敬地侍奉父亲。 ⑭ 婚礼威仪：结婚的礼节仪式。 ⑮ 如承祭祀：就像承担祭祀。 ⑯ 奸：奸邪，奸诈。 ⑰ 道教：教导。 ⑱ 淫：迷惑。 ⑲ 谩：欺骗。 ⑳ 立命缓贫而高傲倨：安心认命，不急于救穷，以倨傲为高。傲倨：倨傲。 ㉑ 背本弃事而安怠彻：背弃自己的正当业务，安于怠惰，生活所需取自他人。 ㉒ 无以违之：无法避免。 ㉓ 是若人乞：这就像乞丐。人乞：乞人，乞丐。 ㉔ 鼸鼠藏：儒者得到食物，就像田鼠一样藏起来。 ㉕ 羝羊视：像公羊一样四下察看觅食。 ㉖ 豶彘起：像阉过的猪一样，看见食物，就跳起来。 ㉗ 散人，焉知良儒：庸俗的人怎么了解贤良的儒生。 ㉘ 子姓皆从：子孙都跟随着。 ㉙ 得厌饮食：得到一顿饱餐。 ㉚ 足以至矣：生活来源就足够了。 ㉛ 因人之家以为翠：凭借别人家财，养肥自己。 ㉜ 恃人之野以为樽：仰仗别人的米酒喝几杯。 ㉝ 衣食之端：衣食的来源。

儒者曰：君子必古服古言然后仁[①]。应之曰：所谓古之言服者，皆尝新矣，而古人言之、服之，则非君子也。然则必服非君子之服，言非君子之言，而后仁乎？

又曰：君子循而不作[②]。应之曰：古者羿作弓[③]，杼作甲[④]，奚仲作车[⑤]，巧垂作舟[⑥]，然则今之鞄函车匠皆君子也[⑦]，而羿、杼、奚仲、巧垂皆小人邪？且其所循，人必或作之[⑧]，然则其所循皆小人道也？

又曰：君子胜不逐奔[⑨]，掩函弗射[⑩]，驰则助之重车[⑪]。应之曰：若皆仁人也，则无说而相与[⑫]。仁人以其取舍是非之理相告，无故从有故也，弗知从有知也，无辞必服，见善必迁，

何故相与？若两暴交争[13]，其胜者欲不逐奔，掩函弗射，驰则助之重车，虽尽能犹且不得为君子也。抑暴残之国也，圣将为世除害，兴师诛罚，胜将因用儒术令士卒曰："毋逐奔，掩函弗射，驰则助之重车。"暴乱之人也得活，天下害不除，是为群残父母而深贱世也，不义莫大焉！

又曰：君子若钟，击之则鸣，弗击不鸣[14]。应之曰：夫仁人事上竭忠，事亲务孝，得善则美，有过则谏，此为人臣之道也。今击之则鸣，弗击不鸣，隐知豫力[15]，恬漠待问而后对[16]，虽有君亲之大利，弗问不言。若将有大寇乱，盗贼将作，若机臂将发也[17]，他人不知，己独知之，虽其君亲皆在，不问不言，是夫大乱之贼也！以是为人臣不忠，为子不孝，事兄不悌[18]，交遇人不贞良[19]。夫执后不言之朝物[20]，见利便己，唯恐后言[21]。君若言而未有利焉，则高拱下视[22]，会噎为深[23]，曰："唯其未之学也。"用虽急，遗行远矣[24]。

〔注释〕 ① 君子必古服古言然后仁：君子必须穿古服，说古言，然后才算有仁德修养的人。 ② 君子循而不作：君子只转述前人，不自己创作。循：因循，依循，转述，照转，照传，照搬。作：创作，创造，创新。 ③ 羿：尧时射官，制作弓。 ④ 杼：禹的七世孙，夏代君王少康之子，亦作季杼。 ⑤ 奚仲：夏时人，黄帝之后，为夏车正。⑥ 巧垂：尧时巧工。 ⑦ 鞄：制革工。函：制甲工。车：造车工。匠：木工。皆君子也：儒家传统思想，士以上的贵族，才有资格作君子，各种工匠等体力劳动者，是小人，不能作君子。 ⑧ 人必或作之：一定得有人先创造出来。或：有，有的，有些。⑨ 胜不逐奔：战胜者不追逐逃奔的失败者。 ⑩ 掩函弗射：掩盖住箭囊不射箭。函：盛箭的套囊。 ⑪ 驰则助之重车：失败者奔驰逃走，就帮助引挽重车。 ⑫ 相与：相敌。 ⑬ 两暴交争：两个残暴暴虐之国，互相争夺的不义战争。 ⑭ 君子若钟，击之则鸣，弗击不鸣：君子就像口大钟，击打它就鸣响，不击打它就不鸣响。 ⑮ 隐知豫力：隐藏智谋，预留己力，不把自己的智谋和力量全部贡献出来。 ⑯ 恬漠：安静淡

漠。 ⑰ 若机臂将发也：就像箭在弦上，弩机的机括将要搬动发射的紧急时刻。 ⑱ 悌：尊敬，恭顺。 ⑲ 交遇：交往待人。贞良：忠贞善良。 ⑳ 夫执后不言之朝物：用遇事处后（遇事往后面逃避），而不先发言的态度，对待朝廷的事务。 ㉑ 见利便己，唯恐后言：遇到对自己有利的事情，则唯恐说得比别人迟。 ㉒ 高拱下视：两手高拱，两眼下视。 ㉓ 会噎为深：像食物深深噎在喉咙里。 ㉔ 用虽急，遗行远矣：虽然紧急需要，却远走避开。

夫一道术学业仁义者[1]，皆大以治人，小以任官，远施周偏，近以修身，不义不处，非理不行，务兴天下之利，曲直周旋，不利则止，此君子之道也。以所闻孔某之行，则本与此相反谬也。

齐景公问晏子曰[2]："孔子为人何如？"晏子不对，公又复问，不对。景公曰："以孔某语寡人者众矣[3]，俱以为贤人也。今寡人问之，而子不对，何也？"晏子对曰："婴不肖，不足以知贤人。虽然，婴闻所谓贤人者，入人之国，必务合其君臣之亲，而弭其上下之怨[4]。孔某之荆[5]，知白公之谋[6]，而奉之以石乞[7]，君身几灭而白公戮[8]。婴闻贤人得上不虚[9]，得下不危[10]，言听于君必利人，教行于下必利上，是以言明而易知也，行明而易从也，行义可明乎民，谋虑可通乎君臣。今孔某深虑同谋以奉贼，劳思尽知以行邪，劝下乱上，教臣杀君，非贤人之行也；入人之国而与人之贼，非义之类也；知人不忠，趣之为乱，非仁义之类也。逃人而后谋，避人而后言，行义不可明于民，谋虑不可通于君臣，婴不知孔某之有异于白公也，是以不对。"景公曰："呜呼！贶寡人者众矣[11]，非夫子，则吾终身不知孔某之与白公同也！"

孔某之齐，见景公。景公悦，欲封之以尼溪，以告晏子。晏子曰："不可。夫儒，浩居而自顺者也[12]，不可以教下；好乐而淫人[13]，

不可使亲治;立命而怠事,不可使守职;崇丧遂哀[14],不可使慈民;机服勉容[15],不可使导众。孔某盛容修饰以蛊世[16],弦歌鼓舞以聚徒,繁登降之礼以示仪[17],务趋翔之节以观众[18],博学不可使议世,劳思不可以补民[19],累寿不能尽其学[20],当年不能行其礼[21],积财不能赡其乐[22],繁饰邪术以营世君[23],盛为声乐以淫遇民[24]。其道不可以示世[25],其学不可以导众。今君封之,以利齐俗,非所以导国先众[26]。"公曰:"善!"于是厚其礼,留其封,敬见而不问其道。

孔某乃恚[27],怒于景公与晏子,乃树鸱夷子皮于田常之门[28],告南郭惠子以所欲为,归于鲁。有顷[29],闻齐将伐鲁,告子贡曰[30]:"赐乎!举大事于今之时矣!"乃遣子贡之齐,因南郭惠子以见田常,劝之伐吴,以教高、国、鲍、晏[31],使毋得害田常之乱,劝越伐吴。三年之内,齐吴破国之难[32],伏尸不可以言述数,孔某之诛也。

孔某为鲁司寇[33],舍公家而奉季孙[34]。季孙相鲁君而走,季孙与邑人争门关,抉植[35]。孔某穷于蔡陈之间[36],藜羹不糂[37]。十日,子路为享豚[38],孔某不问肉之所由来而食;褫人衣以酤酒[39],孔某不问酒之所由来而饮。哀公迎孔某[40],席不端弗坐[41],割不正弗食[42]。子路进,请曰:"何其与陈、蔡反也?"孔某曰:"来!吾语汝[43]。曩与汝为苟生[44],今与汝为苟义[45]。"夫饥约则不辞妄取以活身[46],赢饱则伪行以自饰[47],污邪诈伪,孰大于此!

孔某与其门弟子闲坐,曰:"夫舜见瞽叟[48]蹴然[49],此时天下岌乎[50]。周公旦非其人也邪?何为舍其家室而托寓也?"孔某所行,心术所至也。其徒属弟子皆效孔某。子贡、季路辅孔悝乱乎卫,阳货乱乎齐,佛肸以中牟叛,桼雕刑残,莫大焉。

夫为弟子后生，其师，必修其言，法其行，力不足、知弗及而后已。今孔某之行如此，儒士则可以疑矣。

〔注释〕 ① 夫一道术学业仁义者：用仁义统一道理、方法、学问和事业。 ② 齐景公：齐国国君，名杵臼，前 547 至前 490 年在位。晏子：名婴，齐相，著名政治家。 ③ 寡人：寡德之人，诸侯自称的谦词。 ④ 弭：弭止，平息。 ⑤ 孔某之荆：《史记・孔子世家》载，楚昭王迎孔子至楚事，在哀公 6 年(前 489)。 ⑥ 白公：楚平王孙，名胜，与石乞作乱事，见《左传・哀公十六年》。 ⑦ 奉：奉献。石乞：白公党羽。哀公十六年(前 479)秋，白公在楚国作乱，杀令尹子西(公子申)，劫楚惠王，后失败，自缢死。 ⑧ 君：楚惠王。 ⑨ 得上不虚：得到君主任用，不虚占职位。 ⑩ 得下不危：得下民信仰，不危及于上。 ⑪ 贶：赐，赐教。 ⑫ 浩居而自顺：骄傲自满，自以为是。浩居，即倨傲。 ⑬ 淫人：迷惑人。 ⑭ 崇丧遂哀：崇厚丧礼，悲哀不止。 ⑮ 机服勉容：穿着异服，故作仪容。 ⑯ 蛊世：蛊惑世人。 ⑰ 繁登降之礼以示仪：繁琐进退的礼节，以显示仪轨。 ⑱ 务趋翔之节以观众：致力于快步盘旋的礼仪，以取悦观众。 ⑲ 补民：补益于人民。 ⑳ 累寿不能尽其学：几辈子都不能弄通他们的学问。 ㉑ 当年不能行其礼：人到壮年还不能实行他们的礼节。 ㉒ 积财不能赡其乐：积累的财富不能供给他们乐舞的需求。 ㉓ 繁饰邪术以营世君：包装美丽的邪说，以迷惑当世君主。 ㉔ 淫遇民：祸乱人民。 ㉕ 示世：公之于世。 ㉖ 导国先众：引导国家，率领民众。 ㉗ 恚(huì)：恼怒，发怒。 ㉘ 鸱夷子皮：范蠡，越国大夫，前 473 年辅佐越王勾践灭吴，后到齐国改名。田常：陈恒，田成子，春秋时齐国大臣，前 481 年杀齐简公，立齐平公，任相国，专权齐国。 ㉙ 有顷：没过多久。 ㉚ 子贡：孔子弟子，姓端木，名赐，春秋时卫人。 ㉛ 高、国、鲍、晏：齐国的四大家贵族，世卿。 ㉜ 齐吴破国之难：齐国和吴国遭受国家残破的灾难。 ㉝ 司寇：掌刑狱的官。据《史记・孔子世家》，孔子当鲁国司寇，在定公九年(前 501)。 ㉞ 舍公家而奉季孙：舍弃公家的事，侍奉鲁国权臣季孙氏。 ㉟ 抉植：抉开关门的直木。 ㊱ 穷于蔡陈之间：穷困在蔡陈之地。 ㊲ 藜羹不糂：野菜粥中不见米粒。 ㊳ 享豚：烹煮小猪。 ㊴ 褫人衣以酤酒：抢夺别人衣服，用来换酒。 ㊵ 哀公：鲁哀公，春秋末鲁国国君，前 494—前 467 年在位。 ㊶ 席不端弗坐：坐席不端正就不坐。 ㊷ 割不正弗食：肉切割不方正就不吃。 ㊸ 语汝：告诉你。 ㊹ 曩与汝为苟生：从前我跟你急于求生。 ㊺ 今与汝为苟义：现在我跟你急于求义。 ㊻ 饥约则不辞妄取以活身：饥饿穷困时，不惜以非正当手段

获取食物，以便活命。 ㊼ 羸饱则伪行以自饰：吃饱肚子就伪装，以粉饰自己。 ㊽ 瞽叟：舜的父亲。 ㊾ 蹴然：恭敬不安的样子。 ㊿ 岌：危险。

【鉴赏】 批评是社会进步和学术发展的动力。本篇名为"非儒"，顾名思义，即批评儒家。儒学产生于春秋末期，墨学产生于战国初期，墨子在学儒中批儒，使墨学得以创新和繁荣。墨子议论，贯穿"非儒"的革新创造精神。墨子论题"非命"，即批评儒家命定论。《经上》第99条批评儒家"圣人有非而不非"（圣人不指斥他人之非）的论点，肯定批评的社会功用。

用语言批评别人的过错，墨家叫"诽"。《段氏说文解字注》："诽之言非也。"《经上》第30条说："诽，明恶也。"即批评是指出他人的缺点。《经说下》第179条说："论诽之可不可以理。理之可诽，虽多诽，其诽是也。其理不可诽，虽少诽，非也。"批评是为了弘扬真理。第180条指出"非诽者悖"，即提出"反对一切批评"的人，会陷入自相矛盾。

春秋末期，孔子创立儒家学派。战国中后期，儒家大师孟子和荀子使儒家蔚为先秦第一大盛的学派。战国初期，文化巨人墨子出现。《淮南子·要略》说："墨子学儒者之业，受孔子之术，以为其礼烦扰而不说，厚葬靡财而贫民，久服伤生而害事，故背周道而用夏政。"墨子本来学儒，后发现儒学繁琐古板，背离儒学，自创学说，经不断传承，到战国中后期，墨家蔚为先秦第二大盛的学派，后世屡以儒墨、孔墨并称。《韩非子·显学》说："世之显学，儒墨也。"

班固《汉书·艺文志》说，诸子十家，"譬犹水火，相灭亦相生也"，"相反而皆相成也"。活跃在先秦学术最前沿的儒墨两大派，有共同一致的一面，又有深度的思想交锋。儒墨两家，在本质上是对立统一的关系。儒墨的统一和斗争，引领诸子百家的争鸣辩论，推动中国文化向深广发展，影响甚巨。

本篇开头，墨者批评儒者所谓的"亲亲有杀，尊贤有等"，即亲近亲属，尊重贤者，因亲属和贤者跟自己血缘关系远近的不同，而有差等。这是根植于封建宗法制度的伦理道德观念，为传统儒家所维护。而墨家坚持兼

爱理想，主张对所有人一律亲爱，爱无差等，倡导普遍的人道主义，人文主义精神，跟儒家“亲亲有杀，尊贤有等”的思想相对立。墨子的观点，对现代有十分积极的意义。

篇中指出，儒者强力推销命定论，宣扬长寿和短命，贫穷和富贵，安定和危难，治理和混乱，由天命决定，不能减少和增加。穷困和得志，受赏和遭罚，幸运和灾难，都有定数，人的智慧和力量，不能操纵。官吏相信儒者的命定论，就会懈怠分内职守。平民相信命定论，就会懈怠各自的业务。官吏不理政事，社会就会混乱。农业生产耽误，国家就会贫穷。贫困是乱政的根本，儒者以此来教导天下，是毒害天下人。这些批判，对现代社会政治生活，有深刻的启发意义。

《庄子·人间世》借孔子之口说：“两怒必多溢恶之言。”溢恶之言，虚妄难信。诸子百家，各有短长。优势互补，殊途同归。《非儒》载墨者对儒者的“溢恶之言”，是儒墨两家激辩中必然伴随的生动性和多样性的写照。现代读者可做分析性的取舍，兼收博取，熔铸新时代中华民族的科学精神。

经上、经说上[①]

〔经 1〕故[②]，所得而后成也。

〔经说〕故[③]。小故[④]：有之不必然[⑤]，无之必不然[⑥]。体也[⑦]，若尺有端[⑧]。大故[⑨]：有之必然[⑩]，无之必不然。若见之成见也。

〔注释〕 ①《经上》共一百条，用精炼和浓缩的文字，列举古代哲学、逻辑学和科学的范畴与简单命题，《经说上》解释《经上》。本书把《经上》与《经说上》原文，依条相配，对《经》文各条，用阿拉伯数字，标注统一序号，依条目顺序，先列《经》文，再列

《说》文,合并注释和鉴赏。原文各标以《经》和《经说》字样,以保持原作的篇目结构。《墨经》原文文字的校勘编辑,以明正统十年刊《道藏》本为底本,融汇作者长期研究的独到成果。 ② 故:事物的原因,论证的论据。 ③《经说》各条开头一般有一字或数字,作为标题字,用来提示本条《经说》是解释哪一条《经》文的,可不与《经说》的下文连读。标题字后一律用句号隔断。 ④ 小故:原因的部分要素,即必要条件。 ⑤ 有之不必然:有前件不一定有后件。 ⑥ 无之必不然:无前件一定无后件。 ⑦ 体:部分,元素。 ⑧ 若:例如。尺、端:《墨经》几何学的基本概念。尺:线。端:点。 ⑨ 大故:与"小故"相对,即充分必要条件,简称充要条件。 ⑩ 有之必然:有前件一定有后件。

〔经 2〕体①,分于兼也②。

〔经说〕体。若二之一、尺之端也③。

〔注释〕 ① 体:部分,元素。 ② 兼:整体,集合。 ③ 尺:线。端:点。

〔经 3〕知①,材也②。

〔经说〕知材。知也者所以知也,而不必知,若明③。

〔注释〕 ① 知:《墨经》中的"知"字是多义词,此处"知"指人求得知识即认识的能力。 ② 材:材料,指人的认识器官,人有求得知识即认识的生理条件,引申为才能、本能,人有求得知识即认识的才能、本能。 ③ 明:明亮,指人的眼睛明亮,有健全视力。

〔经 4〕虑①,求也。

〔经说〕虑。虑也者以其知有求也,而不必得之,若睨②。

〔注释〕 ① 虑:思虑,思考,思维。 ②睨:斜视。

〔经 5〕知[①]，接也[②]。

〔经说〕知。知也者以其知过物[③]，而能貌之[④]，若见。

〔注释〕 ① 知:此处“知”特指感性认识。 ② 接:接触，指用认识器官接触外界事物。 ③ 过物:即接物，指用认识器官接触外界事物，跟事物相过从，相交往，打交道。过:经过，过从，交往。 ④ 貌:描摹，描绘，反映。

〔经 6〕知[①]，明也[②]。

〔经说〕知。知也者以其知论物[③]，而其知之也著[④]，若明。

〔注释〕 ① 知:《墨经》独创“知”下加“心”的会意字，表示这种知识是通过心智思考而得到的理性认识。据本书“凡例”，径改为“知”。 ② 明:明确，明白，清楚，指理性认识清楚明白的特点。 ③ 论:讨论，研究，分析、整理，论证。 ④ 著:显著，深切著明，深刻显明，明白透彻。

〔经 7〕仁，爱也。

〔经说〕仁。爱民者非为用民也，不若爱马。

〔经 8〕义，利也。

〔经说〕义。志以天下为分[①]，而能能利之[②]，不必用。

〔注释〕 ① 分:职分。 ② 能能:有才能能够做此事。

〔经 9〕礼，敬也。

〔经说〕礼。贵者公[①]，贱者台[②]，而俱有敬慢焉，等异论也[③]。

〔注释〕 ① 公:战国时次于王而高于大夫的贵族等级。《左传·昭公七年》:"王臣公,公臣大夫。" ② 台:战国时最低的等级。《左传·昭公七年》:"仆臣台。" ③ 等异论:以等级差别为根据的论点。

〔经 10〕行,为也[①]。

〔经说〕行。所为不善名[②],行也。所为善名,巧也,若为盗。

〔注释〕 ① 有意识的自觉行动叫"为"。这里又用"为"来定义"行",说明这里的"行"是指有意识的自觉的正义之行。 ② 善:善于,擅长,一说通"缮",即修治。

〔经 11〕实,荣也[①]。

〔经说〕实。其志气之现也[②],使人知矣,若金声玉服。

〔注释〕 ① 荣:草类开花,引申为事物的实质所表现出来的现象。 ② 志气:本指人的意志、气质、精神,借指事物的内在实质。现:现象,表现。

〔经 12〕忠,以为利而强君也[①]。

〔经说〕忠。不利,弱孩足将入井之容[②]。

〔注释〕 ① 以为利而强君也:认为有利于国家的事,应强力谏劝国君做。 ② 弱孩足将入井之容:像幼儿的脚即将入井的状态,比喻情况危急。

〔经 13〕孝,利亲也。

〔经说〕孝。以利亲为分[①],而能能利亲[②],不必得。

〔注释〕 ① 分:职分。 ② 能能:有才能能够做此事。

〔经 14〕信，言合于意也。

〔经说〕信。不以其言之当也①。使人视城得金。

〔注释〕 ① 当：恰当、真实、正确，即思想言论符合实际。

〔经 15〕佴①，自怍也②。

〔经说〕佴。与人遇，人众，遁③。

〔注释〕 ① 佴：指安于次要、从属、落后地位的心理状态。 ② 怍：惭愧。 ③ 遁：遁退，退缩。

〔经 16〕狷①，怍兼也②。

〔经说〕狷。为是之害彼也③，弗为也。

〔注释〕 ① 狷：洁身自好。 ② 怍兼：有愧于兼爱。 ③ 为是之害彼也：为此而害彼，指为己而害人。

〔经 17〕廉①，怍非也②。

〔经说〕廉。已虽为之，知其耻也③。

〔注释〕 ① 廉：廉耻。 ② 怍非：惭愧做错事。 ③耻：耻辱。

〔经 18〕令①，不为所怍也②。

〔经说〕令。所非，身弗行。

〔注释〕 ① 令：善、美、好。 ② 怍：惭愧。

〔经 19〕任[1]，士损己而益所为也[2]。

〔经说〕任。为身之所恶，以成人之所急。

〔注释〕 ① 任：保护。引申为以抑强扶弱，保护弱者为己任的侠义行为。 ② 士损己而益所为也：士人损害自己，而增进服务对象的利益。

〔经 20〕勇，志之所以敢也[1]。

〔经说〕勇。以其敢于是也命之[2]，不以其不敢于彼也害之[3]。

〔注释〕 ① 志：意志、思想。 ② 意为：由于某人敢于做这件事，而称他为勇敢。是：此，与彼相对。 ③ 意为：不以某人不敢做那件事，而妨害称他为勇敢。

〔经 21〕力，形之所以奋也[1]。

〔经说〕力。重之谓。下举重[2]，奋也。

〔注释〕 ① 力是物体运动变化的原因。形：形体、物体。奋：运动状态改变。 ② 举重：举起重物。这是用力导致物体运动状态改变的例子。

〔经 22〕生[1]，形与知处也[2]。

〔经说〕生。盈之生[3]，常不可必也。

〔注释〕 ① 生：生命现象。 ② 形：形体，特指人的身体。知：泛指人的认知能力、精神。 ③ 盈：兼有。《经上》："盈，莫不有也。"

〔经 23〕卧[1]，知无知也[2]。

〔经 24〕梦。卧而以为然也。

〔注释〕 ① 卧:睡眠现象。 ② 知无知也:认识能力处于不从事认识活动的状态,第一个“知”指人的认知能力,精神现象,第二个“知”指认识活动。

〔经 25〕平[①],知无欲恶也[②]。

〔经说〕平。惔然[③]。

〔注释〕 ① 平:平静恬淡的心理状态。 ② 知无欲恶也:认识能力处于没有发生好恶感情的心理状态。 ③ 惔然:安然恬淡的心理状态。

〔经 26〕利,所得而喜也。

〔经说〕利。得是而喜,则是利也。其害也,非是也。

〔经 27〕害,所得而恶也。

〔经说〕害。得是而恶,则是害也。其利也,非是也。

〔经 28〕治,求得也。

〔经说〕治。吾事治矣,人有向背。

〔经 29〕誉[①],明美也[②]。

〔经说〕誉。必其行也,其言之欣,使人督之。

〔注释〕 ① 誉:赞誉,称誉,表彰,表扬。 ② 明美:宣明美好,表扬优点。

〔经 30〕诽[①],明恶也[②]。

〔经说〕诽。必其行也,其言之怍[③]。

〔注释〕 ① 诽:批评。 ② 明恶:宣明丑恶,批评缺点。 ③ 意为:批评一定针对人行为的丑恶处,这样批评的言词会使人感到惭愧。

〔经 31〕举①，拟实也②。

〔经说〕举。告以之名举彼实也③。

〔注释〕 ① 举：标举，列举，称举，相当于抽象、概括。 ② 拟：摹拟，描摹，反映，用语言列举、抽象、概括反映事物的性质、状貌。实：实物、实体、实质。 ③ 告以之名举彼实也：告诉你这个名，来标举那个实。"之"即"是"，"此"，与"彼"相对。

〔经 32〕言，出举也。

〔经说〕言。故言也者，诸口能之，出名者也。名若画虎也。言，谓也①。言由名致也。

〔注释〕 ① 谓：称谓，指谓，陈述，判断。

〔经 33〕且①，言然也②。

〔经说〕且。自前曰且③，自后曰已④，方然亦且⑤。

〔注释〕 ① 且：意为"将"、"将要"。《墨经》中的重要时间模态词，相当于模态逻辑中的或然命题，可能命题。 ② 言然：表达事物的状况，状态。然：现象，结果，成品，状况，状态。《墨经》中的重要逻辑变项，指代任一现象、事实或事物的存在状态。 ③ 前：指某事物及其存在状态尚未发生之前。 ④ 后：指某事物及其存在状态已发生之后。已：指已经，在时态上表过去时，相当于模态逻辑中的实然命题。 ⑤ 方：刚刚、正在，在时态上表现在时，相当于模态逻辑中的实然命题。

〔经 34〕君，臣民通约也①。

〔经说〕君。以若民者也②。

〔注释〕 ① 通约：普遍约定，相约设置。本条是对"君"的定义，意谓"君是臣民的共同约定"。《尚同中》说选择天下贤良，立以为天子国君。 ② 以若民者也：君主应该

以民意为归顺。《尔雅·释言》:"若:顺也。"《释名·释言语》:"顺:循也。"

〔经 35〕功,利民也。

〔经说〕功。不待时,若衣裘。

〔经 36〕赏,上报下之功也。

〔经 37〕罪,犯禁也[1]。

〔经说〕罪。不在禁,虽害无罪[2],若诒[3]。

〔注释〕 ① 犯禁:违犯法律禁令。 ② 不在禁,虽害无罪:不在法律禁令禁止之列,虽然有社会危害性,也不算有罪。 ③ 若诒:意谓例如轻微的欺骗,若不在法律禁令禁止之列,虽然有社会危害性,也不算有罪。

〔经 38〕罚,上报下之罪也。

〔经 39〕同,异而俱于之一也[1]。

〔经说〕同。二人而俱见是楹也,若事君。

〔注释〕 ① 异而俱于之一也:相异的事物,都具有这同一属性,方面。

〔经 40〕久[1],弥异时也[2]。

〔经说〕久。古、今、旦、暮。

〔注释〕 ① 久:久长,久远,物质存在状况的绵延,相当于哲学上的时间概念。② 弥异时也:概括不同的时间。弥:遍及,包括,概括。

〔经 41〕宇[1],弥异所也[2]。

〔经说〕宇。东、西、南、北。

〔注释〕 ① 宇:处所,相当于哲学上的空间概念。 ② 弥异所也:概括不同的处所。

〔经 42〕穷[①],或有前不容尺也[②]。

〔经说〕穷。或不容尺有穷,莫不容尺无穷也。

〔注释〕 ① 穷:极、尽,《墨经》的几何学和物理学概念。 ② 或有前不容尺也:在量度一个空间时,有时它的前面不够一尺,容不下一根尺子。

〔经 43〕尽[①],莫不然也。

〔经说〕尽。俱止、动[②]。

〔注释〕 ① 尽:都,全部。《墨经》逻辑中的一个全称量词,与"俱"同义,意为"所有的"。 ② 俱:与"尽"同义,意为"所有的"。

〔经 44〕始[①],当时也。

〔经说〕始。时或有久[②],或无久[③]。始当无久[④]。

〔注释〕 ① 始:开始,开端。 ② 有久:日常可感觉的一段时间延续的量,如人走过一座桥梁。 ③ 无久:靠数学的抽象思维把握的无穷小的时间量,如想象一支飞行很快的箭穿越一根很细的柱子所需的极短的时间量。 ④ 始当无久:"开始"的概念,相当于"无久",是一个无穷小的时间量。

〔经 45〕化[①],征易也[②]。

〔经说〕化。若蛙为鹑[③]。

〔注释〕 ① 化:变化,特指事物性质的变化,即质变。 ② 征易也:特征改变。

征:征象、特征、性质。易:变易,改变。 ③ 蛙为鹑:蛙变为鹑,古代传说,虚幻的生物进化之例。

〔经 46〕损①,偏去也②。

〔经说〕损。偏也者,兼之体也。其体或去或存,谓其存者损。

〔注释〕 ① 损:减损,事物量的减少。 ② 偏:部分,义同于"体"。

〔经 47〕益,大也①。

〔注释〕 ① 增益,是事物量的增大。

〔经 48〕环俱柢①。

〔经说〕环。询民也②。

〔注释〕 ① 环俱柢:环:圆环,车轮。俱:都,全,尽,全称量词。柢:根底,根本。《庄子·天下》载辩者有"轮不碾地"(轮环处处都不碾地)的命题,"环俱柢"(轮环处处都碾地)是其反命题。 ② "车轮处处都碾地",可用询问百姓经验来证明。

〔经 49〕窟,易也①。

〔经说〕窟。区穴常若斯貌②。

〔注释〕 ① 窟:窟窿,空面,孔洞。易:变易,变换。如剪纸挖洞,是空间的虚实变换。 ② 区:面,特指一物体上的实面。穴:孔洞,窟窿,特指面上的空缺部分,即空面。

〔经 50〕动①,或徙也②。

〔经说〕动。偏际徙者[3],户枢蛇蚕[4]。

〔注释〕 ① 动:运动。 ② 或:部分,与"尽"(全体、整体)相对。徙:迁徙,运动。 ③ 偏际徙:部分迁徙运动。偏:部分。 ④ 户枢:门的转轴。户枢蛇蚕是部分运动的例子。

〔经 51〕止[1],以久也[2]。

〔经说〕止。无久之不止[3],当牛非马[4],若矢过楹[5]。有久之不止[6],当牛马非马[7],若人过梁[8]。

〔注释〕 ① 止:静止,物理学概念。 ② 以久也:用到时间。以:用。久:时间。 ③ 无久:无穷小的时间量,物理概念。不止:即行。 ④ 当:相当于。牛非马:牛不是马,指牛与马两概念外延的互相排斥和全异的关系,意为"无久"与"止"这两个概念的关系与"牛"和"马"这两个概念的关系相当,二者都是排斥关系。 ⑤ 矢过楹:飞矢穿过一根柱子,比喻"无久之不止"即无穷小时间的运行。 ⑥ 有久:有一段时间延续的量,物理概念。 ⑦ 当:相当于。这里"牛马非马"一语意为"牛马"的概念不是"马"的概念。但"牛马非马"的"非"与"牛非马"的"非"意思有别。在"牛非马"命题中,"非"表全异关系,"牛"与"马"概念的外延完全排斥,而在"牛马非马"命题中,"非"表大类和小类、属和种的兼容、包含关系("牛马"真包含"马"),这个"非"的准确含义是"不等同"。《墨经》认为"有久"与"止"这两个概念的关系,与"牛马"和"马"这两个概念的关系相当,二者都是属种关系,"有久"中除包含"止"外,还包含"不止",即"动"或"行"。 ⑧ 人过梁:人走过一座桥梁,比喻"有久之不止"即有久之行。

〔经 52〕必[1],不已也[2]。

〔经说〕必。谓一执者也[3]。若弟兄[4]。一然者一不然者[5],必不必也[6],是非必也[7]。

〔注释〕 ① 必:必然,表示必然判断的模态词。 ② 已:停止。 ③ 一执:执于

一而不变,一种趋势永远如此,贯穿于过去、现在和未来三种时态,全时态。 ④ 若弟兄:解释模态词"必"的一个例子,意为"有弟必有兄"。 ⑤ 一然者一不然者:有是这样的,有不是这样的。 ⑥ 必不必也:必然不是"必"。第一个"必"解为一定,"不必"是负必然判断。 ⑦ 是非必也:这等于"非必",即"不必",是负必然判断。

〔经 53〕平,同高也①。

〔注释〕 ① 同高:同样高度。

〔经 54〕同长,以正相尽也①。

〔经说〕同。楗与框之同长也②。

〔注释〕 ① 正:标准。尽:完全重合。 ② 楗:挡门的直木。框:门两旁柱,门框。

〔经 55〕中①,同长也②。

〔经说〕中。心③,自是往相若也④。

〔注释〕 ① 中:指圆心。 ② 同长:指圆心到圆周的距离,即半径等长。③ 心:指圆心。 ④ 自是往相若也:指从圆心到圆周的距离都是相等的。相若:相等。

〔经 56〕厚①,有所大也。

〔经说〕厚。惟无厚无所大②。

〔注释〕 ① 厚:《墨经》所说的"厚",包括空间的长度、宽度和高度,即线、面、体都算有厚,线在长度上有厚,面在长度和宽度上有厚,体在长度、宽度和高度上有厚。② 无厚:指几何学上的"点",认为点在空间的三维上都没有厚(大)。下文:"端,体之无厚而最前者也。"无厚,可指线和面,线只有长度,而没有宽度和高度(厚度),面只有宽度和长度,也没有高度(厚度)。

〔经 57〕日中，正南也①。

〔注释〕 ① 正南：正南方。

〔经 58〕直①，参也②。

〔注释〕 ① 直：直线。 ② 参：参与，加入，介于其间。直线定义。三点一直线，等于说三点中有一点恰好位于另两点之间。参见希尔伯特顺序公理。

〔经 59〕圆①，一中同长也②。
〔经说〕圆。规写交也③。

〔注释〕 ① 圆：圆的平面几何图形。 ② 中：圆心。同长：指半径等长。 ③ 规写交也：用规写画的相交的封闭图形。规：画圆形的工具圆规。

〔经 60〕方①，柱隅四权也②。
〔经说〕方。矩写交也③。

〔注释〕 ① 方：方的平面几何图形。 ② 柱隅四权也：四边四角相等的平面图形。柱：方形的边。隅：方形的角。权：相等。 ③ 矩写交也：用矩尺画出相交的封闭图形。

〔经 61〕倍①，为二也。
〔经说〕倍。二尺与尺但去一②。

〔注释〕 ① 倍：加倍。 ② 去：减去。加倍运算的还原。

〔经 62〕端①，体之无厚而最前者也②。

〔经说〕端。是无内也[3]。

〔注释〕 ① 端:《墨经》几何学的基本概念,相当于平面几何中的"点"。 ② 体之无厚而最前者也:从几何学上解释"端"(即点)的本义,"端"是构成线段,并作为线段的"体"(部分)的极多"无厚"中最前的那一"无厚"。端(点)又指构成线段,并作为线段的"体"(部分)的任一"无厚"。《墨经》"无厚"概念造词法同于"无久"。"无久"意为无穷小的时间点,不考虑"久"即时间的绵延;"无厚"则意为无穷小的空间点或物质点,不考虑"厚"即空间各维度上的厚度或物质的绵延。《墨经》把无穷小的空间点即"无厚"叫做"无宇",《经下》"无久与宇"即"无久"和"无宇"的合并省略。体:部分,特指组成线的部分,即点。《墨经》屡言"无厚",是《墨经》常用的基本概念,相当于几何学上的点。《墨经》认为几何学上的点,在长、宽、高空间三维上,都没有厚度,无所大。 ③无内:不考虑其内部的再分。

〔经 63〕有间[1],中也。

〔经说〕有间。谓夹之者也。

〔注释〕 ① 间:间隙。

〔经 64〕间,不及旁也。

〔经说〕间。谓夹者也。尺前于区,而后于端[1],不夹于端与区内。及,非齐及之及也。

〔注释〕 ① 尺前于区,而后于端:意同于说线是面的界限,点是线的界限。尺:线。区:面。端:点。

〔经 65〕离[1],间虚也。

〔经说〕离。虚也者,两木之间,谓其无木者也。

〔注释〕 ① 离:分离,分开,有距离。

〔经 66〕盈[①],莫不有也。

〔经说〕盈。无盈,无厚。

〔注释〕 ① 盈:充满,渗透,涵容。

〔经 67〕坚白[①],不相外也[②]。

〔经说〕坚。于石无所往而不得二。异处不相盈,相非是相外也。

〔注释〕 ① 坚白:指石头坚硬和白色两种性质。 ② 相外:互相除外。

〔经 68〕撄[①],相得也[②]。

〔经说〕撄。尺与尺俱不尽[③]。端与端俱尽[④]。尺与端或尽或不尽[⑤]。坚白之撄相尽[⑥]。体撄不相尽[⑦]。

〔注释〕 ① 撄:接触、交叉、重合。 ② 相得:至少互相得到或占有对方的一部分。 ③ 尽:完全重合。 ④ 端与端俱尽:这一点与那一点叠合,二者完全重合。 ⑤ 尺与端或尽或不尽:这一直线与那一点叠合,从点一方说是完全被直线所占有了,从直线一方说并没有被点所完全占有。或:有的。 ⑥ 坚白之撄相尽:在一块坚白石中,坚与白的渗透是完全密合的。 ⑦ 体撄不相尽:两个元素只有部分接触,不会完全重合。体:部分。

〔经 69〕比[①],有以相撄,有不相撄也。

〔经说〕比。两有端而后可。

〔注释〕 ① 比:比较。

〔经 70〕次[1],无间而不相撄也[2]。

〔经说〕次。无厚而后可。

〔注释〕 ① 次:按次序排比,紧接着摆放,即几何学的相切。 ② 无间而不相撄也:二者中间既无空隙,又不相交。

〔经 71〕法[1],所若而然也[2]。

〔经说〕法。意规圆三也[3],俱可以为法。

〔注释〕 ① 法:标准、方法,法则,规律。 ② 若:遵循,依照,符合。然:结果,特指人遵循一定的法则行动所造成的结果、效果、产品。 ③ 意:意念,思想,概念,定义,判断。规:圆规,画圆工具。圆:特指一个标准的圆形。

〔经 72〕循[1],所然也。

〔经说〕循。然也者,民若法也[2]。

〔注释〕 ① 循:遵循。《说文》:"循,顺行也。" ② 若:遵循,依照,符合。

〔经 73〕说[1],所以明也[2]。

〔注释〕 ① 说:推论。 ② 明:揭示,阐明,探究。

〔经 74〕彼[1],不可两也[2]。

〔经说〕彼。之牛,其非牛,两也,无以非也。

〔注释〕 ① 彼:本为指示代词,意为"那"、"那个",《墨经》用为逻辑变项,指代任一事物、属性、词项或命题。本条与下条的"彼"指代事物、主项或所争论的论题。

② 不可两：辩论双方应针对同一论题，不能我说此，你说彼，争论不交锋。两：两个对象、事物或主项。

〔经 75〕辩[①]，争彼也[②]。辩胜，当也。

〔经说〕辩。或谓之牛，谓之非牛，是争彼也。是不俱当[③]。不俱当，必或不当，不若当犬[④]。

〔注释〕 ① 辩：辩论。 ② 争彼：争论一对矛盾命题的是非。彼：《墨经》常用逻辑变项，指代任一事物、属性、词项或论题。 ③ 不俱当：不能同真。 ④ 不若：不相当于，反比喻之词。"当犬"：特指《经说下》一个辩论例子，即一个人说："这是狗。"另一个人说："这是犬。"狗犬是二名一实，这实际上是同一论题，可以同真或同假，而不是必然一真一假，因而不构成辩论。

〔经 76〕讹[①]，穷知而悬于欲也[②]。

〔经说〕讹。欲饮其鸩[③]，智不知其害，是智之罪也。若智之慎之也，无遗于其害也，而犹欲饮之，则饮之是犹食脯也。搔之利害[④]，未可知也，欲而搔，是不以所疑止所欲也。墙外之利害，未可知也，趋之而得刀[⑤]，则弗趋也，是以所疑止所欲也。观"讹，穷知而悬于欲也"之理，食脯而非智也，饮鸩而非愚也。所为与所不为相疑也，非谋也。

〔注释〕 ① 讹：错讹，此处借指人犯错误。 ② 穷知而悬于欲也：没有受理智支配，而受欲望支配。穷知：知识、智能有所穷，知识水平没有达到，言行没有受理智的支配、制约。悬于欲：受欲望牵系，言行受欲望支配。 ③ 鸩：毒酒。 ④ 搔：指搔马，为马理毛和清洁身体。 ⑤ 刀：古代刀形金属货币。

〔经 77〕已[①]：成；亡。

〔经说〕已。为衣，成也。治病，亡也。

〔注释〕 ① 已：已经，时间模态逻辑中表示过去时的模态词。

〔经 78〕使①：谓②；故③。

〔经说〕使。令④谓，谓也，不必成⑤。湿⑥，故也，必待所为之成也⑦。

〔注释〕 ① 使：命令，致使。《墨经》中表示主观与客观两种性质的基本模态词。② 谓：告诉，言说。表示祈使句的主观模态。 ③ 故：原因，致使。表示原因致使结果必然产生的客观模态。 ④ 令：命令。 ⑤ 不必成：指甲命令（令）、指使（谓、叫、让）乙做某事，乙不必然做成某事。从模态逻辑上说，"不必然 P"等于"可能不 P"。⑥ 湿：指地湿。 ⑦ 必待所为之成也：指地湿这一自然现象（结果）必然有使它得以产生的客观原因。

〔经 79〕名①：达②、类③、私④。

〔经说〕名。物⑤，达也，有实必待之名也命之。马，类也，若实也者必以是名也命之。臧⑥，私也，是名也止于是实也。声出口，俱有名。若姓字丽⑦。

〔注释〕 ① 名：以语词表达的概念。 ② 达：指达名，即外延最大的名，外延最广的普遍概念，最高类概念，范畴。达：通达、周遍。 ③ 类：指概括一类事物的名，普遍概念，类概念。 ④ 私：指称谓个体的名，单独概念。 ⑤ 物：物质，称谓宇宙间万事万物的总名。 ⑥ 臧：奴仆名，这里用作一个人的名字。 ⑦ 若姓字丽：语词概念指称表达事物，犹如姓名跟随着人一样。丽：附丽。

〔经 80〕谓①：命、举、加②。

〔经说〕谓。谓犬"狗",命也[3]。"狗,犬。"举也[4]。叱:"狗!"加也。

〔注释〕 ① 谓:命名,称谓,判断。 ② 命:命名。举:列举。加:附加,特指附加不同语气和感情因素。 ③ 把犬叫做"狗",这是命名。 ④ 说"狗是犬",这是列举。

〔经 81〕知[1]:闻[2]、说[3]、亲[4];名[5]、实[6]、合[7]、为[8]。

〔经说〕知。传受之,闻也。方不彰[9],说也。身观焉,亲也;所以谓,名也。所谓,实也。名实耦[10],合也。志行,为也。

〔注释〕 ① 知:知识。 ② 闻:传授的知识。 ③ 说:推论的知识。 ④ 亲:亲身观察的知识。 ⑤ 名:概念和理论的知识。 ⑥ 实:对实际情况的知识。 ⑦ 合:概念、理论与实际结合的知识。 ⑧ 为:自觉行动即实践的知识。 ⑨ 方不彰:由已知推论未知,由已经知道的前提,推论尚未知道的结论。方:比度,推论。一说方指方域时空,表示推论知识,不为方域时空局限和障碍。 ⑩ 耦:配合,结合。

〔经 82〕闻:传、亲。

〔经说〕闻。或告之,传也。身观焉,亲也。

〔经 83〕见[1]:体[2]、尽[3]。

〔经说〕见。特者[4],体也。二者[5],尽也。

〔注释〕 ① 见:观察。 ② 体:部分。 ③ 尽:全体。 ④ 特:独,一,部分。 ⑤ 二:两面,全面。

〔经 84〕合[1]:正[2]、宜[3]、必[4]。

〔经说〕合。矢至侯中[5],志功正也[6]。臧之为[7],宜也。

非彼必不有[8]，必也。圣者用而勿必[9]，必也者可勿疑[10]。

〔注释〕 ① 合：相合，符合。 ② 正：正合，指动机与效果正好符合。 ③ 宜：宜合，指行为合乎分寸，恰到好处，合宜，合适。《经下》："无欲恶之为益损也，说在宜。" ④ 必：必合，指思想言行符合事物的必然规律。 ⑤ 矢至侯中：侯：箭靶。以兽皮或布制成。 ⑥ 志：动机。功：效果。 ⑦ 臧：奴仆名。《墨经》屡以"臧"指代任一人，犹如现在说"张三"，"某甲"。 ⑧ 非彼必不有：《墨经》逻辑公式，等价于"无之必不然"、"无P则无Q"，彼、有、之、然犹如P、Q、R、S之类的变项符号。这里"非彼必不有"是作为必然规律概念的一例。 ⑨ 用：有作为，有所事，从事，用事。勿必：必然性的否定，等于"不必"、"非必"。"勿"是否定副词，意为"不"。 ⑩ 疑：怀疑，臆测，猜想，想象，相当于西方哲学认识论中的"意见"，在逻辑上相当于或然判断（可能判断）。"勿疑"："不疑"、无疑。

〔经85〕欲正权利，且恶正权害。

〔经说〕欲。权者两而勿偏[1]。

〔注释〕 ① 权：权衡思考。两：两面，全面，整体。偏：一面，片面，部分。

〔经86〕为[1]：存、亡、易、荡、治、化。

〔经说〕为。甲台[2]，存也。病，亡也[3]。买鬻，易也。消尽[4]，荡也。顺长，治也。蛙鹑[5]，化也。

〔注释〕 ① 为：自觉行动。 ② 甲台：制铠甲，垒高台。 ③ 亡：指消除疾病。 ④ 消尽：消除净尽，指荡平叛乱。 ⑤ 蛙鹑：指蛙鹑养殖，利用生物变化的行为。

〔经87〕同：重、体、合、类。

〔经说〕同。二名一实，重同也。不外于兼[1]，体同也[2]。俱处于室，合同也。有以同，类同也。

〔注释〕 ① 兼:整体。 ② 体:部分。

〔经 88〕异:二、不体、不合、不类。

〔经说〕异。二必异,二也。不连属,不体也。不同所,不合也。不有同,不类也。

〔经 89〕同异交得仿有无①。

〔经说〕同异交得。于富家良知,有无也②。比度,多少也。蛇蚓旋圆,去就也③。鸟折用桐,坚柔也。剑犹甲,死生也④。处室子母,长少也⑤。两色交胜,白黑也。中央,旁也。论行、行行、学实,是非也。鸡宿,成未也⑥。兄弟,俱适也。身处志往,存亡也⑦。霍,为姓故也⑧。价宜,贵贱也⑨。超城,运止也⑩。

〔注释〕 ① 同异交得:同一性和差异性互相渗透与同时把握,《墨经》方法论的重要观点和原理。仿:比方、例如。 ② 富家良知:一个人有富家但无良知,或无富家但有良知,是"有"和"无"集于同一人之身。 ③ 蛇蚓旋圆,去就也:蛇、蚯蚓旋转,既离开又接近。去:离开。就:接近。 ④ 剑犹甲,死生也:用剑杀死敌人,同时就保存了自己的生命,所以剑这种杀伤性武器,也有如铠甲一样的防御作用。 ⑤ 处室子母,长少也:一妇女,对她女儿说,长一辈。对她母亲说,少一辈。这是既长且少。 ⑥ 鸡宿,成未也:母鸡孵雏的某一时刻,幼雏既成又未成。鸡宿:母鸡孵雏。 ⑦ 身处志往,存亡也:身处此而志往彼,是既存且亡。 ⑧ 霍,为姓故也:霍本指鹤,又因为霍兼做了人的姓氏的缘故,使"霍"这个字有了歧义。 ⑨ 价宜,贵贱也:买卖双方商议的适宜的价格,对卖方说是够贵的,他才肯卖,对买方说是够贱的,他才肯买,这是贵贱集于同一价格之身。 ⑩ 超城,运止也:以超越城墙为目标的竞技活动,既有运动,又有停止,这是"运、止"两种性质集于一人之身。

〔经 90〕闻,耳之聪也。

〔经 91〕循所闻而得其意，心之察也。

〔经 92〕言，口之利也。

〔经 93〕执所言而意得见，心之辩也。

〔经 94〕诺[1]，不一，利用。

〔经说〕诺。相从[2]、相去[3]、先知[4]、是[5]、可[6]。五色、长短、前后、轻重援[7]。

〔注释〕 ① 诺：讨论科学知识时应用的问答法。 ② 相从：指从已知的大前提和问方给出的小前提出发，由答方跟随之给出相应的结论。相当于演绎法中的直言或假言三段论。从：跟随，顺从，追随。 ③ 相去：指从已知的若干选择关系和问方给出的某种选择出发，由答方排除其他的选择。相当于演绎法中的选言三段论的肯定否定式。去：除去，放弃。 ④ 先知：断定先前已知的知识。 ⑤ 是：此，这个，用来确定一个断定的个体。 ⑥ 可：许可，能，可以，对所提问题做肯定的断定。 ⑦ 援：援引，指五色等是常被援引来讨论科学问题的素材。

〔经 95〕服[1]，执倪言[2]，利。

〔经说〕服。执难，成言务成之，诡则求执之。

〔注释〕 ① 服：说服。 ② 倪言：邪言。《集韵》："倪言不正。"

〔经 96〕巧传则求其故[1]。

〔注释〕 ① 巧传：代代相传的手工业技巧、技术。为《墨经》一重要的基本概念。故：即原因、规律。

〔经 97〕法同则观其同。

〔经说〕法。法取同，观巧传。

〔经 98〕法异则观其宜[①]。

〔经说〕法。取此择彼，问故观宜[②]。以人之有黑者有不黑者也，止“黑人”[③]；与以有爱于人有不爱于人，止“爱人”[④]：是孰宜？

〔注释〕 ① 法：法则，规律，法式，形式，格式。宜：适宜，合适，即合乎标准的推论形式和法则。 ② 故：理由，根据，前提。问故：检查前提。观宜：观察是否适宜。 ③ 黑人：意为“所有的人是黑的”。 ④ 爱人：即墨家的“兼爱”。墨家把“兼爱”看作一个关系命题，又相当于道义逻辑中的义务命题，即“所有人应该爱所有人”，也就是在“所有人爱所有人”的关系命题之上，再加以“应该”即义务、理想的道义概念。

〔经 99〕止[①]，因以别道[②]。

〔经说〕止。彼举然者[③]，以为此其然也[④]，则举不然者而问之[⑤]，若圣人有非而不非[⑥]。

〔注释〕 ① 止：《墨经》中的论证方式，即用反例驳倒对方简单枚举归纳推理得出的不正确结论，或用否定对方演绎推理大前提的方法诘难对方演绎论证的结论。 ② 因以：用来。别：区别，限制。道：指一般性命题。 ③ 彼：指辩论对方。举：列举。然者：若干正面事例。 ④ 以为：指不符合客观实际与逻辑规律的主观上的认为，想当然，想象，猜想，臆想，臆测。这种“以为”只能用或然(可能)判断表示，还不算是知识，知识是对于事实和必然性的认识，用实然判断或必然判断表示。此其然：一类事物都是如此。 ⑤ 不然者：反例，反面事例。问：问难，反驳。 ⑥ 若：例如。圣人有非而不非：应用止的反驳方式的一例，意为所有圣人都不指斥他人之非，所有圣人都是虽见他人有非却不揭露其非。这种论点是墨家所不赞成的。

〔经 100〕正无非。

〔经说〕正。五诺[①]，皆人于知。有说[②]，过五诺，若圆无直[③]。无说，用五诺，若自然矣。

〔注释〕 ① 五诺：讨论科学问题时应用的五种问答方式，指上文的“相从、相去、先知、是、可”。“五诺”在本条有三次出现，为《墨经》基本术语。 ② 说：推理，证明。③ 圆无直：字面意思是“圆周上没有直线”，即“一圆周上任何三点都不在一直线上”。

【鉴赏】 《墨经》是天下奇书。胡适说：“《墨子》的《经》上下、《经说》上下、《大取》、《小取》六篇，从鲁胜以后，几乎无人研究。”“到了今日，这几篇二千年没人过问的书，竟成了中国古代的第一部奇书了！”（见胡适《中国哲学史大纲》卷上）

《墨经》之所以说是天下奇书，第一是表达形式奇，第二是表达内容奇。从表达形式说，《墨经》文本简练得出奇。《经上》共 100 条，524 字，平均 5 字一条。条目最短 3 字，如第 8 条：“义，利也。”（道义是给人以实际利益）条目最长 11 字，如第 93 条：“执所言而意得见，心之辩也。”（根据所听到的言论，把握对方说话的意思，是理智的辨别分析作用）

从表达内容说，《墨经》也很出奇。人们常说，中国传统文化长于政治伦理，短于科学和逻辑。但《墨经》情况相反。《墨经》的长处，正在于科学和逻辑。《墨经》跟其他中国古籍的不同处，是用精练的古汉语，概括哲学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各科知识，是中国古代一部微型的百科全书。

从《经上》说，100 个条目，有 78 条用定义方法，11 条用分类方法，或是用分类和定义结合的方法，规定古代科学和逻辑范畴。还有 11 个条目，运用这些范畴，表达古代科学和逻辑命题。

把《经上》100 个条目的内容，纳入现代科学知识的分类系统，可清晰看出墨者的真知睿智，领略墨家科学和逻辑的深湛义理，洞察《墨经》的重要学术价值。

《经上》100 个条目的内容，属于自然科学知识，有 20 条。属于哲学社会科学知识，有 80 条。再细分，自然科学知识中，属于数学 15 条，力学 1 条，心理学 4 条。哲学社会科学知识中，属于世界观 14 条，认识论 7 条，逻辑学 30 条，方法论 8 条，政治学 6 条，伦理学 15 条。

《墨经》数学，主要是几何学，有数学名词的定义，讨论方、圆、直线的

性质，点、线、面、体的关系，相交、相切、相离问题。《墨经》和西方欧几里得《几何原本》中的许多概念、理论相符。

点、线、面、体，是几何图形的元素。点是《墨经》的几何学概念。《经上》说："端，体之无厚而最前者也。"这是"端"(点)的定义。《墨经》"端"的含义有两种：第一，相当于欧几里得几何学中的点。在欧氏几何中，点被定义为"不可分"。第二，没有厚度，也没有长度和宽度，是物体的最前部分。

《墨经》的"端"，是没有长、宽、高三维，无穷小的物质微粒。这种物质结构论，相当于古希腊自然哲学家的原子论。原子论或物质微粒说，是人类认识物质的一个里程碑。再进一步，人类探讨原子或物质微粒的深层结构，提出物质无限可分说。物质结构是可分和不可分的结合，是可分的阶段性、有限性和进展性、无穷性的统一。

《经上》说："体，分于兼也。"《经说上》举例解释说："若二之一，尺之端也。"点和线的关系，是部分和整体的关系。这是对"体"所下的关系定义。"体"是部分、元素，"兼"是整体、集合。"尺"相当于几何学的"线"，"端"相当于"点"。"线"是无数"点"的集合、整体，"点"是"线"的部分、元素。这相当于欧几里得几何中"全体大于部分"的公理。《墨经》证明点是线的必要条件，线是点的充分条件。

《经上》说："故，所得而后成也。"《经说上》举例解释说："小故：有之不必然，无之必不然。体也。若尺有端。大故：有之必然，无之必不然。若见之成见也。""故"指原因，"后成"指结果。"故"分"小故"和"大故"。"小故"相当于必要条件，特征是"有之不必然，无之必不然"。即有点不一定有线，而无点一定无线，点为线的必要和非充分条件。反过来，可以说线为点的充分条件，即有线一定有点，而无线不一定没有点，线是点的充分和非必要条件。

《经上》说："撄，相得也。"《经说上》举例解释说："尺与尺俱不尽。端与端俱尽。尺与端或尽或不尽。""撄"的含义，是"相交"、"相遇"、"接触"。分三方面考察：

其一，"尺与尺俱不尽"，线和线相交，双方都不完全重合，因为线是无

数点的集合，线和线相交，只交于一点。

其二，“端与端俱尽”，点和点相交，完全重合，完全占有对方，没有空隙，因为点没有长、宽、高。

其三，“尺与端或尽或不尽”，点和线相交，从点方面说，是完全重合（尽），从线方面说，是不完全重合（不尽）。

《经上》说：“比，有以相撄，有不相撄也。”《经说上》解释说：“两有端而后可。”这是几何学中图形比较的方法。同类的图形，可相互比较。如两条线，两个角，两个圆，两个矩形等。可用叠置法比较。

《经上》说：“次，无间而不相撄也。”《经说上》解释说：“无厚而后可。”“次”指序次、排列、相切。“相切”是指两个图形的共同点只有一个。“无间”是两个图形之间没有空隙。“不相撄”是不相交，相交是有两个共同点，“相切”是有一个共同点。

墨家认为，两个图形相离的时候，中间有空隙。《经上》说：“有间，中也。”《经说上》解释说：“谓夹之者也。”《经上》说：“间，不及旁也。”《经说上》解释说：“谓夹者也，尺前于区而后于端，不夹于端与区内。及，非齐及之及也。”《经上》说：“离，间虚也。”《经说上》解释说：“虚也者，两木之间，谓其无木者也。”这是说图形相离。如一座建筑中两根立柱间的空隙，可计算。“间，不及旁也”，说明“及”不是“齐及”（相等），而是“包含”。“尺前于区”，相当于欧几里得几何学中的定义“面的界限是线”。“后于端”，相当于欧几里得几何学中的定义“线的界限是点”。面夹于边之间，线夹于点之间，不能说线夹于点和面之间。

有穷、无穷概念，是近代数学史中的重要概念。《经上》说：“穷，或有前不容尺也。”《经说上》解释说：“或不容尺有穷，莫不容尺无穷也。”“或”即“有时”。“尺”即线。“前”则是指一个区域的最前面。一个空间是有穷的，在度量的时候，前面不能容纳一线，这就是“或不容尺有穷”。一个空间是无穷的，在度量的时候，前面永远可以容纳一线，这就是“莫不容尺无穷也”。

方圆定义。《经上》说：“方，柱、隅四权也。”《经说上》举例解释说：“矩

写交也。""柱"指边。"隅"指角。"方"的定义,是四边、四角相等。"方"是用矩尺制作的四边相等、四角为直角的平面图形。墨家知道"矩"这种工具的性质和作用。工匠没有矩,寸步难行。这个定义既科学,又实用,反映用矩尺做方的生产技术。

《经上》说:"圆,一中同长也。"《经说上》解释说:"规写交也。"圆有一个中心,从中心到周边有同样长度。"规"是画圆工具,"写"即"画"。用圆规一脚抵住中心,用另外一脚画出圆周的轨迹。《经上》说:"同长,以正相尽也。"《经说上》举例解释说:"楗与框之同长也。"《经上》说:"中,同长也。"《经说上》解释说:"心,自是往相若也。""同长":比较两个物体同样长度,如门楗和门框有同样长度。"中"是圆心,从圆心到圆周都有同样长度,距离相等。现代科学发达,但画圆仍是如此。

直线和圆。《法仪》载墨子说:"直以绳。"墨子在木工的生产实践中总结出画直线的方法。中国木工用墨斗工具画直线的实践,从理论上接近于欧几里德几何学的思想。其一,从每一点到另一点可引一直线;其二,通过不同两点的直线必定存在;其三,通过不同两点的直线至多有一条;其四,推论:任意两个不同的点,确定唯一的通过它们的直线。

《经上》说:"直,参也。"《经说上》说:"圆无直。""直"即直线。"参"指第三个东西加入两个东西中间。《广雅·释言》说:"参,三也。"直线是有一点,恰好介于另外两点之间。在一直线上的三点,有一点恰好介于其余两点之间。《墨经》在分别定义圆和直线后,确认圆和直线关系的定理"圆无直",即圆周上无直线;一圆周上任何三点,都不在一直线上;没有一圆,能通过同一直线上的三点。《墨经》认为,这条定理,可以通过科学方法证明。《经说上》说:"有说,过五诺,若'圆无直'。""说"即论证。"五诺"是指论证科学知识的五种问答法。

加倍和还原。《经上》说:"倍,为二也。"《经说上》说:"二尺与尺但去一。""倍"是乘以 2。2 尺和 1 尺之差,是 1 尺。从 2 尺中减去 1 尺,剩余 1 尺。2 尺是 1 尺的 2 倍。这是"倍"的定义和还原算法。

《墨经》有许多数学概念,和欧几里得《几何原本》符合。《墨经》是中

国数学史上的宝贵文献，其中记述的数学知识，与中国工匠几千年实际运用的生产技术密切结合，变为尽人皆知、耳熟能详的基础性理论。

《墨经》有丰富的物理学知识。对时间和空间、运动和静止等概念，从生活经验出发，运用推理能力和高度想象，进行深刻论证。

时间和空间这两个概念，在中国古代很早就形成了，古籍中常“宇宙”二字并举。“宇”是空间概念。“宙”是时间概念。《经上》说：“久，弥异时也。”《经说上》举例解释说：“古、今、旦、暮。”《经上》说：“宇，弥异所也。”《经说上》举例解释说：“东、西、南、北。”这是时间和空间的定义。“久”指时间概念。尸佼《尸子》：“天地四方曰宇，古往今来曰宙。”《淮南子·齐俗训》：“往古来今谓之宙，四方上下谓之宇。”“久”与“宙”古音相通，“久”就是“宙”。

《经上》说：“始，当时也。”《经说上》说：“时或有久，或无久。始当无久。”“始”指开始、开端。所有物体运动变化都有“始”。“始”是物体运动恰当开端之时，是属于无穷小的时间（一刹那）。

《墨经》对于力、重、运动之间的关系，有一定认识。《经上》说：“力，形之所以奋也。”《经说上》说：“重之谓，下举重，奋也。”这是“力”的定义。“力”是物体运动的原因。“举”是使物体上升，提起重物。举重是用力使物体运动状态改变的典型事例。

《经上》说：“尽，莫不然也。”《经说上》说：“俱止、动。”《经上》说：“动，或徙也。”《经说上》说：“偏际徙者，户枢蛇蚕。”《经说上》说：“无久之不止，若矢过楹。有久之不止，若人过梁。”《经说上》说：“蛇蚓旋圆，去就也。”这些物体运动的实例，是从实际生活中观察到的。“俱止”指全部静止。“俱动”指全部运动。门的运动，是绕轴作扇形旋转。蛇、蚕和蚯蚓的运动，是一部分动，一部分不动（偏际徙）。《墨经》分析瞬间运动和历时运动。“无久之不止”指瞬间运动，如飞行着的箭，经过一根柱子所占有的时间。“有久之不止”指历时运动，如人经过一座桥梁。

所谓“巧传则求其故”，表明《墨经》科学是代代相传的手工业工匠技巧的升华提高和理性概括。《墨经》的科学，同现代和西方的科学可以互

相解释。《经上》"力,形之所以奋也"的力学定义,可以和牛顿的力学理论挂钩。墨家认为,"力"是物体运动状态变化的原因,人体具有运动能量转移和变化的内在潜质。《墨经》的数学,尤其是几何定义,与欧几里得《几何原本》可互相参证。

"虑也者,以其知有求也,而不必得之。"墨家认识到思考的重要性,它是求知的重要活动。《经说上》说:"传受之,闻也。方不彰,说也。身观焉,亲也。"分析获得知识的不同途径,强调"亲知",注意调动各种认识手段。生产和理论结合,感性和理性并重,是墨家科学成就的认识论根源。

在《经上》的条目归类中,纯逻辑学的条目,占全部条目的30%。逻辑学之外的其他条目,全都是《墨经》逻辑学理论的自觉运用。《墨经》的全部内容、精神和框架,都是逻辑学式的:一部分自觉讲解逻辑学,一部分自觉运用逻辑学。晋代鲁胜洞见《墨经》的这一真谛,率先把《墨经》直接称为《墨辩》和《辩经》,意即《墨经》是墨家辩学之经,辩论之经,诸子百家争鸣辩论的形式和原理。用现代跟国际接轨的术语或话语系统说,就是中国古代的逻辑学。

第1条规定的"故"范畴,从世界观(宇宙观、本体论、存在论、形上学)角度解释,即"原因",在逻辑学上,可引申为推论的理由和根据,即论据。"有之必然",是墨家用古汉语,对因果联系和推论式(正确的大前提以及前提和结论的必然联系)的元语言概括。相当于用现代语言说"如果P则Q"。在第1条定义"故"即原因范畴后,第96条运用这一范畴,列举简单命题说:"巧传则求其故。"即对代代相传的手工业技巧,要求取其原因,道出《墨经》科学知识的形成机制。

第79条说:"名:达、类、私。"《经说上》解释说:"物,达也,有实必待之名也命之。马,类也,若实也者必以是名也命之。臧,私也,是名也止于是实也。声出口,俱有名。若姓字丽。"即以语词表达的概念,分为外延最广的普遍概念、一般类概念和单独概念三种。如"物"(物质),是外延最广的普遍概念,凡是存在着的实体,一定都等待着用这一个概念来概括。"马"是类概念,凡是具有马属性的实体,一定都用这个概念来概括。"臧"是单

独概念，这个概念只用来指称一个特定的实体。凡语言从人们口中说出来，里面都一定包含着语词概念。语词概念指称事物，就像一个姓名，都跟随着一个人的实体一样。

名的实质，是用语词表达概念。自从孔子在春秋末期提出“正名”的思辨课题之后，诸子百家都讲“正名”。《荀子·正名》和《墨经》细致研究关于“名”，即语词概念的理论，形成中国古代名学，即逻辑学的系统知识。

第 79 条说的“达名”，即外延最大的名，外延最广的普遍概念，最高类概念，就是各门科学的范畴。“达”是通达、周遍。《墨经》在中国传统知识宝库中的重要性，借用德国文化史学者雅斯贝尔斯的话说，是在人类文化的轴心时代，参与奠定人类的精神基础，囊括“所有我们今天依然在思考的基本范畴”。

范畴，希腊文 kategoria，即种类、类型、范围。译名“范畴”，源自《尚书·洪范》的“洪范九畴”。周武王打败商纣王，向商代贵族箕子咨询治理天下的大道，箕子用“洪范九畴”来回答，是说治理天下的大道分为九类。宋蔡沈《书经集传》解释说：“治天下之大法，其类有九。”

“洪”是大，“范”是法式、模式、模范、范型、范围、类型。“畴”是类，类型。范畴是反映事物普遍本质的基本概念，大概念，类概念。范畴是人类认识成果的概括和结晶，是进一步认识的方法与工具。黑格尔说：“我们可以完全正确地掌握一种语言；可是如果没有文化，就不能善于说话。文化可以使精神具有各式各样的观点，使它即时想起这些观点，使它拥有一大批考察一个对象时所运用的范畴。因此，人们可以从智者们学得的技巧，就是顺利地掌握一大批这样的观点，以便依据这些观点即时地来考察对象。”（见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第二卷，北京：三联书店 1957 年版，第 11—12 页。）

黑格尔对古希腊智者派的论述，完全适用于分析《墨经》的语词、概念和范畴理论。黑格尔把世界和人类的认识，比喻成一面网，而范畴就是这面网上的牢固纽结。“这些纽结是精神生活和意识的依据和趋向之点”。（见黑格尔《逻辑学·第二版序言》，北京：商务印书馆 1966 年版，第

15 页。)

列宁解释发挥说:“如何理解这一点呢?在人面前是自然现象之网。本能的人,即野蛮人没有把自己同自然界区分开来,自觉的人则区分开来了。范畴是区分过程中的一些小阶段,是帮助我们认识和掌握自然现象之网的网上纽结。”(见列宁《哲学笔记》,北京:人民出版社 1956 年版,第 90 页。)

《经上》100 条所包含的上百个逻辑和科学范畴,是中华民族认识和改造世界历史的里程碑,是认识和掌握自然现象之网的网上纽结。《墨经》是“运用概念来思维”的典范,有着丰富深刻的概念理论和范畴体系。《墨经》的概念论,涉及名(语词、概念)的性质、作用和种类等问题,列举并解释众多逻辑和科学范畴,是中国古代概念论的宝库。

第 31 和 32 条说:“举,拟实也。言,出举也。”《经说上》解释说:“告以之名举彼实也。故言也者,诸口能之,出名者也。名若画虎也。言,谓也。言由名致也。”即名(语词、概念)的实质,是举实、拟实,列举和摹拟实际事物。用语词、概念列举实物,“举”的定义是“摹拟”,即用摹拟事物性质的语句、短语或摹状词反映事物。“举实”、“拟实”,表示语词(词项)的指谓、表意和认识功能。用语句来“举实”、“拟实”,构成概念的内涵和外延。

在名(语词、概念)和言(语句)关系上,墨家认为名对实的反映作用,是通过一系列语句来实现的。从结构上说,语句是由名联结而成的。从认识作用上说,名对实的反映,靠语句对事物的列举、指谓来实现。利用名(语词、概念)和言(语句),认识事物、表达感情、进行交际和指导行动,这是人类特有的性质和功能。

名的作用是列举实际事物,列举是摹拟,即反映、抽象、概括。列举、摹拟、摹略,是人的意识对外界事物的认识作用。列举、摹拟、摹略,是概念、范畴的抽象、概括作用。这种抽象、概括作用,需要通过语言来实现。表达概念、范畴的“名”(语词),可以通过口说出来。用“摹拟”定义“列举”,拿图画比喻概念、范畴对事物的反映作用,表明墨家概念论以能动反映论的认识论为基础。

名称有指谓和交际作用。指谓和交际，是语言的两大功能。墨家从事物、语言和意义（人的意识对事物列举、摹拟、摹略的结果）三者关系上，说明了名的性质和作用。而名称（语词、概念）是语言的构成元素，是推论说词的细胞，所以概念论是逻辑研究的重要内容。

第79条说："声出口，俱有名。""声"即"言"，"言为心声"。这接近于黑格尔所谓"人只要一开口说话，在他的话中就包含着概念"，说明人注定要跟语词、概念打交道，说明语词、概念运用的普遍性。

第80条讨论名称的指谓作用，列举指谓的三种含义：命名、列举和附加感情因素。把犬叫做"狗"，是命名。用"狗"名做主项构成命题，说"狗是犬。"这是用名称列举事物。对着狗叱责说："狗！"这是附加了感情因素的名称。

名（语词、概念）有抽象、概括的作用。第40条对"久"（时间）的定义，是"弥异时"，即概括各种不同的具体时间，如古、今、旦、暮等。感官只能感知个别的时间，思维才能抽象一切时间的共同性质（普遍本质），用语词"久"概括，成为"时间"的哲学范畴。《墨经》中上百个逻辑和科学范畴，是通过心智理性的抽象、概括而获得的。

《墨经》有一个哲学范畴的体系。范畴是大概念，即《墨经》说的"达名"（外延最广的概念）。《经上》从"故"至"正"共100条，用定义分类的方法，从内涵外延上规定了一百多个哲学、逻辑和科学范畴。

关于世界观的范畴"物（物质）"、"实（实体）"。物（物质）是外延最广的哲学范畴，所有的实（实体）都用它来概括。时间范畴概括一切不同的具体时间（如古代、现代、早上、晚上）。空间范畴概括一切不同的具体空间（如东方、西方、南方、北方）。

用尺子量度一个空间，前面容不下一尺，这叫"有穷"。若前面永远、处处能容下一尺，这叫"无穷"。变化、质变就是特征、性状改变。如蝌蚪变为青蛙，鹌鹑蛋变化为鹌鹑。增益是量的扩张，减损是量的缩小。遵循着法则（规律），就可以取得一定的结果。如使用圆规，遵循"圆，一中同长也"的法则，可以制定一个标准的圆形。

第 4 条阐述认识论的范畴"虑"。虑即思考，是以认识能力求知的状态和活动。但仅有思虑求知的活动，不一定能取得知识，就像仅用眼睛斜视，不一定能看清楚对象一样。"知，材也"的"知"，指人的认识能力。材即才能、本能。墨家的认识论是可知论，充分相信人对世界的认识能力，认为凭借自身所具有的认识能力，再加上其他条件和过程，人就一定能取得知识。犹如人具有健全的视力，再加上其他条件，就一定能看见东西。

第 5 条"知，接也"的"知"，指感性认识。"接"是接触事物。感性认识是用人的认识能力与物相接触，相过从，而能描摹出事物的相貌，犹如以健全的视觉能力接触事物，从而构成事物的视觉形象一样。

第 6 条"知，明也"的"知"，指理性认识。"明"是清楚明白。理性认识是用人的认识能力整理分析事物，从而取得深切显明的认识，犹如用眼睛仔细看东西，看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

从来源说，知识分为闻知、说知和亲知；从内容说，知识分为名知、实知、合知和为知。《经上》把有意识的自觉的行为，也叫做知识。人在实践中追求的最高境界，是用正确理论、知识指导行动，按规律办事，达到预期目的，实现动机和效果的统一。

第 84 条"合"意为相合，符合。正意为正合，指动机与效果正好符合。符合有正合、宜合和必合的不同。由于勤学苦练，掌握了技巧，射箭时也一心想射中靶心，结果果然射中，这就是动机和效果的正确结合。

第 76 条"讹"指犯错误。错误的发生，是由于没有用理智去支配行动，而是受欲望盲目支配的结果。墨者主张人的行为应该受理智的支配。相反，不受理智支配，受欲望或不确定的意见（疑问）支配，就难免在行动中犯错误。这是对犯错误原因的认识论和心理学解释。

此篇有关于政治学的范畴"功、罪、赏、罚、诽（批评）、誉（表扬）"等，关于伦理学的范畴"仁、义、礼、忠、孝、任、勇、利、害"等，关于物理学的范畴"动（运动）、止（静止）、力"等，以及关于数学的范畴"方、圆、平、直、中、厚、倍"等。如此，《墨经》形成了一个庞大的"范畴王国"，并对这些范畴各自做了专门的规定。既有范畴的理论，又有理论的运用，至今仍具有重要的

认识和实践价值。

第 89 条说，同一性和差异性是互相渗透的，可以同时把握，如“有”和“无”集于同一人之身。一个人生于富家但无良知，或不生于富家而有良知，是有和无集于同一人之身。一数与不同的两个数相比，既多且少。蛇、蚯蚓旋转，既去（离开）且就（接近）。鸟儿筑窝折用的梧桐树枝，既坚且柔。用剑杀死敌人，同时就保存了自己的生命，所以剑这种杀伤性武器，也有如铠甲一样的防御作用，兼有死生两种性质。一位妇女既长（对于她的女儿来说）且少（对于她的母亲来说）。一物颜色比甲物淡，又比乙物浓，既白且黑。一圆的中心可以是另一圆的周边，既是中央又是旁。言论与行动、行动与行动、学问与实践，既有是又有非。母鸡孵雏的某一时刻，幼雏既成形又未成形。兄弟三人中的老二，说他是兄和弟都合适。一个人的身体处在这里，而心志却跑往别处去了，是既存且亡。霍本指鹤，又因为霍兼做了人的姓氏的缘故，使霍这个字有了歧义。买卖双方商议合适的价格，对卖方说是够贵的，他才肯卖，对买方说是够贱的，他才肯买，这是既贵且贱。以超越城墙为目标的竞技活动，既有运动，又有静止，这是运动和静止的统一。这里用 15 个事例，论证“同异交得”的方法论命题。“同异交得”，即同一性和差异性互相渗透与同时把握，这是辩证法“对立统一”规律的别名。

第 85 条《经说上》说：“权者两而勿偏。”即权衡思考，要遵守两点论、全面性的原则，而不要犯片面性的错误。第 83 条说观察有部分和全面两种。只见一面，叫部分观察。看到两面，叫全面观察。

《经上》和《经说上》运用其所规定的同异、两偏等范畴，表达“同异交得”和“两而勿偏”的方法论命题，是杰出的辩证法世界观与思维方法论，有深刻的科学性、精到的真理性和超前的现代性。

第 99 条说，“止”用来区别和限制一般性道理。这是止式论证的功用定义。《经说上》论止式论证的步骤说，对方列举若干正面事例，仓促概括出不正确的普遍结论，我则列举反面事例，予以反驳。《经说上》给出的例子是：“以人之有黑者、有不黑者也，止黑人”，即用“有人不是黑的”，反驳

"所有人是黑的"。《墨经》总结的止式论证,与现代和西方逻辑的推论式相通,表明古今中外全人类思维形式和规律的一致性。

由以上分析,窥豹一斑,以小见大,可领略《经上》和《经说上》文本的深湛义理,洞察墨家学者的真知灼见与超越学派和时代局限的普世价值,认知奇书《墨经》的重要理论、历史与现实意义。

经下、经说下

〔经 101〕止①,类以行之②,说在同③。

〔经说〕止。彼以此其然也④,说是其然也⑤。我以此其不然也⑥,疑是其然也⑦。

〔注释〕 ① 止:《墨经》中一种重要的反驳方式。参见《经上》第 98—99 条注释。 ② 类以行之:依据类别来进行。 ③ 说在同:论证的理由在于,我所要反驳的,与对方所要证明的,必须是同一论题。逻辑学同一律的运用。 ④ 彼:指辩论对方。此其然:指某类事物都是如此。 ⑤ 说:推论,这里指演绎推理。是其然:指从"此其然"的一般性前提中,推出的个别结论。是:这个。 ⑥ 此其不然:对"此其然"的否定,并非"此其然"。 ⑦ 疑:怀疑,质疑。

〔经 102〕推类之难①,说在之大小②,物尽③,同名④,二与斗⑤,爱⑥,食与招⑦,白与视⑧,丽与暴⑨,夫与屦⑩。

〔经说〕推。谓四足,兽与?并鸟与⑪?物尽与?大小也。此然是必然⑫,则俱为麋⑬:同名。俱斗不俱二:二与斗也。包肝肺子:爱也。掘茅:食与招也。白马多白,视马不多视:白与视也。为丽不必丽,为暴必暴:丽与暴也。为非以人,是不为非,若为夫勇,不为夫;为屦以买衣,为屦:夫与屦也。

〔注释〕 ① 推类之难：推类的困难，疑难，易出现的谬误。狭义推类（或类推），指各种类比推论，包括譬（譬喻式的类比推论）、侔（比较相似词句的类比推论）、援（援引对方言行的类比推论）、推（归谬式的类比推论）等。广义的推类（或类推），相当于"推理"，包括演绎和归纳，如"止"等。实际上各种推理，都与类有关。推故，推理，推类，实质一样。"推类之难"，广义指推论中遇到的困难，易出现的谬误。 ② 大小：指论题谓项所指谓主项范围的大小。如说"四足"，可以指"兽"，"并鸟"（两鸟相并而立），或荒谬地说"物尽"（所有事物都如此）。 ③ 物尽：指荒谬地说"所有事物尽（俱）为某某"。尽、俱：全称量词。 ④ 同名：同一名称。 ⑤ 二与斗：指"俱"这个全称量词，在跟"斗"（斗殴）和"二"结合时，会产生"一是一非"的困难。"斗"（斗殴）的本义，就是指甲乙二人参加的殴打动作，可以跟"俱"结合，即甲乙二人都参加了斗殴。但"二"的本义，是指此一元素和彼一元素构成的集合，此一元素和彼一元素只能说是"俱一"，不能说是"俱二"。《经说下》："俱斗不俱二。""俱一"为《墨经》惯用语和基本概念。 ⑥ 爱："肝肺"本指内脏器官，可引申指对子女的爱怜之情，如比喻说子女为"心肝"。 ⑦ 食与招：指"掘茅"，可用来作食物，可用来作招牌。 ⑧ 白与视：白与视两词有不同用法。"白"可与"多"结合，如说："白马多白。""视"不可与"多"结合："视马不多视。" ⑨ 丽与暴：人为地想打扮得美丽，结果却不一定真的美丽，但人为地残暴，结果一定就是残暴，即《经说下》说"为丽不必丽，为暴必暴"，"为丽"和"为暴"不同类，不可类比。 ⑩ 夫与屦：即《经说下》说"为非以人，是不为非，若为夫勇，不为夫；为屦以买衣，为屦"的例子，这话的意思是：因为别人的原因而被迫犯错误，并不等于自己主观上愿意犯错误，就像表现武夫之勇，不等于做丈夫；但是做鞋子以用来交换衣服，却就是做鞋子。这是说"为屦以买衣"，跟"为非以人"不同类，不可类比。 ⑪ 并鸟：两鸟相并而立，也是"四足"。 ⑫ 此然是必然："举然者，以为此其然也"，"以此其然也，说是其然也"的略语。是仓促概括和虚假论证的谬误。 ⑬ 俱为麋：用归谬法说明出现仓促概括和虚假论证的谬误，会把万物都说成麋。俱：全称量词。

〔经 103〕一①，偏弃之②。

〔经说〕一。一③，与一④，亡⑤。不与一⑥，在：偏去。

〔注释〕 ① 一：一个整体。 ② 偏弃：去掉一部分。偏：部分。 ③ 一：从一个

整体中被去掉的一小部分。 ④ 与一:指从一个整体中被去掉的一小部分,再结合进一个大整体。 ⑤ 亡:消失,指从一个整体中被去掉的一小部分,再结合进一个大整体后,这一小部分独立存在的地位,就消失了。 ⑥ 不与一:指从一个整体中被去掉的一小部分,不结合进一个大整体。

〔经 104〕谓而固是也①,说在因②。

〔经说〕谓。有之实也,而后谓之。无之实也,则无谓也。不若假③。举"美"谓是④,则是固美也,谓也。则是非美,无谓,谓则假也。

〔注释〕 ① 谓而固是也:称谓要固定地反映事物的某种实质。 ② 说在因:论证的理由在于称谓要以事物的实际情况为转移。 ③ 假:虚假。 ④ 举"美"谓是:举出"美"的概念来表达这样一种状况。是:这个,这样。

〔经 105〕不可偏去而二①,说在见与不见②、俱一与二③、广与修④。

〔经说〕不。见不见离⑤,一二不相盈⑥,广修坚白相盈⑦。

〔注释〕 ① 不可偏去而二:由两个元素构成的集合,其中的两个元素互相依赖,渗透,不能去掉其一。偏:部分。偏去:从一个整体中去掉一部分。 ② 见与不见:一个较大的物体,看见这边,看不见那边,这"见与不见"两面相离,但不可偏去其一。 ③ 俱一与二:由两个元素"一"构成的集合"二",从元素说,每一个都是一个(俱一),这"俱一与二"互相依赖,渗透、不能去掉其一。一个面积中的宽度与长度二者互相渗透,不能去掉其一。 ④ 广与修:一个面积中的宽度与长度二者互相依赖,渗透,不能去掉其一。 ⑤ 见不见离:一个较大的物体,看见这边,看不见那边,这"见与不见"两面相离。 ⑥ 一二不相盈:元素"一"和集合"二"是两件不同的事情,"二"包含"一","一"不包含"二",一边"盈",一边不"盈"。 ⑦ 广修坚白相盈:一个面积的宽度和长度,是每一处都互相依赖,渗透,不能去掉其一;一块石头的坚性和白性每一处都互相依赖,渗

透，不能去掉其一。

〔经 106〕不能而不害，说在容①。

〔经说〕不。举重不举针②，非力之任也。为握者之奇偶，非智之任也③。若耳目④。

〔注释〕 ① 意谓一个人不能做那件事，不妨害他能做这件事。论证的理由在于拿面部器官的作用打比方，如耳管听不管看，目管看不管听。 ② 意谓举重运动员善举重，不善举针绣花。 ③ 意谓握筹善算的数学家不善讲演辩论，因为这不是数学智慧的职任长处。为握者：古代握筹善算的人。奇偶：讲演辩论。奇：独白。偶：对辩。④ 若耳目：意谓如耳管听不管看，目管看不管听。

〔经 107〕异类不比，说在量。

〔经说〕异。木与夜孰长？智与粟孰多？爵、亲、行、价四者孰贵？麋与鹤孰高？蝉与瑟孰悲？

〔经 108〕偏去莫加少①，说在故②。

〔经说〕偏。俱一无变。

〔注释〕 ① 偏去莫加少：从一个整体中去掉一部分，作为整体的数量还没有减少。偏：部分。偏去：从一个整体中去掉一部分。 ② 故：故旧，依旧，照旧。

〔经 109〕假必悖，说在不然。

〔经说〕假。假必非也而后假。狗假鹤也①，犹氏霍也②。

〔注释〕 ① "鹤"：原作"霍"，古通。 ② 霍：此处特指人的姓氏，古通"鹤"，《墨经》屡以"霍"为例。

〔经 110〕物之所以然，与所以知之，与所以使人知之，不必同，说在病。

〔经说〕物。或伤之，然也。见之，知也。告之，使知也。

〔经 111〕疑[1]，说在逢[2]、循[3]、遇[4]、过[5]。

〔经说〕疑。逢为务则士，为牛庐者夏寒：逢也。举之则轻，废之则重，若石羽，非有力也；沛从削，非巧也：循也。斗者之敝也，以饮酒，若以日中，是不可知也：遇也。知与[6]？以已为然也与[7]？过也。

〔注释〕 ① 疑：怀疑，臆测，猜想，想象，意见。 ② 逢：偶尔见到，碰到。③ 循：遵循，因循，顺势而为。 ④ 遇：偶然遇到。 ⑤ 过：知道过去已经（曾经）如此。⑥ 知：真切确实的知识，知道，没有疑点、疑问，与"疑"相对。 ⑦ 以已为然：以过去推论现在。已：已经，曾经，即过去。然：指现在如此。以为：主观地、想当然地臆测。《经说下》："过而以已为然。"即以过去已经（曾经）如此为根据，从而说现在也是如此。

〔经 112〕合[1]，与一或复否[2]，说在矩。

〔注释〕 ① 合：指几何图形的相合、相等。 ② 一：指用来比较几何图形是否相合、相等的共同标准。复否：相合与不相合。复：重合、叠合。

〔经 113〕区物一体也[1]，说在俱一[2]、惟是[3]。

〔经说〕区。俱一若牛马四足[4]。惟是当牛马[5]。数牛数马则牛马二[6]。数牛马则牛马一[7]。若数指指五而五一[8]。

〔注释〕 ① 区：区划，划分。一：统一。体：部分。"一体"即把不同的部分统一起来，合成一个整体，所以"一体"即相当于整体，也就是《墨经》说的"兼"。 ② 俱一：《墨经》基本概念，指集合中的元素"每一个都是一个"的性质。如"牛马"是一个集合，其中

的元素牛、马每一个都是一个。“五指”是一个集合,其中的元素拇指、食指、中指、无名指、小指每一个都是一个。 ③ 惟是:《墨经》基本概念,指集合本身所具有的不能分配于其元素的整体的性质,字面意思是“仅仅这一个”,即仅是集合整体具有的性质。④ 牛马四足:指牛、马两个元素“每一个都是一个”的意义,即牛与马分别都是“四足”。⑤ 惟是当牛马:解释“惟是”(集合作为一个整体“仅仅这一个”的性质)的例子,如说“牛马”这一个集合。 ⑥ 数牛数马则牛马二:从元素方面说,数牛数马,则有牛、马这两个元素。 ⑦ 数牛马则牛马一:从集合方面说,数“牛马”,则只有“牛马”这一个集合。⑧ 指五而五一:从元素方面说,指头有五个;而从集合方面说,“五指”的集合却只有一个。

〔经 114〕宇徙[①],说在长宇久。

〔经说〕宇。宇徙而有处,宇南宇北[②],在旦又在暮,宇徙久。

〔注释〕 ① 物体在空间迁徙运动。 ② 如物体在空间中由南往北迁徙运动。

〔经 115〕不坚白[①],说在无久与宇[②]。

〔注释〕 ① 不坚白:公孙龙学派由“坚白相离”到“坚白离石”的观点。见《公孙龙子·坚白论》:“不坚石、物而坚。”“不白物而白焉。”“故离也。”“不坚白”是《墨经》作者引辩论对方的论点,《墨经》作者的观点是“盈坚白”和坚白“在石”。见《经说下》:“石一也,坚白二也,而在石。” ② 说在无久与宇:论证的关键在于,把时间和空间分割为无穷小的单位,即“无久”、“无宇”(无厚)时,也还是相盈而不离于石的。无久与宇:即“无久”和“无宇”的合并省略。无久:《墨经》基本概念。指时间被分割为无穷小的单位。无宇即无厚,指空间被分割为无穷小的单位,与无久相对应。《墨经》作者认为,即使把时间、空间分割为无穷小的单位,一块坚白石中的坚白二性也同样是相互渗透的。

〔经 116〕坚白[①],说在因[②]。

〔经说〕坚。抚坚得白[3]，必相盈也。

〔注释〕 ① 坚白：指《墨经》作者的观点“坚白相盈”和“坚白在石”。 ② 说在因：论证的理由在于说明坚白的互相因依渗透。 ③ 抚坚得白：手摸到坚，眼看到白，证明坚白相盈。

〔经 117〕察诸其所然未然者[1]，说在于是推之[2]。

〔经说〕察。尧善治，自今察诸古也。自古察之今，则尧不能治也。

〔注释〕 ① 察诸其所然未然者：审察某事之所以这样和之所以不这样的原因。“所然”是“所以然”的略语。“所未然”即“所以不然”的略语之变形。 ② 说在于是推之：论证的理由在于，从“尧善治”的命题适用于古而不适用于今的事例，可以类推而知。是：这个，这里指《经说》所分析的“尧善治”的命题适用于古不适用于今的例子。

〔经 118〕影不徙[1]，说在改为[2]。

〔经说〕影。光至影亡。若在，尽古息。

〔注释〕 ① 影不徙：物体的影子本身是不会迁徙的。“影不徙”本为辩者命题，墨家也赞成。 ② 说在改为：论证的理由在于，通常所看到的“影子迁徙”，是由于光源和物体相对位置改变的结果。

〔经 119〕影二[1]，说在重[2]。

〔经说〕影。二光夹一光[3]，一光者影也[4]。

〔注释〕 ① 影二：两个光源照射同一个物体，会形成两个影子，这两个影子会发生重叠，而形成本影和半影两部分。 ② 说在重：论证的理由在于，有两个光源重复照

射，会形成两个影子互相重叠的现象。 ③ 二光夹一光：两个光源所形成的两个半影夹着一个本影。 ④ 一光者影也：指本影。

〔经 120〕影倒[1]，在午[2]有端与影长，说在端[3]。

〔经说〕影。光之人，照若射[4]。下者之人也高[5]，高者之人也下[6]。足敝下光，故成影于上。首敝上光，故成影于下。在远近有端与于光，故影窟内也[7]。

〔注释〕 ① 影倒：即倒影。 ② 午：交错。 ③ 端：点，小孔。 ④ 照若射：光线的照耀就像射箭一样是直线进行的。 ⑤ 下者之人也高：人下部的影子形成于高处。⑥ 高者之人也下：人高处的影子形成于下处。 ⑦ 故影窟内也：所以倒影在室内形成。

〔经 121〕影迎日[1]，说在转[2]。

〔经说〕影。日之光反烛人[3]，则影在日与人之间。

〔注释〕 ① 影迎日：影子在太阳与人之间。 ② 转：反射。 ③ 反烛：反射。

〔经 122〕影之大小，说在斜正远近[1]。

〔经说〕影。木斜，影短大。木正，影长小。光小于木，则影大于木。非独小也，远近。

〔注释〕 ① 斜正远近：物体摆放的斜正，光源距物体的远近。

〔经 123〕临鉴而立[1]，影倒[2]，多而若少[3]，说在寡区[4]。

〔经说〕临。正鉴[5]，影多寡[6]、貌态[7]、白黑[8]、远近、斜正异于光。鉴影当俱[9]，就去亦当俱[10]。俱用背[11]。鉴者之容[12]，

于鉴无所不鉴。影之容无数[13]，而必过正[14]。故同处，其体俱然鉴分[15]。

〔注释〕① 临鉴而立：指人站在镜子前面，照镜子，看自己在镜中的形象。② 影倒：凹镜中会形成倒立的像。 ③ 多而若少：物体大而形成的像小，凸镜中会形成缩小的像。 ④ 寡区：指镜子是一个较小的区域。 ⑤ 正鉴：正面对着镜子。⑥ 影多寡：像的大小。 ⑦ 貌态：状貌形态。 ⑧ 白黑：明暗淡浓。 ⑨ 鉴影当俱：物体在镜前，镜与物体之像总是同时存在。 ⑩ 就去亦当俱：物体与像接近与离开镜面的运动也总是同时存在。 ⑪ 俱用背：物体与像的运动方向总是相反。 ⑫ 鉴者之容：被照物体的容貌。 ⑬ 影之容无数：像的容貌多样。磨制不均匀的镜面，物体在镜面的不同部分，会形成不同的像。 ⑭ 过正：指像与原物有所不同。 ⑮ 故同处，其体俱然鉴分：所以物体与镜面同在一处，物体在镜面的不同部分，会形成不同的像，就像物体被镜面分开了一样。

〔经 124〕鉴凹[①]，影一小而易[②]，一大而正[③]，说在中之外内[④]。

〔经说〕鉴。中之内，鉴者近中，则所鉴大，影亦大。远中，则所鉴小，影亦小。而必正，起于中缘正而长其值也。中之外，鉴者近中，则所鉴大，影亦大。远中，则所鉴小，影亦小。而必易，合于中而长其值也。

〔注释〕① 鉴凹：凹镜成像。 ② 影一小而易：一种情况是像比物体小并且是倒立的。易：倒立。 ③ 一大而正：另一种情况是像比物体大并且是正立的。正：正立。④ 中之外内：凹镜球心之外与焦点之内。

〔经 125〕鉴团影一[①]。

〔经说〕鉴。鉴者近，则所鉴大，影亦大。其远，所鉴小，

影亦小，而必正。影过正故招[2]。

〔注释〕 ① 鉴团影一：凸镜成像只有一种情况。 ② 影过正故招：物体距镜面过远，像与原物差别过大，所以会招摇不定。

〔经 126〕负而不翘[1]，说在胜[2]。

〔经说〕负。衡木加重焉，而不翘，极胜重也[3]。右校交绳[4]，无加焉而翘，极不胜重也。

〔注释〕 ① 负而不翘：使用桔槔机提取重物时，本端负重，而标端不会翘起来。 ② 胜：胜过，大于，指杠杆标端重力距大于本端与重物的重力合力距。 ③ 极胜重也：标端的重力距，胜过本端与重物的重力合力距的缘故。 ④ 校：调节校准。交绳：立柱与横杆相交错捆绑之处。

〔经 127〕衡而必正[1]，说在得[2]。

〔经说〕衡。相衡则本短标长[3]。加重于其一旁，必垂。权重相若也[4]。两加焉，重相若，则标必下，标得权也。

〔注释〕 ① 衡而必正：秤杆必须保持平衡。 ② 得：指秤杆标端得到了一个可以在秤杆标端任意调节滑动的秤锤。 ③ 相衡则本短标长：秤杆保持平衡，则本端短，标端长。 ④ 权重相若也：秤锤与重物相等。

〔经 128〕挈与收反[1]，说在权[2]。

〔经说〕挈。挈有力也，引无力也。不必所挈之止于斜也[3]，绳制挈之也[4]，若以锥刺之。挈，长重者下，短轻者上，上者愈得，下者愈亡[5]。绳直，权重相若，则止矣[6]。收，上者愈丧，下者愈得。上者权重尽，则遂挈。

〔注释〕 ① 挈与收反：用滑轮提升与收取重物的方向相反。挈：提升。收：收取，下引。反：方向相反。 ② 权：帮助提升或收取重物，起牵拉、缓冲或平衡作用的标准重物，相似于秤锤，故称为权。 ③ 不必所挈之止于斜也：要想方便或省力地提取重物，不一定只利用斜面这一种方式。斜：斜面。 ④ 绳制挈之：用绳索制动定滑轮以升降重物的装置，即滑车。 ⑤ 上者愈得，下者愈亡：被提举的重物越来越靠近上边，靠重力下降的"权"会越来越接近地面。 ⑥ 绳直，权重相若，则止矣：如果制动定滑轮的绳子两边下垂，分别悬挂的"权"和重物重量相等，那么两边就会静止不动。

〔经 129〕倚者不可正[1]，说在梯[2]。

〔经说〕倚。倚：背、拒、牵、射[3]，倚焉则不正。两轮高，两轮为辁[4]，车梯也。重其前，弦其前，载弦其胡，而悬重于其前。是梯，挈且挈则行。凡重，上弗挈，下弗收，旁弗劫，则下直。斜，或害之也，流梯者不得下直也。今也废石于平地，重不下，无旁也。若夫绳之引胡也，是犹自舟中引横也。

〔注释〕 ① 倚者不可正：偏斜的东西不能够垂直。倚：偏斜。正：垂直。 ② 梯：指车梯，兼有车子和梯子两种功用。 ③ 背：背负。拒：抵拒。牵：牵引。射：投射。 ④ 辁：小而无辐的车轮。

〔经 130〕堆之必拄[1]，说在废材[2]。

〔经说〕堆。并石、垒石，循夹寝者法也[3]。方石去地石[4]，关石于其下，悬丝于其上，使适至方石。不下，拄也[5]。胶丝去石，挈也。丝绝，引也。未变而名易，收也。

〔注释〕 ① 堆之必拄：堆砌一定要有所支撑。堆：堆砌。拄：支撑。 ② 废材：放置建筑材料。 ③ 循夹寝者法也：遵循互相夹持着摆放的法则。 ④ 方石去地石：取一块方石，让它离地面正好有一块石头的间隔。 ⑤ 不下，拄也：方石不落下，是由于

受到下面石头的支撑。

〔经 131〕买无贵[①]，说在反其价[②]。

〔经说〕买。刀籴相为价[③]。刀轻则籴不贵，刀重则籴不易[④]。王刀无变，籴有变。岁变籴，则岁变刀。若鬻子。

〔注释〕 ① 买无贵：商品的价格没有绝对的贵贱。买：含卖，指商品交易。 ② 反其价：商品的价格可以由货币的币值来反观。 ③ 刀籴相为价：货币与商品可以互相比价。刀，刀形货币，泛指货币。籴：谷物，泛指商品。 ④ 易：贱。

〔经 132〕价宜则售，说在尽。

〔经说〕价。尽也者，尽去其所以不售也。其所以不售去，则售。价也宜不宜，在欲不欲[①]，若败邦鬻室嫁子[②]。

〔注释〕 ① 欲：购物欲望。 ② 败邦：战败之国。鬻室：卖妻妾。嫁子：女儿出嫁。

〔经 133〕无说而惧，说在弗必[①]。

〔经说〕无。子在军，不必其死生。闻战，亦不必其死生。前也不惧，今也惧。

〔注释〕 ① 必：必然。弗必：不必然。

〔经 134〕或过名也[①]，说在实。

〔经说〕或。知是之非此也[②]，又知是之不在此也[③]，然而谓此南北，过而以已为然[④]。始也谓此南方，故今也谓此南方。

〔注释〕 ① 过名：名称过时，不适合当前情况。 ② 是之非此：这个已经不是这个，指事物性质变化，"此"亦即"是"。 ③ 是之不在此：这个已经不在这里，指事物空间变化。 ④ 过而以已为然：事情已经过去了，还拿"事情曾经如此"作为理由，推论说"现在还是如此"。《墨经》不赞成这种逻辑。

〔经 135〕"知知之否之足用也"悖[1]，说在无以也[2]。

〔经说〕知。论之非知无以也。

〔注释〕 ① "知知之否之足用也"悖："知道自己是知道，还是不知道，这就够用了"的论点，是自相矛盾的。 ② 无以：无用处，无意义。

〔经 136〕谓辩无胜，必不当，说在辩。

〔经说〕谓。所谓非同也，则异也。同则或谓之狗，其或谓之犬也。异则或谓之牛，其或谓之马也。俱无胜。是不辩也。辩也者，或谓之是，或谓之非。当者胜也。

〔经 137〕无不让也不可[1]，说在酤[2]。

〔经说〕无。让者酒，未让酤也[3]，不可让也。若酤于城门与于臧也[4]。

〔注释〕 ① 无不让也不可："所有的事情都让"的全称命题不能成立。《论语·里仁》载孔子说"以礼让为国"，《学而》载孔子学生子贡说"夫子(指孔子)温、良、恭、俭、让以得之"。 ② 酤：买酒。列举反例，反驳儒家全称命题，止式论证的运用。 ③ 让者酒，未让酤也：请客吃饭时，可以对客人"让酒"，但如果酒喝完了，不能让客人去买酒。 ④ 若酤于城门与于臧也：如需到城门内去买酒，可以让自己家里的仆人臧去买，不能让客人去买。

〔经 138〕于一[1]，有知焉，有不知焉，说在存[2]。

〔经说〕于。石一也。坚白二也，而在石。故有知焉，有不知焉可。

〔注释〕 ① 于一：对于一个复杂多样的事物。 ② 存：客观存在。《墨经》有许多条文从各个方面阐述“坚白相盈”、“坚白存在于石”的正确观点，针对辩者（名家）公孙龙等“坚白相离”、“坚白离于石”的错误观点。《墨经》在肯定坚白存于石的情况下，承认坚白二性在某些情况下可以“有知焉，有不知焉”。公孙龙虽引《墨经》此说，但紧接着论证“坚白离石而独立自存”的错误观点。

〔经 139〕有指于二①，而不可逃②，说在以二参③。

〔经说〕有指。子知是④，又知是吾所先举⑤，则重⑥。子知是，而不知吾所先举也，是一⑦，谓有知焉，有不知焉可。若知之，则当指之知告我，则我知之。兼指之以二也。横指之⑧，参直之也⑨。若曰必独指吾所举，毋举吾所不举，则二者固不能兼指⑩。所欲指不传⑪，意若未校⑫。且其所知是也，所不知是也，则是知是之不知也⑬。恶得为一，而谓“有知焉，有不知焉”？

〔注释〕 ① 有指于二：以二人同时交换所知的形象、直观的方法，论证墨家“盈坚白”的论题，反驳辩者公孙龙等人“离坚白”的论题。设有坚白石于此，一人指其坚，一人指其白，这叫“有指于二”。指：以手指指物。于二：指坚白两种性质。 ② 而不可逃：二人同时一指其坚，一指其白，同时俱指，则同时俱知，坚白无所逃离或避藏。 ③ 以二参：以二人同时参加认知的方法，论证“坚白相盈”。参：参与，参加，参验。 ④ 是：这，这个，指代坚、白中的一个。 ⑤ 又知是吾所先举：又知道这种性质也是我先前所已经认识，并列举出来的。 ⑥ 则重：那么我们二人的所知就是重复的。 ⑦ 是一：这个是“只知其一”。 ⑧ 横指：二人同时指认坚白两种性质，即“有指于二”、“兼指之以二”。 ⑨ 参直之：二人同时认知、把握坚白两种性质。“直”有“见”意，引申有“得”意。 ⑩ 则二者固不能兼指：那么坚白的不同性质

自然不能同时被认知。 ⑪ 所欲指不传：我想让你指认的性质，你偏偏不指认、不传播。 ⑫ 意若未较：那么意识、判断就不能彰显明白。若：乃。较，明白。 ⑬ 且其所知是也，所不知是也，则是知是之不知也：那么你就是说你既知道这一点，又不知道这一点，你知道这一点就是不知道这一点，这样你就是陷入了自相矛盾。用归谬法驳斥对方的逻辑混乱。

〔经 140〕所知而弗能指，说在春也[①]、逃臣[②]、狗犬[③]、遗者[④]。

〔经说〕所。春也，其死固不可指也。逃臣不知其处。狗犬不知其名也。遗者巧弗能两也。

〔注释〕 ① 春也：春这个女奴已经死了，不能用手指指着说。春：女仆名。 ② 逃臣：逃亡的臣仆不知道他在哪里，不能用手指指着说。 ③ 狗犬：狗犬这两个语词不知道其定义，需要分别解释，不能用手指指着说。 ④ 遗者：遗失的宝物，再巧的工匠也不能造出两个完全一样的来，不能用手指指着说。

〔经 141〕知狗而自谓不知犬，过也，说在重[①]。

〔经说〕知。知狗重知犬则过[②]，不重则不过[③]。

〔注释〕 ① 重：狗和犬是重名。 ② 知狗重知犬则过：在知狗与知犬相重合的意义上，说"知狗而不知犬"是错误的。过：过错，错误。 ③ 不重则不过：在知狗与知犬不相重合的意义上，说"知狗而不知犬"不算错误。

〔经 142〕通意后对[①]，说在不知其孰谓也。

〔经说〕通。问者曰："子知羁乎[②]？"应之曰："羁何谓也？"彼曰："羁旅[③]。"则知之。若不问羁何谓，径应以弗知，则过[④]。且应必应问之时而应，应有深浅、大小，当在其人焉。

〔注释〕 ① 通意后对：弄通对方意思再回答，言辞交际中同一律的运用。② 羁：马络头，又有寄旅、旅客意。因“羁”有歧义，故应“通意后对”。 ③ 羁旅：在寄旅、旅客的意义上使用“羁”。 ④ 过：过错。

〔经 143〕所存与存者[①]，恶存与孰存[②]，四焉，说在异。

〔经说〕所。室堂，所存也。其子，存者也。据存者而问室堂，恶存也？主室堂而问存者，孰存也？是一主存者以问所存，一主所存以问存者。

〔注释〕 ① 所存与存者：存在的处所与存在的主体。 ② 恶存与孰存：询问存在的处所与询问存在的主体。

〔经 144〕五行无常胜[①]，说在多[②]。

〔经说〕五。金木土水火杂[③]。燃火铄金[④]，火多也。金靡炭[⑤]，金多也。金之腐水[⑥]，火离木[⑦]。若识麋与鱼之数惟所利[⑧]。

〔注释〕 ① 五行无常胜：金木水火土五种元素，并没有一种固定的、经常的胜克顺序。“五行”说是中国古代的一种宇宙物质构成说。《国语·郑语》载史伯说：“以土与金木水火杂，以成百物。”“五行常胜”是阴阳家邹衍等人所说的构成世界的五种基本元素金木水火土有一种经常的胜克顺序，即谓火克金，金克木，木克土，土克水，水克火等。这种观点用简单枚举归纳推理概括了部分自然现象和生活经验，《墨经》认为这种观点不够全面，列举反例加以反驳，否定“五行常胜”的观点。 ② 多：指哪种元素占了优势，哪种元素才能胜过其他元素。 ③ 杂：意为五种元素混杂，以成万物。 ④ 燃火铄金：火的燃烧，能够熔化金属。铄：熔化。 ⑤ 金靡炭：金属能够压灭炭火。靡：灭。 ⑥ 金之腐水：以金属器皿盛水，能够使水腐，阴阳家所谓“水克火，火克金”的反向相克。 ⑦ 火离木：火附丽（依赖）于木，是阴阳家所谓“火克金，金克木”的反向相克。 ⑧ 若识麋与鱼之数惟所利：这就像要知道某处麋鹿盛，某处鱼多，只有看某处的

环境是否对它们有利。

〔经 145〕无欲恶之为益损也[①]，说在宜[②]。

〔经说〕无。欲恶伤生损寿[③]，说以少连[④]。是惟爱也[⑤]，尝多粟[⑥]。或者欲有不能伤也[⑦]，若酒之于人也[⑧]。且知利人，爱人也，则惟恐弗治也。

〔注释〕 ① 无欲恶之为益损也：并非"所有的欲恶都是有益的"，或者"所有的欲恶都是有损的"。 ② 宜：适宜，有节制，有分寸。 ③ 伤生损寿：伤害身体，减损寿命。 ④ 少连：人名。《礼记·杂记下》载孔子说少连"善居丧"，可能首倡"欲恶伤生损寿"之说。 ⑤ 是惟爱也：仅仅因为爱。 ⑥ 尝多粟：指仅仅因为爱吃，就吃了过多的粟米食品，而导致生病，是"所有的欲恶都是有益的"命题的反例，因欲恶无节制而伤生损寿。 ⑦ 或者欲有不能伤也：有些欲望的满足不会伤生损寿。 ⑧ 若酒之于人也：例如适量喝酒对人体有益，不会伤生损寿。

〔经 146〕损而不害，说在余。

〔经说〕损。饱者去余，适足不害，能害饱。若伤麋之瘼脾也[①]。且有损而后益者，若疟病之于疟也。

〔注释〕 ① 伤麋：因吃了过多的麋鹿肉而伤害身体。瘼脾：脾脏生病。

〔经 147〕知而不以五路[①]，说在久[②]。

〔经说〕知。"以目见"而目见[③]，"以火见"而火不见[④]。惟"以五路知久"[⑤]，不当"以目见"[⑥]，若"以火见"[⑦]。

〔注释〕 ① 知而不以五路：有些知识不是仅靠五种感官就能获得。五路：五种感觉器官，通路。 ② 久：指"时间"的抽象概念。 ③ "以目见"而目见：说"用眼睛看见

东西”,指眼睛是见物的器官。 ④“以火见”而火不见:说“用光线看见东西”,指光线是见物的条件,光线本身不能看见东西。 ⑤惟“以五路知久”:说“以五种感官认识‘时间’抽象概念”的“以”字。 ⑥不当“以目见”:不相当于“以目见”的“以”字,五种感官不是认识“时间”抽象概念的器官,认识“时间”抽象概念的器官是心智。 ⑦若“以火见”:相当于“以火见”的“以”字,五种感官是认识“时间”抽象概念的条件。

〔经 148〕“火热①”,说在视②。

〔经说〕火。谓火热也,非以火之热我有,若视日③。

〔注释〕 ①火热:《庄子·天下》载辩者有“火不热”的论题,这里论证“火热”的反命题。 ②说在视:用“视日”的事实,论证“火热”的命题。 ③非以火之热我有,若视日:如看太阳,热从太阳发出,不是我本身所具有。

〔经 149〕知其所不知,说在以名、取①。

〔经说〕知。杂所知与所不知而问之,则必曰:“是所知也,是所不知也。”取去俱能之②,是两知之也。

〔注释〕 ①以名、取:《经上》把知识分为“名、实、合、为”四种,“名知”是知道概念,“取知”相当于“实、合、为”三种,“取知”即把概念的认识运用于实践,在实践中能区分和选取有关事物。《墨子·贵义》:“瞽不知白黑者,非以其名也,以其取也。” ②取去俱能之:指选取和舍去都能做到。

〔经 150〕无不必待有①,说在所谓。

〔经说〕无。若无马,则有之而后无。无天陷,则无之而无。

〔注释〕 ①无不必待有:“无”不以“有”为必要条件。

〔经 151〕擢虑不疑①,说在有无。

〔经说〕擢。疑无谓也。臧也今死[②]，而春也得之[③]，之死也可。

〔注释〕 ① 擢虑不疑：从一件事情中抽取思虑一种必然性，可以不用怀疑。擢：抽引。《说文》："擢，引也。" 虑：追求，思考。不疑：不用怀疑。 ② 臧：男仆名。③ 春：女奴名。

〔经 152〕且然不可止[①]，而不害用功[②]，说在宜[③]。

〔经说〕且。宜犹是也[④]。且然必然，且已必已。且用功而后然者，必用功而后然。且用功而后已者，必用功而后已。

〔注释〕 ① 且然不可止：事物将要怎样而不可阻挡。且：将要。 ② 而不害用功：而不妨害用功做事。用功：从事。 ③ 宜：适宜，合适，有分寸。 ④ 宜犹是也：适度就是合乎标准。是：正确，合乎标准。

〔经 153〕发之绝否[①]，说在所均[②]。

〔经说〕发。发均，悬轻重。而发绝，不均也。均，其绝也莫绝。

〔注释〕 ① 发之绝否：悬挂以重物的头发丝是否断绝的问题。 ② 均：结构均匀。《列子·仲尼》篇引公孙龙说："发引千钧。"又引公子牟说："发引千钧，势至等也。""等"即"均"。

〔经 154〕尧之义也，声于今而处于古[①]，而异时，说在所义二[②]。

〔经说〕尧。或以名示人[③]，或以实示人[④]。举友富商也，是以名示人也。指是鹤也[⑤]，是以实示人也。尧之义也，是声

也于今,所义之实处于古。

〔注释〕 ① 声于今而处于古:今天所说的话,而所指的实际是处于古代。声:语言,言为心声。 ② 所义二:指"尧是仁义的"的名与实(语言与实际)是两个不同的方面。 ③ 或以名示人:或是说出名称,让人了解。 ④ 或以实示人:或是把实际事物,展示给别人,让人了解。 ⑤ 指是鹤也:指着眼前的实际对象说:"这是鹤。"

〔经 155〕狗,犬也。而杀狗非杀犬也不可,说在重①。

〔经说〕狗。狗,犬也。杀狗谓之杀犬可。若蛹蜕②。

〔注释〕 ① 重:即"二名一实的"的"重同"。 ② 蛹、蜕:茧虫的两个别名。

〔经 156〕使①:殷②;美③。说在使。

〔经说〕使。使,令也。戊使戊,不殷,亦使戊。殷使殷,不美,亦使殷。

〔注释〕 ① 使:指使,指令,叫人做事。 ② 殷:殷勤。 ③ 美:美善。

〔经 157〕荆之大①,其沈浅也②,说在有③。

〔经说〕荆。沈,荆之有也④。则沈浅非荆浅也。若易五之一。

〔注释〕 ① 荆之大:楚国是大的。荆:楚的别名。 ② 其沈浅也:楚国的沈县是偏小的。沈:楚县名。今河南固始,临皖。浅:地域偏小。 ③ 有:指沈县为楚国所领有。 ④ 沈,荆之有也:沈县为楚国所领有。

〔经 158〕以楹为抟①,于以为无知也②。说在意③。

〔经说〕以。楹之抟也，见之，其于意也不易[4]，先知。意，相也[5]。若楹轻于萩[6]，其于意也洋然[7]。

〔注释〕 ① 单纯地以为楹柱是圆柱形的。抟：圆柱形。 ② 于以为无知也：这种"以为"还不算是知识。以为：主观想象，而非必然性的推论。知：知识。 ③ 意：臆测，猜测，想象。 ④ 意：指意识、判断。 ⑤ 相：同"象"，意想。 ⑥ 萩：一种蒿类植物。 ⑦ 洋然：茫然。

〔经 159〕意未可知[1]，说在可用、过仵。

〔经说〕意。段、锤、锥俱事于屦，可用也[2]。或会屦过锤，与或锤过会屦同，过仵也[3]。

〔注释〕 ① 意：指意念，意图。 ② 段、锤、锥俱事于屦，可用也：段石、锤子、锥子都可以用来做鞋子，这叫做"有很多种工具可以随意取用"。段：砺石，锤物所垫之石。锤，敲击。锥：穿刺工具。屦：麻、葛等制成的鞋。 ③ 或会屦过锤，与或锤过会屦同，过仵也：或者是先上鞋、后锤平，或者是先锤平、后上鞋，这叫做工艺流程可以先后交错。仵：参错交互，违背忤逆，抵牾不同。

〔经 160〕一少于二而多于五[1]，说在建[2]、住[3]。

〔经说〕一。五有一焉[4]，一有五焉[5]。十[6]，二焉[7]。

〔注释〕 ① 一少于二：一个元素少于两个元素。如一个指头少于两个指头。本条是《经说下》"若数指，指五而五一"的数学抽象。多于五：指"一多于五"，意为"一"的元素的数量多于"五"的集合的数量。如一只手，"一指"的元素有五个，而"五指"的集合却只有一个。 ② 建：指建立元素或建立集合。如一只手，可以建立五个"一指"的元素，一个"五指"的集合。 ③ 住：在一个集合里放进元素或其他集合。如在一个"五指"的集合中，可以住进五个"一指"的元素。在一个"十指"的集合中，可以住进十个"一指"的元素，两个"五指"的集合。 ④ 五有一焉："五"的集合有一个。例如一只手，

"五指"的集合有一个。 ⑤ 一有五焉:在一个"五"的集合中,"一"的元素有五个。例如一只手,"一指"的元素有五个。 ⑥ 十:指十个元素。例如两只手,"一指"的元素有十个。 ⑦ 二焉:指十个元素,可以分为两个"五"的集合。例如两只手,可以分为两个"五指"的集合。

〔经 161〕非半弗斫则不动①,说在端②。

〔经说〕非。斫半,进前取也,前则中无为半,犹端也。前后取则端中也。斫必半,无与非半③,不可斫也。

〔注释〕 ① 非半弗斫则不动:对于给定的有一定长度的木棍,做连续取半的操作,到了不能再取半时,就不能用刀砍了,这时就会出现不动的端点。斫:砍断。② 端:相当于几何学上的点或物理学上的所谓不可分的物质微粒原子。 ③ 无与非半:不能再做取半的操作。

〔经 162〕可无也,有之而不可去,说在尝然。

〔经说〕可无也。已然则尝然①,不可无也。

〔注释〕 ① 已然则尝然:已经如此,就是曾经如此。《庄子 · 天下》载辩者说:"孤驹未尝有母。"《列子 · 仲尼》引公孙龙说:"孤犊未尝有母。"又引公子牟说:"孤犊未尝有母,有母非孤犊也。"从"孤犊现在无母"推出"孤犊从来无母"。墨家认为孤驹或孤犊尽管现在无母,但是"过去曾经有母",不能诡辩说"从来无母"("未尝有母")。

〔经 163〕正而不可倚①,说在抟②。

〔经说〕正。丸无所处而不中悬③,抟也。

〔注释〕 ① 正:垂直。倚:偏斜。 ② 抟:这里指圆球形物体。 ③ 丸无所处而不中悬:圆球形物体的重心方向,随处都与自上而下悬挂垂线的标准相符合。悬:自上而下悬挂的垂线。

〔经 164〕宇进无近远①,说在步②。

〔经说〕宇。区不可遍举宇也③。进行者先步近,后步远。

〔注释〕 ① 宇进无近远:因为宇宙是无穷大的,所以在宇宙中的迁徙运动,无所谓绝对的远近,它只有相对的远近。 ② 步:走路。 ③ 区不可遍举宇也:一个有限的区域,不可能普遍列举无限大的宇宙。

〔经 165〕行修以久①,说在先后②。

〔经说〕行。行者必先近而后远。远近修也,先后久也。民行修必以久也。久:有穷、无穷。

〔注释〕 ① 行修以久:走一定长度的路程,需要占用一定长度的时间。 ② 先后:指人走一定长度的路程,有先后的区别。

〔经 166〕一法者之相与也尽类①,若方之相合也,说在方。

〔经说〕一。方尽类,俱有法而异,或木或石,不害其方之相合也。尽类犹方也,物俱然。

〔注释〕 ① 一法者之相与也尽类:与一个共同标准相合的东西,都属于一类。

〔经 167〕狂举不可以知异①,说在有不可。

〔经说〕狂。牛与马虽异,以牛有齿、马有尾,说牛之非马也不可。是俱有②,不偏有偏无有③。曰牛与马不类,用牛有角、马无角,是类不同也。若不举牛有角,马无角,以是为类之不同也,是狂举也,犹牛有齿,马有尾。

〔注释〕 ① 狂举不可以知异：胡乱列举一些性质，不能用以说明事物的区别。狂举：乱举。 ② 俱：都。全称量词。 ③ 偏：部分。《经说上》："偏也者，兼之体也。"偏有偏无：一有一无。

〔经 168〕牛马之非牛与可之同，说在兼[①]。

〔经说〕牛。"或不非牛、或非牛而'非牛也'可，则或非牛、或牛而'牛也'可。故曰：'牛马非牛也'未可，'牛马牛也'未可。"则或可或不可。而曰"'牛马非牛也'未可，'牛马牛也'未可"亦不可。且"牛"不二，"马"不二，而"牛马"二。则"牛不非牛"，"马不非马"，而牛马非牛非马无难[②]。

〔注释〕 ① 兼：兼名，指集合概念。 ② 牛马非牛："牛马"的集合概念，不等于"牛"的元素概念。牛马非马："牛马"的集合概念，不等于"马"的元素概念。

〔经 169〕彼彼此此与彼此同，说在异。

〔经说〕彼。正名者[①]：彼彼此此可：彼彼止于彼，此此止于此[②]。彼此不可：彼且此也[③]。彼此亦可：彼此止于彼此[④]。若是而彼此也，则彼亦且此此也[⑤]。

〔注释〕 ① 正名：把概念搞正确。这里实际上表达了逻辑同一律。 ② 彼止于彼，此止于此：表达同一律。 ③ 彼此不可彼且此："彼此"的集合概念，不等同于元素概念"彼"和"此"。 ④ 彼此止于彼此：表达同一律。"彼此"指集合概念。 ⑤ 若是而彼此也，则彼亦且此此也：如果"是"等同于"彼此"，那么"彼"也就可以等同于"此此"。这是归谬反驳，意即违反同一律，必然带来逻辑混乱。

〔经 170〕唱和同患[①]，说在功[②]。

〔经说〕唱。唱无过[③]，无所用[④]，若稗[⑤]。和无过[⑥]，使

也[7]，不得已[8]。唱而不和[9]，是不学也。智少而不学，功必寡[10]。和而不唱，是不教也。智多而不教，功适息[11]。使人夺人衣，罪或轻或重；使人予人酒，功或厚或薄。

〔注释〕 ① 唱和同患：犯罪过程中的指使者和被指使者都同样有罪过。唱和：本指歌唱时此唱彼和，此指刑事诉讼案件中的主犯、从犯。患：祸患，过错，罪责。 ② 功：功效，作用。 ③ 唱无过："主犯作为指使者是没有过错的。"这是辩论对方的观点。唱：指使者。过：罪过。 ④ 无所用：对方认为，主犯因为他们的行为，仅限于指使别人，自己没有亲自实施犯罪，所以诡称主犯的行为，没有效用。 ⑤ 若稗：犹如稻田中的稗草没有效用。 ⑥ 和无过：从犯也是没有过错的。这是辩论对方的观点。和：从犯，被指使者。 ⑦ 使：被指使。 ⑧ 不得已：被迫无奈。 ⑨ 唱而不和：教师唱而学生不和。唱：以教学过程中教者的作用来打比方。和：以教学过程中学者的作用来打比方。 ⑩ 功必寡：教育的功效必然寡少。 ⑪ 功适息：教育的功效恰恰等于零。

〔经 171〕闻所不知若所知，则两知之，说在告。

〔经说〕闻。在外者，所知也。在室者，所不知也。或曰："在室者之色若是其色。"是所不知若所知也。犹白若黑也，孰胜？是若其色也，若白者必白。今也知其色之若白也，故知其白也。夫名以所明正所不知[1]，不以所不知疑所明。若以尺度所不知长。外，亲知也。室中，说知也[2]。

〔注释〕 ① 名：概念、推论。 ② 说知：推论之知。

〔经 172〕以言为尽悖[1]，悖[2]，说在其言[3]。

〔经说〕以。悖，不可也[4]。之人之言可[5]，是不悖，则是有可也。之人之言不可，以当必不当[6]。

〔注释〕 ① 以言为尽悖：认为“所有的言论都是虚假的”。尽：全称量词。“所有的”。悖：虚假，荒谬，谬误，违背、违反。 ② 悖：自相矛盾。 ③ 说在其言：论证的理由在于分析“所有的言论都是虚假的”这句话本身也是言论。 ④ 悖，不可也：这个“悖”指虚假。不可：不正确，不成立。 ⑤ 之人之言可：这个人的这句话如果正确。⑥ 以当必不当：认为它恰当，就必然不恰当。

〔经 173〕“惟吾谓”非名也则不可[①]，说在反[②]。

〔经说〕惟。谓是鹤可，而犹之非夫鹤也[③]，谓彼是是也[④]，不可。谓者毋惟乎其谓。彼犹惟乎其谓，则吾谓不行。彼若不惟其谓，则行也。

〔注释〕 ① “惟吾谓”非名也则不可：“只承认我所说的名，指称我所说的实，才是正确的”这种论点，如果不是专指“私名”，就不能成立。惟：独，仅，单，只。谓：称谓。惟吾谓：只承认我所说的名，仅指称我所说的实，才是正确的。名：特指“私名”。 ② 反：相反，两面。指名有特指性、专指性、确定性（单一性），又有抽象性、概括性、普遍性（一般性）这两方面的特征。 ③ 是鹤：这个鹤。夫鹤：那个鹤。夫：彼，那个。《荀子·解蔽》：“不以夫一害此一。” ④ “彼是”相当于“彼此”，指集合概念，如“牛马”。《墨经》认为“彼此”不等于“此”（“是”即“此”）。如“牛马”不等于“马”。

〔经 174〕无穷不害兼[①]，说在盈否[②]。

〔经说〕无。南者有穷则可尽[③]，无穷则不可尽。有穷无穷未可知，则可尽不可尽未可知。人之盈之否未可知，而必人之可尽、不可尽亦未可知，而必人之可尽爱也[④]，悖[⑤]。人若不盈无穷，则人有穷也，尽有穷无难。盈无穷[⑥]，则无穷尽也[⑦]，尽无穷无难[⑧]。

〔注释〕 ① 无穷不害兼：空间和人数的无穷都不妨害兼爱。 ② 说在盈否：论证

的理由在于人是否充盈于无穷的空间。 ③ 南者有穷则可尽:南者:指南方,代指整个空间。用具体的东西指代抽象的东西,是古人常用的表达方式。尽:指尽举,尽数。 ④ 尽爱:即兼爱。 ⑤ 悖:自相矛盾。 ⑥ 盈无穷:指人充盈于无穷的空间。 ⑦ 无穷尽:即"无穷"可以用有穷的语言说尽。 ⑧ 尽无穷无难:"尽爱无穷南方无穷的人,没有困难。

〔经 175〕不知其数而知其尽也①,说在问者②。

〔经说〕不。"不知其数,恶知爱民之尽之也③?"或者遗乎其问也。尽问人,则尽爱其所问。若不知其数而知爱之尽之也无难。

〔注释〕 ① 不知其数而知其尽也:不知道人的数量,也可以知道能够尽爱(兼爱)所有的人。 ② 问者:指问难者的问题本身。 ③ 不知其数,恶知爱民之尽之也:不知道人的数量,怎么知道可以尽爱所有的人呢? 这是辩论对方的话。

〔经 176〕不知其所处不害爱之,说在丧子者。

〔经 177〕仁义之为内外也悖①,说在仵颜②。

〔经说〕仁。仁,爱也。义,利也。爱利,此也。所爱所利,彼也。爱利不相为内外,所爱利亦不相为外内。其谓仁内也,义外也,举爱与所利也,是狂举也③,若左目出,右目入④。

〔注释〕 ① 仁义之为内外也悖:把仁说成是内在的东西,而把义说成是外在的东西,这是矛盾、混乱的。 ② 仵颜:指把面部器官的作用搞乱。仵:忤逆,抵牾,违背,相反,矛盾。颜:颜面,面部。 ③ 狂举:乱举,胡乱列举事物性质以混淆事物类别,《墨经》与中国古代逻辑基本术语。 ④ 若左目出,右目入:这就像说"左眼是管输出形象的,右眼是管输入形象的"一样荒谬。

〔经 178〕学之益也①,说在诽者②。

〔经说〕学。以为不知学之无益也，故告之也，是使知学之无益也，是教也，以学为无益也教，悖③。

〔注释〕 ① 学之益也：指"学习是有益处的"这一命题，《墨经》表达方式的特点之一，是经常把语句、命题简化为语词、概念，此为一例。 ② 说在诽者：论证这一命题的理由在于，反对这一命题的人必然陷于自相矛盾。诽：批评，用言论非难、反对。③ 悖：自相矛盾。

〔经 179〕诽之可否，不以众寡，说在可非。

〔经说〕诽。论诽之可不可以理。理之可诽，虽多诽，其诽是也。其理不可诽，虽少诽，非也。今也谓多诽者不可，是犹以长论短①。

〔注释〕 ① 以长论短：指认为"凡长的都不好，凡短的就好"的荒谬逻辑。

〔经 180〕非诽者悖①，说在弗非②。

〔经说〕非。非诽③，非己之诽也。不非诽，非可非也④。不可非也，是不非诽也⑤。

〔注释〕 ① 非诽者悖：提出"反对一切批评"这一论点的人，必然陷于自相矛盾。非诽：反对一切批评。悖：自相矛盾。 ② 说在弗非：论证的理由在于批评是不应该反对的。弗：不。弗非：指批评是不应该反对的。 ③ 非诽：反对一切批评。 ④ 不非诽，非可非也：如果对方放弃"反对一切批评"这一论点，那么有错误就可以批评了。⑤ 不可非也，是不非诽也：如果有错误不能够批评，这本身也导致对"反对一切批评"这一论点的否定。"非可非也"承上文省略"非"字，此"非"字亦解为错误。"非可非也；非不可非也"相对为文，《墨经》中的辩论常用二难推理的形式。

〔经 181〕物甚不甚[①]，说在若是[②]。

〔经说〕物。甚长甚短：莫长于是，莫短于是。是之甚也、非甚也者：莫甚于是，有甚于是。

〔注释〕 ① 甚：极，很。 ② 若：比较，比拟。是：这，这个。

〔经 182〕取下以求上也[①]，说在泽[②]。

〔经说〕取。高下以善不善为度，不若山泽[③]。处下善于处上，下所谓上也[④]。

〔注释〕 ① 取下以求上也：墨家概括老子的观点。《老子》："江海所以能为百谷王者，以其善下之，故能为百谷王。是以欲上民必以言下之，欲先民必以身后之。" ② 泽：水泽。 ③ 高下以善不善为度，不若山泽：老子说的高下，是以社会生活中的善、不善为标准来衡量的，不像山泽的高下，是以空间的高低为标准来衡量的。 ④ 处下善于处上，下所谓上也：老子说"处下位善于处上位"，是把某种意义上的下说成上。

〔经 183〕是是之是与是不是之是同[①]，说在不殊[②]。

〔经说〕是。是不是，则是且是焉[③]。今是久于是，而不于是，故是不久。是不久，则是而亦久焉。今是不久于是，而久于是，故是久与是不久同说也[④]。

〔注释〕 ① 是是之是与是不是之是同：现在有如下两种情况：第一种情况是，现在是"是"，将来还是"是"；第二种情况是，现在是"是"，将来变成"不是"。在这两种情况下，现在都是"是"这一点，是相同的。"是"在《墨经》中是一个常用的逻辑变项符号，指代任一事物或概念。 ② 不殊：同。 ③ 是不是，则是且是焉：现在是"是"，将来变成"不是"，但就现在来说，这个"是"仍然是"是"。 ④ 故是久与是不久同说也：所以说现在这个"是"是长久的，又说现在这个"是"不是长久的，这两种相反的说法同时成立。

这是“同异交得”的一例。

【鉴赏】《墨经》是奇书，更是最难读的书。经几十年钻研，毕生致力于《墨子》文献整理的清末古文字学家孙诒让说：“盖先秦诸子之讹舛不可读，未有甚于此书者。”“此书最难读者，莫如《经》、《经说》四篇。”（见孙诒让《墨子间诂·序》和《总目》）

黄绍箕《墨子间诂·跋》说，《墨经》难读，因其“有专家习用之词”，“有名家（指逻辑学家）奥衍之旨”。这是指《墨经》囊括了深奥的逻辑和科学知识。

在21世纪的全球化时代，古今中外知识融会贯通，用现代和西方逻辑与科学知识的锐利工具，来剖析《墨经》的逻辑和科学素材，则前人解读《墨经》的难题，已可迎刃而解。把《墨经》的知识内容，跟全人类发展至今的知识系统融会贯通，不难解读其“名家奥衍之旨”和“专家习用之词”。

把《经下》83个条目的内容，逐条分析，其中属自然科学知识的16条。在自然科学知识中，属于光学的8条，力学、物理学和简单机械学的7条，数学的1条。属于哲学社会科学知识的67条。在哲学社会科学知识中，属于逻辑学的41条（占全部条目近50%），方法论的10条，世界观的6条，认识论的5条，历史观的2条，经济学的2条，政治学的1条。

科学在总结生产技术经验的基础上发展，是人在改造自然的实践活动中取得的对世界系统性、理论性的认识。墨家学派的科学活动，以亲身参加生产实践为基础。墨家的科学知识，有较强的实用性。墨家科学活动的出发点是生产和生活。他们在生产和生活中观察自然现象，进行科学实验，论证科学命题，体现出为生产服务的实用科学观。

墨家集团接近手工业阶层，从事直接的生产和技术活动。墨子一身兼有经验家、技术家、工匠、大匠师和科学理论家的训练教养和素质品格。他是技术高明的工匠，熟悉各种手工业技术，特别是木工技巧，并将行业技术上升为科学理论。

墨子是学者，哲学家，理论家和科学家，既能从实践中获得丰富的科

学技术资料，又能对科学技术资料进行系统理论研究。墨家探索自然现象，思考生产实践中的科学问题，体现出“摹略万物之然”的科学精神，正确描述事物现象之“然”，穷究其“所以然”，在专注分析世界万物的“然”和“所以然”中，排除主观和迷信因素。考察狭义《墨经》4篇5 700余字的内容，通篇专论科学技术，绝无一字一句、一丝一毫诉诸迷信的迹象。

墨家有重要的科学成就。《经》和《经说》记载墨家科学思想，如数学、物理学和光学，内容丰富。《墨经》科学知识，以生产和科学实验为根据。其中有自然科学知识的定义、划分和命题论证。在光学方面，记载小孔成像实验，论述光的直线传播原理，光的反射现象，光源和物影的关系。这些光学知识，在现代投影技术方面仍被广泛应用，电影机、摄像机、投影仪，都根据这些投影知识设计制造。

《经下》说：“非半弗斫则不动，说在端。”《经说下》说：“斫半，进前取也。前则中无为半，犹端也。前后取则端中也。斫必半，无与非半，不可斫也。”一根棍子，不管从一头往前取半，还是从两头往中间取半，每次取一半，最后不能再取半。这就是“端”，即不可分的点。

《庄子·天下》说：“一尺之捶，日取其半，万世不竭。”提出物质无限可分的论点。《庄子》的论点是“不竭”，《墨经》的论点是“竭”，即存在“不能取半”、“不动”的“端”点。物质结构是可分和不可分的结合，是可分的阶段性、有限性和进展性、无穷性的统一。《墨经》“竭”和《庄子》“不竭”两种论点，都各有其局部的真理性，都有所见，有所不见。

《墨经》分析物体运动与时间、空间的关系。时间和空间是物体存在的形式，物体离开运动不可想象。物体在空间(宇)的运动(徙)，必然关联到时间(久)的连续。从运动(徙)过程中的时间(久)先后，必然关联到空间(宇)的延长。《墨经》以人走路为例，论证运动、时间和空间的关系，是统一而不可分割的。没有物体的运动变化，就没有时间和空间。空间和时间具有的共通性，是“弥异”，就是连续变化的运动性。

墨者从当时的生产、生活实践中，总结杠杆、斜面的力学知识。春秋末期，运用杠杆原理的桔槔简单机械，已在民间应用。桔槔应用于生产和

生活，也应用于军事。墨家以杠杆原理，分析桔槔机技术。其构造，是用一直木立于地，另一根横木，用绳交结于直木上。杠杆横木处于平衡状态，在一端加一个重量，这一端必然下垂。假如权和重物相等，杠杆的支点在横杆的中点，这时杠杆会出现平衡状态。

《墨经》还论述了滑轮的工作原理。滑轮工具广泛应用于工程建设，可节省劳力。“挈”是提升，“收”是收取，二者用力方向相反。“权”用于起平衡作用。提升重物时，长重的权向下拉引，短轻的重物会向上提举。重物越来越达到顶端，权会越来越达到地面。收是从地面收取上面的重物，权越来越上到顶端，下降的重物越来越达到地面。

桔槔和滑轮是形态上不同的两种工具，二者遵循的原理是相同的，即利用杠杆的力学原理。在应用杠杆原理以外，也应用斜面原理。车梯是前后各有两个轮子的梯子，可以斜放做梯子搬运东西，也可以做车子牵引前行。凡重物上面不拉，下面不引，旁边不推，就垂直下落。物体在斜面上运动，会受到斜面本身的限制。在斜面上流动的物体，不能垂直下落。放一块石头在平地上，它本身有重量，但由于受地面限制，不会垂直下落。它没有受到从旁边来的作用力。用人力牵引绳子，使车梯往前走，就像在水中拉船往前走一样省力。用肩扛重物，支撑、牵引和投射都是斜面运动的例子。墨家从技术中概括科学原理，用以创造发明更多工具。墨家的创造发明，服务于劳动人民的生产和生活，有实际应用价值。

《经下》阐述科学的比较法。《经下》说：“异类不比。”认为不同类事物不能比较，论证的理由在于度量标准不同。木长属于空间，夜长属于时间，无共同长度可比。智慧是精神财富，粟米是物质财富，无共同数量多少可比。爵位、亲属、操行、物价不同类，无共同价值贵贱可比。麋鹿走于地，仙鹤飞于天，无共同高度可比。“异类不比”的原则，对现代物理学同样适用。

《经下》运用假说和想象的认识方法。假说是对自然现象尝试性假定性的说明。科学由假说演变而来。墨家曾提出大胆假说，是对公孙龙“发引千钧，势至等也”论点的论证。墨家说，如果头发结构均匀，可悬挂或轻

或重的物体，不断裂。头发断裂，是由于它结构不均匀。墨家的设想，在今日得到证明。金属线弹性形变的实验研究证明，金属线所受张力大到一定程度，也不会断开。但较纤细的部分，有伤损、裂痕的部分，含杂质的部分，则会断开。

墨家的科学思想，建立在科学实验的基础上，把假说和想象看作认识的环节、阶段和过程。在认识论上，区别知识、智慧和猜测、想象。《大取》说："智与意异。""智"指知识、智慧，是关于事实和必然性的认识。"意"指猜测、想象，是有或然性、不确定的假说。科学需要假说和想象，假说和想象不等于科学，假说和想象经由证实，变为科学。墨家对假说和想象的认识，与现代科学方法论一致，有合理意义。

《墨经》有8条论述光学的条文，从光的直线传播原理出发，论物影的定义和成因，说明影是光照不及所致。又论本影和半影现象及其成因，指出在两个光源之下，物体有两个影。用小孔成像实验，说明光的直线传播原理。又论光的反射，指出经反射后的日光，照到人体，投在地面的人影，必在日与人之间。又论物影变化的规律，指出直立木杆，在光源照射之下，投在地面影子长度大小的变化规律。又论平面镜、凹镜、凸镜成像规律，作出接近科学的说明。

《经下》说明光和影的关系，分析影子移徙的物理本质。物体影子本身不迁徙，影子迁徙是由物体与光源位置改变的结果。如果物体不动，光源移动，或者光源不动，物体移动，光照射到的地方，影子就消失。如果光源和物体都静止不动，这影子会永久留在那里，而这是不可能的。

墨家论点和名家有一致性。《庄子・天下》载辩者辩论有"飞鸟之影未尝动也"。《列子・仲尼》有公孙龙论点"有影不移"。公孙牟子对公孙龙论题的解释是："影不移者，说在改也。"二者相比较，可见其间的相互影响。

《经下》解释重影现象及其原理，涉及本影和半影。在光学上，两个影子相互重叠的地区，叫做本影，而本影周围构成的影子，叫做半影。墨家解释形成重影的原因，是由于"二光"的存在。两个光源所造成的两个半

影，夹着一个本影。

庄子以本影和半影现象表达自己的哲学观点，《齐物论》说“罔两问影”。一个物体，在两个以上光源照射下，形成影子。“影外之微阴”是罔两，两影重叠处较黑的部分是“影”。现代光学分别称“本影”和“半影”，即墨家说的“影”和“重影”。墨家通过实验观察，提出本影和半影的现象和原理，是一大贡献。

《经下》用小孔成像来实验，说明光的直线传播原理。在黑暗小屋朝阳的墙上开一小孔，人对着小孔站在屋外，在阳光照射下，屋里相对的墙上出现一倒立的影子。墨家说明光线的传播，像箭一样，是直线进行的。下面的光线照进暗室，射到墙上边，上面的光线射到下边。光线射进或远或近的屏上的小孔，就在墙上形成倒影。这是墨家的光学实验，结论正确。

墨家研究光的反射现象。人影投在迎向太阳的一面，是因为太阳光经过某一物体（平面反射镜）的反射，转变方向。太阳光被反射后，照在人身上，影子形成在太阳与人之间。

墨家用一根木头实验，研究物影的变化。影子形成的大小，决定于物体位置的斜正和光源的远近。木头斜放，影子短而大。大头正放，影子长而小。光源小于木头，影子大于木头。不仅光源小于木头，还与光源的远近有关。

这是分析在木头摆放的斜或正、光源比木头大或小、光源离木头远或近等不同情况下，物影的变化。光学家用“斜正”试验的结果叫“光度”，即光体发光强弱之度，可由标准物的斜正来决定。用“远近”试验的结果叫“照度”，即物体受光浓淡之度，可由标准物的远近来决定。

1976 年在河南安阳小屯妇好墓出土的四面铜镜，是商王武丁之妻梳妆用的铜镜。证明中国在殷商武丁时期（约公元前 12 世纪）已经使用铜镜制造技术。出土商周以后的铜镜，大部分是平面镜，也有凸面镜、凹面镜。墨家通过实验，论证了平面镜、凸面镜、凹面镜成像的原理。

《经下》讨论各种球面镜、凹面镜和凸面镜成像的特点和一般规律。

人正立在一个球面镜前面，影像的大小、状貌形态、明暗程度、影像的远近、倒和正都跟物体有所区别。假如在镜中成像，镜与像同时存在，物体和像接近或离开镜面的运动也同时发生，而物体和像的运动方向总是相反。物体的容貌在镜中都会有所反映。镜像的容貌多种多样，并且跟原物总有所区别。就磨制不均匀的镜面而言，在同一地方的物体，镜面不同部分，会形成不同的像。

墨家还分析说明了凹镜成像规律。从凹镜的远处走向镜面，自焦点迎面而来，可以观察到自己小而倒立的像。走过焦点，再向镜面走去，在镜后面可以观察到大而正立的像。《经说》说明“中之内”和“中之外”情况。“中之内”是物体在焦点内的情况。接近焦点时，成像比较大。反之远离焦点时，成像比较小。成像都是正立的。

“中之外”是物体在焦点外的情况。接近焦点时，成像比较大；远离焦点时，成像比较小。成像都是倒立的。这正确说明凹面镜成像的情况。平行光线经凹镜反射后聚焦于焦点，它的成像有以下5种：

其一，当物体在球心以外，得到倒立的实像，这是在球心和焦点之间比物体小的像。

其二，当物体在球心处时，得到与物体一样大的、方向正相反的实像。

其三，当物体在球心和焦点之间，得到比物体大的倒立实像。

其四，当物体在焦点时，不成像。

其五，当物体在焦点以内，得到比物体大的正立的虚像。

墨家没有说明物体在球心、焦点以及球心和焦点之间的成像情况。当时除眼睛以外，没有别的观察仪器。在这样的实验条件下，得到凹面镜成像的某些规律，已经难能可贵。

墨家分析说明凸面镜成像的实验。“鉴团”指凸面反射镜。物体在凸镜的前面，无论在什么位置，与镜面距离远近，都在镜后面构成正立的比物体小的虚像，这是凸面镜成像规律。

《经说》分析像大小的情况，非常奇妙。凸面镜只得到比物体小的像。但是当物体位置不同时，像的大小也不同。当物体接近镜面时像大，物体

远离镜面时像小。物体无论在哪儿,成像都是正立的。墨家通过实验观察得到的这种科学知识,同现代关于凸面镜成像的理论是一致的。墨家通过实验,清楚说明光学的某些一般原理,在世界光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墨家是先秦诸子百家中最重视科学技术的一家,《墨经》的科学成就,是中国传统文化中耀眼的明珠。《墨经》的科学思想,是中国古代科技的典范,是现代科技的有益借鉴。

墨家成员来源于社会下层,多为手工业工匠。由于参加生产劳动,取得丰富经验。《墨经》的科学内容,多涉及手工业实践的规律。墨家科学活动的出发点是生产和生活,求故明法是科学知识形成的机理。现代和西方的科学知识,是理解和说明《墨经》科学的工具和钥匙。《墨经》科学是现代和西方科学知识的萌芽和参照。

《墨经》的科学,同现代和西方的科学可以互相解释。墨家通过实验,阐述光学理论,由简单到复杂,从影的分析到像的分析。《墨经》从物体位置和距离的不同,研究物影变化的法则,是原始的观察实验方法。墨家的科学认识活动,有实践性、应用性和经验性,与当时铜镜制作、简单机械使用等生产环节联系,跟提高劳动效率与产品质量的动机有关。

墨家的科学认识活动,首先依赖于感觉器官。《经下》说:“知而不以五路,说在久。”“五路”即五种感官通道,是认识事物的基础。墨家不局限于从感官获得知识,进一步要求理性思维。墨家认识到思考的重要性,是求知的重要活动。这与当今重视科学思维的要求一致。生产和理论结合,感性和理性并重,是墨家科学成就的认识论根源。

墨家科学活动的目的是为人民服务,这与现代科学的目的一致。这种功利主义的价值观,有其合理的意义。墨家发明的动机,是服务于劳动人民的生产、生活需要。科学认识活动的目的,是增进老百姓的利益、功利。

墨家是中国两千多年前从事科学活动的学派,创始人墨子是东方的亚里士多德。亚里士多德在西方科学界享有很高声誉,他研究科学的方

法被后人借鉴改进。文艺复兴后，西方科学一日千里，中国的有识之士把目光投向西方，以求强国富民。西方的科学思想和方法，被系统引进。墨子在两千多年前从事的科学活动，不逊于亚里士多德，在科学发达的现代社会更大有用武之地。

墨家的科学活动体现出了系统、完整的科学观，其科学思想和方法至今仍对我们有启发意义。墨家认为，科学的真正价值在于能为人民谋福利，现代科学也应如此。今日社会对科学产生的效益越来越重视，效益背后是它能否使人民生活更便利，不能够提供便利的技术效益是短暂的，能够提供便利的技术效益是长远的，墨家的观点能揭示科学和效益之间的联系。

《墨经》科学的成就，已被现代人大大发展。现代科学的产生和发展，是以古代科学成就为基础的。《墨经》所重视的实验方法，所开辟的科学发展方向，在儒学占统治地位的时期没有得到很好的继承和发展，这是人类文明史值得反省的教训。

《经下》和《经说下》内容、精神和框架最重要的特色，是逻辑知识和逻辑论证的形式。这不仅在于其纯逻辑的条目，占两篇文本的接近一半，还在于其全部文字，都是"以说出故"论证形式的典范运用。

《经下》的条目结构，是先列出一个比较复杂，需要特别论证的论题，然后用"说在"的字样，加上极少量的关键字，标出论证的理由，在《经说下》予以简要解释。"说在"是《经下》论证形式的格式化语言，意即"论证的理由在于"。

《经下》每条"说在"字样下所加少量关键字，如果是用一般概念表示的论证理由，则论证展开后的形式是演绎推理。如第 1 条紧接《经上》末尾，总结止式论证说："止，类以行之，说在同。""止，类以行之"，即"止"这种反驳方式，应该按照事物的类别来进行。这是一个比较复杂、需要特别论证的命题。

"说在同"，即"止"这种反驳方式，之所以应该按照事物的类别来进行，是因为我所要反驳的，与对方所要证明的，应该是同一个论题。本条

在“说在”字样下所加关键字，只有一个“同”字，是用一般概念表示的论证理由，所以论证展开后的形式是演绎推理。用现代语言整理本条意涵，其演绎推理形式是：所有论证需遵守同一律，止式论证是论证，所以，止式论证需遵守同一律。

本条《经说下》总结止式论证的形式说：“彼以此其然也，说是其然也。我以此其不然也，疑是其然也。”即对方从不正确的全称命题大前提出发，用演绎推理，推出个别性的结论，我则用跟对方大前提相反的命题，怀疑对方推出个别性结论的可靠性。

《经下》每条“说在”字样下所加少量关键字，如果是用具体事实表示的论证例证，则论证展开后的形式是典型分析式的归纳推理。如第166条说，与一个共同标准相合的东西，都属于一类，这就像与标准的方形相合的东西都是属于方形一样，论证理由在于分析方形的事例。这是列出论证论题，用一个事实例证作为论证理由的典型分析式归纳论证。

《经说下》说，所有方形的东西都属于一类，它们都合乎方形的法则，而又有所不同，或者是木质的方，或者是石质的方，都不妨害其方形边角的相合。一切同类的事物都与方形的道理一样，所有的事物都是如此。这是典型分析式的归纳论证。

《经下》第140条说，有些我们所知道的，不能用手指指着说，如死去的女奴春、逃亡的臣仆、狗犬这两个语词的定义和遗失不见的宝物。春这个女奴已经死了，不能用手指指着说；逃亡的臣仆不知道他在哪里；狗犬这两个语词不知道其定义；遗失的宝物，再巧的工匠也不能造出两个完全一样的来。这是列出论证论题，用四个事实例证作为论证理由的典型分析式归纳论证。

墨子在百家争鸣中，出于论证说服的需要，率先在辩论中总结元语言的语义概念“悖”，表示对方自相矛盾、荒谬和背理。《墨经》熟练运用“悖”这个概念和归谬法，反驳百家争鸣中自相矛盾的议论。

《经下》说，假就是不成立。如果这个人这个言论成立，就是有并不虚假的言论，有成立的言论；如果这个人这个言论不成立，认为它恰当，必然

不恰当。《墨经》指出论证的关键，是"说在其言"，即"一切言论是虚假的"中"言论"、"虚假"的概念，涉及自身，自我相关。这是对悖论成因的深刻理解，同印度和西方逻辑相通。

玄奘译印度陈那《因明正理门论》论自语相违似宗（自相矛盾的错误论题）的举例，是"一切言皆是妄"，与"言尽悖"论酷似，驳词也与《墨经》相近。亚里士多德《形而上学》，批评克拉底鲁论点"一切命题是假的"："说一切为假的人就使自己也成为虚假的。""从一切断语都是假的这一主张，也会得出，这话本身也不是真的。"

古希腊有"说谎者"悖论。克里特岛人爱庇门德说："所有克里特岛人说的话都是谎话。"如果这句话真，由于它是克里特岛人说的话，则这句话本身是谎话，即假。如果这句话假，能推出其矛盾命题"有克里特岛人说的话不是谎话"，不能推出这句话真。这是不典型的语义悖论。《墨经》批评的"言尽悖"论，同爱庇门德的"说谎者"悖论相似。

"说谎者"悖论，后表述为"我说的这句话假"，这是典型的语义悖论：由真推假，由假推真。悖论是矛盾的恒假命题。语义悖论是涉及语言意义、断定和真假概念的悖论。与之相似，《经下》和《经说下》还有对"非诽"、"学无益"和"知知之否之足用"等另外三个悖论的反驳，都极其精彩，很有现实意义。中、印、西方三大逻辑传统，对逻辑语义悖论有相同思考的事实，是对墨家逻辑普遍性和中西逻辑同一性的证明。

有一棵树，活了五十年，第五十一年被砍伐，做成了桌子，可以说这棵树，既活得久，又活得不久，是久与不久的"同异交得"，对立统一。指出现在有如下两种情况：第一种情况是，现在是"是"，将来还是"是"；第二种情况是，现在是"是"，将来变成"不是"。在这两种情况下，现在都是"是"这一点，是相同的，论证的理由在于在这两种情况下，现在都是"是"这一点，没有什么差别。现在是"是"，将来变成"不是"，但就现在来说，这个"是"仍然是"是"。现在这个"是"，维持其为"是"，已经很久了，于是不再是"是"，而变成"不是"，所以现在这个"是"，又有其"不久"的一面。现在这个"是"，虽然有其"不久"的一面，但就现在

来说，这个“是”，仍有其相对长久的一面。现在这个“是”，不能长久地维持其为“是”，但是又在一定限度内，长久地维持了这个“是”。所以说现在这个“是”是长久的；又说现在这个“是”不是长久的。这两种相反的说法，同样可以成立。《墨经》认为事物既随时间而变化，而在一定的历史阶段，又有其确定性，坚持事物、概念确定性和灵活性的对立统一，是理论思维规律的辩证逻辑概括。

《经下》第106条说，人各有所能，也各有所不能。人有所不能，不害其有所能。人有所不能，并不是害处，论证的理由在于，拿人面部器官的作用来打比方：耳能听，不能看，不害其能听；目能看，不能听，不害其能看。举重运动员不善举针绣花，因为举针绣花不是大力士的职任。握筹善算的数学家不善演讲辩论，因为演讲辩论不是数学智能的专长，就像耳管听，目管看，各有职任专长，不能互相替代一样。

《墨经》科学知识是当时实践经验和应用技术的总结。在先秦诸子中，墨家最重视生产经验、应用技术的理论总结。由手工业工匠出身的墨家学者，有条件把当时的手工业生产经验、应用技术，上升到科学知识。墨家的科学知识，以实践经验为基础，以逻辑论证为手段，是实践性和理论性的统一，是技术经验和科学理论的结合。

墨家学者兼具经验家、技术家、工匠和科学理论家的素质与品格。墨子熟悉当时的各种手工业生产技艺，会造车，善造守城器械。墨家注意在生产中观察实验，如小孔成像实验、光学投影实验等。墨家从桔槔、辘轳、车梯等简单机械中总结出杠杆、斜面原理，并设计制造各种器械，减轻劳动负担，提高劳动效率。墨家从世代相传的手工技巧中探明原因，总结规律，提炼数学、力学、光学和简单机械学知识，在科技史上留下光辉一页。

从“影不徙，说在改为”到“鉴团影一”等8条，系统讨论几何光学知识。《墨经》对桔槔机的结构和作用原理，有正面的描述总结。

墨家科学精神的要点，是求故明法重理性，求真务实重实证。认为事物之所以如此的原因、人们之所以知道这原因的途径与之所以使人知道

的方式，不一定相同，例如某人生病。在某种情况下他受到伤害，这是他之所以生病的原因。我亲眼看到了他因受伤而生病，这是我之所以知道这原因的途径。我亲口告诉了别人，这是我之所以使人知道的方式。

万物之“然”和“所以然”，即结果和原因，是认知对象。“知之”，是认识的途径、方式、方法。“见”即观察，是一种认识的途径、方式、方法。“所以使人知之”，是思想交流、语言交际的媒介、手段。“告”即告诉，也是一种交流、交际的媒介、手段。

《墨经》要求全面认识事物的“然”和“所以然”。知事物之“然”，即确认事实如何，用实然命题形式“P”表达。知事物之“所以然”，即确认原因、本质和规律如何，用必然命题形式“必然 P”表达。把“然”和“所以然”，即前件和后件，用语言表达出来，就构成标志事物因果规律的命题。

《经下》和《经说下》用事实和道理，论证 83 个科学命题。《墨经》的体例，就是“求故明法重理性，求真务实重实证”的模范，始终贯穿求真务实，实事求是的科学精神。实证，就是实际的证明，拿真实的事实来证明。实是事实，证是论证。有论证才构成科学。

《经下》第 158 条说，“意”和知识、智慧相对比，是指臆测、猜测、假说和想象，是或然、可能。“假说”也是认识的形态，但真正的知识，即智慧，是真切确实的认识，跟“假说”这种臆测、猜测和想象，不是一回事。

假如我猜想这房子的柱子是圆柱形的，这只是我的猜想，并没有亲自看见，这就是“意”，不算是知识。但若是我看见了圆柱形的柱子，而反映在脑里，这是不会改变的，所以叫做“智”(知识、智慧)。《经下》第 151 条说，推论要有充分根据，不能仅仅根据过去已经怎样，就推论现在也怎样，把猜测当做确实的知识是错误的。

墨家的科学精神，是贯穿在其自然知识中的观点和方法，是其自然知识的统帅与灵魂。《墨经》的科学知识，已被现代科学知识在新的基准上囊括覆盖，大为超越。其所包含的科学精神和方法，值得仔细领略，发扬光大。

【大 取】

1. 概念种类(逻辑学)

以形貌命者①,必知是之某也,焉知某也。诸以形貌命者,若山丘室庙者,皆是也。不可以形貌命者②,虽不知是之某也,知某可也。苟是石也白,败是石也③,尽与白同。是石也虽大,不与大同。是有使谓焉也④。

〔注释〕 ①《大取》在明正统十年(1445)刊《道藏》本《墨子》第44篇,是广义《墨经》的一篇。《大取》在长期传抄中,误衍脱窜严重,致使部分文字难以通读,这里选录部分文字,为便阅读,加上利害相权、同异之辩、概念分类、推论原理、推论事例、伦理逻辑等标题,分别注释,篇末鉴赏。以形貌命者:相当于具体概念,实体概念。形貌:形态状貌。 ②不可以形貌命者:相当于抽象概念,属性概念。 ③败:打碎。 ④是有使谓焉也:这是因为有使之称为"大"的另一参照物以供比较的缘故。

2. 推论原理(逻辑学)

语经①:三物必具②,然后足以生③。夫辞以故生④,以理长⑤,以类行也者⑥。立辞而不明于其所生,妄也⑦。今人非道无所行⑧,虽有强股肱⑨,而不明于道,其困也,可立而待也。夫辞以类行者也,立辞而不明于其类,则必困矣。

〔注释〕 ①语经:语言表达的基本规律。因为当时并没有"逻辑"的术语和逻辑分科的明确意识,《大取》作者能归类上纲到"语经",已属不易,其谓"语经",实已包含语言表达和正确思维的基本规律。 ②三物必具:故理类三个基本概念都具备,即"辞以故生,以理长,以类行"三个推论原理都符合。必与毕通,"毕"是全称量词,意同于"尽"、

"俱",全,都,皆。 ③ 足以生:指辞足以生。 ④ 辞以故生:论题依据理由而产生。辞:语句,命题,判断,相当于推理的结论,论证的论题。故:原因,理由,根据,相当于推理的前提,论证的论据。 ⑤ 以理长:论题依据道理而推出。即推论过程合乎道理,顺理成章,推理形式正确。《大取》用"道"(道路)比喻"理"。走路不知"道"在哪,即使腿脚强劲,也要立刻遭困。 ⑥ 以类行:论题依据类别而推出。 ⑦ 妄:虚妄,荒谬,荒诞,胡乱。 ⑧ 道:路径,比喻道理,理论,条理,效法。相当于推论的大前提和推论形式、法式、格式。 ⑨ 股肱:大腿和胳膊,比喻左右辅佐之臣。

3. 推论事例(逻辑学)

第一组:故浸淫之辞[①],其类在鼓栗[②]。圣人也,为天下也,其类在于追迷[③]。或寿或卒,其利天下也相若,其类在誉石。一日而百万生,爱不加厚,其类在恶害。爱二世有厚薄,而爱二世相若,其类在蛇文。爱之相若[④],择而杀其一人,其类在坑下之鼠[⑤]。小仁与大仁,行厚相若,其类在申。凡兴利除害也,其类在漏壅[⑥]。厚亲不称行,而类行,其类在江上井。不为己之可学也,其类在猎走[⑦]。爱人非为誉也,其类在逆旅[⑧]。爱人之亲,若爱其亲,其类在官亟[⑨]。兼爱相若,一爱相若,其类在死蛇。

第二组:一曰乃是而然,二曰乃是而不然,三曰迁[⑩],四曰强[⑪]。

第三组:以臧为其亲也而爱之,爱其亲也;以臧为其亲也而利之,非利其亲也。以乐为利其子,而为其子欲之,爱其子也;以乐为利其子,而为其子求之,非利其子也。

第四组:智是之世之有盗也,尽爱是世。智是室之有盗也,不尽恶是室也。智其一人之盗也,不尽恶是人;虽其一人之盗,苟不智其所在,尽恶其非也。

第五组:昔者之虑也,非今日之虑也;昔者之爱人也,非

今之爱人也。爱获之爱人也，生于虑获之利。虑获之利，非虑臧之利也；而爱臧之爱人也，乃爱获之爱人也。昔之知穑，非今日之知穑也。

第六组：爱人不外己，己在所爱之中。己在所爱，爱加于己。伦列之爱己，爱人也。

第七组：有友于秦马，有友于马也。

第八组：爱众世，与爱寡世相若⑫，兼爱之又相若。爱上世与爱后世，一若今之世人也。圣人有爱而无利⑬，儒者之言也，乃客之言也。天下无人，子墨子之言也犹在。志功为辩。志功不可以相从也。利人也，为其人也。富人⑭，非为其人也。有为也以富人，富人也。

〔注释〕 ① 浸淫之辞：迷人夸张的言辞，诡辩之词。浸淫：渐及，渐进。《孟子·滕文公下》："放淫辞。"《孟子·公孙丑上》："淫辞知其所陷。" ② 鼓栗：鼓橐煽火，冶炼金属。 ③ 追正迷惑。《论衡·对作》："论者不追救，则迷乱不觉悟。" ④ 相若：相等。《经上》："心，自是往相若也。" ⑤ 坑下：穴内。 ⑥ 漏壅：堤坝溃漏。漏：泄漏，溃溢。壅：堵塞，阻塞，堤防，堤坝。曹耀湘："治堤防者，所以塞水之溃溢。除水之害，即以兴水之利。推之凡为人兴利者，但除其害，而利自在也。"《兼爱下》："仁人之事者，必务求兴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 ⑦ 猎走：竞走。 ⑧ 逆旅：客舍，迎止宾客的处所。逆即迎。《庄子·山木》："阳子之宋，宿于逆旅。" ⑨ 官亟：急于官事，官事为急。 ⑩ 迁：迁移，指偷换概念，转移论题。 ⑪ 强：牵强论证，强词夺理。 ⑫ 众世：人口多的世代。寡世：人口少的世代。 ⑬《论语·子罕》载孔子"罕言利"。《论语·里仁》载孔子说："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孟子·梁惠王上》说："何必言利，亦有义而已矣。"《汉书·董仲舒传》载董仲舒说："正其谊(义)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义利分裂"与"义利统一"，是儒墨两家针锋相对的不同观点。《大取》说："圣人有爱而无利，儒者之言也，乃客之言也。"有爱无利，即空谈仁爱，不讲实际利益，是儒家论敌的观点。 ⑭ 富人：指在口头上称誉："您真富有啊！"孙诒让注："言誉人之富。"

4. 同异之辩(方法论)

重同[①],俱同[②],连同[③],同类之同,同名之同,丘同[④],附同[⑤],是之同,然之同,同根之同。有非之异。有不然之异。有其异也,为其同也,为其同也异。

小圆之圆,与大圆之圆同。不至尺之不至也,与不至钟之至不异,其不至同者,远近之谓也。长人之与短人也同,其貌同者也,故同。

指之人也与首之人也异,人之体非一貌者也,故异。将剑与挺剑异[⑥],剑以形貌命者也,其形不一,故异。杨木之木与桃木之木也同。

〔注释〕 ① 重同:两个名称共指同一实体。《经说上》:"二名一实,重同也。" ② 俱同:不同的人共同处同一空间。《经说上》:"俱处于室,合同也。" ③ 连同:不同部分在同一个整体之内互相联系,即《经说上》:"不外于兼,体同也。" ④ 丘同:不同事物共处同一区域。 ⑤ 附同:不同事物附属同一整体。 ⑥ 将剑:用于体现将军威仪的大剑。挺剑:战士用来刺杀的小剑。

5. 利害权衡原则(伦理学)

于所体之中而权轻重,之谓权[①]。权非为是也,亦非为非也。权,正也[②]。断指以存腕。利之中取大,害之中取小也。害之中取小也,非取害也,取利也。其所取者,人之所执也。遇盗人,而断指以免身,利也;其遇盗人,害也。利之中取大,非不得已也;害之中取小,不得已也。所未有而取焉,是利之中取大也;于所既有而弃焉,是害之中取小也。

〔注释〕 ① 体:亲身经历,亲自遇到,亲身行动。权:秤,秤锤,称量,衡量,比较。

② 正：标准，用标准衡量。《经上》："同长，以正相尽也。"

【鉴赏】 《大取》篇的内容，从现代科学分类系统说，属于逻辑学、方法论和伦理学范畴。从研究专题说，属于逻辑学的概念种类、推论原理和推论事例，方法论的同异之辩，及伦理学的权衡利害原则。

就逻辑学的概念种类来说，"以形貌命者"和"不可以形貌命者"，是对概念的一种二分法。"以形貌命者"，是以事物的形体状貌来命名的语词概念。其特点是，一定要知道这个事物是什么，才能了解它。所谓"以形貌命者"，是指实体概念，具体概念，如"山"、"丘"、"室"、"庙"等。"不可以形貌命者"，即不能够以事物的形体状貌来命名的语词概念，虽然不知道这个事物是什么，也能了解它。这是指抽象概念，属性概念，如"白"、"黑"、"大"、"小"等。

"不可以形貌命"的抽象概念，属性概念，又分两种情况。第一种情况，如"白"、"黑"等，是绝对的性质概念，它反映渗透在物质中的绝对性质。假如一块石头是"白"的，把这块石头打碎，每一小块也都是"白"的。第二种情况，如"大"、"小"等，是相对的关系概念，它反映物质之间的相对关系。假如一块石头是"大"的，把它打碎了以后，每一小块却不一定都是"大"的。这是因为有使之称为"大"的另一参照物以供比较的缘故。这些关于概念种类的理论，十分精彩。现在看来，还是正确和有用的。

就逻辑学的推论原理来说，《大取》有一部分叫"语经"。"语经"，孙诒让解释是"言语之常经"，即"辞以故生，以理长，以类行"三句话。这是思维表达的基本规律，论证原理的经典性概括。"辞以故生"，即一个论题成立，要有充足理由。建立一个论题，而不明白它所以成立的充足理由，可能虚妄不实。这相当于逻辑的充足理由律。"辞以理长"，即推论形式有效，顺理成章。犹如出行，要明白路线。出行不明白路线，虽有强健身体，也要立刻受困。"辞以类行"，即推论过程符合类的同异关系，这相当于逻辑的同一律和矛盾律。《经下》第 1 条，紧接《经上》末尾，总结止式论证说："止，类以行之，说在同。"即"止"这种反驳方式，应该按照事物的类别

来进行，遵守同一律和矛盾律。

就逻辑学的推论事例来说，所选《大取》八组资料，是墨家逻辑赖以概括的辩论素材，从中可以窥见墨家思想发展的轨迹。其中第一组资料，最引人注目。从思想内容来说，是墨家兼爱思想的继续发展。其中“爱”字用了十次，“爱人”两次，“兼爱”一次，“仁”两次，“圣人”、“为天下”、“利天下”、“兴利除害”各一次，并提出新的论证，如“兼爱相若，一爱相若，一爱相若，其类在死蛇”，是论证“兼爱”这一关系命题（所有人爱所有人）的不可分割性。

从论证形式来说，第一组推论事例，十三次重复“其类在”的同一论证格式，即先列出一个一般命题，然后用一个同类的典型事例，或一个类似的事例，来加以证明。

用一个同类的典型事例来证明，整体构成一个典型分析式的科学归纳推理。用符号表示，即“所有 M 是 P，其类在 M_1”。其中“所有 M 是 P”，是一个一般命题；“其类在”的含义是：“用以论证的典型事例是”。“M_1”则是所列举的典型事例。如“凡兴利，除害也，其类在漏雍”，凡兴办对人民有利的事，都包含着革除对人民有害的事，用以论证的典型事例是：兴办水利，需革除堤坝溃漏的水害。

这类似印度逻辑惯用事例：“所有人工制造出来的都是非永恒的，如瓶”；“凡有烟处都有火，如厨房”。这种“其类在”的格式，在《经下》被概括为：所有 M 是 P，说在 M_1。如《经下》第 166 条说：“一法者之相与也尽类，说在方。”

用一个类似的事例来证明，整体构成一个类比推理。用符号表示，即“所有 M 是 P，其类在 M_1”。其中“所有 M 是 P”，是一个一般命题；“其类在”的含义是：“用以论证的类似事例是”。“M_1”则是所列举的类似事例。如“不为己之可学也，其类在猎走”，其中“不为己之可学也”，是待证的一般命题，意即“不为己”的忘我牺牲精神是可以学到的。“其类在猎走”，是举出一个类似的事例，意即“这犹如竞走的技艺是可以学到的一样”。

第二组，“乃是而然”，“乃是而不然”，是概括两类比辞类推的模式，在《小取》被展开为有丰富事例的类推模式。而“迁”和“强”，则指出转移论

题和牵强论证的逻辑谬误类型，是属于批判性思维的理论闪光。

第三至第五组，从推论形式说，都是属于《小取》"一是一非"比辞类推的模式。从思想内容说，都各有精微奥妙的意蕴内涵，耐人寻味。其中第三组"以臧为其亲也而爱之，爱其亲也；以臧为其亲也而利之，非利其亲也。以乐为利其子而为其子欲之，爱其子也；以乐为利其子而为其子求之，非利其子也。"把爱亲、爱子的感情，与物质利益实事求是地区分开来，是墨家思想从空想到更接近于实际的发展，并保留了墨子"非乐"论辩的余韵，体现了为人父母者担心儿子因沉溺音乐而玩物丧志的忧愁，很有现实感。

第四组，即知道这个世界上有强盗，还是要尽力提倡"兼爱这个世界上所有的人"这一最高理想和目标。但是知道这个房间里有强盗，却不能提倡厌恶这个房间里所有的人。假定这个房间里有两个人，又确知其中有一人是强盗，也不能同时厌恶这两个人。虽然确知其中有一人是强盗，但不知道强盗究竟是这两人中的哪一个，同时厌恶这两个人也是不对的。

这是进一步指出，爱要尽量多，即使知道这个房间里有强盗，也还要"尽爱是世"。但是"恶"(厌恶)，却要尽量少。即使知道这个房间里有一人是强盗，也要严格控制只"恶"(厌恶)这一个强盗，而绝对不能把"恶"(厌恶)扩大化，牵累扩及好人，彰明墨家力图兼爱众人的人道、人文关怀。

第五组，提倡思虑与时俱进，反映今昔变化，是狭义《墨经》进化论历史发展观的发挥。"昔者之爱人也，非今之爱人也"，寓意"爱人"要持之以恒，推陈出新，不断立新功。"爱获之爱人也，生于虑获之利"，寓意爱女仆人获的情感，根植于考虑获的物质利益。而考虑获的利益，不等于考虑臧的利益，要因人制宜。"而爱臧之爱人也，乃爱获之爱人也"，寓意"爱人"的普遍性，爱男仆人臧，也要爱女仆人获，不存在性别歧视。"昔之知穑，非今日之知穑也"，是说勤俭节约，要持之以恒。

第六组，从推论形式说，是属于《小取》"是而然"比辞类推的模式。从思想内容说，是回应荀子的批评。荀子说："凡邪说辟言之离正道而擅作者，无不类于三惑者矣。"所谓"三惑"，即"用名以乱名"、"用实以乱名"和

"用名以乱实"三种诡辩。"用名以乱名"的诡辩,用"所为有名"(制名目的)的原则反驳。荀子把"圣人不爱己"作为"惑于用名以乱名"谬误的典型。

"圣人不爱己",颇似墨子观点。墨子提倡以古代圣人夏禹为榜样,自苦利人,"爱人"而"不爱己"。荀子认为,圣人爱人,圣人也是人,所以圣人爱人包括爱自己。说"爱人不爱己",是把自己这个人,从"人"的普遍概念中排除,即用"不爱己"的概念,把"爱人"的概念搞乱,这不符合制名以辨别同异的原则。《大取》因为荀子的批评,修正了本派祖师墨子的观点,把墨子极端损己利人的片面性,拨正为"爱人包括爱自己"的常人常识观点,回归到普通逻辑。

第七组,即至少有一匹秦马为我的朋友所有,则至少有一匹马为我的朋友所有。这是用"个别寓有一般"这一辩证命题公式,回应公孙龙"白马非马",即"个别排斥一般"这一诡辩命题公式,捍卫常人常识的观点。

第八组,都是关于伦理学的应用逻辑,即对于人口多世代人们的爱,与对于人口少世代人们的爱是相等的,在兼爱他们这一点上是相等的。爱过去世代的人们,与爱未来世代的人们,和爱当今世代的人们,都是一样的。这是墨家对墨子兼爱学说的从新角度出发的再论证,是墨家人道人文思想的新发挥。

说"圣人只给予爱而不考虑利益",把爱利截然两分,这是儒者的言论,是论敌的言论。《论语·子罕》载孔子"罕言利"。《论语·里仁》载孔子说:"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孟子·梁惠王上》说:"何必言利,亦有义而已矣。"《汉书·董仲舒传》载董仲舒说:"正其谊(义)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儒家讲"义利分裂",墨家讲"义利统一",是两家针锋相对的不同观点。墨家讲"义利"的对立统一,是合乎辩证法的合理思维。

说假定在将来的某一天,天下果真没有人了,我们老师墨子的言论,还会作为真理而永远存在着,这表明墨子后学对墨子思想的无比相信和崇拜心理。我们对墨子的思想,应采取"取其精华,弃其糟粕"的辩证分析方法与科学态度。

说“志功为辩”，即动机和效果应该加以分辨。“志功不可以相从也”，即动机和效果不一定恰相一致。并非有什么动机，紧跟着就有什么效果。墨家讲“志功”，即动机和效果的对立统一，是合乎辩证法的合理思维。

说利人，就是为人考虑；单纯地从口头上称誉人的“富有”，不等于为人考虑；采取实际措施，以便使人富有，才是真正的富人之举。这是“一是一非”的比辞推论模式。其中说“有为也以富人”，即采取实际措施，以便使人富有，有积极的现实意义。

就方法论的同异之辩来说，两个名称指一个实体，叫“重同”。不同的人共同处于一个房间，叫“俱同”（合同）。不同部分在同一个整体之内互相联系，叫“连同”（体同）。不同事物在某一方面有共同性质，叫“同类之同”（类同）。不同事物使用同一名称，叫“同名之同”。不同事物共处同一区域，叫“丘同”。不同事物附属于同一整体，叫“附同”。

不同论点都符合实际（是真理），叫“是之同”。不同语句都说事物“是如此”，叫“然之同”。不同支脉有同一根源，叫“同根之同”。不符合实际（是错误）的不同论点，叫“非之异”。说事物“不是如此”的不同语句，叫“不然之异”。

小圆的圆与大圆的圆都同样是圆。不够一尺与不够一钟（容量单位）不同，因为一关远近，一关容量。但是不够一尺与不够一丈有相同一面，因为都是关于远近的。高个子的人与矮个子的人，在都作为人这一点上是相同的，这是由于他们的状貌性质相同，因此才相同。

以指头为代表的人与以头部为代表的人，在用来作代表的部位上是不同的，这是由于人的身体有不同的部位，因此才不同。用于体现将军威仪的大剑与战士用来刺杀的小剑，是不同的，这是由于剑是以形体状貌来命名的，它们的形体状貌不一样，因此才不同。杨木的木头与桃木的木头，在都作为木头这一点上是相同的。

中国古代同异之辩，是有关辩证法世界观和方法论的重要课题，各家各派都卷入争论，墨家仔细研究事物同异的各种表现，是准备用来参与争鸣的辩论素材。其中特别值得关注的精彩语句是：“有其异也，为其同也；为其同也异。”这是讨论“异”这一概念，对“同”这一概念的依赖性。意即

事物有其不同的一面，恰恰是因为有其相同的一面；这是在有相同一面基础上的不同一面。

世界上的事物千差万别，这是“异”；但这千差万别的事物，说到底都统一于“物质”，是同一物质的分化和不同表现；“异”为“同”所决定和制约，这跟《庄子·天下》所列惠施“万物毕同毕异”命题的意涵一致。

就伦理学的权衡利害原则来说，在所亲身经历的事情中，权衡利害的轻重大小，叫做“权”。“权”，即权衡。“权”不等于“是”，也不等于“非”。“权”是提供一个衡量利害大小即是非的标准。

在不得已的情况下，宁肯断掉一个指头，也要争取保存手腕。在利中是取大的，在害中是取小的。所谓“害中取小”，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不是“取害”，而是“取利”。这里所谓“取”，是指人对事物的把握和取舍。遇到强盗，被迫断掉一个指头以保住生命，就保住生命这一点来说是利，就遇到强盗被迫断掉一个指头来说是害。

在利中取大的，不是被迫不得已的，而是自己主动从容争取的。在害中取小的，是被迫不得已的。在利中取大的，是在尚未存在的事情中，去争取实现某一种。在害中取小的，是在已经存在的事情中，被迫舍弃某一种。

这段话，突出体现墨家理论的长处，是从实践中总结概括正确的思维方法。这段话中理论思维的闪光，是从亲身经历的事情中，概括“利之中取大”和“害之中取小”的实践哲学原则，包含概念对立转化的辩证思维原则。

“害之中取小也，非取害也，取利也。”即按照害中取小的理论原则和前提，处理两害相权取其小的实践课题时，“取害”的概念，在整体保存和发展的意义上，就转化为“取利”，得出逻辑结论“非取害也，取利也”，即不是“取害”，而是“取利”。“遇盗人”谋财害命，是“害”。假如被迫“断指以免身”，在生命整体保存和发展的意义上，就转化为“利”。

墨家从实践中概括了权衡利害轻重，利中取大，害中取小的正确原则。《大取》篇名的立意，由此得以引申和确立。这是辩证逻辑理论和应

用研究的先驱，极具启发借鉴意义。

【小 取[1]】

夫辩者[2]，将以明是非之分[3]，审治乱之纪[4]，明同异之处，察名实之理，处利害[5]，决嫌疑[6]：焉摹略万物之然[7]，论求群言之比[8]。以名举实[9]，以辞抒意[10]，以说出故[11]。以类取[12]，以类予[13]。有诸己不非诸人[14]，无诸己不求诸人[15]。

或也者不尽也[16]。假者今不然也[17]。效者为之法也[18]。所效者，所以为之法也[19]。故中效，则是也，不中效，则非也，此效也[20]。譬也者，举他物而以明之也[21]。侔也者，比辞而俱行也[22]。援也者，曰："子然，我奚独不可以然也[23]？"推也者，以其所不取之，同于其所取者，予之也[24]。是犹谓也者，同也，吾岂谓也者，异也[25]。

夫物有以同而不率遂同[26]。辞之侔也，有所至而正[27]。其然也，有所以然也[28]；其然也同，其所以然不必同。其取之也，有所以取之；其取之也同，其所以取之不必同。是故辟、侔、援、推之辞，行而异，转而诡，远而失，流而离本，则不可不审也[29]，不可常用也。故言多方、殊类、异故，则不可偏观也[30]。

夫物或乃是而然，或是而不然，或一周而一不周，或一是而一非也。不可常用也，故言多方殊类异故，则不可偏观也。

白马，马也；乘白马，乘马也。骊马，马也；乘骊马，乘马也[31]。获，人也；爱获，爱人也。臧，人也；爱臧，爱人也[32]。此乃是而然者也[33]。

获之亲，人也；获事其亲，非事人也[34]。其弟，美人也；爱弟，非爱美人也[35]。车，木也；乘车，非乘木也。船，木也；入船，非入木也。盗人人也；多盗，非多人也；无盗，非无人也。奚以明之？恶多盗，非恶多人也；欲无盗，非欲无人也。世相与共是之[36]，若若是，则虽盗，人也；爱盗，非爱人也；不爱盗，非不爱人也；杀盗，非杀人也无难矣。此与彼同类，世有彼而不自非也，墨者有此而非之，无他故焉：所谓内胶外闭，与心毋空乎，内胶而不解也[37]。此乃是而不然者也[38]。

读书，非书也；好读书，好书也[39]。斗鸡，非鸡也；好斗鸡，好鸡也[40]。且入井，非入井也；止且入井，止入井也[41]。且出门，非出门也；止且出门，止出门也[42]。若若是，且夭，非夭也；寿且夭，寿夭也[43]。有命，非命也；非执有命，非命也[44]"无难矣。此与彼同类，世有彼而不自非也，墨者有此而非之，无他故焉：所谓内胶外闭，与心毋空乎，内胶而不解也。此乃是而不然者也[45]。

爱人，待周[46]爱人，而后为爱人；不爱人，不待周不爱人：失周爱，因为不爱人矣。乘马，不待周乘马，然后为乘马也：有乘于马，因为乘马矣。逮至不乘马，待周不乘马，而后为不乘马。此一周而一不周者也[47]。

居于国，则为居国；有一宅于国，而不为有国。桃之实，桃也；棘之实，非棘也[48]。问人之病，问人也；恶人之病，非恶人也。人之鬼，非人也；兄之鬼，兄也。祭人之鬼，非祭人也；祭兄之鬼，乃祭兄也。之马之目盼，则谓之马盼[49]；之马之目大，而不谓之马大。之牛之毛黄，则谓之牛黄；之牛之毛众，而不谓之牛众。一马马也，二马马也，马四足者，一马而四足

也，非两马而四足也；马或白者，二马而或白也，非一马而或白。此乃一是而一非者也[50]。

〔注释〕 ①《小取》在明正统十年(1445)刊《道藏》本《墨子》第45篇，是广义《墨经》的最后一篇。 ② 辩：辩论，引申为关于辩的学问，即辩学，中国古代逻辑学。③ 是非：真理与错误。 ④ 审：审察。纪：纲纪，道理。 ⑤ 处：判别，处置。⑥ 决：判明。决断。嫌疑：疑问，疑难。 ⑦ 摹略：反映，概括。然：本来面目，包含然和所以然，即现象和原因。 ⑧ 论求：讨论，探求。群言：各种言论。比：比较是非利害得失。 ⑨ 名：语词概念。举：列举，摹拟，反映。实：实物，实体，实质。⑩ 辞：语句，命题。抒：表达。意：思想，判断。 ⑪ 说：推理，论证。故：原因，理由，根据。 ⑫ 类：类别，同类事例。取：选取，采取。 ⑬ 予：给予。 ⑭ 有诸己：自己赞同某一论点。不非诸人：不反对别人赞同。 ⑮ 无诸己：自己不赞同某一论点。不求诸人：不要求别人赞同。 ⑯ 或：义略同于"有"、"有的"、"有些"，有时与"或者"、"可能"义通。尽：全称量词，与"俱"同义。 ⑰ 假：假定，假设。 ⑱ 效：模仿，效法，遵循。法：标准，法则，法式，形式，公式。 ⑲ 所以为之法：所建立的标准、法则、法式、形式、公式。 ⑳ 中效：合乎标准、法则、法式、形式、公式。是：真。不中效：不合乎标准、法则、法式、形式、公式。非：不真。 ㉑ 譬：譬喻式的类比推理。简称譬喻类推。 ㉒ 侔：比较辞句的类比推理。简称比辞类推。 ㉓ 援：援引对方的类比推理。简称援例类推。 ㉔ 推：归谬式的类比推理。简称归谬类推。 ㉕ 是犹谓：意同于"这犹如说"，说明两件事情的相似，类比推理常用的连接词。吾岂谓：意同于"我难道那么说了吗"，说明两件事情的不相似，对于对方的类比推理进行反驳时常用的连接词。 ㉖ 有以同：事物在某方面有相同性质。率：皆，全，都。遂：于是，就。 ㉗ 侔：指比辞类推。有所至而正：在一定范围内才是正确的。 ㉘ 然：现象，结果。所以然：原因，本质。 ㉙ 审：谨慎，慎重。 ㉚ 方：理，道，法。偏观：片面观察。 ㉛ 骊：黑。 ㉜ 获：女奴。臧：男仆。 ㉝ 是而然：前一命题肯定，后一命题肯定。 ㉞ 事其亲：事奉其父母。事人：做别人的奴仆。 ㉟ 弟：古代也指妹妹，与"娣"通。爱美人：指爱美色，性爱。 ㊱ 世相与共是之：世人相互赞许，共同肯定。 ㊲ 内胶外闭：内心纠结，对外封闭。心无空乎内：心里边没有留下一点空地方，不能接受外来的意见。胶而不解：内心纠结而解不开。 ㊳ 是而不然：前一命题肯定，后一命题否定。㊴读书，非书也；好读书，好书也："读书"不等于"书"，"好读书"在语言习惯上却可以简

称“好书”。 ㊵ 斗鸡,非鸡也;好斗鸡,好鸡也:“斗鸡”不等于“鸡”,“好斗鸡”在语言习惯上却可以简称“好鸡”。 ㊶ 且入井,非入井也;止且入井,止入井也:“将要入井”不等于“入井”,阻止“将要入井”却等于阻止“入井”。且:将要,《经说上》:“自前曰且。” ㊷ 且出门,非出门也;止且出门,止出门也:“将要出门”不等于“出门”,阻止“将要出门”却等于阻止“出门”。 ㊸ 且夭,非夭也;寿且夭,寿夭也:“‘将要夭折’不等于‘夭折’,阻止‘将要夭折’却等于阻止‘夭折’(即采取措施使‘将要夭折’的人有寿,却是真的把‘夭折’的人转变为长寿)。 ㊹ 有命,非命也;非执有命,非命也:儒家主张“有命”论,不等于真的有“命”这东西存在;墨家“非执有命”,却等于“非命”的论题成立。即墨家反对儒家坚持有命的论点,却等于实实在在地否定“命”的存在。“有命”、“执有命”:指儒家的有命论。非命:墨家的论题,《墨子》有《非命》上中下三篇。 ㊺ 不是而然:前一命题否定,后一命题肯定。 ㊻ 周:周遍,普遍。周爱:兼爱。 ㊼ 一周而一不周:一种说法周遍,而一种说法不周遍。 ㊽ 棘:酸枣树。 ㊾ 眇:瞎。 ㊿ 一是而一非:一种语句结构,代入一种内容成立,代入另一种内容不成立。

【鉴赏】 《小取》是中国古代罕见的逻辑学专论,是墨辩(墨家逻辑)的简明读本和纲领,在中国和世界逻辑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常言说:“纲举目张。”《韩非子·外储说右下》说:“善张网者引其纲。”郑玄《诗谱序》说:“举一纲而万目张,解一卷而众篇明。”善解《小取》,就像举一纲而万目张,则《墨经》众篇逻辑皆明。

《荀子·劝学》说:“若挈裘领,屈五指而顿之,顺者不可胜数也。”《小取》就像《墨经》的领子,屈指抖动,则《墨经》逻辑的众毛皆顺。《小取》是理解墨辩(墨家逻辑)精言妙道的钥匙、关键、门径和方法论。

《墨子》托名战国初期(前5世纪)墨翟撰。从内容看,《小取》是战国后期墨家后学所撰。文中两次自称“墨者”,是墨家后学的口气。写作时间在前4世纪末至前3世纪初,与《公孙龙子·名实论》和《荀子·正名》同一时代。

《小取》开宗明义先说辩学目的论,即“辩”这门学问的目的,是用来判明真理与谬误的分别,审察治理和混乱的头绪,判明同一与差异的所在,考察概念和实际的原理,权衡处置利益与祸害,洞察决断迷惑和可疑的痕迹。所以能反映概括万事万物的面目与根源,讨论探求各种言论的利弊

和得失。

这是墨辩的目的、宗旨，突出墨辩的工具性。古今中外逻辑，都是思维工具。亚里士多德的逻辑著作叫《工具论》。培根的逻辑著作叫《新工具》。墨家逻辑是中国古代百家争鸣辩论和朴素科学思维的工具。

《小取》再说思维规律论，即根据事物的类别取例证明，根据事物的类别予例反驳。自己赞成的论点不能反对别人赞成，自己不赞成的论点不能要求别人赞成。

《尚贤下》载，墨子要成立"治国任贤能"的论点，就取"王公大人杀牛羊、制衣裳、治疲马和张危弓，都知道任贤能"的同类事例来证明，这是"以类取"。墨子批评王公大人不知"治国任贤能"的论点为荒谬，就取"王公大人杀牛羊、制衣裳、治疲马和张危弓，都知道任贤能"的同类事例来反驳，这是"以类予"。

因为"王公大人杀牛羊、制衣裳、治疲马和张危弓，都知道任贤能"，就不能非难墨子"治国任贤能"的论点，这是"有诸己不非诸人"。因为王公大人不放弃"杀牛羊、制衣裳、治疲马和张危弓任贤能"的论点，就不能要求墨子放弃"治国任贤能"的论点，这是"无诸己不求诸人"。这是表达同一律和矛盾律的思想，要求保持思维的一致性，避免自相矛盾，表明中外逻辑的共性，都遵守同一律、矛盾律。

《小取》再说思维形式论，即用语词概念反映事物实质，用语句命题表达思想意念，用推论说词揭示理由根据。这名辞说三者，恰与西方传统逻辑的概念论、命题论和推理论三部分相当。

"或"是表示一类事物中仅有一部分是如此，即并非全部都是如此。"假"是表示思想上的假定，并非表示现实就是如此。"效"是提供标准的辩论形式和法则，所"效"是被提供的标准辩论形式和法则，所以合乎这些标准辩论形式和法则的是正确的，不合乎这些标准辩论形式和法则的是不正确的，这就是"效"。

"或"是一个区别的特称量词。即在一类事物中，仅有部分是如此，并非全部是如此。如说："马或白。"指在马类事物中，仅有部分马是白的，并

非所有马是白的。公式是：S或P=有S是P，并非所有S是P。

“假”是假定、假设、假想，而现实并非如此。如梁启超在《墨子之论理学》中说：“假使今日中国有墨子，则中国可救。”而“今日中国有墨子”，只是假定，并非事实。公式是：假定S是P。

“效”是建立公式（法式、标准、原则、模型、形式、格式）。“所效”是公式（法式、标准、原则、模型、公式、形式、格式）。“中效”是代人公式，符合公式者为是、对、正确；不符合公式者为非、错、不正确。如《经说上》说：“彼举然者，以为此其然也，则举不然者而问之”，“取此择彼，问故观宜。以人之有黑者、有不黑者也，止黑人”。即建立公式：M_1 是P，M_2 是P，所以所有M都是P，用“有M不是P”反驳。如说张三是黑的，李四是黑的，所以，所有人是黑的，这时，我就可以用“有人不是黑的”来反驳。这便是代人公式，并且“中效”的正确推论。

“譬”是列举其他事物来说明这一事物，简称譬喻类推。“侔”是比较同类词句说明它们都是行得通的，简称比辞类推。“援”是说：“你可以这样，我为什么偏偏不可以这样呢？”简称援例类推。“推”是我摆出一个证明给对方来反驳他，我这个证明是说明，对方所不赞成的与对方所赞成的本为同类，简称归谬类推。

“援”和“推”都是以同一律与矛盾律为根据的论证方式。“是犹谓”（这就好比说）的说法，是用来表示前后两种议论同类，是正类比的连接词。“吾岂谓”（我难道说）的说法，是用来表示前后两种议论不同类，是反类比的连接词。

《小取》论名、辞、说、辩等思维表达方式和或、假、效、譬、侔、援、推等论辩方式，从中国古代辩论实践中总结出来，又回到辩论实践中去，为墨家和诸子百家普遍运用，是墨辩和中国古典逻辑的范式，跟西方逻辑相比，有共性，也有个性。

就共性说，中外逻辑推论都遵守同一律和矛盾律。就个性说，《小取》特别重视类推，即广义的类比论证。其所总结的譬、侔、援、推等推论方式，有类比和归纳的或然性推论成分，也有归谬法的必然性推论成分。

《小取》所列举推论方式的性质，是类比、归纳和演绎推论因素的朴素结合和综合运用，是古代论辩和论证的逻辑。

《小取》再说思维谬误论，即事物有相同之处，并不因此就完全相同。词句的同类比较（侔），在一定范围内是正确的。事物的现象或结果，有其所以形成的原因。其现象或结果相同，其所以形成的原因不一定相同。赞成某一论点，有其所以赞成的理由。双方都赞成某一论点，他们所以赞成的理由不一定相同。所以，“譬”、“侔”、“援”、“推”的词句，无类比附会混淆差异，辗转列举会发生诡辩，生拉硬扯会失去本义，牵强推论会离开根据，于是就不能不慎重，也不能到处搬用。所以对言论的多方面的道理、特殊的类别和不同的缘故，就不能片面地观察。

《小取》论譬、侔、援、推辩论方式的合理性界限和容易发生的谬误，跟事物、思维和语言的复杂性有关，跟认识论和批判性思维结合，是具体分析和讲道理的演绎成分，增强了古代论辩和论证的必然性与可靠性。

《小取》再说比辞类推式，列举五种典范的比辞类推式。其用古汉语元语言总结的“是而然，是而不然，不是而然，一周而一不周，一是而一非”等术语，使用排列组合、正反对照的修辞技巧，富有美感和欣赏价值，充分体现出作者的深思熟虑和语言技巧。

第一种，“是而然”，即前一命题肯定，后一命题肯定。从其所举例来看，其公式是：A=B，并且 CA=CB。如：白马是马，乘白马是乘马。骊马是马，乘骊马是乘马。获是人，爱获是爱人。臧是人，爱臧是爱人。

第二种，“是而不然”，即前一命题肯定，后一命题否定。从其所举例来看，其公式是：A=B，并且 CA≠CB。如：获的父母是人，获侍奉她的父母不能说是“侍奉人”（指作别人的奴仆）。她的妹妹是美人，她爱妹妹不能说是“爱美人”（指爱美色）。车是木头做的，乘车不能说是“乘木头”（指乘一根未加工的木头）。船是木头做的，入船不能说是“入木”（指进入木头）。强盗虽然是人，但某地强盗多，不能简单地说“某地人多”；某地没有强盗，也不能简单地说“某地没有人”。怎么知道这一点呢？讨厌某地强盗多，并不是讨厌某地人多；想让某地没有强盗，并不是想让某地没有人。

世上的人大都赞成这些观点。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我们说“强盗虽然是人，爱强盗却不能说是‘爱人’，不爱强盗不能说是‘不爱人’，杀强盗也不能简单地说是‘杀人’（指杀好人，犯杀人罪）”，也就应该是没有困难的。后者和前者是属于同类，世人赞成前者而不自以为不对，墨家的人主张后者却要加以反对，没有其他的原因：这就是所说的“内心纠结，对外封闭，听不进不同意见”，与“心里边没有留下一点空隙，纠结而解不开”的缘故。

第三种，“不是而然”，即前一命题否定，后一命题肯定。从其所举例来看，其公式是：A≠B，并且 CA=CB。如：“读书”不等于“书”，“好读书”却等于“好书”。“斗鸡”不等于“鸡”，“好斗鸡”却等于“好鸡”。“将要入井”不等于“入井”，阻止“将要入井”却等于阻止“入井”。“将要出门”不等于“出门”，阻止“将要出门”却等于阻止“出门”。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我们说“‘将要夭折’不等于‘夭折’，阻止‘将要夭折’却等于阻止‘夭折’。儒家主张‘有命’论，不等于真的有‘命’这东西存在；墨家‘非执有命’，却等于‘非命’（即墨家反对儒家坚持有命的论点，等于实实在在地否定‘命’的存在）”就也应该是没有困难的。后者和前者是属于同类，世人赞成前者而不自以为不对，墨家的人主张后者却要加以反对，没有其他的原因，这就是所说的“内心纠结，对外封闭，听不进不同意见”，与“心里边没有留下一点空隙，纠结而解不开”的缘故。

第四种，一周而一不周，即一种说法周遍，而一种说法不周遍。从其所举例来看，其公式是：AB 一语，A 有时遍及于 B 的所有分子，有时不遍及于 B 的所有分子。如：说“爱人”，必须周遍地爱所有的人才可以说是“爱人”；说“不爱人”，不依赖于周遍地不爱所有的人：没有做到周遍地爱所有的人，因此就可以说是“不爱人”了。说“乘马”，不依赖于周遍地乘过所有的马，才算是“乘马”：至少乘过一匹马，就可以说是“乘马”了。但是说到“不乘马”，依赖于周遍地不乘所有的马，然后才可以说是“不乘马”。

第五种，一是而一非，即一种语句结构，代入一种内容成立，代入另一种内容不成立。从其所举例来看，其公式是：F(A)=G(A)，并且 F(B)≠G(B)。如：居住在某一国内，可以简称为“居国”；有一住宅在某一国内，

却不能简称为“有国”。桃树的果实称为“桃”，棘树的果实却不称为“棘”（称为枣）。探问别人的疾病可以简称为“探问人”，讨厌别人的疾病却不能简称为“讨厌人”。人的鬼魂不等于人，兄的鬼魂在某些特殊情况下可以权且代表兄。祭人的鬼魂不等于祭人，祭兄的鬼魂可以权且说是祭兄。（作者持有鬼论）这个马的眼睛瞎，可以简称为“这马瞎”；这个马的眼睛大，却不能简称为“这马大”。这个牛的毛黄，可以简称为“这牛黄”；这个牛的毛众（指牛毛长得茂密），却不能简称为“这牛众”（牛众是指牛的个数多）。一匹马是马，两匹马是马，说“马四足”，是指一匹马四足，不是指两匹马四足；但是说“马或白”（指有的马是白的），却是在至少有两匹马的情况下才可以这样说，如果在只有一匹马的情况下就不能这样说。

以上《小取》所列比辞类推式，各有一大批丰富的例证来支撑，反映了当时诸子百家争鸣辩论的主题内容和生动激烈的状况。其对五种比辞类推形式的总结，跟先秦古汉语的语法、语义和语用紧密联系，表明墨家辩学即逻辑概括受中国民族语言特点的制约。

由《小取》的论述可知，墨家辩学（中国古代逻辑），是诸子百家争鸣辩论的利器，是中国古代的论证逻辑和语用逻辑，经过创造性诠释和改造转型，跟现实生活结合，可转化为中华民族锐利的思维工具。

【耕柱】

1. 子墨子怒耕柱子[①]，耕柱子曰：“我毋愈于人乎[②]？”子墨子曰：“我将上大行，驾骥与羊，子将谁驱？”耕柱子曰：“将驱骥也。”子墨子曰：“何故驱骥也？”耕柱子曰：“骥足以责[③]。”子墨子曰：“我亦以子为足以责。”

2. 治徒娱、县子硕问于子墨子曰：“为义孰为大务？”子墨子曰：“譬若筑墙然：能筑者筑，能实壤者实壤，能睎者睎[④]。

然后墙成也。为义犹是也：能谈辩者谈辩，能说书者说书，能从事者从事。然后义事成也。”

3. 巫马子谓子墨子曰：“子兼爱天下，未云利也。我不爱天下，未云贼也。功皆未至，子何独自是而非我哉？”子墨子曰：“今有燎者于此，一人奉水将灌之，一人操火将益之，功皆未至，子何贵于二人？”巫马子曰：“我是彼奉水者之意，而非夫操火者之意。”子墨子曰：“吾亦是吾意，而非子之意也。”

4. 子墨子游荆耕柱子于楚，二三子过之，食之三升，客之不厚。二三子复于子墨子曰：“耕柱子处楚无益矣。二三子过之，食之三升，客之不厚。”子墨子曰：“未可智也。”毋几何，而遗十金于子墨子，曰：“后生不敢死，有十金于此，愿夫子之用也。”子墨子曰：“果未可智也。”

5. 巫马子谓子墨子曰：“子之为义也，人不见而助，鬼而不见而富，而子为之，有狂疾。”子墨子曰：“今使子有二臣于此，其一人者见子从事，不见子则不从事。其一人者见子亦从事，不见子亦从事，子谁贵于此二人？”巫马子曰：“我贵其见我亦从事，不见我亦从事者。”子墨子曰：“然则是子亦贵有狂疾也。”

6. 子夏之徒问于子墨子曰：“君子有斗乎？”子墨子曰：“君子无斗。”子夏之徒曰：“狗豨犹有斗[5]，恶有士而无斗矣？”子墨子曰：“伤矣哉！言则称于汤文，行则譬于狗豨，伤矣哉！”

7. 巫马子谓子墨子曰：“舍今之人而誉先王，是誉槁骨也。譬若匠人然，智槁木也，而不智生木。”子墨子曰：“天下之所以生者，以先王之道教也。今誉先王，是誉天下之所以

生也。可誉而不誉，非仁也。”

8. 子墨子曰：“和氏之璧[⑥]，隋侯之珠[⑦]，三鬲六翼[⑧]，此诸侯之所谓良宝也。可以富国家，众人民，治刑政，安社稷乎？曰：不可。所谓贵良宝者，为其可以利也。而和氏之璧、隋侯之珠、三鬲六翼，不可以利人，是非天下之良宝也。今用义为政于国家，人民必众，刑政必治，社稷必安。所为贵良宝者，可以利民也，而义可以利人，故曰：义，天下之良宝也。”

9. 叶公子高问政于仲尼，曰：“善为政者若之何？”仲尼对曰：“善为政者，远者近之，而旧者新之。”子墨子闻之曰：“叶公子高未得其问也，仲尼亦未得其所以对也。叶公子高岂不知善为政者之远者近也，而旧者新是哉？问所以为之若之何也，不以人之所不知告人，以所知告之。故叶公子高未得其问也，仲尼亦未得其所以对也。”

10. 子墨子谓鲁阳文君曰[⑨]：“大国之攻小国，譬犹童子之为马也。童子之为马，足用而劳。今大国之攻小国也，攻者，农夫不得耕，妇人不得织，以守为事。攻人者，亦农夫不得耕，妇人不得织，以攻为事。故大国之攻小国也，譬犹童子之为马也。”

11. 子墨子曰：“言足以复行者，常之。不足以举行者，勿常。不足以举行而常之，是荡口也。”

12. 子墨子使管黔敖游高石子于卫，卫君致禄甚厚，设之于卿。高石子三朝必尽言，而言无行者，去而之齐，见子墨子曰：“卫君以夫子之故，致禄甚厚，设我于卿，石三朝必尽言，而言无行，是以去之也，卫君无乃以石为狂乎？”子墨子曰：“去之苟道，受狂何伤！古者周公旦非管叔[⑩]，辞三公，东处于

商奄[11]，人皆谓之狂，后世称其德，扬其名，至今不息，且翟闻之，为义非避毁就誉，去之苟道，受狂何伤!”高石子曰：“石去之，焉敢不道也！昔者夫子有言曰：‘天下无道，仁士不处厚焉。’今卫君无道，而贪其禄爵，则是我为苟啖[12]人食也。”子墨子说，而召子禽子曰：“姑听此乎！夫倍义而乡禄者，我常闻之矣。倍禄而乡义者，于高石子焉见之也。”

13. 子墨子曰：“世俗之君子，贫而谓之富则怒，无义而谓之有义则喜。岂不悖哉[13]!”

14. 公孟子曰：“先人有则，三而已矣。”子墨子曰：“孰先人而曰有则，三而已矣？子未知人之先有后生。”

15. 有反子墨子而反者曰：“我岂有罪哉？吾反后。”子墨子曰：“是犹三军北，失后之人求赏也。”

16. 公孟子曰：“君子不作，述而已。”子墨子曰：“不然。人之其不君子者，古之善者不述，今也善者不作。其次不君子者，古之善者不述，已有善者作之，欲善之自己出也。今述而不作，是无所异于不好述而作者矣。吾以为古之善者则述之，今善者则作之，欲善之益多也。”

17. 巫马子谓子墨子曰：“我与子异，我不能兼爱。我爱邹人于越人，爱鲁人于邹人，爱我乡人于鲁人，爱我家人于乡人，爱我亲于我家人，爱我身于吾亲，以为近我也。击我则疾[14]，击彼则不疾于我，我何故疾者之不拂[15]，而不疾者之拂？故有杀彼以利我，无杀我以利彼。”子墨子曰：“子之义将匿邪，意将以告人乎？”巫马子曰：“我何故匿我义？吾将以告人。”“子墨子曰：“然则一人说子，一人欲杀子以利己；十人说子，十人欲杀子以利己；天下说子，天下欲杀子以利己。一人

不说子，一人欲杀子，以子为施不祥言者也；十人不说子，十人欲杀子，以子为施不祥言者也；天下不说子，天下欲杀子：以子为施不祥言者也。说子亦欲杀子，不说子亦欲杀子：是所谓经者口也，杀常之身者也。"子墨子曰："子之言恶利也？若无所利而不言，是荡口也。"

18. 子墨子谓鲁阳文君曰："今有一人于此，羊牛刍豢，饔人但割而和之，食之不可胜食也。见人之作饼，则还然窃之，曰舍余食。不知日月安不足乎？其有窃疾乎？"鲁阳文君曰："有窃疾也。"子墨子曰："楚四境之田，旷芜而不可胜辟，呼虚数千，不可胜入，见宋郑之闲邑，则还然窃之，此与彼异乎？"鲁阳文君曰："是犹彼也，实有窃疾也。"

19. 子墨子曰："季孙绍与孟伯常治鲁国之政，不能相信，而祝于丛社，曰[16]：苟使我和[17]！是犹掩其目，而祝于丛社也：若使我皆视！岂不谬哉[18]！"

20. 子墨子谓骆滑厘曰："吾闻子好勇。"骆滑厘曰："然。我闻其乡有勇士焉，吾必从而杀之。"子墨子曰："天下莫不欲与其所好，度其所恶。今子闻其乡有勇士焉，必从而杀之，是非好勇也，是恶勇也。"

〔注释〕 ① 耕柱子：墨子弟子。 ② 愈：胜过，强过。 ③ 责：责成，担责任，压担子。 ④ 睎，测量。 ⑤ 豨：猪。 ⑥ 和氏之璧：楚人卞和，在荆山得到一块玉璞，先后献给楚厉王、武王，被认为是用石头欺君，刖其左右足。后献给楚文王，文王叫玉匠整理玉璞，发现是美玉。 ⑦ 隋侯之珠：隋侯，姬姓诸侯，见大蛇受伤，用药给敷治，后大蛇从江中衔大珠报答。 ⑧ 三鬲六翼：三足中空，六只耳环的鼎。 ⑨ 鲁阳文君：公孙宽，鲁阳文子，司马子期之子，楚平王之孙。楚惠王封于鲁阳(河南鲁山)。 ⑩ 周公旦非管叔：周公批评管叔。周公：姓姬，名旦(前12世纪)，周文王姬昌第四子，

周武王同母弟，周成王叔，采邑在周(陕西岐山北)，封于鲁。武王死，成王年幼，周公摄政七年。管叔、蔡叔造谣，攻击周公，后跟纣子武庚叛乱。王命周公东征，平定东南，杀管叔、武庚，流放蔡叔。管叔：周文王第三子，武王弟，周公兄，封于管(河南郑州)。⑪ 商奄：也叫奄，古国名，在曲阜附近。奄国参与武庚和管叔、蔡叔的叛乱，周公平定叛乱，杀管叔、武庚，流放蔡叔，辞三公(太傅)职，东处于奄地。 ⑫ 啖：吃。 ⑬ 悖：荒谬，背理，混乱，自相矛盾。 ⑭ 疾：痛。 ⑮ 拂：排除。 ⑯ 丛社：设在丛林中的神祠。 ⑰ 苟使我和：希望神灵保佑我们和解。 ⑱ 谬：荒谬，背理，混乱，自相矛盾。

【鉴赏】 **《耕柱》选录的20章资料，生动形象，妙趣横生，从各个侧面补充论证墨子兼爱非攻等论题，表现墨子的性格特征和思想风貌。本篇与《贵义》、《公孟》、《鲁问》和《公输》等五篇，共同组成墨子的对话篇与言行录，类似儒家的《论语》。**

在墨子跟儒家信徒的辩论中，墨子跟巫马子关于兼爱的辩论，意味深长。本篇第17章载，巫马子对墨子说："我跟你不同。我不能兼爱，我爱邹国人超过爱越国人，爱鲁国人超过爱邹国人，爱家乡人超过爱鲁国人，爱家里人超过爱家乡人，爱父母超过爱家里人，爱我超过爱父母，因为越来越近于我。打我我感到痛，打别人我不感到痛。为什么使我疼痛的，我不去急于除去，而我不感到疼痛的，却要设法除去呢？因此，杀别人，以有利于我，而杀我，有利于别人。"

墨子兼爱的实质，是平等地爱全人类，是彻底的人道主义和人文精神。巫马子的爱，是从极端个人利己主义立场出发，以自我为中心，把人类划分为无数个同心圆，离自己越远，爱得越少。离自己越近，爱得越多。跟墨子的兼爱相比，这是有差别的偏爱、别爱。巫马子由这种偏爱、别爱的逻辑出发，引申出"有杀彼以利我，无杀我以利彼"，即只能损人利己，不能损己利人的极端个人利己主义思想。

墨子说："你这种思想，要隐藏起来，还是要告诉别人呢？"巫马子说："我为什么要把思想隐藏起来呢？我要告诉别人！"

墨子分析说："那么，如果一个人相信你的说法，就有一个人想杀死你；十个人相信你的说法，就有十个人想杀死你；天下人都相信你的说法，天下人都想杀死你：这都是为了有利于自己。反之，如果有一个人不相信你的说法，就会有一个人想杀死你；十个人不相信你的说法，就会有十个人想杀死你；天下人都不相信你的说法，天下人就会都想杀死你：这都是因为你是散布不祥之言的人。喜欢你的想杀死你；不喜欢你的也想杀死你：这就是轻率之言，将殃及自身啊！你的话有何利？如果没有利，还一定要说，就是信口胡说。"墨子用归谬反驳法和二难推理，以巫马子之矛，攻巫马子之盾，揭露巫马子谬论的利己主义本质。

本篇第3章载，巫马子对墨子说："你兼爱天下，没有看到什么利益。我不爱天下，没有看到什么害处。都还没有实效，你为什么只认为自己对，而批评我呢?"墨子说："现在假如有人在这里放火，一个人想用水灭火，一个人想火上浇油，把火点得更旺，都还没有实效，你认为哪种思想可贵呢?"

巫马子说："我认为想用水灭火的人，意图是对的。想火上浇油，把火点得更旺的人，意图是不对的。"墨子说："我认为兼爱的意图，是对的，是善意，有助于治理天下；你反对兼爱的意图，是不对的，是恶意，无助于治理天下。"

《论语·先进》说："德行：颜渊，闵子骞，冉伯牛，仲弓。言语：宰我，子贡。政事：冉有，季路。文学：子游，子夏。"这是孔门四科，即四种业务的分科。跟孔门的情况相似，本篇第2章载，弟子治徒娱和县子硕问墨子说："墨家实现仁义的理想，最要紧的是做什么事情?"墨子回答说，好比筑墙一样，能筑就筑，能夯土就夯土，能测量就测量。这样墙才可以筑成。实现仁义的理想也是如此：能谈话辩论就谈话辩论，能讲书就讲书，能做事就做事。这样仁义的理想才能实现。这是墨门三科，即墨家学派三种业务的分科。

"谈辩"，指研习谈话辩论的技巧。此科的最终成果，是广义《墨经》六篇，其中总结为辩学(中国古代逻辑学)。"说书"，指研习传统文化知识，

结合当时情况，提出治国方略，推出尚贤、尚同、兼爱、非攻等政治伦理经济哲学论文。“从事”，指研习农工商兵实际技能，总结中国古代自然科学技术知识。此科的最终成果，是狭义《墨经》四篇，其中总结有数学、力学、物理学、简单机械学、光学和心理学等自然科学技术知识。

墨门三科，即墨家学派三种业务的分科“谈辩”、“说书”和“从事”，为中华民族遗留宝贵的科学人文元典，经过创造性诠释和改造转型，可成为新时代国家民族复兴的思想资源和学术借鉴。

贵 义

1. 子墨子曰：万事莫贵于义。今谓人曰：予子冠履，而断子之手足，子为之乎？必不为。何故？则冠履不若手足之贵也。又曰：予子天下，而杀子之身，子为之乎？必不为。何故？则天下不若身之贵也。争一言以相杀，是贵义于其身也。故曰：万事莫贵于义也。

2. 子墨子自鲁即齐[①]，过故人[②]，谓子墨子曰：“今天下莫为义，子独自苦而为义，子不若已。”子墨子曰：“今有人于此，有子十人，一人耕而九人处[③]，则耕者不可以不益急矣。何故？则食者众而耕者寡也。今天下莫为义，则子如劝我者也[④]，何故止我？”

3. 子墨子南游于楚，见楚惠王，惠王以老辞，使穆贺见子墨子。子墨子说穆贺，穆贺大说，谓子墨子曰：“子之言，则成善矣！而君王，天下之大王也，毋乃曰‘贱人之所为’而不用乎？”子墨子曰：“唯其可行，譬若药然，草之本，天子食之，以顺其疾，岂曰‘一草之本’而不食哉？今农夫入其税于大人，

大人为酒醴粢盛，以祭上帝鬼神，岂曰贱人之所为而不享哉？故虽贱人也，上比之农，下比之药，曾不若一草之本乎？且主君亦尝闻汤之说乎？昔者汤将往见伊尹，令彭氏之子御。彭氏之子半道而问曰：'君将何之？'汤曰：'将往见伊尹。'彭氏之子曰：'伊尹，天下之贱人也。若君欲见之，亦令召问焉，彼受赐矣。'汤曰：'非女所知也。今有药此，食之则耳加聪，目加明，则吾必说而强食之。今夫伊尹之于我国也，譬之良医善药也。而子不欲我见伊尹，是子不欲吾善也。'因下彭氏之子，不使御。彼苟然，然后可也。"

4. 子墨子曰："凡言凡动，利于天鬼百姓者为之。凡言凡动，害于天鬼百姓者舍之。凡言凡动，合于三代圣王尧舜禹汤文武者为之；凡言凡动，合于三代暴王桀纣幽厉者舍之。"

5. 子墨子曰："言足以迁行者，常之。不足以迁行者，勿常。不足以迁行而常之，是荡口也。"

6. 子墨子曰："必去六僻[5]。默则思，言则诲，动则事，使三者代御[6]，必为圣人。必去喜，去怒，去乐，去悲，去爱，去恶，而用仁义。手足口鼻耳，从事于义，必为圣人。"

7. 子墨子谓二三子曰："为义而不能，必无排其道，譬若匠人之斫而不能，无排其绳。"

8. 子墨子曰："世之君子，使之为一犬一彘之宰，不能则辞之，使为一国之相，不能而为之，岂不悖哉！"

9. 子墨子言曰："今瞽曰，皚者白也[7]，黔者黑也[8]，虽明目者无以易之。兼白黑，使瞽取焉，不能知也。故我曰瞽不知白黑者，非以其名也，以其取也。今天下之君子之名仁也，虽禹汤无以易之。兼仁与不仁，而使天下之君子取焉，不能

知也。故我曰天下之君子不知仁者，非以其名也，亦以其取也。”

10. 子墨子曰：“今士之用身，不若商人之用一布之慎也[9]。商人用一布市[10]，不敢继苟而售焉[11]，必择良者。今士之用身则不然，意之所欲则为之，厚者入刑罚[12]，薄者被毁丑[13]，则士之用身，不若商人之用一布之慎也。”

11. 子墨子曰：“世之君子，欲其义之成，而助之修其身则愠，是犹欲其墙之成，而人助之筑则愠也，岂不悖哉！”

12. 子墨子曰：“古之圣王，欲传其道于后世，是故书之竹帛，镂之金石，传遗后世子孙，欲后世子孙法之也。今闻先王之遗而不为，是废先王之传也。”

13. 子墨子南游使卫，关中载书甚多[14]，弦唐子见而怪之，曰，吾夫子教公尚过曰，揣曲直而已[15]，今夫子载书甚多，何有也?”子墨子曰：“昔者周公旦朝读书百篇，夕见七十士，故周公旦佐相天子，其修至于今。翟上无君上之事，下无耕农之难，吾安敢废此？翟闻之，同归之物，信有误者，然而民听不钧，是以书多也。今若过之心者，数逆于精微[16]，同归之物，既已知其要矣，是以不教以书也，而子何怪焉?”

14. 子墨子谓公良桓子曰，卫，小国也，处于齐、晋之间，犹贫家之处于富家之间也。贫家而学富家之衣食多用，则速亡必矣。今简子之家[17]，饰车数百乘，马食菽粟者数百匹，妇人衣文绣者数百人，吾取饰车食马之费，与绣衣之财，以畜士，必千人有余，若有患难，则使百人处于前，数百于后，与妇人数百人处前后，孰安？吾以为不若畜士之安也。

15. 子墨子仕人于卫，所仕者至而反。子墨子曰：“何故

反?”对曰:“与我言而不当,曰,待女以千盆[18],授我五百盆,故去之也。”子墨子曰:“授子过千盆,则子去之乎?”对曰:“不去。”子墨子曰:“然则非为其不审也,为其寡也。”

16. 子墨子曰:“世俗之君子,视义士不若负粟者[19]。今有人于此,负粟息于路侧,欲起而不能,君子见之,无长少贵贱,必起之。何故也?曰:义也。今为义之君子,奉承先王之道以语之,纵不说而行[20],又从而非毁之,则是世俗之君子之视义士也,不若视负粟者也。”

17. 子墨子曰:“商人之四方,市贾倍蓰[21],虽有关梁之难[22],盗贼之危,必为之。今士坐而言义,无关梁之难,盗贼之危,此为倍蓰,不可胜计,然而不为,则士之计利,不若商人之察也。”

18. 子墨子北之齐,遇日者[23]。日者曰:“帝以今日杀黑龙于北方,而先生之色黑,不可以北。”子墨子不听,遂北,至淄水,不遂而反焉。日者曰:“我谓先生不可以北。”子墨子曰:“南之人不得北,北之人不得南,其色有黑者,有白者,何故皆不遂也?且帝以甲乙杀青龙于东方,以丙丁杀赤龙于南方,以庚辛杀白龙于西方,以壬癸杀黑龙于北方,若用子之言,则是禁天下之行者也。是违心而虚天下也[24],子之言不可用也。”

19. 子墨子曰:“吾言足用矣,舍吾言革思者[25],是犹舍获而捃粟也[26]。以其言非吾言者,是犹以卵投石也,尽天下之卵,其石犹是也,不可毁也。”

〔注释〕 ① 即:到。 ② 过:探望,访问。故人:老友。 ③ 处:闲处,闲待,坐

食。 ④ 如：宜，应该，应当。 ⑤ 六僻：六种偏僻的爱好，指喜怒乐悲（哀）爱恶。僻：偏僻，邪僻。 ⑥ 三者代御：指用“默则思，言则诲，动则事”三种要求，互相交替地起统率作用。代：交替，轮流。御：驾驭，控制，治理，统率。 ⑦ 皑：白。 ⑧ 黔：黑色。 ⑨ 布：古代钱币。 ⑩ 布市：用钱买物。市：市场交易，买物。 ⑪ 继苟而售：随便购物，轻易买东西。 ⑫ 厚：情节严重。 ⑬ 薄：情节轻微。 ⑭ 关中：车厢。 ⑮ 揣曲直：衡量是非。揣：衡量。 ⑯ 数逆于精微：仔细考察精微奥妙。⑰ 简：阅，看。 ⑱ 盆：量粟米容量的单位，指俸禄的数量。 ⑲ 负粟：用肩膀扛粮食，背粮食。 ⑳ 纵不说而行：纵然不喜欢实行。 ㉑ 倍：一倍。蓰：五倍。 ㉒ 关梁：关隘桥梁。 ㉓ 日者：古时根据天象占卜的人。 ㉔ 违心而虚天下：违背心愿，欺骗天下。 ㉕ 舍吾言革思：弃舍我的言论，改变思考。 ㉖ 舍获而捃粟：舍弃丰盛的收获，捡拾遗落在地上的米粒。比喻舍本逐末，放大抓小。

【鉴赏】 本篇共 19 章，其中有 13 章是墨子的独白，另有四章是墨子跟时人的对话，有两章是墨子跟弟子的对话。本篇墨子关于圣人观和“吾言足用”的自白，反映了墨子对自身历史使命感的自觉和自我评价，值得关注。

本篇第 6 章载墨子说，静默时就深入思考，出言说话就教诲别人，行动就从事正义的事业，使这三种要求交替地起统率驾驭作用，就能成为圣人。这是贯穿墨子全部议论的基本思想。《尚贤中》说，圣人应该“精其思虑，索天下之隐事遗利”。《尚贤下》说，为贤之道包含着“有道者劝以教人”的应有意义，“隐慝良道而不相教诲也”，则是不仁不义的行为。

本篇第 1 章说：“万事莫贵于义。”第 2 章墨子在齐国的老朋友，对墨子说：“今天下莫为义，子独自苦而为义。”第 4 章墨子自称：“凡言凡动，合于三代圣王尧舜禹汤文武者为之；凡言凡动，合于三代暴王桀纣幽厉者舍之。”这同《荀子·正名》所谓“正利而为谓之事，正义而为谓之行”是一致的。第 16 章载墨子把自己称为终生实行仁义的“义士”，以“世俗之君子，视义士不若负粟（背粮食）者”自嘲自况。

墨子所谓“去六僻”，就是排除违反仁义原则的“喜怒乐悲（哀）爱恶”等个人的思想感情，把仁义作为衡量一切是非的标准。圣人的眼耳鼻舌

身等认知器官和手足等运动器官以及视听言动，应该全部投入为实现仁义而奋斗的事业中去。墨子对其圣人观的阐释，言简意赅，内涵丰富，从中可窥见这位文化巨人的人生理想、人格特征和思想风貌。

墨子在活着时，就被称为圣人。墨子门徒跌鼻，曾对墨子提出疑问："今先生圣人也，何故有疾（为什么会生病）?"本篇第3章所载资讯，时间在前439年，墨子到楚国游说，顺便把自己的著作献给楚惠王看。惠王借口自己年老，派大臣穆贺出面接待墨子。楚国封君鲁阳文君提醒楚惠王说："墨子，北方贤圣人。"规劝楚王不要怠慢墨子这位"贤圣人"。

跌鼻和鲁阳文君不约而同地说墨子是"圣人"，反映当时社会对墨子的一般认识和评价。墨子作为"北方贤圣"的地位，在他的壮年时代业已确立。本章载墨子自我评价自己的学说，"上比之农，下比之药"，是"贱人之所为"，就像农民生产的粮食，采集的草药，有普世价值，对任何人都有用。

本篇第19章载墨子说，我的言论就足够用了。如果抛开我的言论，遵照别的学说，相当于农民抛弃收获，捡拾遗落在地上的几粒粮食。舍获而拾粟，意同于丢西瓜捡芝麻。你用别的学说，非难我的学说，是"以卵投石"，拿鸡蛋打石头，把天下的鸡蛋都打烂，我这块石头依然牢不可破。因为我的学说是真理，不会被攻陷。这是墨子的豪言壮语，充分表现出墨子对自己学说的自信。从墨子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巨大贡献来看，墨子的自信有充分的理由和根据。

【公孟】

1. 公孟子谓子墨子曰："君子拱己以待①，问焉则言，不问焉则止。譬若钟然，扣则鸣，不扣则不鸣。"子墨子曰："是言有三物焉②，子乃今知其一耳也③，又未知其所谓也。若大

人行淫暴于国家，进而谏，则谓之不逊，因左右而献谏，则谓之言议，此君子之所疑惑也。若大人为政，将因于国家之难，譬若机之将发也然[4]，君子之必以谏，然而大人之利，若此者，虽不扣必鸣者也。若大人举不义之异行，虽得大巧之经，可行于军旅之事，欲攻伐无罪之国，有之也，君得之，则必用之矣。以广辟土地，著税伪材（聚敛货财）。出必见辱，所攻者不利，而攻者亦不利，是两不利也。若此者，虽不扣，必鸣者也。且子曰，君子拱己待，问焉则言，不问焉则止，譬若钟然，扣则鸣，不扣则不鸣，今未有扣子而言，是子之谓不扣而鸣邪？是子之所谓非君子邪？”

2. 公孟子谓子墨子曰：“实为善人，孰不知？譬若良玉，处而不出，有余糈。譬若美女，处而不出，人争求之。行而自衒[5]，人莫之娶也。今子遍从人而说之，何其劳也！”子墨子曰：“今夫世乱，求美女者众，美女虽不出，人多求之。今求善者寡，不强说人，人莫之知也。且有二生，于此善筮，一行为人筮者，一处而不出者。行为人筮者，与处而不出者，其糈孰多？”公孟子曰：“行为人筮者，其糈多。”子墨子曰：“仁义钧，行说人者，其功善亦多。何故不行说人也？”

3. 公孟子戴章甫[6]，搢笏[7]，儒服，而以见子墨子，曰：“君子服然后行乎？其行然后服乎？”子墨子曰：“行不在服。”公孟子曰：“何以知其然也？”子墨子曰：“昔者齐桓公高冠博带，金剑木盾，以治其国，其国治。昔者晋文公大布之衣，牂羊之裘，韦以带剑，以治其国，其国治。昔者楚庄王鲜冠组缨，缝衣博袍，以治其国，其国治。昔者越王勾践剪发文身，以治其国，其国治。此四君者，其服不同，其行犹一也。翟以是知行

之不服也。”公孟子曰：“善！吾闻之曰：宿善者不祥[8]。请舍忽，易章甫，复见夫子，可乎？”子墨子曰：“请因以相见也。若必将舍忽、易章甫，而后相见，然则行果在服也。”

4. 公孟子曰：“君子必古言服，然后仁。”子墨子曰：“昔者商王纣，卿士费仲，为天下之暴人，箕子、微子，为天下之圣人，此同言，而或仁不仁也。周公旦为天下之圣人，管叔为天下之暴人，此同服，或仁或不仁。然则不在古服与古言矣。且子法周而未法夏也，子之古，非古也。”

5. 公孟子谓子墨子曰：“昔者圣王之列也，上圣立为天子，其次立为卿大夫。今孔子博于《诗》、《书》，察于礼乐，详于万物，若使孔子当圣王，则岂不以孔子为天子哉？”子墨子曰：“夫智者，必尊天事鬼，爱人节用，合焉为知矣。今子曰孔子博于《诗》、《书》，察于礼乐，详于万物，而曰可以为天子，是数人之齿而以为富[9]。”

6. 公孟子曰：“贫富寿夭，齰然在天[10]，不可损益。”又曰：“君子必学。”子墨子曰：“教人学而执有命，是犹命人包而去其冠也[11]。”

7. 公孟子谓子墨子曰：“有义不义，无祥不祥。”子墨子曰：“古圣王皆以鬼神为神明，而为祸福，执有祥不祥，是以政治而国安也。自桀纣以下，皆以鬼神为不神明，不能为祸福，执无祥不祥，是以政乱而国危也。故先王之书《子亦》有之曰：亦傲也，出于子，不祥。此言为不善之有罚，为善之有赏。”

8. 子墨子谓公孟子曰：“丧礼，君与父母、妻、后子死，三年丧服；伯父、叔父、兄弟期；族人五月；姑、姊、舅、甥皆有数

月之丧。或以不丧之间诵《诗》三百，弦《诗》三百，歌《诗》三百，舞《诗》三百。若用子之言，则君子何日以听治？庶人何日以从事？”

9. 公孟子曰：“国乱则治之，国治则为礼乐。国治则从事，国富则为礼乐。”子墨子曰：“国之治，治之废，则国之治亦废。国之富也，从事故富也。从事废，则国之富亦废。故虽治国，劝之无餍[12]，然后可也。今子曰，国治则为礼乐，乱则治之，是譬犹噎而穿井也[13]，死而求医也。古者三代暴王桀、纣、幽、厉，侈为声乐，不顾其民，是以身为刑僇，国为虚戾者，皆从此道也。”

10. 公孟子曰：“无鬼神。”又曰：“君子必学祭祀。”子墨子曰：“执无鬼而学祭礼，是犹无客而学客礼也，是犹无鱼而为鱼罟也[14]。”

11. 公孟子谓子墨子曰：“子以三年之丧为非，子之三日之丧亦非也。”子墨子曰：“子以三年之丧非三日之丧，是犹裸谓撅者不恭也[15]。”

12. 公孟子谓子墨子曰：“知有贤于人，则可谓知乎？”子墨子曰：“愚之知有以贤于人，而愚岂可谓知矣哉？”

13. 公孟子曰：“三年之丧，学吾子之慕父母。”子墨子曰：“夫婴儿子之知，独慕父母而已，父母不可得也，然号而不止，此其故何也？即愚之至也。然则儒者之知，岂有以贤于婴儿子哉？”

14. 子墨子曰：问于儒者：何故为乐？曰：乐以为乐也。子墨子曰：子未我应也。今我问曰：何故为室？曰：冬避寒焉，夏避暑焉，室以为男女之别也。则子告我为室之故矣。

今我问曰：何故为乐？曰：乐以为乐也。是犹曰：何故为室？曰：室以为室也。

15. 子墨子谓程子曰："儒之道足以丧天下者，四政焉。儒以天为不明，以鬼为不神，天鬼不说，此足以丧天下。又厚葬久丧，重为棺椁，多为衣衾，送死若徙，三年哭泣，扶后起，杖后行，耳无闻，目无见，此足以丧天下。又弦歌鼓舞，习为声乐，此足以丧天下。又以命为有，贫富寿夭、治乱安危，有极矣，不可损益也。为上者行之，必不听治也；为下者行之，必不从事矣。此足以丧天下。"程子曰："甚矣，先生之毁儒也！"子墨子曰："儒固无此若四政者，而我言之，则是毁也。今儒固有此四政者，而我言之，则非毁也，告闻也。"程子无辞而出。子墨子曰："还之！"反，复坐，进复曰："乡者先生之言有可闻者焉，若先生之言，则是不誉禹，不毁桀纣也。"子墨子曰："不然。夫应孰辞，不称议而为之，敏也。厚攻则厚吾，薄攻则薄吾。应孰辞而称议，是犹荷辕而击蚊也[16]。"

16. 子墨子与程子辩，称于孔子。程子曰："非儒，何故称于孔子也？"子墨子曰："是亦当而不可易者也。今鸟闻热旱之忧则高，鱼闻热旱之忧则下，当此，虽禹汤为之谋，必不能易矣。鸟鱼可谓愚矣，禹汤犹云因焉[17]。今翟曾无称于孔子乎？"

17. 有游于子墨子之门者，身体强良[18]，思虑徇通[19]，欲使随而学。子墨子曰："姑学乎，吾将仕子。"劝于善言而学。其年，而责仕于子墨子。子墨子曰："不仕子。子亦闻夫鲁语乎？鲁有昆弟五人者，其父死，其长子嗜酒而不葬，其四弟曰：'子与我葬，当为子沽酒。'劝于善言而葬。已葬而责酒于

其四弟。四弟曰：'吾未予子酒矣。子葬子父，我葬吾父，岂独吾父哉？子不葬，则人将笑子，故劝子葬也。'今子为义，我亦为义，岂独我义也哉？子不学则人将笑子，故劝子于学。"

18. 有游于子墨子之门者，子墨子曰："盍学乎？"对曰："吾族人无学者。"子墨子曰："不然。夫好美者，岂曰吾族人莫之好，故不好哉？夫欲富贵者，岂曰我族人莫之欲，故不欲哉？好美欲富贵者，不视人犹强为之。夫义，天下之大器也，何以视人？必强为之。"

19. 有游于子墨子之门者，谓子墨子曰："先生以鬼神为明知，能为祸人哉福，为善者富之，为暴者祸之。今吾事先生久矣，而福不至，意者先生之言，有不善乎？鬼神不明乎？我何故不得福也？"子墨子曰："虽子不得福，吾言何遽不善？而鬼神何遽不明？子亦闻乎匿徒之刑之有刑乎？"对曰："未之得闻也。"子墨子曰："今有人于此，什子，子能什誉之，而一自誉乎？"对曰："不能。""有人于此，百子，子能终身誉其善，而子无一乎？"对曰："不能。"子墨子曰："匿一人者犹有罪，今子所匿者若此其多，将有厚罪者也，何福之求？"

20. 子墨子有疾，跌鼻进而问曰："先生以鬼神为明，能为祸福，为善者赏之，为不善者罚之。今先生圣人也，何故有疾？意者先生之言，有不善乎？鬼神不明知乎？"子墨子曰："虽使我有病，何遽不明？人之所得于病者多方，有得之寒暑，有得之劳苦。百门而闭一门焉，则盗何遽无从入？"

21. 二三子有复于子墨子学射者，子墨子曰："不可。夫知者必量其力所能至而从事焉。国士战且扶人，犹不可及也。今子非国士也，岂能成学又成射哉？"

22. 二三子复于子墨子曰："告子曰：'言义而行甚恶。'请弃之。"子墨子曰："不可。称我言以毁我行，愈于亡。有人于此，翟甚不仁，尊天，事鬼、爱人，甚不仁，犹愈于亡也。今告子言谈甚辩，言仁义而不吾毁，告子毁，犹愈亡也。"

23. 二三子复于子墨子曰：告子胜为仁，子墨子曰："未必然也。告子为仁，譬犹跂以为长⑳，偃以为广㉑，不可久也。"

24. 告子谓子墨子曰："我治国为政。"子墨子曰："政者，口言之，身必行之。今子口言之，而身不行，是子之身乱也。子不能治子之身，恶能治国政？子姑亡，子之身乱之矣！"

〔注释〕 ① 拱已以待：拱手等待，形容消极等待，不积极争取。 ② 三物：三种情形。 ③ 知其一：只知道其中一种情形。 ④ 譬若机之将发：就像箭在弩机上，机械扳手将要发动。 ⑤ 行而自衒：一边走路，一边自行夸耀。 ⑥ 戴章甫：戴礼帽。 ⑦ 搢笏：插记事板。笏：臣见君时，用来记事备忘的狭长手板。 ⑧ 宿善者不祥：放下好事不做不吉祥。 ⑨ 数人之齿而以为富：数别人契据上的刻数，而想象成自己富有，比喻想入非非。 ⑩ 鮨然：凿然，确然。鮨 zé，又作齚 zé，同"凿"，确凿，确实，真实。 ⑪ 犹命人包而去其冠：就像叫人既戴上帽子，又去掉帽子，比喻自相矛盾，荒谬，背理。 ⑫ 劝之无餍：劝勉不止。餍：满足，停止。 ⑬ 譬犹噎而穿井：就像临渴掘井，比喻为时太晚。 ⑭ 犹无鱼而为鱼罟：就像没有鱼，却做鱼网，比喻自相矛盾，荒谬，背理。 ⑮ 犹裸谓撅者不恭：就像裸体者说揭衣露体者失礼不恭。 ⑯ 犹荷辕而击蚁：就像扛车辕打蚂蚁。 ⑰ 因：依循，凭借，遵照。 ⑱ 强良：强壮，健康。 ⑲ 徇通：敏锐通达。 ⑳ 譬犹跂以为长：就像踮起脚跟以求高。 ㉑ 偃以为广：仰着身体以求大。

【鉴赏】 本篇共 24 章，半数是墨子跟儒家信徒公孟子的辩论，其余是墨子跟其他儒生或门人的对话。这些资料，生动体现出墨子的科学理性精神和善于推理、巧于用譬的语言艺术。

从科学理性精神来说，第 15 章载墨子跟儒家信徒程子辩论，指出"儒

之道足以丧天下”有四个要点，其中之一是，认为贫富寿夭，治安危乱，都有定数，是由命运决定，人力不能有一点增减，在上位者实行，一定不能治理政务，在下位者实行，一定懒得做事，这足以丧天下。明确反对儒家的命定论，提倡人力能动论。

第 6 章载公孟子说：“贫富寿夭，齰然在天，不可损益。”即贫富寿夭，确然由天命决定，人力不能有一点增减。

第 16 章载墨子跟儒家信徒程子辩论，又称颂孔子合乎真理性的一面。程子很奇怪地说：“非儒，何故称于孔子也？”即墨家非儒，您怎么又称颂孔子呢？墨子滔滔不绝地说，这是由于孔子的话，有说得恰当而不可更改的部分。就如现在鸟儿感到天气热，就高飞；鱼儿感到天气热，就下沉。对于这一点，即使是夏禹、商汤为它们谋划，也不能改变。鸟儿鱼儿可算是愚蠢了，而夏禹、商汤还要因循它们的习性，我墨翟怎么就不能说称颂孔子的话呢？墨子既批判孔学非真理性的一面，又称颂孔学合乎真理性的一面，表现出墨子的科学理性精神。

第 20 章载，墨子生病了，学生跌鼻进来问道：“先生是圣人，怎么会有病？”墨子把自己的病因，归之于自然界的“寒暑”和自身的“劳苦”。这是从事物自身的本来面目，来认识事物，寻找病因，即《小取》所谓“摹略万物之然”，而不附加任何外来的、不相干的鬼神迷信因素，明确表现出墨子的科学理性精神。

从善推理的语言艺术来说，第 4 章载，儒家信徒公孟子说：“君子必古言服然后仁。”墨子用正反两面的典型事例、矛盾归谬的反驳技巧，以及归纳与演绎相结合的论证手法，破斥儒家信徒公孟子“君子必古言服然后仁”的错误论题，逻辑严谨，有说服力。

从巧用譬的语言艺术来说，第 6 章载墨子批评儒家信徒公孟子说：“教人学而执有命，是犹命人包而去其冠（既叫人戴帽，又叫人脱帽）也。”第 10 章载墨子批评儒家信徒公孟子说：“执无鬼而学祭礼，是犹无客而学客礼（没客学客礼）也，是犹无鱼而为鱼罟（没鱼做渔网）也。”第 9 章载，墨子批评公孟子“国治则为礼乐，乱则治之”的论调，犹如“噎而穿井，死而

求医”。

墨子在辩论中，创造性地运用恰当生动的比喻，论证己说，破斥敌论，为中国古代逻辑的概括，提供了丰富素材，为后人留下了值得借鉴效法的思维表达技巧。

〖鲁问〗

1. 鲁君谓子墨子曰："吾恐齐之攻我也，可救乎？"子墨子曰："可。昔者，三代之圣王禹汤文武，百里之诸侯也，说忠行义，取天下；三代之暴王桀纣幽厉，仇怨行暴，失天下。吾愿主君之上者尊天事鬼，下者爱利百姓，厚为皮币[①]，卑辞令，亟遍礼四邻诸侯[②]，驱国而以事齐，患可救也。非此，顾无可为者。"

2. 齐将伐鲁，子墨子谓项子牛曰："伐鲁，齐之大过也。昔者，吴王东伐越，栖诸会稽。西伐楚，保昭王于随[③]。北伐齐，取国子以归于吴。诸侯报其仇，百姓苦其劳，而弗为用。是以国为虚戾，身为刑戮也。昔者智伯伐范氏与中行氏，兼三晋之地。诸侯报其仇，百姓苦其劳，而弗为用，是以国为虚戾，身为刑戮也。故大国之攻小国也，是交相贼也，过必反于国。"

3. 子墨子见齐大王曰："今有刀于此，试之人头，猝然断之[④]，可谓利乎？"大王曰："利。"子墨子曰："刀则利矣，孰将受其不祥？"大王曰："刀受其利，试者受其不祥。"子墨子曰："并国覆军，贼敖百姓，孰将受其不祥？"大王俯仰而思之，曰："我受其不祥。"

4. 鲁阳文君将攻郑，子墨子闻而止之，谓阳文君曰："今使鲁四境之内，大都攻其小都，大家伐其小家，杀其人民，取其牛马狗豕布帛米粟货财，则何若？"鲁阳文君曰："鲁四境之内，皆寡人之臣也。今大都攻其小都，大家伐其小家，夺之货财，则寡人必将厚罚之。"子墨子曰："夫天之兼有天下也，亦犹君之有四境之内也。今举兵将以攻郑，天诛亦不至乎？"鲁阳文君曰："先生何止我攻郑也？我攻郑，顺于天之志。郑人三世杀其君，天加诛焉，使三年不全，我将助天诛也。"子墨子曰："郑人三世杀其君，而天加诛焉，使三年不全，天诛足矣。今又举兵，将以攻郑，曰吾攻郑也，顺于天之志。譬有人于此，其子强粱不材[5]，故其父笞之。其邻家之父，举木而击之，曰：吾击之也，顺于其父之志。则岂不悖哉！"

5. 子墨子谓鲁阳文君曰："攻其邻国，杀其民人，取其牛马粟米货财，则书之于竹帛，镂之于金石，以为铭于钟鼎，传遗后世子孙，曰：莫若我多。今贱人也，亦攻其邻家，杀其人民，取其狗豕、食粮、衣裘，亦书之竹帛，以为铭于席豆，以遗后世子孙，曰：莫若我多！亦可乎？"鲁阳文君曰："然。吾以子之言观之，则天下之所谓可者，未必然也。"

6. 子墨子谓鲁阳文君曰："世俗之君子，皆知小物，而不知大物。今有人于此，窃一犬一彘则谓之不仁；窃一国一都，则以为义。譬犹小视白谓之白，大视白则谓之黑。是故世俗之君子，知小物而不知大物者，此若言之谓也。"

7. 鲁阳文君语子墨子曰："楚之南，有啖人之国者桥[6]，其国之长子生，则鲜而食之，谓之宜弟，美则以遗其君，君喜则赏其父。岂不恶俗哉？"子墨子曰："虽中国之俗，亦犹是

也。杀其父而赏其子，何以异食其子而赏其父者哉？苟不用仁义，何以非夷人食其子也？”

8. 鲁君之嬖人死[7]，鲁人为之诔[8]，鲁君因说而用之。子墨子闻之曰：“诔者，道死人之志也。今因说而用之，是犹以来首从服也[9]。”

9. 鲁阳文君谓子墨子曰：“有语我以忠臣者，令之俯则俯，令之仰则仰，处则静，呼则应，可谓忠臣乎？”子墨子曰：“令之俯则俯，令之仰则仰，是似影也；处则静，呼则应，是似响也。君将何得于影与响哉？若以翟之所谓忠臣者，上有过，则微之以谏；已有善，则访之上，而无敢以告。外匡其邪，而入其善。尚同而无下比，是以美善在上，而怨仇在下；安乐在上，而忧戚在臣。此翟之所谓忠臣者也。”

10. 鲁君谓子墨子曰：“我有二子，一人者好学，一人者好分人财，孰以为太子而可？”子墨子曰：“未可知也，或所为赏誉为是也，钓者之恭，非为鱼赐也，饵鼠以虫，非爱之也，吾愿主君之合其志功而观焉[10]。”

11. 鲁人有因子墨子而学其子者，其子战而死，其父让子墨子[11]。子墨子曰：“子欲学子之子，今学成矣，战而死，而子愠，而犹欲粜，粜售则愠也。岂不悖哉[12]！”

12. 鲁之南鄙人有吴虑者，冬陶夏耕，自比于舜。子墨子闻而见之。吴虑谓子墨子：“义耳义耳，焉用言之哉？”子墨子曰：“子之所谓义者，亦有力以劳人，有财以分人乎？”吴虑曰：“有”。子墨子曰：“翟尝计之矣。翟虑耕而食天下之人矣。盛，然后当一农之耕，分诸天下，不能人得一升粟。藉而以为得一升粟，其不能饱天下之饥者，既可睹矣。翟虑织而衣天

下之人矣，盛，然后当一妇人之织，分诸天下，不能人得尺布。藉而以为得尺布，其不能暖天下之寒者，既可睹矣。翟虑被坚执锐，求诸侯之患，盛，然后当一夫之战。一夫之战，其不御三军，既可睹矣。翟以为不若诵先王之道，而求其说，通圣人之言，而察其辞，上说王公大人，次匹夫徒步之士，王公大人用吾言，国必治，匹夫徒步之士用吾言，行必修。故翟以为虽不耕而食饥，不织而衣寒，功贤于耕而食之，织而衣之者也。故翟以为虽不耕织乎，而功贤于耕织也。"

吴虑谓子墨子曰："义耳义耳，焉用言之哉?"子墨子曰："藉设而天下不知耕，教人耕，与不教人耕而独耕者，其功孰多?"吴虑曰："教人耕者，其功多。"子墨子曰："藉设而攻不义之国，鼓而使众进战，与不鼓而使众进战而独进战者，其功孰多?"吴虑曰："鼓而进众者，其功多。"子墨子曰："天下匹夫徒步之士少知义，而教天下以义者，功亦多，何故弗言也？若得鼓而进于义，则吾义岂不益进哉!"

13. 子墨子游公尚过于越。公尚过说越王，越王大说，谓公尚过曰："先生苟能使子墨子于越而教寡人，请裂故吴之地，方五百里，以封子墨子。"公尚过许诺。遂为公尚过束车五十乘，以迎子墨子于鲁。曰："吾以夫子之道说越王，越王大说，谓过曰：'苟能使子墨子至于越而教寡人，请裂故吴之地，方五百里，以封子。'"子墨子谓公尚过曰："子观越王之志何若？意越王将听吾言，用吾道，则翟将往，量腹而食，度身而衣，自比于群臣，奚能以封为哉！抑越不听吾言，不用吾道，而吾往焉，则是我以义粜也。钧之粜，亦于中国耳，何必于越哉!"

14. 子墨子游，魏越曰："既得见四方之君，子则将先语？"子墨子曰："凡入国，必择务而从事焉。国家昏乱，则语之尚贤、尚同。国家贫，则语之节用、节葬。国家憙音湛湎[13]，则语之非乐、非命。国家淫僻无礼，则语之尊天事鬼。国家务夺侵凌，即语之兼爱、非攻。故曰：择务而从事焉。"

15. 子墨子仕曹公子而于宋[14]。三年而反，睹子墨子曰："始吾游于子之门，短褐之衣，藜藿之羹，朝得之，则夕弗得。祭祀鬼神。今而以夫子之教，家厚于始也。有家厚，谨祭祀鬼神。然而人徒多死，六畜不蕃，身湛于病，吾未知夫子之道可用也。"子墨子曰："不然。夫鬼神之所欲于人者多；欲人之处高爵禄，则以让贤也；多财，则以分贫也。夫鬼神，岂唯擢季拑肺之为欲哉？今子处高爵禄而不以让贤，一不祥也；多财而不以分贫，二不祥也。今子事鬼神，唯祭而已矣，而曰：'病何自至哉！'是犹百门而闭一门焉，曰：'盗何从入？'若是而求福于有怪之鬼，岂可哉？"

16. 鲁祝以一豚祭，而求百福于鬼神。子墨子闻之曰："是不可。今施人薄而望人厚，则人唯恐其有赐于己也。今以一豚祭，而求百福于鬼神，唯恐其以牛羊祀也。古者圣王事鬼神，祭而已矣。今以豚祭而求百福，则其富不如其贫也。"

17. 彭轻生子曰："往者可知，来者不可知。"子墨子曰："藉设而亲在百里之外，则遇难焉，期以一日也，及之则生，不及则死。今有固车良马于此，又有奴马四隅之轮于此，使子择焉，子将何乘？"对曰："乘良马固车，可以速至。"子墨子曰："焉在矣来！"

18. 孟山誉王子闾曰："昔白公之祸，执王子闾，斧钺钩腰[15]，直兵当心[16]，谓之曰：'为王则生，不为王则死！'王子闾曰：'何其侮我也！杀我亲，而喜我以楚国。我得天下而不义，不为也，又况于楚国乎？'遂而不为。王子闾岂不仁哉？"子墨子曰："难则难矣，然而未仁也。若以王为无道，则何故不受而治也？若以白公为不义，何故不受王，诛白公然而反王？故曰：难则难矣，然而未仁也。"

19. 子墨子使胜绰事项子牛。项子牛三侵鲁地，而胜绰三从。子墨子闻之，使高孙子请而退之。曰："我使绰也，将以济骄而正嬖也[17]。今绰也禄厚而谲夫子[18]，夫子三侵鲁而绰三从，是鼓鞭于马靳也[19]。翟闻之，言义而弗行，是犯明也[20]。绰非弗之知也，禄胜义也。"

20. 昔者楚人与越人舟战于江，楚人顺流而进，迎流而退，见利而进，见不利则其退难。越人迎流而进，顺流而退，见利而进，见不利则其退速。越人因此若势，亟败楚人。公输子自鲁南游楚，焉始为舟战之器，作为钩拒之备，退者钩之，进者拒之，量其钩拒之长，而制为之兵。楚之兵节[21]，越之兵不节，楚人因此若势，亟败越人。

公输子善其巧，以语子墨子曰："我舟战有钩拒，不知子之义亦有钩拒乎？"子墨子曰："我义之钩拒，贤于子舟战之钩拒。我钩拒，我钩之以爱，揣之以恭。弗钩以爱则不亲，弗揣以恭则速狎，狎而不亲则速离。故交相爱，交相恭，犹若相利也。今子钩而止人，人亦钩而止子，子拒而距人，人亦拒而距子，交相钩，交相拒，犹若相害也。故我义之钩拒，贤子舟战之钩拒。"

21. 公输子削竹木以为鹊，成而飞之，三日不下。公输子自以为至巧。子墨子谓公输子曰："子之为鹊也，不如翟之为车辖[22]，须臾斫三寸之木，而任五十石之重[23]。故所为功，利于人谓之巧，不利于人谓之拙。"

22. 公输子谓子墨子曰："吾未得见之时，我欲得宋。自我得见之后，予我宋而不义，我不为。"子墨子曰："翟之未得见之时也，子欲得宋；自翟得见子之后，予子宋而不义，子弗为，是我予子宋也。子务为义，翟又将予子天下。"

〔注释〕 ① 皮币：毛皮布帛等贵重礼物。 ② 亟：疾速。 ③ 保昭王于随：鲁定公四年(前506)，吴军攻入楚都郢，楚国斗辛与其弟巢，保护楚昭王逃奔随国(今湖北随县)。 ④ 猝然：突然，很快地。 ⑤ 强梁不材：强暴不成材。 ⑥ 啖人：吃人。 ⑦ 嬖人：宠幸的人。 ⑧ 诔：追述死者功德的祭文。 ⑨ 犹以来首从服：就像用狸(野猫)驾车，比喻不胜任。 ⑩ 合其志功而观：把动机和效果结合起来观察。志：动机。功，效果。 ⑪ 让：指责，责难。 ⑫ 悖：荒谬，背理，自相矛盾。 ⑬ 憙音湛湎：喜欢音乐，沉湎于酒。 ⑭ 仕曹公子于宋：推荐曹公子到宋国做官。 ⑮ 斧钺钩腰：用斧钺钩住腰。 ⑯ 直兵当心：用剑矛对着心。 ⑰ 济骄而正嬖：矫正骄横，纠正邪僻。 ⑱ 谲：欺诈。 ⑲ 鼓鞭于马靳：在马的前面，用鞭子抽打马胸，则马只能后退，不能前进，要使马前进，必须在马后面，抽打马屁股，比喻胜绰做事，恰跟墨子对他的要求相反，事与愿违。 ⑳ 犯明：明知故犯。 ㉑ 节：节制，适用，合用。 ㉒ 车辖：车轴两头控制车轮的插销，车的管辖，关键。 ㉓ 五十石之重：六千斤的重量。石，重量单位，一百二十斤。

【鉴赏】 本篇共22章，其中有半数是墨子跟弟子与时人的对话。另有半数，是对齐、鲁、楚、越等国官方的批评和建议，主题涉及非攻。特别需要指出的是，第12、13、14、15等章论述学派的作用。第17章论述"来者可知"的认识论命题。第10章论述"合其志功而观"的动机效果统一观察法。这些都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

关于学派的作用，墨子跟吴虑论智力体力劳动之功效，是墨子对学派作用的深刻自觉。鲁国南部有隐士吴虑，冬天制陶，夏天耕种，自比舜。墨子去拜访他，吴虑对墨子说："仁义呀，仁义呀，自己干就是了，何必到处游说宣传?"墨子说："您所谓的仁义，也是有力量就帮助人，有财产就分给别人吗?"吴虑说："是的。"

墨子说，我曾考虑过，自己亲身耕种以给天下人吃饭，但搞得好，也不过得到相当于一个农民的收获，分给天下人，每人也得不到一升粮食，也不能让天下饥饿的人吃饱饭。自己亲身织布以给天下人衣服穿，但搞得好，也不过得到相当于一个妇女织出的布匹，分给天下人，每人也得不到一尺布，也不能让天下受冻的人穿暖和。自己亲身披着坚固的铠甲，拿着锐利的武器，解救国家的患难，但搞得好，也不过相当于一个士兵的作战能力，并不能抵御侵略者的大军。这些都是很显然的。

我不如诵读探求先王的学说，通晓考察圣人的言词，对上游说王公大人，对下劝导平民百姓，王公大人采用我的学说，品行一定得到修养。我虽然没有自己耕种，以使饥饿的人有饭吃，没有亲身织布，以使受冻的人有衣穿，而功劳却大于亲身耕织以使天下人有饭吃、有衣穿的人。天下平民百姓很少知道仁义，所以用仁义教导天下的人功劳大，我为什么不到处宣传仁义呢? 假如我能鼓励大家达到仁义的要求，我的仁义岂非更加发扬光大?"墨子说服消极避世、洁身自好的吴虑，表明积极救世，宣导仁义，是为了对社会做出更大贡献，这就是墨家学派的社会作用。

《论语·子路》载，子路说："卫君待子而为政，子将奚先?"即卫君等着您治理政事，您准备先干什么? 孔子说："必也正名乎!"即一定是纠正名分上用词不当的现象! 本篇恰有一章，跟《论语》此章相似。本篇第 14 章载，墨子将出游，弟子魏越说："既得见四方之君，子则将先语?"即您将要见到四方的君主，将先说什么呢?

墨子说尚贤、尚同、节用、节葬、非乐、非命、兼爱、非攻，即墨子的著名论文，是古墨学研究的主题，最终成果即本书的《尚贤》至《非命》等篇，是墨子对战国时代课题的应对方略，是当时社会、政治、伦理和宇宙、人生的

重要难题,当务之急。"择"即选择,"务"即要务,重要问题。

墨子的难题,急务,要务,实践和认识所趋向的目标,作为墨学研究的主题,提出从《尚贤》到《非命》等论题的论证,体现了墨学产生的深刻社会历史根源和强烈的人道人文精神。墨子适应社会需要,针砭时弊,开具救世药方,并提出系统的政治伦理主张,试图医治社会有机体的沉疴顽症。

第17章论述"来者可知"的认识论命题。墨子跟彭轻生子辩论,辩题是:"未来是否可以预知?"彭轻生子说:"过去的事情可以知道,未来的事情无法知道。"墨子说:"假如你的双亲在百里外遇到危难,只有一日期限,如果你能赶到,他们就能活,如果你不能赶到,他们就会死。现在这里有坚车好马和劣马方轮车,让你选择,你将乘哪一种?"彭轻生子回答:"坐坚车好马,可以快些赶到。"墨子说:"既然这样,怎么能说无法知道未来呢!"这是从假设和事实推论,来证明墨子"来者可知"的命题,有重要的认识论意义。

第10章载,鲁君因选太子而产生困惑,墨子给他提出"合其志功而观"的动机效果统一观察法,即综合和动机效果两方面的因素,给出较为全面的答案,有重要的伦理学和认识论意义。

本篇有一半篇幅,即1、2、3、4、5、6、7、19、20、21、22等章,对齐、鲁、楚、越等国官方的批评和建议,主题涉及非攻,可作为《非攻》的补充材料,鲁迅曾从其中取材,创作历史小说《故事新编·非攻》,饶有趣味。

公输

公输般为楚造云梯之械成[①],将以攻宋[②]。子墨子闻之,起于鲁[③],行十日十夜,而至于郢[④],见公输般。公输般曰:"夫子何命焉为[⑤]?"子墨子曰:"北方有侮臣者,愿藉子杀之!"公输般不说。子墨子曰:"请献十金[⑥]。"公输般曰:"吾义固不杀

人。"子墨子起，再拜曰："请说之。吾从北方闻子为梯，将以攻宋。宋何罪之有？荆国有余于地[7]，而不足于民。杀所不足，而争所有余，不可谓智。宋无罪而攻之，不可谓仁。知而不争，不可为忠。争而不得，不可谓强。义不杀少而杀众，不可谓知类[8]。"公输般服。子墨子曰："然乎，不已乎？"公输般曰："不可，吾既已言之王矣。"子墨子曰："胡不见我于王？"公输般曰："诺！"

子墨子见王，曰："今有人于此，舍其文轩[9]，邻有敝舆[10]，而欲窃之。舍其锦绣，邻有短褐[11]，而欲窃之。舍其粱肉[12]，邻有糠糟[13]，而欲窃之。此为何若人？"王曰："必为窃疾矣[14]！"子墨子曰："荆之地方五千里，宋之地方五百里，此犹文轩之与敝舆也。荆有云梦[15]，犀兕麋鹿满之[16]，江汉之鱼鳖鼋鼍[17]，为天下富，宋所为无雉兔狐狸者也[18]，此犹粱肉之与糠糟也。荆有长松文梓楩楠豫章[19]，宋无长木，此犹锦绣之与短褐也：臣以三事之攻宋也[20]，为与此同类。臣见大王之必伤义而不得。"王曰："善哉！虽然，公输般为我为云梯，必取宋！"

于是见公输般。子墨子解带为城，以牒为械[21]，公输般九设攻城之机变[22]，子墨子九距之。公输般之攻械尽，子墨子之守御有余。公输般诎[23]，而曰："吾知所以距子矣。吾不言。"子墨子亦曰："吾知子之所以距我。吾不言。"楚王问其故。子墨子曰："公输子之意，不过欲杀臣。杀臣，宋莫能守，可攻也。然臣之弟子禽滑厘等三百人[24]，已持臣守御之器，在宋城上，而待楚寇矣。虽杀臣，不能绝也。"楚王曰："善哉！吾请无攻宋矣。"子墨子归，过宋。天雨，庇其闾中[25]，守闾者不纳也[26]。故曰：治于神者[27]，众人不知其功；争于明者[28]，众人知之。

〔注释〕 ① 公输般：鲁国巧匠，复姓公输，名般，"般"有时写作"盘"，今统称鲁班。云梯之械：登高窥城和攻城的器械，因高耸入云而名。 ② 将以攻宋：约在楚惠王49年，宋昭公29年，公元前440年。 ③ 起于鲁：《道藏》本为"起于齐"，但墨子经常居住在鲁国，《吕氏春秋·爱类》说："自鲁往。"《淮南子·修务训》说："自鲁趋而往。"此处从"起于鲁"。 ④ 郢：楚国国都，在今湖北江陵。 ⑤ 何命焉为：有何指教。 ⑥ 十金：重量单位，一镒叫一金，20两，一说24两。 ⑦ 荆国：楚国别名。初立国荆山，湖北西部，武当山东南，汉江西岸。荆，一种灌木，矮小丛生，木本植物。楚国，战国七雄之一，原在湖北、湖南一带，后扩展到河南、安徽、江苏、浙江、江西和四川地区。 ⑧ 知类：知道类别。 ⑨ 文轩：饰有美丽花纹的车子。 ⑩ 敝舆：破车。 ⑪ 短褐：粗布短褂。 ⑫ 粱肉：精米肉食。 ⑬ 糠糟：酒糟米糠之类的粗食。 ⑭ 窃疾：有偷窃病。 ⑮ 云梦：古湖泽名，属楚国，原为两大泽，分跨今湖北境大江南北，江北为云，江南为梦，后世变为陆地，泛指春秋战国时楚王游猎区。 ⑯ 犀兕麋鹿：动物名。犀兕：犀牛。麋鹿：鹿。 ⑰ 鱼鳖鼋鼍：动物名。鼋：鳖类。鼍：鳄鱼的一种，扬子鳄，猪婆龙，爬行动物。 ⑱ 雉：野鸡。 ⑲ 长松文梓楩楠豫章：珍贵木材。 ⑳ 三事：指上文"文轩之与敝舆"、"粱肉之与糠糟"、"锦绣之与短褐"的三个比喻。从这三个比喻论证看楚国攻伐宋国的非正义性。 ㉑ 以牒为械：用木片代表攻守城池的器械，演示攻守技巧。 ㉒ 机变：机巧变化。 ㉓ 诎(qū)：同"屈"，屈服，被说服。 ㉔ 禽滑厘：墨子弟子，墨家仅次于墨子的第二位代表人物。 ㉕ 庇其闾中：到村闾大门里避雨。 ㉖ 守闾者不纳：看守村闾大门的人不让进入。当时楚将攻宋的消息已为宋人所知，守门人怕墨子是楚国间谍，不许他进入。 ㉗ 治于神者：在隐微处治理的人。《尸子·贵言》："圣人治于神。"神：神秘微妙。 ㉘ 争于明者：在明处争功的人。《尸子·贵言》："愚人争于明。"

【鉴赏】 本篇无论在理论和实践，还是在逻辑与辞章上，都堪称典范。运用墨子兼爱非攻学说，体现墨家抑强扶弱、任侠仁义的精神。

墨子听到鲁班"为楚造云梯之械成，将以攻宋"，便从鲁国起身，"行十日十夜，而至于郢"，找鲁班和楚王辩论说："宋无罪而攻之，不可谓仁。"这是兼爱非攻理论的实践，体现了墨子抑强扶弱、任侠仁义的精神。

墨子见鲁班，鲁班问："先生有何见教？"墨子巧设计策说："北方有人侮辱我，想请你杀他。"鲁班听了很不高兴。墨子说："我送你十两黄金。"鲁班

说:“我讲仁义从来不杀人。”

墨子说:“你造成云梯,准备攻打宋国。宋国有什么罪?楚国土地有余,人口不足,牺牲自己本来不足的人口,争夺本来已有富裕的土地,不能说是聪明。宋国无罪,却去攻打,不能说是仁。懂得了这些道理,而不争谏,不能说是忠。争谏而不能制止,不能说是强。你讲仁义从来不杀一个人,却去杀宋国许多人,不能说是知道类推之理。”鲁班被说服。

墨子对楚王说:“如今有一个人,放着自己的豪华轿车不坐,却想偷邻居的破车。放着自己的锦绣衣裳不穿,却想偷邻居的黑粗布褂。放着自己的精米肉食不吃,却想偷邻居的糠糟饭食。这算什么人?”楚王说:“他必定患了偷窃病。”

墨子说:“楚国土地,方圆五千里,宋国的土地,方圆五百里,就像豪华轿车和破车的比喻。楚国有云梦泽,犀牛麋鹿满地,长江汉水鱼鳖鼋鼍,富甲天下,宋国连野鸡野兔狐狸都没有,就像精米肉食和糠糟饭食的比喻。楚国有高大松树、漂亮梓木和楠木樟树,宋国却没有像样的大树,就像锦绣衣裳和黑粗布褂的比喻。我认为大王攻打宋国,跟这三个比喻同类。大王必定伤害道义,又达不到目的。”

墨子止楚攻宋,运用攻击矛盾的谈辩技巧。在辩论中,指出对方议论的逻辑矛盾,以驳倒对方论点,这便是归谬法。墨子运用归谬法,使鲁班不得不在道义面前服输。又使用以小比大,以浅喻深的比喻论证,以理服人。

在逻辑与辞章上,本篇是应用比喻论证“譬”和归谬论证“推”的典范。根据《小取》的定义,比喻论证“譬”,是“举他物而以明之也”。本篇巧妙设计“文轩与敝舆”、“粱肉与糠糟”、“锦绣与短褐”三个比喻,论证楚国攻伐宋国的非正义性。

根据《小取》的定义,归谬论证“推”,是“以其所不取之,同于其所取者,予之也”。本文先写明鲁班不取墨子“北方有侮臣,愿藉子杀之”的假设请求,标榜“吾义固不杀人”,但却“为楚造云梯之械,将以攻宋”,这种“义不杀少而杀众”的行为,与前文鲁班所标榜的“吾义固不杀人”是自相

矛盾的论点。墨子论证“杀少”跟“杀众”同类，批评鲁班“不可谓知类”。这是用归谬论证“推”，指出对方的逻辑混乱。《小取》规定论证的规则，是“以类取，以类予。有诸己不非诸人，无诸己不求诸人”，即遵守同一律矛盾律。墨子的说辞，是典型的归谬论证“推”。

《公输》是一篇完整的记叙文，生动地体现了墨子兼爱非攻的主张。他不辞劳苦，巧于驳辩，大义凛然，智勇双全。他为阻止强楚攻伐弱宋，千里迢迢，前去止战。通过与鲁班、楚王的论辩，沙盘比试，制止了一场血战。在论辩中，墨子语言犀利，逻辑清晰，有理有节，扣人心扉。本文被选为学校语文教材，并被改编为小说戏剧，可谓脍炙人口，传诵不衰。

辩论是使用言词的战斗，所以叫舌战。《史记·平原君传》说：“三寸之舌，强于百万之师。”黄宗羲编《明文海》卷 93 说：“春秋战国之时势，在重口舌战伐也。”“审时酌势，在口舌战伐。”“数言而佩印，一战而师君。”这都可用来形容墨子的善辩。

墨子教导弟子“能谈辩者谈辩”，以谈辩为专门的教育科目，使墨家得以总结中国古代辩学，从而与古希腊逻辑和印度因明，并列为世界三大逻辑之源，为人类思维科学的建立，作出重要贡献。

【城守】

［备城门］禽滑厘问于子墨子曰[①]：“由圣人之言，凤鸟之不出，诸侯叛殷周之国，甲兵方起于天下，大攻小，强执弱，吾欲守小国，为之奈何?”子墨子曰：“何攻之守?”禽滑厘对曰：“今之世常所以攻者，临、钩、冲、梯、堙、水、穴、突、空洞、蚁附、轒辒、轩车[②]，敢问守此十二者奈何?”

子墨子曰：“我城池修，守器具[③]，樵粟足，上下相亲，又得四邻诸侯之救，此所以持也[④]。且守者虽善，而君不用之，则

犹若不可以守也。若君用之，守者又必能乎守者，不能而君用之，则犹若不可以守也。然则守者必善而君尊用之，然后可以守也。”

“凡守围城之法：城厚以高；壕池深以广；楼撕修；守备缮利；薪食足以支三月以上；人众以选；吏民和；大臣有功劳于上者多；主信以义，万民乐之无穷；不然，父母坟墓在焉；不然，山林草泽之饶足利；不然，地形之难攻而易守也；不然，则有深怨于敌而有大功于上；不然，则赏明可信而罚严足畏也：此十四者具，则民亦不疑上矣，然后城可守。十四者无一，则虽善者不能守矣。”

“去城门五步大堑之[⑤]，高地丈五尺，下地至泉，三尺而止，施栈其中[⑥]，上为发梁而机巧之[⑦]，比附薪土[⑧]，使可道行，旁有沟垒，毋可逾越，而出挑且败，敌人遂入，引机发梁[⑨]，敌人可擒。敌人恐惧，而有疑心，因而离。”

〔注释〕 ①《备城门》、《备高临》、《备梯》、《备水》、《备突》、《备穴》、《备蚁附》、《迎敌祠》、《旗帜》、《号令》和《杂守》十一篇，是墨家的军事学论文，叙述墨家守城的技术方法。限于篇幅，兹选录部分文字，集为一篇，沿用岑仲勉《墨子城守各篇简注》(中华书局 1958 年版)的称呼，名为《城守》。禽滑厘：墨子弟子。《公输》载墨子谓“臣之弟子禽滑厘等三百人”。 ② 临：在城外筑土山，以居高临下。钩：钩城壁攀城。冲：冲撞。梯：以云梯登城。《墨子·公输》：“公输般为楚造云梯之械成，将以攻宋。”堙：填塞护城河。水：决水淹城。穴：掘穴坏城。突：突袭城下。空洞：在城墙上挖洞以攻城。蚁附：密集爬城。轒辒：用轒辒车掩护攻城。轩车：车上高悬板屋以窥城，又名望楼车、巢车。 ③ 具：具备。 ④ 持：持久坚守。⑤ 堑：护城河，壕沟。 ⑥ 栈：编板，小桥。 ⑦ 上为发梁而机巧之：在上面安装用机械控制的活动吊桥。 ⑧ 比附薪土：依次铺上树枝和土。 ⑨ 引机发梁：牵引机械，挪开吊桥。

［备高临］禽子再拜再拜曰："敢问敌人积土为高，以临吾城，薪土俱上，以为羊黔[①]，蒙橹俱前，遂属之城[②]，兵弩俱上，为之奈何？"子墨子曰："子问羊黔之守耶？羊黔者，将之拙者也，足以劳卒，不足以害城。守为台城[③]，以临羊黔，左右出距，各二十尺，行城三十尺，强弩射之，技机掷之[④]，奇器投之[⑤]，然则羊黔之攻败矣。"

"备高临以连弩之车，材大方一尺，长称城之薄厚。两轴三轮，轮居筐中，重下上筐。左右旁二植，左右有横植，横植左右皆圆枘，枘径四寸。左右缚弩皆于植，以弦钩弦，至于大弦。弩臂前后与筐齐，筐高八尺，弩轴去下筐三尺五寸。连弩机郭用铜一石三十斤。引弦辘轳收。筐大三围半，左右有钩距，方三寸，轮厚尺二寸，钩距臂博尺四寸，厚七寸，长六尺。横臂齐筐外，爪尺五寸，有距，博六寸，厚三寸，长如筐。有仪[⑥]。有屈伸，可上下。为武，重一石，以材大围五寸。矢长十尺，以绳系于矢端，如弋射[⑦]，以辘轳卷收。矢高弩臂三尺，用弩无数，出入六十枚，用小矢无留。十人主此车。遂拒寇，为高楼以射敌，城上以答罗矢[⑧]。"

〔**注释**〕 ① 羊黔：土山的基址。 ② 属：接连。 ③ 台城：编连大木，从城墙横出的守城设施。又叫行城。 ④ 技：巧。岑仲勉谓当读如"掷"。 ⑤ "投"原脱，今以义补。 ⑥ 仪：表，用于瞄准。 ⑦ 弋射：用绳系在箭上射。 ⑧ 罗：收罗。

［备梯］禽滑厘子事子墨子三年，手足胼胝[①]，面目黧黑，役身给使，不敢问欲，子墨子甚哀之，乃管酒怀脯[②]，寄于泰山[③]，灭茅坐之[④]，以醮禽子[⑤]，禽子再拜而叹。

子墨子曰："亦何欲乎？"禽子再拜再拜曰："敢问守道。"

子墨子曰："姑无姑无，古有其术者，内不亲民，外不约治[6]，以少闲众，以弱轻强，身死国亡，为天下笑，子其慎之，恐为身灾。"

禽子再拜顿首，愿遂问守道，曰："敢问客众而勇，堙茨吾池[7]，军卒并进，云梯既施，攻备已具，武士又多，争上吾城，为之奈何？"

子墨子曰：问云梯之守耶？云梯者重器也，其动移甚难，守为行城，杂楼相间，以环其中，以适广狭为度，环中藉幕[8]，毋广其处。行城之法，高城二十尺，上加堞，广十尺，左右出距各二十尺；高广如行城之法。

"为爵穴、熏鼠[9]，施答其外，机冲栈城，广与队等，杂其间以镌剑[10]，持冲十人，执剑五人，皆以有力者。令案目者视敌，以鼓发之，夹而射之，重而射之，技机掷之，城上繁下矢石沙灰以雨之，薪火水汤以济之[11]，审赏行罚，以静为故，从之以急，毋使生虑，若此则云梯之攻败矣。"

"守为行堞，堞高六尺而一等[12]，施剑其面，以机发之，冲至则去之，不至则施之。爵穴三尺而一。蒺藜投必遂而立，以车推引之。置裾城外[13]，去城十尺，裾厚十尺。伐裾之法，小大尽本断之，以十尺为断，离而深埋之，坚筑毋使可拔。二十步一杀[14]，杀有一格，格厚十尺。杀有两门，门广五尺。裾门一，施浅埋，勿筑，令易拔。城上希裾门而置楖[15]。"

"悬火，四尺一钩弋[16]。五步一灶，灶门有炉炭，令敌人尽入，熏火烧门，悬火次之。出载而立，其广终队。两载之间一火，皆立而待鼓，而燃火，即具发之。敌人除火而复攻，悬火复下，敌人甚病，故引兵而去，则令吾死士左右出突门击溃

师⑰,令贲士⑱、主将皆听城鼓之音而出,又听城鼓之音而入,因素出兵施伏⑲,夜半城上四面鼓噪,敌人必惑,有此必破军杀将。以白衣为服,以号相得⑳,若此,则云梯之攻败矣。"

〔注释〕 ① 胼胝(pián zhī):茧子。 ② 管酒怀脯:用竹筒装酒,怀揣着肉干。③ 寄:及,至。 ④ 灭茅:压着茅草。 ⑤ 醮:给对方敬酒。 ⑥ 约治:相约治事。⑦ 堙次:塞满。 ⑧ 藉幕:遮幕。 ⑨ 熏鼠:借指小孔穴。 ⑩ 镌:凿 ⑪ 济:继。⑫ 等:齐。 ⑬ 裾:藩篱,栅栏。 ⑭ 杀:杀敌之所。 ⑮ 希:望,对着。 ⑯ 钩弋:挂火具的钩。 ⑰ "突"原作"穴",据岑仲勉校改。 ⑱ 贲士:勇士。 ⑲ 因:于是。素:数,屡次。 ⑳ 以号相得:用口号互相联络。

[备水]城内堑外,周道广八尺。备水谨度四旁高下。城中地偏下,令渠其内。及下地,地深穿之,令漏泉。置测瓦井中,视外水深丈以上,凿城内水渠。并船以为十临①,临三十人,人擅弩,十四有方②,必善以船为轒辒。二十船为一队,选材士有力者三十人共船,其二十人人擅有方,剑甲兜鍪③,十人人擅矛④。先养材士,为异舍食其父母、妻子以为质,视水可决,以临轒辒,决外堤,城上为射机疾佐之。

〔注释〕 ① 并船:合并两船。 ② "十"原作"计",据岑仲勉校改。方:锄。③ 兜鍪:像今之钢盔。 ④ "矛"原作"苗",据岑仲勉校改。

[备突]城百步一突门,突门各为窑灶,灶入门四五尺,为其门上瓦屋,毋令水潦能入门中。吏主塞突门,用车两轮,以木束之,涂其上,维置突门内,使度门广狭,令之入门中四五尺。门旁为橐,充灶状柴艾,寇即入,下轮而塞之,鼓橐而熏之。塞突门①,以车两轮为辒②,涂其上,以门高下广狭为

度[3]，令入门中四五尺维置之[4]，当门者客争伏门[5]，转而塞之。为窑容三圆艾者，令其突入伏，人伏傅突一旁，以二橐守之勿离。

〔注释〕 ① 由"塞突门"至"勿离"一段，旧错入《备城门》篇，据岑仲勉校移此。"突"原误为"门"，据岑仲勉校改。 ② "轮"旧为"走"，据岑仲勉校改。"辒"用以塞敌路。据岑仲勉说。 ③ "门"原误为"穴"，据岑仲勉校改。 ④ "门"原误为"穴"，据岑仲勉校改。维置：悬挂。 ⑤ 第一个"门"字，原误为"穴"，据岑仲勉校改。客争伏门：指敌人抢入守方已设伏的突门。

［备穴］禽子再拜再拜曰："敢问敌人有善攻者[1]，穴土而入，缚柱施火，以坏吾城，城坏，城中人为之奈何[2]？"子墨子曰："问穴土之守耶？备穴者城内为高楼，以谨候望敌人，敌人为变筑垣聚土非常者，若旁有水浊非常者[3]，此穴土也，急堑城内穴其土直之[4]。穿井城内，五步一井，傅城足[5]，高地一丈五尺，下地得泉三尺而止。令陶者为罂，容四十斗以上，固幂之以薄络革[6]，置井中，使聪耳者伏罂听之，审知穴之所在，凿穴迎之。令陶者为瓦窦，长二尺五寸，大围[7]，中判之，合而施之穴中，偃一、覆一，善涂其窦际，勿令泄，两旁皆如此，与穴俱前，下迫地，置糠若炭其中[8]，勿满，炭糠长亘窦，左右俱杂，相如也。穴内口为灶，令如窑，令容七八圆艾，左右窦皆如此，灶用四橐。穴且遇，以桔槔冲之，疾鼓橐熏之，必令明习橐事者勿令离灶口。连版以穴高下广狭为度，令穴者与版俱前，凿其版，令容矛，参分其疏数，令可以救窦。穴则遇，以版当之，以矛救窦，勿令塞窦。窦则塞，引版而却，过一窦而塞之，凿其窦，通其烟，烟通，疾鼓橐以熏之。从穴内听穴之

左右，疾绝其前，勿令得行。若集客穴，塞之以柴涂，令无可烧版也：然则穴土之攻败矣。”

〔注释〕 ①“敌”原作“古”，据王念孙校改。 ②“城”旧作“或”，据岑仲勉校改。③若：或。 ④直之：与之相当。 ⑤傅城足：接近城墙根。 ⑥幂：封。络革：生革，据张纯一说。 ⑦“大”旧作“六”，据岑仲勉校改。“围”指抱。 ⑧若：与。

［备蚁附］禽子再拜再拜曰：“敢问敌人强梁[1]，遂以附城，后上先断[2]，以为法程[3]，堑城为基，掘下为室，前上不止，后射既疾，为之奈何？”

子墨子曰：“子问蚁附之守耶[4]？蚁附者将之忿者也，守为行临射之[5]，技机掷之[6]，擢之，太泛迫之[7]，烧答覆之[8]，沙石雨之，然则蚁附之攻败矣。备蚁附为悬脾[9]，以木板厚二寸，前后三尺，旁广五尺，高五尺而折为下磨车[10]，轮径尺六寸，令一人操二丈四矛，刃其两端，居悬脾中，以铁索二缚悬脾上衡[11]，为之机，令有力四人下上之，勿离。施悬脾，大数二十步一[12]，攻队所在，六步一。”

“为垒答[13]，广、纵各二丈，以木为上衡，以大麻索编之，染其索涂中，为铁索，钩其两端之悬。客则蚁附城，烧答以覆之，连梃、沙灰皆救之[14]。以车两走，轴间广大，以围苑之[15]，融其两端以束轮，遍遍涂其上[16]，窒中以榆若蒸[17]，以棘为旁，命曰火投[18]，一曰传汤[19]，以当队。客则乘队，烧传汤斩维而下之[20]，令勇士随而击之，以为勇士前行，城上辄塞坏城。”

“城下足为下锐镵弋[21]，长五尺，大围半以上，皆剡其末[22]，为五行，行间广三尺，埋三尺，犬牙树之。为连殳[23]，长五尺，大十寸[24]。梃长二尺，大六寸，索长二尺。椎，柄

长六尺，首长尺五寸。斧，柄长六尺，刃必利。答广丈二尺，其长丈六尺[25]，垂前衡四寸，两端接尺相覆，勿令鱼鳞三，着其后衡中央，大绳一，长二丈六尺。答楼不会者以牒塞[26]，数暴干，答为格，令风上下。堞恶疑坏者，先埋木长十尺[27]，一步一[28]。即坏，钉植[29]，以卢薄押于木[30]，卢薄长八尺，广七寸，径一尺，数施一击而下之[31]，为上下钉而钉之[32]。经一钩、木楼、垒石[33]。悬答植内，毋植外。柞格，埋四尺，高者十尺，木长短相杂，锐其上而外内厚涂之。行栈悬答[34]。隅为楼，楼必再重。土，五步一，毋下二十垒。爵穴，十尺一，下堞三尺，广其外。转甀城上，楼及散与池、革盆，若傅，攻卒击其后缓失，治。熏火[35]。”

“凡杀蚁附而攻者之法，置薄城外，去城十尺，薄厚十尺。伐薄之法，大小尽本断之，以十尺为断，离而深埋坚筑之，毋使可拔。二十步一杀，有格，厚十尺，杀有两门，门广五尺，薄门浅埋之[36]，勿筑，令易拔。城上希薄门而置桀[37]。悬火，四步一枳[38]，五步一灶，灶门有炉炭，令敌人尽入，熏火烧门，悬火次之，出载而立，其广终队，两载之间一火，皆立而待，鼓音而燃火，即具发之，敌人辟火而复攻，悬火复下，敌人甚病。敌引师而去，则令吾死士左右出穴门击溃师，令贲士、主将皆听城鼓之音而出，又听城鼓之音而入，因素出兵将施伏，夜半而城上四面鼓噪，敌人必惑，破军杀将。以白衣为服，以号相得。”

〔注释〕 ① 强粱：强横，凶暴。 ② 断：斩。 ③ 法程：法式。 ④ 蚁附：像蚂蚁一样密集爬城。 ⑤ 行临：守城方在城上临时搭制的简易木楼，类似现今建筑用的脚

手架,可以站人,居高临下射击。 ⑥ 技机:又叫掷车,用来抛掷杀伤敌人之物。 ⑦ 太泛:滚烫的开水或其他燃烧物。 ⑧ 答:帘子。 ⑨ 悬脾:悬挂的有孔木仓,掩护守城者刺杀爬城敌人。 ⑩ 下磨车:滑车。 ⑪ 据岑仲勉校改。 ⑫ 大数:大概。 ⑬ 垒答:可以下滑烧敌的帘子。 ⑭ 据岑仲勉校改。 ⑮ 图范:固定箍紧。 ⑯ 遍遍:密密。 ⑰ 窒:充塞。若:或。蒸:柴火。 ⑱ 火投:投向敌方的火球。 ⑲ 传烫:可烫伤敌人的流体物。 ⑳ 斩维:斩断牵绳。 ㉑ 弋:阻拦人马通行的栅栏。 ㉒ 剡:削尖。 ㉓ 连殳:撞击兵器,竹制。 ㉔ "寸"原作"尺",据岑仲勉校改。 ㉕ "其长"二字旧脱,据岑仲勉校增。 ㉖ 会:密合。牒:木片。 ㉗ "长"字据岑仲勉校增。 ㉘ "步"原作"枚",据岑仲勉校改。 ㉙ ㉚ 据岑仲勉校改。 ㉛ 数:频频。 ㉜ 据岑仲勉校改。 ㉝ "钧"字前原衍"经一"二字,今删。 ㉞ 句前原衍"为前行"三字,今删。 ㉟ ㊱ 据岑仲勉校改。 ㊲ 据《备梯》篇校改。 ㊳ 枳:指悬挂火具的木桩。

[旗帜]守城之法:木为苍旗,火为赤旗,薪樵为黄旗,石为白旗,水为黑旗,食为菌旗。死士为苍鹰之旗,劲士为虎旗,多卒为双兔之旗,五尺童子为童旗[1],女子为姊妹之旗。弩为狗旗,戟为旌旗,剑盾为羽旗,车为龙旗,骑为鸟旗。凡所求索,旗名不在书者,皆以其形名为旗。城上举旗,备具之官致财物,物足而下旗。

凡守城之法:石有积,樵薪有积,菅茅有积[2],萑苇有积,木有积,炭有积,沙有积,松柏有积,蓬艾有积,麻脂有积,金铁有积,粟米有积;井灶有处;重质有居;五兵各有旗;节各有辨;法令各有贞[3],轻重分数各有情;主循道路者有径。廷尉各为帜,竿长二丈五,帛长丈五,广半幅者六。

寇附攻前池外廉[4],城上当队鼓三,举一帜。到水中洲,鼓四,举二帜。到藩[5],鼓五,举三帜。到冯垣[6],鼓六,举四帜。到女垣[7],鼓七,举五帜。到大城,鼓八,举六帜。乘大城半以上,鼓无休。夜以火,如此数。寇却解,辄部帜如进数,

而无鼓。

城将为绛帜，长五十尺。四面四门将长四十尺。其次，三十尺；其次，二十五尺；其次，二十尺；其次，十五尺；高无下十五尺。城中吏、卒、民、男、女皆辨异衣章徽，令男女可知。城上吏置之背，卒于头上。城下吏、卒置之肩，左军于左肩，右军于右肩，中军置之胸。各一。鼓，中军一，每鼓三、十击之，有鼓之吏，谨以次应之；当应鼓而不应，不当应而应鼓，主者斩。道广三十步，于城下夹阶者各二其井，置铁罋。于道之外为屏，三十步而为之圆，高丈，为民溷，垣高十二尺以上。巷术周道者必为之门[8]，门，二人守之，非有信符，勿行，不从令者斩。

诸守柞格者三出却敌，守以令召赐食前，予大旗，署百户邑若他人财物，建旗其署，令皆明白知之，曰某子旗。柞格内广二十五步，外广十步，长以地形为度。勒卒中教[9]，解前后、左右，卒劳者更休之。

〔注释〕 ① 五尺童子：十四岁以下儿童。 ② 菅茅：茅草。 ③ 贞：定。 ④ 前池外廉：护城河外边。 ⑤ 藩：藩篱。 ⑥ 冯垣：城外低墙。 ⑦ 女垣：女墙，供窥视用的矮墙。 ⑧ 术：城中道路。周道：大道。 ⑨ 勒：约束。中教：合乎教令。

［号令］安国之道，道任地始[1]。地得其任则功成，不得其任则劳而无功。人亦如此。备不先具者无以安主。吏卒民多心不一者，皆在其将长。诸行赏罚及有治者必出于公。王数使人行劳赐[2]，守边城关塞、备蛮夷之劳苦者，举其守帅之财用有余、不足[3]，地形之当守边者，其器备常多者。边县

邑视其树木恶则少用[4]。田不辟[5]，少食。无大屋、草盖，少用桑。多财，民好食。为内堞，内行栈，置器备其上。城上吏、卒、养皆为舍道内，各当其隔部。养、什二人。为符者曰"养吏"一人，辨护诸门。门者及有守禁者皆无令无事者得稽留止其旁，不从令者戮。敌人但至，千丈之城必郭迎之，主人利，不尽千丈者勿迎也，视敌之居曲众少而应之[6]，此守城之大体也。其不在此中者，皆心术与人事参之。凡守城者以亟伤敌为上，其延日持久以待救之至，不明于守者也。能此，乃能守城。

〔注释〕 ① 任：用。 ② 数：屡。行劳赐：劳军、犒赏。 ③ 举：举报，报告。 ④ 恶：恶劣，缺乏。 ⑤ 辟：开辟。 ⑥ 居曲：部曲。

[杂守] 禽子问曰："客众而勇，轻意见威[1]，以骇主人，薪土俱上，以为羊黔，积土为高，以临吾民，蒙橹俱前，遂属之城，兵弩俱上，为之奈何？"

子墨子曰："子问羊黔之守耶？羊黔者攻之拙者也，足以劳卒，不足以害城；羊黔之攻，远攻则远害，近城则近害，害不至城。矢石无休，左右趣射[2]，垒为拄后[3]，望以固，厉吾锐卒，慎勿使顾[4]，守者重下，攻者轻去，养勇高奋[5]，民心百倍，多执数赏，卒乃不怠。作土不休，遂属之城，以御云梯之法应之。凡待堙、冲、云梯、临之法，必广城以御之；曰不足[6]，则以木椁之[7]，左百步，右百步。繁下矢、石沙、灰以雨之，薪火水汤以济之，选厉锐卒，慎勿使顾，审赏行罚，以静为故，从之以急，无使生虑，养勇高奋，民心百倍，多执数赏，卒乃不怠。冲临

梯皆以冲冲之。"

"渠长丈五尺，其埋者三尺，夫长丈二尺。梯渠广丈六尺，其梯丈二尺，渠之垂者四尺。渠无傅堞五寸。梯渠十丈一。渠答大数，里二百五十八。渠答百二十九。诸外道可要塞以难寇[8]，其甚害者为筑三亭[9]，亭三隅，织女之[10]，令能相救。诸巨阜、山林、沟渎、丘陵、阡陌、郭门若阎术[11]，可要塞及为徽职，可以迹知往来者少多及所伏藏之处。保民先举城中官府[12]、民宅、室署，大小调处；保者或欲从兄弟、知识者许之。外宅粟米、畜产、财物、诸可以佐城者[13]，送入城中；事即急，则使积门内。民献粟米、布帛、金钱、牛马、畜产，皆为值平价与主券，书之[14]。"

"筑邮亭者圜之[15]，高三丈以上，令倚杀。为臂梯[16]；梯两臂，袤三尺[17]，连版三尺，报以绳连之[18]。堑再匝[19]，为悬梁。亭一鼓，砻灶。寇烽、警烽、乱烽、传火，以次应之，至主国止[20]，其事急者引而上下之。烽火已举，辄五鼓传，又以火属之[21]，言寇所从来者少多，毋淹滞[22]。去来属次[23]，烽勿罢。望见寇，举一烽。入境，举二烽。射栖[24]，举三烽、一篮[25]。郭会[26]，举四烽、二篮。城会[27]，举五烽、三篮。夜以火，如此数。守烽者事急。"

"候无过五十，寇至堞，随去之，无淹滞。日暮出之，令皆为徽职。钜阜、山林，皆令可以迹者平明而迹，无下里三人。各立其表，城上应之。候出置田表，斥坐郭内外，立旗帜，卒半在内，令多少无可知。即有警，举外表。见寇，举次表。城上以麾指之，斥步鼓，整旗以备战，从麾所指。田者男子以战备从斥[28]，女子亟走入。即见寇，鼓，传到城止。守表者三人，

更立捶表而望，守数令骑若吏行旁视[29]，有以知其所为。其曹一鼓。望见寇，鼓，传到城止。”

“斗食[30]，终岁三十六石。三食[31]，终岁二十四石。四食[32]，终岁十八石。五食[33]，终岁十四石四斗。六食[34]，终岁十二石。斗食，食五升。三食，食三升小半。四食，食二升半。五食，食二升。六食，食一升大半。日再食[35]。救死之时，日二升者二十日，日三升者三十日，日四升者四十日，如是而民免于九十日之约矣[36]。城中无食，则为大杀[37]。”

〔注释〕 ① 轻意：轻视，骄慢。 ② 趣：急促。 ③ 垒：垒石，大石。为拄后：在后支撑，做后盾。 ④ 无使顾：无使后顾。 ⑤ 养勇：培养勇敢精神。 ⑥ 曰：如果。 ⑦ 椁：包盖，加固。 ⑧ 外道：城外大道。可：可筑。难：阻难。 ⑨ 害：要害。亭：瞭望亭。 ⑩ 织女之：像织女三星呈三角形排列。 ⑪ 阎术：术阎，里门。 ⑫ 举：取。 ⑬ 佐城：帮助守城。 ⑭ 值：估定价值。 ⑮ 邮亭：烽燧守望之所。 ⑯ 臂梯：有臂之梯。 ⑰ “表”原作“长”，据岑仲勉校改。 ⑱ 报：往复缠绕。 ⑲ “匝”原作“杂”，据岑仲勉校改。 ⑳ 主国：国都。 ㉑ 属：继。 ㉒ 据岑仲勉校改。 ㉓ 去来属次：敌人来往行踪不定。 ㉔ 射栖：敌矢可达城郭。据岑仲勉校改。 ㉕ 篮：大筐笼。 ㉖ 郭会：到外城。 ㉗ 城会：到内城。 ㉘ 田者：在田间耕作的农民。 ㉙ 旁视：四处巡视。 ㉚ 斗食：每日一斗，每日两餐，每餐五升，一年三十六石。 ㉛ 三食：三分斗而日食其二，每餐食三升小半，一年二十四石。 ㉜ 四食：四分斗而日食其二，每餐食二升半，一年十八石。 ㉝ 五食：五分斗而日食其二，每餐食二升，一年十四石四斗。 ㉞ 六食：六分斗而日食其二，每餐食一升大半，一年十二石。 ㉟ 日再食：一日两餐。 ㊱ 约：节约。 ㊲ 据岑仲勉校改。杀：减。

“寇近，亟收诸离乡金器若铜铁及他可以佐守事者[1]。先举县官室居、官府不急者[2]，材之小大、长短及凡数[3]，即急先发[4]。寇薄[5]，发屋[6]，伐木，虽有请谒[7]，勿听。入柴，勿积鱼

鳞参，当队[8]，令易取也。材木不能尽入者燔之[9]，无令寇得用之。积木，各以长短、小大、恶美形相从，城四面外各积其内，诸大木者皆以为关鼻[10]，乃积聚之。"

"城守，司马以上父母、昆弟、妻子有质在主所，乃可以坚守。署都司空[11]、大城四人，候二人，县候、面一[12]，廷尉、次司空、亭一人。吏、侍守所者，材足[13]、廉信、父母昆弟妻子有在葆宫中者，乃得为侍吏。诸吏必有质，乃得任事。守大门者二人，夹门而立，令行者趣其外[14]。各四戟，夹门立，而其人坐其下，吏日五阅之，上逋者名。"

"池外廉有要、有害，必为疑人，令往来行夜者射之，诛其疏者。墙外水中为竹箭。箭尺广二步，箭下于水五寸，杂长短，前外廉三行，外外向，内亦内向。三十步一弩庐，庐广十尺，袤丈二尺。百步一队，队有急，亟发其近者往佐，其次袭其处[15]。守节[16]：出入使，主节必疏书[17]，署其情[18]，令若其事[19]，而须其还报以检验之[20]。节出：使所出门者，辄言节出时操其名。阁通守舍，相错穿室。治复道，为筑墉，墉善其上。"

"取疏，令民家有三年蓄蔬食，以备湛旱[21]、岁不为[22]。常令边县豫种蓄芫、芒、乌喙、椒叶，外宅沟井可填塞，不可，置此其中。安则示以危，危则示以安。寇至，诸门户令皆凿而类窍之[23]，各为二类，一凿而属绳，绳长四尺，大如指。寇至，先杀牛、羊、鸡、狗、凫、雁、彘，皆剥之，收其皮革、筋、角、脂、脑、羽。"

"吏樌、桐、栗厚，简为衡柱，事急，卒不可远，令掘外宅林，课多少，若治城为击。为铁钯，三隅之，重五斤以上[24]。诸

林木渥水中[25]，无过一筏[26]。涂茅屋若积薪者，厚五寸以上。吏各举其部界中财物可以佐守备者上[27]。”

“有谗人，有利人，有恶人，有善人，有长人，有谋士，有勇士，有巧士，有死士[28]，有内人者，外人者，有善爱人者，有善斗人者[29]，守必察其所以然者，应名乃纳之。使人各得其所长，天下事当。均其分职，天下事得。皆其所喜，天下事备。强弱有数，天下事具矣。”

“民相恶若议吏，吏所解[30]，皆札书藏之，以须告者之至以参验之。睨小五尺不可卒者，为署吏，令给事官府若舍。垒石、厉矢、诸材器用皆谨部，各有积分数。为轺车以枱[31]：盛矢以轺车，轮毂广十尺，辕长丈，为三幅，广六尺。为板箱，长与辕等，高四尺，善盖上，治中，令可载矢。”

子墨子曰：“凡不守者有五：城大人小，一不守也。城小人众，二不守也。人众食寡，三不守也。市去城远，四不守也。蓄积在外，富人在墟，五不守也。率万家而城方三里。”

〔注释〕 ① 离乡：边境乡镇。 ② 举：查勘登录。 ③ 凡数：总数。 ④ 发：征收。⑤ 薄：迫近。 ⑥ 发屋：拆毁房屋。 ⑦ 请谒：托私情请求照顾缓办。 ⑧ 当队：当路。⑨ 燔：烧。 ⑩ 关鼻：一端穿孔可以绳系连。 ⑪ 署：置。 ⑫ 面一：每面各一人。⑬ 材足：有充足的才能，有能力。 ⑭ 趣：快走。 ⑮ 袭：继。 ⑯ 守节：太守之符节。⑰ 主节：掌管符节之吏。疏书：书写。 ⑱ 署：记载。 ⑲ 若：如，符合。 ⑳ 须：等待。 ㉑ 湛：久雨。 ㉒ 岁不为：年景不好，五谷不成。 ㉓ 类窍：穿孔。㉔ 据岑仲勉校改。 ㉕ 渥：浸渍。 ㉖ 筏：排。 ㉗ ㉘ ㉙ 据岑仲勉校改。㉚ 解：辩护。 ㉛ 轺车：轻小便捷的马车。

【鉴赏】 《城守》选录《备城门》、《备高临》、《备梯》、《备水》、《备突》、《备穴》、《备蚁附》、《旗帜》、《号令》和《杂守》等篇文字，内容属于墨家的军

事学说，论述墨家积极防御战的战略战术和守城的技术方法。

《墨子》城守篇的特色，是总结小国小城人民积极防御战争的规律。它通过守城战斗的军队编制、武器装备、工程构筑和战斗过程，论述积极防御的战略战术，在中国军事学说史上有重要价值。

《墨子》城守篇，是中国古代积极防御战的经典，跟主要讨论进攻战规律的《孙子兵法》，恰成古代军事学说中的双璧，相辅相成，互为补充。墨家积极防御的军事学说，在当代中国和世界，具有更为特殊的现实意义。从本质上说，人民要保卫自己的和平生活与劳动成果，只有实施积极防御的战略战术。

《备城门》论述的战略形势，是敌众我寡，敌强我弱。其论敌我力量对比说："客(敌)攻以队，十万之众。"说明"守小城"的战略抉择，是在严峻的军事形势下被迫做出的，需要巨大的战略勇气和充分的战术准备。

反映大国进攻战规律的《孙子兵法》，屡言野战军调动，《作战篇》说，"凡用兵之法"，"带甲十万"，"日费千金，然后十万之师举矣"。《用间篇》说："凡兴师十万，出征千里。"《孙子兵法》所说的情况，跟墨子所说防御战的若干细节相符。

攻者为强国大国，拥十万精兵，守者为弱国小国，止万家之民，这种攻守双方力量对比的形势，反映了当时进攻和防御战的一般情况，具有典型性。在敌强我弱、敌众我寡的战略形势下，最佳选择是结成最广泛的抗战守城统一战线，把小城人民保家卫国的积极性充分调动起来，并发挥到极致。

《备城门》论述在"大攻小、强执弱"的形势下，积极准备，争取防御战胜利的战略战术，重点论述城门城墙的守备技术和方法。其中"引机发梁"，即用滑车牵引的活动吊桥，以及转射机、掷车，即运用杠杆原理制造的抛射投掷机械等，颇能代表墨家手工业工匠集团的技术水平和智慧特色。

《备城门》载，禽滑厘就当时军事形势询问墨子说："甲兵方起于天下，大攻小，强执弱。吾欲守小国，为之奈何？"墨子时代，齐晋楚越四大国对峙，四分天下。《非攻下》载墨子说："今天下好战之国，齐晋楚越。"《节葬》

也记载墨子曾说："南有楚越之王，而北有齐晋之君，此皆砥砺其卒位，以攻伐兼并。"

当时齐晋楚越四大国称霸。前453年，韩、赵、魏三家分晋，大诸侯国有齐、秦、楚、越、韩、赵、魏、燕等八个，小国有宋、鲁、郑、卫、莒、邹、杞、蔡、郯、任、滕、薛、曾等十多个。大诸侯国不断进行兼并战争，攻城略地，矛头指向周边小国。在中国走向统一的过程中，这种现象虽属不可避免，但确也给小国人民带来深重的灾难。

战略任务"守小国"，是墨家从"兼爱"理想出发，根据"大攻小，强执弱"的军事形势，采取的战略抉择。墨者胸怀抑强扶弱的侠义心肠，其战略任务，是最大限度利用小国弱国的人力物力，采取政治、经济、军事、外交等手段，最大限度地削弱攻掠一方的有生力量，争取小国弱国防御战的胜利。

在"大攻小，强执弱"的军事形势下，完成"守小国"的战略任务，必须具备主观条件。墨家主张小国居民居安思危，积极备战。《备城门》说，当敌人以"十万之众"，用"临、钩、冲、梯、堙、水、穴、突、空洞、蚁附、轒辒、轩车"等各种战法，气势汹汹地来攻城时，应清醒分析守城战斗的有利形势，以及坚守胜围的条件。

墨子说："我城池修，守器具，樵粟足，上下相亲，又得四邻诸侯之救，此所以持也。"城墙厚高，守城器械齐备，柴草粮食储备充足，这是物的因素。内部团结，得道多助，是人的因素。凭借人和物两种因素，争取守城战斗的最后胜利。

正确认识军事形势，对战略大局心中有数，做好充分的物质准备和精神准备，就可对可能发生的变故，应付自如。在"大攻小，强执弱"的形势下，要想"守小国"，所凭借的优势条件，就是小国小城人民人力的充分发挥，及对各种积极因素的充分调动。

《备城门》说："敌人为穴而来，我急使穴师选士，迎而穴之，为之具内弩以应之。""穴师"是专精开挖洞穴坑道的技师。在战时组织各种手工业技工、技师，利用专业特长，构筑军事工程设施，实行各种特殊的战斗

方式。

墨者注意团结内部，争取外援，扩大守城统一战线。《备城门》说："上下相亲"，"吏民和"、"主信以义，万民乐之无穷"。《备城门》说："得四邻诸侯之救。"这是争取外援。墨者尽人力坚守胜围，把局部小国、小城的有限人力发挥到极致，是古代战争史上的奇迹。

墨家依靠自己掌握的科学知识、手工业技术和施工技巧，为守城战斗设计制造了许多武器、器械，筑城墙，建城门，通过精确设计，最大限度地保存自己和消灭敌人。这是墨家积极防御的军事思想。

墨者是工匠师、技术家的团体，是当时制造先进防御装备的专家，发明创造甚多。如"转射机"、"技机"、"掷车"、"射机"等，均是利用杠杆原理抛掷石弹的战具，是古炮的原型。其他诸如城市防御工程主体城墙，城门洞，城门城闸机关，城上观察、指挥和战斗设施，城外围观察通讯设施，壕池（护城河）内外明暗障碍物"柞格"，以及在城外设置陷阱，城墙内埋设反坑道战的监听设施，城墙上设置收罗敌箭和必要时烧敌的"渠答"，在街巷通设置"里门岗亭"等，均匠心独具，考虑周密。

《备高临》，叙述击破敌人用筑高台攻城的方法。禽滑厘问，敌人堆土为高台，比我城高，用柴草和土做掩体，不断向我城靠近，用弩向我射击，该如何？墨子说，敌人筑土台攻城，是笨拙的战法，"足以劳卒，不足以害城"。

只要在城上临时搭起高台，用"强弩射之，技机掷之，奇器投之"，敌筑高台攻城之法便可破。其中所述"连弩车"体形庞大，结构复杂，使用带轮轴的简单机械牵引弓弦，回收弓矢，一次可出人弓矢六十枚，在当时是一种威力强大的武器。

《备梯》叙述抵御敌方云梯攻城的方法，修筑高于城墙的临时设施，用抛掷器械投掷矢石沙灰，以机发剑，投掷火把，以车推引蒺藜投，并在城外置藩篱等。

《备水》叙述防备和抵御敌方以水攻城的方法：城内开挖排水沟、用船队决堤放水等。

《备突》叙述防备和抵御敌方袭击突门的方法：堵塞突门，鼓橐熏敌等。

《备穴》叙述防备和抵御敌方坑道战的方法：在城内建高楼瞭望监视敌人，用"罂听"审知敌方筑坑道的方向，凿坑道迎击，鼓橐熏敌，用杠杆利剑冲击，用铁钩拒钩敌，短兵相接等。

《备蚁附》叙述防备和抵御敌方像蚂蚁一样密集爬城的方法：居高临下抛射投掷，用开水浇，用火帘烧，抛洒沙石。战士隐藏在木仓中，用滑车牵引，刺杀爬城敌人等。

《旗帜》叙述守城军队的旗帜、鼓、着装、徽章、信符等军事符号的含义和使用方法等。

《号令》叙述"凡守城者，以急伤敌为上"的积极防御思想，以及守城军队的纪律、法规、禁令、奖惩办法，人员布防和处理上下级关系的原则、方法，征集民财的措施等。

《杂守》叙述防备和抵御敌方筑土台攻城的方法，烽火、徽帜的管理办法，征集民财的措施，围城危机时的节食方法，城防工程设施，以及广纳人才、充分发挥人力作用、以利守城战斗的方法。

墨家积极防御的战略战术，是多层次的立体结构。《备城门》诸篇，是积极防御战的经典，是中华民族对军事学术的杰出贡献。

【名言篇】

〖太盛难守〗

《亲士》 今有五锥，此其铦，铦者必先挫。有五刀，此其错，错者必先靡。是以甘井近竭，招木近伐，灵龟近灼，神蛇近暴。是故比干之殪，其抗也。孟贲之杀，其勇也。西施之沈，其美也。吴起之裂，其事也。故彼人者，寡不死其所长。故曰，太盛难守也。

【鉴赏】“太盛难守”，是中华辩证智慧的至理名言。这里，“铦”读xiān，指锋利。“错”，也指锋利。“靡”通“磨”，即消磨，损坏。整段话意即，现在有五把锥子，其中一把最锐利，那这一把必定先折损。有五把刀子，其中一把最锋利，那这一把必定先损坏。甘甜的水井先被汲干，高大的树木先被砍伐，灵验的乌龟先被烧灼占卜，神奇的大蛇先被暴晒求雨。比干被殷纣王剖心而死，因为他敢于直言劝谏。孟贲被杀，因为他逞勇。西施遭沉溺，因为她美丽过人。吴起遭车裂，因为他辅佐楚悼王变法。这些人，都死于自己的长处。可见，过于兴盛，难于久守。

“太盛难守”，也可以说“过盛难守”、“最盛难守”和“极盛难守”。“太”，即过于、过分的意思。“太盛难守”，就是“物极必反”，是事物发展的普遍规律，辩证法的核心和精髓。

这段话，从“今有五锥”，到“吴起之裂”，共列举十个典型事例，从中概括“太盛难守”的普遍结论。这里所运用的论证方式，是典型分析式的科学归纳推理。

墨子运用“太盛难守”的辩证哲学理论，论证其“非攻”主张，劝说强者放弃恃强凌弱的不义之举，跟弱者平等相处，不然将使强者自身受害，自取毁损。《鲁问》载，齐国将要攻打鲁国。墨子对齐国的将领项子牛说：

"攻打鲁国，是齐国的大错。从前吴王夫差向东讨伐越国，迫使越王勾践退守会稽山。向西讨伐楚国，迫使楚昭王退守随国。向北讨伐齐国，俘虏齐将国书回到吴国。结果诸侯来报仇，老百姓感到劳苦，不肯为他效力，所以国家灭亡，自己也被杀死。从前智伯瑶攻伐范氏和中行氏，兼并了晋国三家的领土。结果诸侯来报仇，老百姓感到劳苦，不肯为他效力，所以国家灭亡，自己也被杀死。由此可见，大国攻打小国，是互相残害，大国的过失必定反过来使本国受害。"

墨子所谓"大国攻小国，过必反于国"的论述，渗透"太盛难守"的辩证哲理。墨子试图说服齐国将领项子牛，放弃攻伐鲁国的不义之举，指出齐国若坚持"以大攻小"的不义行为，将会使自身受害，无异于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墨子这种辩证的观点，是他服务弱者侠义伦理的哲学基础，今日仍有积极的启发意义。

墨子对"太盛难守"至理名言的论述，酷似《老子》五千言的思维话语系统。《老子》9 章说："揣而锐之，不可常保。"即尖利锋芒，难保久长，跟《亲士》"今有五锥，此其铦，铦者必先挫"意思一样。

《老子》76 章说："坚强者死之徒。""兵强则灭，木强则折。"即坚强者属于死亡之列。兵力强大，会被攻灭。树木强大，会被摧折。《老子》76 章说的"木强则折"，类似墨子说的"招木近伐"。

《老子》30 章说："物壮则老。"即事物壮大，必然衰老。《老子》44 章说："多藏必厚亡。"即储藏丰厚，必然损失严重。《老子》40 章说："反者道之动。"即道的运动，是向相反的方向转化。这都跟《亲士》"太盛难守"的意义相同。

《庄子·天下》说老子"以柔弱谦下为表"，"曰坚则毁矣，锐则挫矣"。元吴海《闻过斋集·读墨》说："'锥'、'刀'、'井'、'木'之喻，'其所长'，'大盛难守'，则老氏之意。"墨子对"太盛难守"的概括，与老子的辩证哲学互相渗透，体现了当时朴素的辩证观，并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管子·重令》说："天道之数，至则反，盛则衰。"《战国策·秦策三》说："日中则移，月满则亏，物盛则衰，天之常数也。"《吕氏春秋·博志》说：

“全则必缺，极则必反，盈则必亏。”《吕氏春秋·大乐》：“极则复反。”《鹖冠子·环流》：“物极必反。”《史记·田叔列传》：“月满则亏，物盛则衰，天地之常也。”《滑稽列传》：“乐极悲来，物盛则衰。”《平准书》：“物盛则衰。”《淮南子·泰族训》：“天地之道，至则反，盛则衰。”《淮南子·道应训》：“物盛则衰，乐极则悲。”

《左传·襄公二十四年》载子产说：“象有齿以焚其身。”汉王符《潜夫论·遏利》说：“象以齿焚身，蚌以珠剖体。”大象因有名贵的象牙，而被捕杀。蚌蛤因有名贵的珍珠，而被剖体。《淮南子·原道训》说：“善游者溺，善骑者堕：各以其所好，反自为祸。”

《红楼梦》第十三回写凤姐听秦氏引俗语说：“月满则亏，水满则溢”，“登高必跌重”，“乐极生悲”，“否极泰来”，“盛宴必散”等。这些可谓是从《亲士》“太盛难守”的思想相承而来。

但在百家争鸣的时代，相似的观点仍然存在着细微的差别，体现了各家侧重点的不同，如《庄子·山木》说：“直木先伐，甘泉先竭。”即直挺的树木先遭砍伐，甘甜的水井先被汲干。墨子说“甘井近竭，招木近伐”中的“近”，即接近，也是“先”的意思。但《庄子·山木》说“直木先伐，甘泉先竭”，更明确强调最先的次序。《逸周书·周祝解》说“甘泉必竭，直木必伐”，则更明确强调其必然性和规律性。

“太盛难守”，是运用自然界物极必反的规律，类比说明有才者必最先早衰的悲剧，警示人们定要爱惜才德之士，给才德之士创造有利的环境条件，让他们最大限度地发挥聪明才智，避免有才者早衰的悲剧重演。

江河水非一源

《亲士》 江河之水，非一源之水也；千镒之裘，非一狐之白也。夫恶有同方不取，而取同已者乎？盖非兼王之道也。

是故天地不昭昭，大水不潦潦，大火不燎燎，王德不尧尧者，乃千人之长也。其直如矢，其平如砥，不足以覆万物。是故溪陕者速涸，逝浅者速竭，硗埆者其地不育。

【鉴赏】 “江河水非一源”的名言，是中华民族一体多元辩证思维的活水源头。这里整段话的意思可改写为：长江黄河水，并非只有一个源头。价值千金的裘皮大衣，不是用一只狐狸的毛皮制成的。怎么能与自己不同的意见就不采纳，只采纳与自己相同的意见呢？这不是兼容天下的大道。所以大地不昭昭为明（而美丑皆收），大水不潦潦为大（而川泽皆纳），大火不燎燎为盛（而草木皆容），王德不尧尧为高（而贵贱皆亲），才能做千万人的首领。像箭一样直，像磨刀石一样平，那就不能覆盖万物了。所以狭隘的溪流干得快，平浅的川泽枯得早，坚硬的土地不长五谷。

在这整段话的中间，有一个关键词“兼王之道”，其上下文都是这一关键词的解释发挥。这整段话，可说是墨子关于“兼王之道”的宣言书，反映了墨子的最高政治理想。1911年的辛亥革命推翻了帝制，从此，中国没有了帝王皇上。但从有文字记载的商周到清代，从知识精英到普通百姓，无不把美好的政治理想寄托于明君。墨子亦不例外。

墨子针对战国时期诸侯割据的社会现实，高瞻远瞩，提炼出恢弘宽阔的“兼王之道”，提倡开放兼容的圣王精神，表达了建构兼容和谐世界的理想，对中国文化影响深远。

杂家代表秦国宰相吕不韦，深受墨子影响，也提倡综合兼容的思维方式。《吕氏春秋·用众》说：“善学者假人之长，以补其短。”“天下无粹白之狐，而有粹白之裘，取之众白也。”天下没有纯白的狐狸，却有纯白的狐裘，这是由众多狐狸腋下的白皮，综合而成。这跟《亲士》所说“千镒之裘非一狐之白”语意酷似。

杂家又一代表西汉淮南王刘安也继承了这种思维方式。《淮南子·

氾论训》说:“百川异源,而皆归于海。百家殊业,而皆务于治。”《淮南子·齐俗训》说:“百家之言指奏相反,其合道一体也,譬若丝竹金石之会乐同也。”众多河流,有不同源泉,都同归于海。各家学说,都有存在价值,就像不同乐器,发出不同声音,汇合为美妙乐章。这跟《亲士》说“江河不恶小谷之满己,故能大”,“江河水非一源”意思相同。

司马迁转述司马谈《论六家要旨》,认为诸子百家各有长短,应予兼容综合。班固《汉书·艺文志》说,诸子百家“言虽殊,譬犹水火,相灭亦相生也”,“相反而皆相成也”。由墨子的“兼王之道”,到庄子、吕不韦、刘安、司马谈与班固等人的论述,一脉相承,如江河奔腾,一泻千里,使墨子“兼王之道”的兼容精神,得以挥洒流播。

墨子“江河水非一源,千镒裘非一狐”的名言,在流传过程中,语词修饰略有变化,总体上是文字变得更为规范,简练对称,这又反过来促进其流传。唐欧阳询《艺文类聚》卷 67 引墨子说:“江河之水非一水之源,千镒之裘非一狐之白。”富有对称美。宋李昉等《太平御览》卷 694 引墨子说:“江河之水非一源,千镒之裘非一狐。”有简练之长。

宋潘自牧《记纂渊海》卷 55 在“众力易成”标题下引墨子说:“江河之水非一源之流。”在“独力难举”标题下引墨子说:“千镒之裘非一狐白。”与《史记·叔孙通传》所说“千金之裘非一狐之腋”并列。同书卷 66 在“积渐”标题下引墨子说:“江河之水非一源而流。”跟《荀子》说“不积小流无以成江河”并列。

明徐元太《喻林》卷 61 在“广大”标题下引《墨子·亲士》“江河之水非一源也,千镒之裘非一狐之白也”,引《庄子·则阳》说:“江河合水而为大,大人合并而为公”,《庄子·徐无鬼》说:“海不辞东流,大之至也。圣人并包天地,泽及天下。”《大乘妙林经》说:“犹如大海,容纳百川。”

《喻林》卷 69 在“兼收”标题下引墨子说:“江河之水非一水之源,千镒之裘非一狐之白。”引《史记·李斯传》说:“河海不择细流,故能就其深。王者不却众庶,故能明其德。”明陈耀文《天中记》卷 9 引墨子说:“江河不恶小谷之满己也,故能大,是故江河之水,非一源之流。”卷 47 引《战国策》

说："千镒之裘非一狐之皮也。"

墨子名言"江河水非一源，千镒裘非一狐"的中心思想，是提倡兼容并包，兼收博采。这些思想广泛流传，深入人心，使开放兼容精神，成为中华文化的优良传统和固有内涵。

从中国历史的发展看，只有开放兼容，国家才能富强。中华民族自古便有兼收并蓄、博采众长的智慧。墨子"江河水非一源"的开放兼容精神，一脉相传，延续至今，亟需继续发扬光大。

染苍则苍，染黄则黄

《所染》 子墨子见染丝者而叹曰，染于苍则苍，染于黄则黄。所入者变，其色亦变。五入必，而已则为五色矣。故染不可不慎也。非独染丝然也，国亦有染。……非独国有染也，士亦有染。其友皆好仁义，淳谨畏令，则家日益，身日安，名日荣，处官得其理矣，则段干木、禽子、傅说之徒是也。其友皆好矜奋，创作比周，则家日损，身日危，名日辱，处官失其理矣，则子西、易牙、竖刁之徒是也。《诗》曰："必择所渐，必谨所渐"者，此之谓也。

【鉴赏】 "染苍则苍，染黄则黄"的名言，比喻国家和士人，应谨慎地选择辅佐大臣与朋友，以便受到好的熏陶与影响。"染丝"是给丝染色，比喻"国亦有染"，"士亦有染"。

这里整段话的意思是，墨子见人染丝而感叹说，用青色染料染丝，丝就染成青色。用黄色染料染丝，丝就染成黄色。投入的染料变，丝的颜色也变。投入五种染料染丝，丝就能染出五种颜色。因此浸染不能不谨慎。不仅染丝是这样，治国和士人也是同样道理。朋友爱好仁义，淳厚谨慎，

恪守法令，家会一天比一天兴旺，自身一天比一天安宁，名誉一天比一天显荣，居官治政也合于正道了。段干木、禽滑厘、傅说等人就是这样。朋友狂妄自大，不守法度，结党营私，家会一天比一天衰微，自身一天比一天危险，名声一天比一天败坏，居官治政也不得其道。子西、易牙、竖刁等人就是这样。《诗经》说："必须正确选择所受的影响，必须谨慎对待所受的影响"，就是这个意思。

"染"本义是染色，沾染，引申为熏染，影响。《诗经》所谓"必择所渐，必谨所渐"的"渐"，即影响，渗透。墨子以染丝为比喻，说明国君治国，士人做事，跟周围大臣朋友的影响密切相关。要受到良好的影响，就必须谨慎地选贤使能，任用良才。

墨子看到，创设受熏染的环境条件，对人性改造和知识素养增进具有重要意义。有意识地选择创设良好的环境条件，能使人所受的熏染朝健康方向发展。就像染丝，人通过良好环境条件的教育熏染，改变不好的行为习惯，养成良好的思想品德，对国家人民和个人都是最佳选择。

墨子的环境教育论，以其特有的人性论哲学为基础。墨子认为人性"善少恶多"，人性中不好的因素居多。《法仪》载墨子说："天下之为学者众，而仁者寡。"墨子重视教育的熏染感化作用，主张通过教育熏染，改变人性，劝人由恶变善，"见善必迁"（见《非儒》篇）。

墨子重视教育熏染的意义，身体力行，以身施教，用执著专一的精神、精湛的论辩说服技巧，终身从事教书育人的事业。身后百年，弟子仍代有传人，无时乏绝，誉满天下。

秦相吕不韦召集六国辩士，编辑杂家巨著《吕氏春秋》，汲取《墨子·所染》的全部内容，写成《吕氏春秋·当染》篇，在末尾补充些许新意，论述墨家从属弟子众多，无数后学显荣天下，并梳理了墨家学术的传承谱系：墨子→禽滑厘→许犯→田系，显示《墨子·所染》篇对中国文化积淀、文明传承的原创价值和巨大影响力。墨子"染苍则苍，染黄则黄"的名言，对当代治国育人，仍有积极的启发借鉴意义。

天下从事，不可无法仪

《法仪》 子墨子曰：天下从事者，不可以无法仪，无法仪而其事能成者，无有也。虽至士之为将相者，皆有法，虽至百工从事者，亦皆有法。百工为方以矩，为圆以规，直以绳，正以悬，平以水。无巧工不巧工，皆以此五者为法。巧者能中之，不巧者虽不能中，放依以从事，犹逾已。故百工从事，皆有法所度。今大者治天下，其次治大国，而无法所度，此不若百工辩也。

【鉴赏】 墨子“天下从事，不可无法仪”的名言，体现了实事求是，尊重规律，按规律办事的科学理性精神。

这里整段话的意思是，天下做任何事情的人，都不可以没有法度。没有法度而事情能成功，是不可能的。从士人到将军宰相，都要遵照法度。各种手工业工匠做事，也要遵照法度。各种手工业工匠做方形器物，要用矩尺做标准。做圆形器物，要用圆规做标准。对加工物体取直，要用绳墨做标准。测定建筑物的偏正，要用悬锤做标准。制做平面，要用水平仪做标准。

无论是巧匠或一般工匠，都以这五种设备做标准。巧匠做事，能完全符合标准。一般工匠做事，虽然不能完全符合标准，但仿照这五种设备的标准去做，能胜过自己的主观臆测。各种手工业工匠做事，都有规律遵守。如今大如治理天下，其次如治理大国，却没有法度，这还不如工匠聪明。

这里，“法”和“仪”是同义词，都表示标准，法度，复合为“法仪”的双声词，同样表示标准，法度，但更有增强语气，加重强调的修辞效果。

法，繁体作“灋”，《说文》把“法”繁体字“灋”分为三部分解释：“灋，刑

也。平之如水，从水。‘廌’，所以触不直者去之，从去。”可见《说文》把“法”定义为“刑也”，即“法”是标准，范型的意思，“刑”借为“型”。三点水偏旁，表示“平之如水”，即《墨子·法仪》说的“平以水”：制做平面就以水平仪为标准，“从水”，即归于“水”这一类。

“廌”(zhì，音稚)，传说中异兽名，神羊，同“豸”，即解豸，或獬豸，能辨别曲直，见人争斗，就以角触不直者，所以说：“‘廌’，所以触不直者去之，从去。”“从去”，即归于“去”这一类。古代法官戴獬豸冠。《后汉书·舆服志》说，“法冠”，“执法者服之”，“或谓之獬豸冠。獬豸：神羊。能别曲直，楚王尝获之，故以为冠。”胡广说：“秦灭楚，以其君服，赐执法近臣御史服之。”照此解释，“法”字繁体的形状结构，就隐含标准、范型之意。

“法”在中国古籍中，是出现频率极高的词。在《四库全书》中有620 763次出现。在《墨子》中共有 123 次出现，其中 69 次表示标准、法则、规律的意思。

“法”的一个含义是标准。“百工为方以矩”，即各种工匠做方形器物，都要用矩尺做标准。《经上》第 60 条说：“方，柱、隅四杈也。”即方是四边、四角相等的平面图形。《经说上》解释说：“方，矩写交也。”即方是用矩尺画出的首尾相交的封闭图形。《经下》166 条发挥“法即标准”的思想：“一法者之相与也尽类，若方之相合也，说在方。”即与一个共同标准相合的东西，都属于一类，这就像与标准的方形相合的东西，都是属于方形一样，论证的事例在于分析方形的相同和不同。

《经说下》举例解释：“方尽类，俱有法而异，或木或石，不害其方之相合也。尽类犹方也，物俱然。”即所有方形的东西，都是属于一类，它们都合乎方形的法则，而又有所不同，或者是木质的方，或者是石质的方，都不妨害其方形边角的相合。一切同类的事物，都与方形的道理一样，所有事物都是如此。

“法”的另一个含义是法则，规律。“虽至士之为将相者皆有法，虽至百工从事者亦皆有法”，即从士人到将军宰相，乃至各种工匠做事，都要遵循法则。《经上》第 71、72 条说：“法，所若而然也。循，所然也。”即法则，

规律，是人们遵循着它，而能得到预想结果的东西。

《经说上》举例解释："意、规、圆三也，俱可以为法。然也者，民若法也。"即人按照圆的定义，使用圆规，或模仿标准圆形，都可以作为画圆的法则。人的行动之所以能取得预想结果，是由于人们遵循规律做事。

"若"，即遵循，依照，符合。《广雅·释言》："若，顺也。"《释名·释言语》："顺，循也。""然"，即结果，特指人遵循一定法则行动而取得预想的结果、效果。"意"，即意念、定义，如"圆，一中同长也"，"圆，规写交也"，是关于"圆"的定义、作图方法，是制圆的法则、规律。这是从各种工匠亿万次操作实践中总结出来的理论，至今仍是正确规范的科学哲学知识。

墨子从手工业工匠亿万次重复的实践经验中概括法则、规律的概念，首先列举"百工为方以矩，为圆以规，直以绳，正以悬，平以水"五个典型事例，从中分析归纳"故百工从事，皆有法所度"的规律性，然后扩及"虽至士之为将相者"，"天下从事者"，"大者治天下，其次治大国"，无不遵循法则、规律做事，始终渗透归纳和演绎结合的科学逻辑精神。

遵循法则，按照规律做事，胜过主观臆测。这是劳动人民亿万次实践经验证实的规律，是颠扑不破的真理。墨子对规律客观性和绝对性的论述，在《墨经》中得到发展、深化和提升，造就出《墨经》的科学知识体系，成为《墨经》科学精神和科学方法的核心与支柱。

心无备虑，不可应猝

《七患》 故仓无备粟，不可以待凶饥。库无备兵，虽有义不能征无义。城郭不备全，不可以自守。心无备虑，不可以应猝。是若庆忌无去卫之心，不能轻出。夫桀无待汤之备，故放。纣无待武之备，故杀。桀纣贵为天子，富有天下，然而皆灭亡于百里之君者，何也？有富贵而不为备也。故备者国

之重也：食者国之宝也，兵者国之爪也，城者所以自守也。此三者，国之具也。

【鉴赏】 “心无备虑，不可应猝”，这里“猝”(cù，音促)，是突然，仓猝，出乎意料。庆忌是春秋时期吴王僚的儿子。吴阖闾杀死吴王僚，自立为王，担心流亡卫国的庆忌纠合诸侯势力讨伐，便派刺客要离，用苦肉计伪装负罪逃亡，因要离右手被砍，妻子被杀，投奔庆忌后便得到了庆忌的信任，后要离把庆忌骗出卫国，在渡江中刺死了庆忌。

“桀无待汤之备故放”：夏桀被商汤打败流放。“纣无待武之备故杀”：商纣王被周武王打败自杀。“百里之君”：商汤原有领地方圆七十里，周文王有领地方圆百里。《孟子·公孙丑上》：“汤以七十里，文王以百里。”

这里整段话的意思是，仓库没有储备的粮食，不可以应付凶年饥荒。武库没有储备的兵器，即使有正义的军队，也不能征讨不义之国。城郭不修筑完善，不可以自卫。心里没有充分的考虑，不能应付各种突发事变。就像庆忌没有离开卫国的充分准备，就不应该跟刺客要离轻易出走，结果被刺死。

夏桀没有对付商汤的充分准备，所以被流放。商纣王没有对付周武王的充分准备，所以被杀。夏桀和商纣尊贵为天子，财富满天下，然而都被方圆百里的小国君主灭亡，是什么原因呢？因为虽然富贵，却没有充分准备。所以防备是国家的重要大事，粮食是国家的宝贝，武器是保卫国家的手段，城池用来防守，这三者是治国的工具。

整段话先列举国家的四种重要准备：备粟(储备粮食)、备兵(储备武器)、备城(整修城池)和备虑(思想准备)。然后列举虽有富贵，但因无充分准备而失败的三个典型事例：庆忌被刺，夏桀被流放，殷纣王被杀。最后归结到储备准备是“国之重”，“食者国之宝”，“兵者国之爪”，“城者所以自守”，这三件是治国的工具。如此完成完整的论证过程。

战国时早有“墨翟之守”的成语流传。《战国策·齐策六》说:“今公又以弊聊之民,距全齐之兵,期年不解,是墨翟之守也。”《史记·鲁仲连邹阳列传》说:“今公又以敝聊之民,距全齐之兵,是墨翟之守也。”张守节《正义》说:“如墨翟守宋,却楚军。”

“墨翟之守”的四字成语,流传过程中被简化为“墨守”的二字成语,意即“坚固防守”,也叫“善守”,意即“最佳防守”。史称墨子“善守”,“墨守”义同“善守”,墨子以“善守”闻名。司马迁《史记·孟子荀卿列传》说墨子“善守御”。《四库全书》有古籍 27 卷,出现“墨翟之守”成语 28 次。396 卷出现“墨守”成语 500 次。872 卷出现“善守”成语 990 次。28 卷出现“善守御”成语 29 次。

东汉经学家何休(129—182)喜好公羊学,著书题《公羊墨守》注说,意为《春秋公羊传》“义理深远,不可驳难,如墨翟之守城也”,就像墨子守城,坚固难犯。郑玄(127—200)针锋相对,著书《发墨守》,反驳何休,见《后汉书·郑玄传》。明清之际黄宗羲《钱退山诗文序》说“未尝墨守一家”。

“墨守成规”成语中“墨守”二字,借用“墨子善守”和“固守”之意。“墨翟之守”和“墨子善守”,在语言应用变迁中,被缩简为“墨守”和“善守”,显示出墨家积极防御的战略战术和军事思想,在中国历史和语言文化中产生了不可磨灭的影响。

【俭节则昌,淫逸则亡】

《辞过》 凡此五者,圣人之所俭节也,小人之所淫逸也。俭节则昌,淫逸则亡。此五者,不可不节。夫妇节而天地和,风雨节而五谷孰,衣服节而肌肤和。

【鉴赏】 墨子“俭节则昌,淫逸则亡”的名言,是从无数盛衰兴亡的事实中总结出来的历史规律,具有极其重要的警戒启示作用。

原文“五者”，指衣食住行和男女(夫妇)五个方面。“俭节”，即节俭。“淫逸”，奢侈放纵。

这里整段话的意思是，对于衣食住行和男女(夫妇)五个方面欲望的满足，圣人提倡节俭，小人奢侈放纵。提倡节俭能昌盛，奢侈放纵会衰亡。这五方面不能没有节制。夫妇生活节制，阴阳调和。风雨调节，五谷丰收。衣服节制，身体舒适。

圣人，指道德水平高尚的人。小人，指道德品质水平低下的人。墨子把节俭美德归之于圣人的主张。把淫逸丑行归之于小人的作为。而昌盛和衰亡，则是节俭和淫逸的必然结局。这个论点，有重要的理论和应用价值。

从哲学理论说，“俭节则昌，淫逸则亡”的名言，贯彻了辩证法的适度观点。度是质和量的关节点。适度，就是适中，有分寸。“俭节则昌，淫逸则亡”的名言，出于《辞过》篇。“辞过”二字的意思，是排除过分，反对过分。“辞”，是推辞，不要。“过”，是过分，过失，过错，错误，特指衣食住行和男女(夫妇)五方面的过失。

墨家中有熟悉军民两用手工业技巧的工匠，有时承揽防御战工程和军事器械制造，辛苦劳累，他们会适量喝酒，以缓解疲劳。墨子是赞同这一点的。《备梯》载，禽滑厘在墨子门下三年，体力和脑力劳动繁重，手掌足底长满老茧，面部乌黑。“役身给使，不敢问欲。”墨子怜悯心痛，以竹管盛酒，怀揣肉干，到泰山上席茅而坐，饮酒谈心。墨子问禽滑厘：“亦何欲乎?”意即还有什么欲望?

墨子强调用理智支配行为，主张适当满足人的生理欲望。汉刘向《说苑·反质》载墨子说：“食必常饱，然后求美。衣必常暖，然后求丽。居必常安，然后求乐。为可长，行可久。先质而后文，此圣人之务。”吃饱、穿暖、安居，满足基本生活需要，再追求美丽快乐的享受，社会才能长治久安。

墨家适当满足欲望的“适欲说”，主张满足欲望要适宜有度，有节制，合分寸，蕴涵着丰富哲理。《经下》第145条说：“无欲恶之为益损也，说在

宜。"《经说下》解释,"所有欲恶都是有益的",或认为"所有欲恶都是有损的",这两种论点都是不对的,论证的理由在于,欲恶的满足要适度,有节制,有分寸。

有人特别爱吃,但吃过多粟米食品,会伤害身体,因而并非"所有欲恶都是有益的"。有些欲望满足,不会伤害身体、减损寿命,如适量喝酒,对人有益,因而并非"所有欲恶都是有损的"。墨家批评"所有欲恶都是有益的"和"所有欲恶都是有损的"两种论点,指出这二者会分别导致纵欲主义和禁欲主义。墨家的适欲说,指有分寸、有节制地满足生理欲望,不会伤生损寿,有利身体健康,延年益寿。

《经上》第76条说:"讹,穷知而悬于欲也。"《经说上》解释,人的言行之所以会犯错误,是由于没有受理智支配,而受欲望支配的结果。例如某甲想喝毒酒,理智不知道毒酒的害处,这是理智的罪过。假若理智上很慎重,并没有忽视毒酒的害处,但还是想喝毒酒,那么他喝毒酒就像吃肉干一样,这种错误是由于受欲望支配,而不是受理智支配的结果。

某乙对搔马是否会被马踢伤,在事前不能确知,他只是想搔就搔了,理智上所持有的怀疑,并不能制止他想搔马的欲望,这时如果他真的被马踢伤了,这种错误同样是由于受欲望支配,而不是受理智支配的结果。

某丙对到墙外去是否会受到伤害,在事前不能确知,即使去了能拾得钱币,也不贸然而去,这是以他在理智上所持有的怀疑,来制止他想拾得钱币的欲望,这种理智上的慎重态度,可以使他避免受到伤害。

考虑"人的言行之所以会犯错误,是由于没有受理智支配,而受欲望支配的结果"这一道理,某甲吃肉干是由于欲望,而不是由于理智的聪明,喝毒酒是由于欲望,而不是由于理智的愚蠢。某乙所干的(搔马)和某丙所不干的(不去墙外),都只是在理智上对自己行为的后果和利害有疑问,算不上深刻的智谋。墨家主张行为受理智支配,不受欲望支配,是少犯错误的理性方法,是认识论上的唯理论。

墨子肯定人天生必有情欲。《辞过》载墨子言,所有活动在天地间,包容于四海内的事物,天地的本性,阴阳的调和,都是自然的存在,即使最圣

明的人也不能改变。怎么知道是这样呢？圣人解释说，天地称为上下，四季称为阴阳，人性称为男女，禽兽称为雄雌。这确实是天地间的本性，即使古代圣王也不能改变。

这是肯定从自然到社会，从无机物、动物到人类，普遍存在着矛盾、对立统一的现象，其中包括男女对立调和的本性。墨子叫"人情"，又叫情欲。狭义的情欲，指对异性的欲望。广义的情欲，指欲望，即想达到某种目的的愿望。

墨子维护最广大人民的根本权利，即生存权。《尚贤中》载墨子说："民生为甚欲。"人民最大的欲望，是生存，生存权是广大人民的根本权利。《非乐上》载墨子说，人民有三大忧患：饥饿得不到食物，寒冷得不到衣服，劳苦得不到休息。《尚贤下》载墨子说，贤人之道是，有力赶紧帮助人，有财尽力分给人，有学问耐心教导人，使人民饥饿时能得到食物，寒冷时能得到衣服，混乱时能得到治理，从而世代得以安生。这充分表现了墨学的人民性，渗透着以民为本的思想。

墨子说："富贵者奢侈，孤寡者冻馁。"统治者的纵欲和"暴夺"（暴力掠夺），导致人民饥寒交迫。墨子尖锐批判统治者在衣食住行男女等方面的纵欲。穿衣，是为"适身体，和肌肤"，但"当今之主"，"其为衣服，非为身体，皆为观好"。吃饭，是为"增气充虚，强体适服"，但统治者"厚作敛于百姓，以为美食"。

节俭涉及的哲学理论，包括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生态伦理、环境伦理、处世伦理等，都关系国家、民族和个人的盛衰兴亡。

节俭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中国历来有提倡节俭的传统。《荀子·富国》说："墨术诚行，则天下尚俭。"李商隐《咏史》诗说："历览前贤国与家，成由勤俭破由奢。"体现出墨子"俭节则昌，淫逸则亡"这一名言的深远影响。

驾而不脱，张而不弛

《三辩》 程繁问于子墨子曰："夫子曰，圣王不为乐。昔诸侯倦于听治，息于钟鼓之乐。士大夫倦于听治，息于竽瑟之乐。农夫春耕夏耘，秋敛冬藏，息于瓴缶之乐。今夫子曰，圣王不为乐，此譬之犹马驾而不脱，弓张而不弛，无乃有血气者之所不能至邪？"

【鉴赏】 "驾而不脱，张而不弛"，是时人程繁批评墨子宣扬"圣王不为乐"的错误论点，忽视人民文化娱乐的片面性倾向。原文"瓴缶"（fǒu，音否），是瓦制瓶罐，农夫高兴时，敲打发声，作为音乐欣赏。"脱"是卸套。

这里整段话的意思是：程繁问墨子，您曾经说："圣王不听音乐。"从前诸侯处理政事疲倦了，就听钟鼓之乐。士大夫处理政事疲倦了，就听竽瑟之乐。农民春天耕种，夏天除草，秋天收获，冬天贮藏，也敲打瓦盆当作音乐。而您却说："圣王不听音乐。"这就好比只让马驾车，而不卸套，只让弓张开，而不松弛一样，有生命的人是难以做到的。

在如何对待音乐的问题上，墨子呈现出异常复杂的性格特征。一方面，墨子熟悉音乐，精于乐道，对音乐等艺术活动是内行。《淮南子·要略训》说："墨子学儒者之业，习孔子之术。"他年轻时受过"儒者之业"，"孔子之术"的专门训练，其中便包括"乐"在内。

墨子学过"乐"，他深谙乐理，做过乐吏，善于吹笙。《礼记·祭统》说："墨翟者，乐吏之贱者也。"《吕氏春秋·贵因》说："墨子见荆王，锦衣吹笙，因也。"《艺文类聚》卷44说："墨子吹笙，墨子非乐，而于乐有是也。"可见墨子对音乐等艺术活动的美感功能，还是有所肯定的。

汉刘向《说苑·反质》载墨子说："食必常饱，然后求美。衣必常暖，然

后求丽。居必常安，然后求乐。为可长，行可久。先质而后文，此圣人之务。”墨子所谓的“圣人之务”，“先质而后文”，包括吃饱、穿暖、安居，满足基本生活需要之后，追求美丽快乐的享受，他认为，这样的社会才能长治久安。

另一方面，墨子又“非乐”，因为当时统治者大办音乐歌舞，“亏夺民衣食之财”，所以“仁者弗为”。《非乐上》解释说：“子墨子之所以非乐者，非以大钟、鸣鼓、琴瑟、竽笙之声以为不乐也。”“虽身知其安也，口知其甘也，目知其美也，耳知其乐也，然上考之不中圣王之事，下度之不中万民之利，是故子墨子曰：为乐非也。”墨子“非乐”，是非难统治者搜刮民脂民膏，浪费民力，奢侈享乐。

但是，墨子由于愤恨统治者大办音乐歌舞，劳民伤财，也把“非乐”的命题推向了极端。《淮南子·说山训》说：“墨子非乐，不入朝歌之邑。”《史记·邹阳列传》说：“邑号朝歌，而墨子回车。”墨子带学生周游列国，听说前方是朝歌，字面意思是一大早就唱歌，马上联想到歌舞，立即驱车返回，不入朝歌之邑。

墨子“非乐”，理由是“为乐”亏夺民衣食之财。墨子的价值主体，是劳动人民。劳动人民急需解决的是温饱。从统治者的角度说，音乐等艺术活动给他们以美感享受，但墨子认为这是统治者在挥霍劳动人民的血汗。

程繁列举论据“昔诸侯倦于听治，息于钟鼓之乐。士大夫倦于听治，息于竽瑟之乐。农夫春耕夏耘，秋敛冬藏，息于瓴缶之乐”，批评墨子“圣王不为乐”的错误论点，就像“驾而不脱，张而不弛”，是有生命的人所做不到的，这是合乎事实、合乎逻辑、合乎辩证法的正确思考。

《礼记·杂记下》记载，孔子学生子贡，跟随孔子看鲁国腊月大祭典，当时举国欢腾。孔子问子贡：“子贡呀，你感到快乐吗?”子贡说：“全国人都这么狂欢，我不知道有什么可乐的。”孔子认为，全国人辛苦劳动一年，才得到这一天的休息和欢乐，是合情合理的事，子贡没有很好地理解这一点。

孔子接着讲了一番大道理：“张而不弛，文武不能也。弛而不张，文武

弗为也。一张一弛，文武之道也。”文武，指周文王、武王。张弛，指弓弦的拉紧和放松，这里比喻治国应宽严相济，宽严结合。一直紧张，毫不放松，周文王、武王也做不到。一直放松，毫不紧张，周文王、武王也不愿做。有时紧张，有时放松，是周文王、武王的办法。

“一张一弛”，后世变为成语，尽人皆知。现多比喻工作和生活应安排合理，有紧有松，劳逸结合。“一张一弛”，有时也说“一弛一张”。东汉王充《论衡·儒增》说：“故张而不弛，文王不为（做不到）。弛而不张，文王不行（不愿做）。一弛一张，文王以为当（认为恰当）。”

官无常贵，民无终贱

《尚贤上》 古者圣王之为政，列德而尚贤。虽在农与工肆之人，有能则举之。高予之爵，重予之禄，任之以事，断予之令。曰：“爵位不高，则民弗敬；蓄禄不厚，则民不信；政令不断，则民不畏。”举三者授之贤者，非为贤赐也，欲其事之成。故当是时，以德就列，以官服事，以劳殿赏，量功而分禄。故官无常贵，而民无终贱。有能则举之，无能则下之，举公义，辟私怨，此若言之谓也。

故古者尧举舜于服泽之阳，授之政，天下平。禹举益于阴方之中，授之政，九州成。汤举伊尹于庖厨之中，授之政，其谋得。文王举闳夭、泰颠于罝罔之中，授之政，西土服。故当是时，虽在于厚禄尊位之臣，莫不敬惧而惕。虽在农与工肆之人，莫不竞劝而尚德。

【鉴赏】 “官无常贵，民无终贱”的名言，表达了墨子的民本意识。在

官本位的社会里，如此大胆地为人民发声，鸣不平，确属不易。这里"肆"，是手工业作坊，店铺。《论语·子张》说："百工居肆（手工业作坊），以成其事。"《汉书·食货志》说："开市肆（店铺）以通之。"

这里整段话的意思是，古代圣王执政，任德尊贤。即使是农民、手工业工匠、小商人，只要有能力就推举，给予高爵位，给予厚俸禄，委任重要职务，授予决断权力。如果爵位不高，人民就不会尊敬他。俸禄不厚，人民就不会听信他。无权决断政令，人民就不会畏惧他。把这三项授予贤人，不仅是赏赐贤人，更是希望他把事情办成。所以在当时，按德行任官，依官职授权，按功劳定赏，据功绩分给俸禄。

所以做官不会永远富贵，人民不会始终贫贱。有能力就推举，无能力就罢免。举用公义，避开私怨，说的就是这个意思。所以古时唐尧在服泽北面推举虞舜，授以政事，天下大治。夏禹在阴方地区推举伯益，授以政事，九州安定。商汤从庖厨中推举伊尹，授以政事，谋略实现。周文王从猎人渔夫中推举闳夭、泰颠，授以政事，西方臣服。所以当时，即使禄厚位尊的大臣，都敬慎畏惧而警惕。即使是农民、工人、商人，都争相劝勉，而崇尚道德。

这里，"官无常贵，民无终贱。有能则举，无能则下。""虽在农与工肆之人，有能则举。"这两个名句，说得斩钉截铁，干净利落，可谓彪炳千古，深刻表达出了墨学"以民为本"的光辉思想，体现出墨子作为"劳动者圣人"的学派属性。在中国几千年的文明史中，杰出的知识精英多如繁星，但真正为人民说话，代表"农与工肆之人"，即劳动者发声的学派领袖，却寥若晨星。

习惯势力和传统意识，认为"官常贵，民终贱"。墨子反其道而行之，喊出"官无常贵，民无终贱"的负命题，用两个否定词"无"，否定了"官常贵，民终贱"的习惯势力和传统意识。

墨子超越阶级和等级的举贤论，对后世有重大影响。《荀子·成相篇》说："请成相，道圣王，尧舜尚贤身辞让。许由、善卷重义轻利行显明。尧让贤，以为民，泛利兼爱德施均。"把墨子的举贤论，改写为韵文流传。

明儒焦竑、翁正春、朱之蕃《墨子品汇释评》评墨子举贤论说，尚贤则治，不尚贤则乱。此等议论，即吾儒不能易也。清儒曹耀湘《墨子笺》说，墨子生于春秋之末，诸侯大夫皆以世禄而执政。贤人在下位，贫贱而疏远者，没有发挥作用的机会。所以历述帝王举贤于侧，作为后世效法的榜样。

墨家学说，多与儒家不同。而尚贤，则是儒墨之所同。举贤尚贤，确为儒墨思想的对立互渗，是儒墨共同推动中国历史发展的积极因素。

明小不明大

《尚贤下》 而今天下之士君子，居处言语皆尚贤，逮至其临众发政而治民，莫知尚贤而使能，我以此知天下之士君子，明于小而不明于大也。何以知其然乎？今王公大人，有一牛羊之财不能杀，必索良宰。有一衣裳之财不能制，必索良工。当王公大人之于此也，虽有骨肉之亲，无故富贵，面目美好者，实知其不能也，不使之也。是何故？恐其败财也。当王公大人之于此也，则不失尚贤而使能。王公大人，有一疲马不能治，必索良医。有一危弓不能张，必索良工。当王公大人之于此也，虽有骨肉之亲，无故富贵，面目美好者，实知其不能也，必不使。是何故？恐其败财也。当王公大人之于此也，则不失尚贤而使能。逮至其国家则不然，王公大人，骨肉之亲，无故富贵，面目美好者，则举之，则王公大人之亲其国家也，不若亲其一危弓、疲马、衣裳、牛羊之财与？我以此知天下之士君子，皆明于小而不明于大也。此譬犹喑者而使为行人，聋者而使为乐师。

【鉴赏】 墨子是中国古代逻辑思想的重要开拓者之一。上列《尚贤下》的原文,"明小不明大",又叫"知小不知大",类似的话在《墨子》的其他篇目中也较为常见。这是墨子对归谬式类比推理的一种概括。归谬式类比推理,是中国古代逻辑(墨辩,辩学,墨家辩学)的核心和主要推论方式。

归谬式类比推理的实质,是揭露对方的逻辑矛盾,以战胜对方。墨子为论证"尚贤"的主张,先从揭露对方的逻辑矛盾入手。墨子说,当今的掌权者王公大人士君子,有一牛羊不会宰杀,一定要找好屠夫。有一布料不会做衣服,一定要找好裁缝。有一病马不会治,一定要找好兽医。有一张弓需修理,一定要找好工匠。这叫"居处言语皆尚贤",即日常生活的小事,都知道尚贤。而遇到治国的大事,却不知尚贤,这叫"明小不明大"("知小不知大")。

《小取》把这种归谬式类比推理,命名为"推",并下定义说:"推也者,以其所不取之,同于其所取者,予之也。"还制定"推"的规则是:"以类取,以类予。""有诸己不非诸人,无诸己不求诸人。"

"治国须尚贤",为对方"所不取"。墨子证明"治国须尚贤",跟"居处言语皆尚贤",属于同类。同类事物有同样性质,应该下同样判断,采取同样态度。既然"居处言语",即日常生活的小事,都知道尚贤,那么,"治国"的大事,就更"须尚贤",这叫既"明于小",又"明于大",既"知小",又"知大",符合"以类取,以类予"和"有诸己不非诸人,无诸己不求诸人"的规则,逻辑一致,合乎逻辑。对方犯"明小不明大"("知小不知大")的逻辑错误,不符合"以类取,以类予"和"有诸己不非诸人,无诸己不求诸人"的规则,自相矛盾,违反逻辑。

《天志下》说,诸侯王公大人,知道闯入人家场园,偷人家桃李瓜姜;翻越人家的墙垣,绑架人家的子女;在人家仓库墙上挖洞,偷窃人家的金玉布帛;翻越人家的牛圈马厩,偷窃人家的牛马;枉杀无辜等,这些是不对的,要处罚。但却把"侵凌攻伐兼并",说成"义"。这是"知小不知大"("明小不明大")的归谬式类比推理。

《天志下》和《非攻上》说,"少见黑曰黑,多见黑曰白","少尝苦曰苦,

多尝苦曰甘”，是用比喻，形容对方自相矛盾，以及“明小不明大”（“知小不知大”）的荒谬。《非攻上》原文说：“今小为非，则知而非之。大为非攻国，则不知非，从而誉之，谓之义。”也是犯“明小不明大”（“知小不知大”）的逻辑错误。

《鲁问》载墨子对鲁阳文君说，世俗之君子，知小不知大。窃一狗一猪，叫“不仁”。窃一国一都，却叫“义”。这就像看见一点白，叫白，看见很多白，却叫“黑”。

“明小不明大”（“知小不知大”），是墨子对归谬式类比推理的概括，“少见黑曰黑，多见黑曰白”，“少尝苦曰苦，多尝苦曰甘”，是用比喻，都是形容对方的自相矛盾，荒谬背理，也是归谬式类比推理。

墨子还列举跟“少见黑曰黑，多见黑曰白”类似的比喻，如《节葬下》和《公孟》原文所说“禁耕求获”，“负剑求寿”，“无客学客礼”，“无鱼为鱼罟”等，都是形容对方自相矛盾，荒谬背理，都是属于归谬式类比推理。

鼎盛于前五世纪的墨家创始人墨子，首创归谬法的自觉辩术，是战国前期初具规模、自成体系的应用逻辑，为后期墨家《墨经》总结系统辩学积累了丰富素材。

在西方，归谬法的广泛应用，极大地促进了系统逻辑学的诞生。古希腊芝诺、苏格拉底、柏拉图，都极善运用归谬法，为亚里士多德逻辑的创立准备了条件。归谬法辩论方式 dialectic，是辩论术的统称，在西方近代以前，长期兼作逻辑学的总称。

在百家争鸣中，墨子率先运用和总结贯穿矛盾律的归谬反驳方式。《墨经》对“推”这种归谬式类比推理定义和规则的总结，言简意赅。“推”的论证方式，有归谬法的演绎必然性和逻辑性，兼具类比推理的生动形象性，富有说服力与感染力，是辩论的得力工具，行之有效，诸子百家都惯用常用，一直沿用至今。

世人经常争论“中国有无逻辑”，以及“有什么逻辑”的问题，从墨子概括“明小不明大”的术语，到《小取》定义归谬式类比推理的发展脉络，足能找到解决这一争论问题的正确答案。

【民生为甚欲】

《尚贤中》 今王公大人，欲王天下，正诸侯，夫无德义，将何以哉？其说将必挟震威强，今王公大人，将焉取挟震威强哉？倾者民之死也！民生为甚欲，死为甚憎。所欲不得，而所憎屡至。自古及今，未尝有以此（指民所欲之生不得，而所憎之死屡至）王天下，正诸侯者也。今王公大人欲王天下，正诸侯，将欲使意得乎天下，名成乎后世，胡不察尚贤为政之本也？此圣人之厚行也。

【鉴赏】 墨子“民生为甚欲”的名言，是墨子民本人本思想的基本观点。这里“挟震威强”，是挟持和振作威力与强权。“倾者民之死”，是把人民逼上死路。“民生为甚欲，死为甚憎”，是说民众最想生（生活安定，好好活着），不想死（最憎恨死亡，不要把人民逼上死路）。“厚行”，是高尚的德行。

这里整段话的意思是，如今王公大人想称王于天下，做诸侯之长，没有德义，依靠什么呢？那就一定要挟持和振作威力与强权。如今王公大人将怎样挟持和振作威力与强权呢？他们必将把人民逼上死路。民众最想活着，最憎恨死亡。但是他们最想的生却得不到，而最憎恨的死却屡屡得到。从古到今，未曾有用这种方式称王于天下，做诸侯之长的。现在王公大人想称王于天下，做诸侯之长，将要使自己得意于天下，成名于后世，为什么看不到尚贤是为政的根本呢？尚贤是圣人崇高德行的所在。

这里最重要的合理思想，是“民生为甚欲”的劳动人权观。墨学的根本，是重视民生、重视劳动人民的生存权。这是墨子“以民为本”，德治、王道、尚贤观的核心。

“民生为甚欲”，人民第一愿望是生存。《墨子》为这一论点的发轫和范本。《非乐上》说：“民有三患：饥者不得食，寒者不得衣，劳者不得息，三者民之巨患也。”《非命下》：“必使饥者得食，寒者得衣，劳者得息。”

《兼爱下》说：“万民饥即食之，寒即衣之，疾病侍养之，死丧葬埋之，老而无妻子者，有所侍养以终其寿。幼弱孤童之无父母者，有所放依以长其身。”这是儒家“大同”说的源泉和素材。《礼记・礼运》说：“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跟墨子的思想相同。

《尚贤中》说：“为政乎天下也，兼而爱之，从而利之。”《尚贤下》说：“为贤之道，有力者疾以助人，有财者勉以分人，有道者劝以教人，若此则饥者得食，寒者得衣，乱者得治。此安生生。”做贤人的道理，是“安生生”。

墨家“安生生”的理想，反映出最大多数人民的迫切愿望。人民希望世代平安，生生不息，永续繁衍。墨子批判统治者奢侈纵欲，“暴夺民衣食之财”。《辞过》有两句类似对联的话：“富贵者奢侈，孤寡者冻馁。”这都是强调最大多数劳动人民的生存权。

一目视，不若二目视

《尚同下》 古者有语焉，曰，一目之视也，不若二目之视也。一耳之听也，不若二耳之听也。一手之操也，不若二手之强也。

【鉴赏】 墨子引用古语说“一目视，不若二目视”，是中华民族固有传统认知学说的至理名言，是朴素唯物主义认识论的基本观点，朴素历史唯物论的群众观点和群众路线的萌芽，中华传统文化民主性的精华。

《尚同下》原文的意思是，古时有这样的话，一只眼睛看，不如两只眼

睛看。一只耳朵听，不如两只耳朵听。一只手操作，不如两只手强。

墨子在《尚同中》还指出，用别人的耳目，帮助自己视听。用别人的嘴，帮助自己说话。用别人的心，帮助自己思考。用别人的身体，帮助自己动作。帮助自己视听的人多，听见看见得远。帮助自己说话的人多，自己道德声音抚慰的面广。帮助自己思考的人多，能够多谋善断。帮助自己行动的人多，办事效率高。这种议论的前提，是认为群众智慧高于个人智慧，这是朴素历史唯物论的群众观点和群众路线的萌芽。

任何聪明的个人，包括英明的帝王，都应该汇聚群众的智慧，以增长个人的见识。《尚同中》说，数千万里之外，有做善事的，家里人未遍知，乡里人未遍闻，天子得而赏之。数千万里之外，有做坏事的，家里人未遍知，乡里人未遍闻，天子得而罚之。所以遍天下的人，都恐惧振动，警惕自己，不敢做坏事，感叹说："天子的视听，真神呀！"先王说，自己并不是神，只是汇聚了群众的智慧，上下通情的结果。

《尚同中》载墨子引《诗・小雅・皇皇者华》说，我骑的马，白毛黑鬃。六条缰绳，柔美光滑。快快奔跑，到处访查。我骑的马，毛色青黑。六条缰绳，丝样光滑。快快奔跑，到处谋划。原话"周爰咨度"，"周爰咨谋"，是提倡到各处访察，调查研究。

墨子在中国哲学史上，首次提出检验言论真理性标准的"三表法"。其中要求"下原察百姓耳目之实"，"观其中百姓人民之利"。即眼睛向下，到社会基层，询问百姓听到什么，看到什么，参考百姓耳目经验，观察言论是否符合百姓人民的利益。

墨子的政治学术主张，特别注意用他总结的"三表法"来检验，观察理论是否符合百姓人民的经验和利益。墨子主张"以众人耳目之情，知有与亡"，用百姓耳目经验，确定是非真假。这是墨子民本人本思想的题中应有之义和必然引申，值得今人借鉴。

〖非人必有易〗

《兼爱下》 子墨子曰：非人者必有以易之。若非人而无以易之，譬之犹以水救水，以火救火也，其说将必无可焉。是故子墨子曰：兼以易别。然即兼之可以易别之故，何也？曰：藉为人之国，若为其国，夫谁独举其国以攻人之国者哉？为彼者犹为已也。为人之都，若为其都，夫谁独举其都，以伐人之都者哉？为彼犹为已也。为人之家，若为其家，夫谁独举其家，以乱人之家者哉？为彼犹为已也。然即国都不相攻伐，人家不相乱贼，此天下之害与？天下之利与？即必曰天下之利也。姑尝本原若众利之所自生。此胡自生？此自恶人贼人生与？即必曰非然也，必曰从爱人利人生。分名乎天下，爱人而利人者，别与？兼与？即必曰兼也。然即之交兼者，果生天下之大利者与？是故子墨子曰：兼是也。

【鉴赏】 墨子在春秋末战国初诸子百家辩论的语境中，率先总结辩论学的一般规律“非人必有易”。意思是，要反驳对方的错误论点，一定要先建立自己的正确论点，用来代替对方的错误论点。如果反驳对方的错误论点，而没有自己正确的论点来代替，那就像“以水救水，以火救火”一样，是乱上添乱，恶性循环，一定要避免。

作为这一辩论学一般规律的应用，墨子提出“兼以易别”，即用自己的兼爱学说，来代替儒家别爱的学说。兼爱是整体、普遍、交互、平等的爱。墨子的理想是，全人类都互亲互爱，互利互惠。“为彼犹为己”，即对别人就像对自己。“不相攻伐，不相乱贼”，即不互相攻打，不互相亏害。强不

执弱，众不劫寡，富不侮贫，贵不傲贱，诈不欺愚，则得天下大利，无天下大害。

“兼”指整体。《经上》第2条说，“体”（部分）是从“兼”（整体）中分出来的。如一个集合“二”中的元素“一”，尺（一个线段）中的端（点），就是“兼”中之“体”（整体中的部分）。每个人是“人”这个整体的一部分，全人类是“兼”，整体，集合。

《说文》：“兼，持二禾。”“兼”在甲骨文、金文中的字形，像人一手握两根稻谷，写成现代的规范字形，失去原来“一手持二禾”素描图画的生动形象性，但仍保有原来“兼”字的意义：兼有、兼顾，整体。

墨家从公元前五世纪创立，到公元前三世纪消亡，在近三百年的发展中，始终明确、彻底地坚持墨子的“兼爱”学说，不断申述墨家的“兼爱”，是尽爱、俱爱、周爱，不分民族、阶级、阶层、等级、亲疏、住地、人己、主仆等差别，包括过去、现在和未来的一切人，都要整体、普遍、交互、平等的爱。

墨子反对儒家的别爱、偏爱、部分爱、差等爱。《耕柱》载儒者巫马子跟墨子辩论说：我跟你不同，我爱邹国人胜过爱越国人，因为越国离我更远。爱鲁国人胜过爱邹国人，爱家乡人胜过爱鲁国人，爱家人胜过爱乡人，爱父母胜过爱家人，爱自身胜过爱父母。

儒者巫马子的“别爱”论，是一个有无数层次的同心圆。个人处于圆心，爱自己的程度最高，然后从父母到全人类，以血缘亲疏和地域远近为区分标准，施爱的程度愈来愈递减。这是极端的个人利己主义，以自我为中心的“偏爱”论。

《孟子·滕文公下》说：“墨氏兼爱”，“墨者夷之爱无差等。”《孟子·告子下》说：“墨子兼爱，摩顶放踵利天下为之。”宋张栻《癸巳孟子说》说：“摩其顶，以至于踵。一身之间，凡可以利天下者，皆不惜也。”《庄子·天下》说：“墨子泛爱兼利。”《尸子·广泽》说：“墨子贵兼。”

儒家强调爱的差等性。《墨子·非儒》批判儒家“亲亲有杀，尊贤有等，亲疏尊卑之异”，批判其强调爱有血缘亲疏、宗法等级的差异。《荀子·天论》说：“墨子有见于齐，无见于畸。”齐指平等，畸指不平等。说墨子只看到平等的一面，没有看到不平等的一面。儒家坚持不平等的一面，

是儒家的基本立场。墨家强调平等的一面，是墨家的基本立场。

儒家讲爱的差等观，目的是维护封建宗法等级制度，是中国封建社会延续两千多年的指导思想。儒家的政治伦理观，以维护封建宗法等级制度为依归。《论语·阳货》载孔子说："唯女子与小人为难养也。"《四库全书》有53处发挥孔子这句话，制造舆论，轻视妇女和劳动者。这种恶劣影响，现在还存在。"小人"与"君子"相对，指劳动者。朱熹《四书章句集注·论语集注》卷九说"小人""谓仆隶下人"，即仆人和奴隶。《墨经》明确说男女奴隶"臧获"都要爱，是"兼爱"整体不可分割的部分。

兼爱平等观，是墨家的理想和奋斗目标。曹耀湘《墨子笺·兼爱下》说："兼爱者，墨氏之学之宗旨也。"皮嘉佑于1898年5月《湘报》第58—60号《平等说》说："平等之说导源于墨子。"孙中山《三民主义》说："古时最讲爱字的莫过于墨子。"梁启超《墨子学案》说："墨学所标纲领，其实只从一个根本观念出来，就是兼爱。"

墨家的兼爱平等观，是墨家的理想和奋斗目标，体现了普遍、彻底的人文精神与人道主义，是引领人性解放的灯塔，鼓舞社会进步的动力。随着社会政治、经济、文化、思想的长期发展，墨家兼爱说的合理性和真理性将愈益显现，会赢得更多人的赞同与实践，这正是墨子总结辩论学一般规律"非人必有易"的初衷和期待。

挈泰山越河济

《兼爱中》今天下之士君子曰：然，乃若兼则善矣。虽然，不可行之物也，譬若挈泰山越河济也。子墨子言：是非其譬也。夫挈泰山而越河济，可谓毕强有力矣，自古及今，未有能行之者也。况乎兼相爱、交相利则与此异，古者圣王行之。

【鉴赏】“挈泰山越河济”,是墨子善譬的好例,广为流传。这里“挈”是举起。“河济”指黄河济水。“江河”指长江黄河。直,是副词,仅,只是。

这里墨子原话的整体意思是,当今天下的士君子说,兼爱好是好,就是不可行,如举起泰山超越黄河济水一样不可行。墨子说,你的譬喻不当。举起泰山超越黄河济水,可以说需要强劲有力,从古到今,没有人能做到。兼相爱,交相利,跟这不同,古代圣王曾做到过,这可从他们书写在简帛、镂刻在金石、雕琢在盘盂、留传于后世子孙的文献中知道。

从逻辑上说,墨子原话贯穿墨家总结的譬喻式类比推论的建立和破斥。先说譬喻式类比推论的建立。《小取》说:“譬也者举他物而以明之也。”这是譬喻式类比推论的定义。其常用连接词是“譬若”,“犹”,“是犹谓”等。《小取》说:“是犹谓也者同也。”“是犹谓”,意同于“这犹如说”,说明两件事情的相似,类比推论常用的连接词。

论敌(辩论对方)“天下士君子”的论点是,墨子兼爱说的论点,虽然出于“善”心,符合“仁义”,但只是良好的愿望,在现实中做不到。为了从整体、绝对意义上否定兼爱说的“可行”性,就将之譬喻为“挈泰山越河济”,“以超江河”。凭借人力,“挈泰山越河济”,“以超江河”,在整体、绝对的意义上是否定的。泰山、黄河、济水和长江的辩论素材,为双方所熟知,自然会用为譬喻。

再说譬喻式类比推论的破斥。墨子反驳说:“是非其譬也。”表明对方错误运用譬喻式类比推论,譬喻不当,不伦不类。“挈泰山而越河济”,“以超江河”,“自古及今未有能行之者”,“未尝有”。墨子又列举古籍记载,说明古者先圣四王夏禹、商汤、周文王、武王,都曾实行兼相爱、交相利的事实。

《小取》说:“吾岂谓也者异也。”“吾岂谓”:意同于“我难道那么说了吗”,说明两件事情的不相似,是反驳对方类比推论时常用的连接词。墨子的话意同于说:“吾谓兼爱可行,吾岂谓挈泰山以越河济可行乎?”论敌所谓“兼爱说不可行”,是在整体和绝对的意义上说的,墨子所谓“兼爱说可行”,是在部分和相对的意义上说的,各有部分真理和合理意义。

墨子原创"挈泰山越河济","以超江河"的譬喻词,受到后世学者的关注。《孟子·梁惠王上》载孟子跟齐宣王对话说:"挟(xié,音协:用胳膊夹住)泰山以超北海,语人曰,我不能,是诚不能也。为长者折枝,语人曰,我不能,是不为也,非不能也。故王之不王,非挟泰山以超北海之类也。王之不王,是折枝之类也。"

孟子把墨子说的"挈",修改为"挟","越河济","超江河",修改为"超北海",寓意没有改变。明陈禹谟《骈志》卷20,把孟子"挟泰山以超北海",跟墨子"挈泰山以越河济"二语并列对偶,作为"骈志"一例,并引墨子的话来解释,传为文坛佳话。

【兴利除害】

《尚同中》 将以为万民兴利除害,富贵贫寡,安危治乱也。

【鉴赏】 "兴利除害"的名言,是墨子尽力实现的学派宗旨,是古今仁人志士的生活目的论和人生价值观。"兴利除害",是"兴利"和"除害"一体两面的对立统一。

"兴利除害"的四字成语,在《墨子》中出现两次。《尚同中》说:"将以为万民兴利除害,富贵贫寡,安危治乱也。"《大取》说:"凡兴利除害也。"

墨子所要兴建的是"天下之利",所要除去的是"天下之害"。"兴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的短语,在《墨子》中出现十二次。"兴",是兴起、兴办、建立。"除",是清除、革除、去掉。"利",是利益、好处。"害",是祸害、害处。

从语法角度说,"兴"、"除"是句中两个并列动词,"利"、"害"是动词"兴"、"除"所施加的宾语、对象。"天下",是宾语"利"、"害"的共同形容词。"兴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是"兴利除害"四字成语的引申解释。

墨子所有政治伦理的基本论题，如尚贤、尚同、兼爱、非攻、节用、节葬、非乐、非命等，都是涉及天下整体的大计大谋。“兴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是墨子创立墨家学派的宗旨、目的、出发点和落脚点。

《兼爱下》载墨子说，仁人的事业，一定努力追求兴起天下的利益，清除天下的祸害。现在天下的祸害，什么最大？回答，如大国攻伐小国，大家侵扰小家，强大劫掠弱小，人多虐待人少，狡诈算计愚笨，尊贵傲视卑贱，这是天下的祸害。又如国君不仁惠，臣下不忠诚，父亲不慈爱，儿子不孝敬，这也是天下的祸害。又如现在贱民，用兵刃毒药水火，互相残害，这都是天下的祸害。

仁人的事业，一定努力追求兴起天下的利益，清除天下的祸害。兼爱是天下的大利。偏爱是天下的大害。兴起天下利益，以兼爱为正确原则。耳聪目明，相互帮助视听。身体强壮，就相互帮忙。有好道理，就互相教导。年老没有妻室子女的人，有所奉养而终天年。幼弱孤儿没有父母的人，有所依傍而健康成长。

兴起天下的利益，清除天下的祸害，国家百姓就能治理好。仁人的事业，一定尽力兴起天下的利益，清除天下的祸害，以此作为天下楷模。对人民有利就做，对人民不利就不做。如今天下的士君子，如果心中确实想兴起天下的利益，清除天下的祸害，对于坚持有命论者的说法，不能不坚决批判。“命”是暴虐君王的捏造，穷极无聊的人照搬，不是仁人的言论。

墨子“兴利除害”的学派宗旨，为古今仁人志士传承效法，在当今社会仍有积极的借鉴意义。

【凡兴利，除害也】

《大取》 凡兴利，除害也，其类在漏壅。

【鉴赏】 “凡兴利，除害也”的名言，体现利害互相依赖、互相转化的

辩证哲理,是积极有为的实践哲学原则。

这句话整体意思是,凡兴办对人民有利的事,都包含革除对人民有害的因素。类似的例子是,兴修水利,包含革除水害。“壅”,指堵挡洪水的堤坝。

清儒曹耀湘解释说,漏,溃也;壅,塞也;“治堤防者,所以塞水之溃溢。除水之害,即以兴水之利。推之凡为人兴利者,但除其害,而利自在也。”《周礼》郑注,壅,谓堤防止水者也。

《大取》与“凡兴利,除害也,其类在漏壅”表达式并列,共有 13 个同类例句。用公式表示,则为:“所有 S 是 P,其类在 S_1。”或用《经下》的表达格式,可以说:“所有 S 是 P,说在 S_1。”

《史记·滑稽列传》载:魏文侯(前 445—前 396 在位)时,西门豹为邺令,先清除百姓“为河伯娶妇”之害,后“发民凿十二渠,引河水灌民田,田皆溉。”使民“至今皆得水利,民人以给足富”。“故西门豹为邺令,名闻天下,泽流后世,无绝已时。”这是《大取》“凡兴利,除害也”命题的应用事例。用《大取》的表达格式,可以说:“凡兴利除害也,其类在西门豹治邺。”用《经下》的表达格式,可以说:“凡兴利除害也,说在西门豹治邺。”

为天下“兴利除害”,是墨家学派学术活动的宗旨和目的,也是其出发点和落脚点。《兼爱下》说:“仁人之事者,必务求兴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这是墨家学派创造性和批判性的思想根源。

《鲁问》载,墨子将周游列国,游说诸侯,宣传学说。学生魏越问墨子:“您将要见到四方的君主,您将先说什么呢?”墨子说:“凡入国,必择务而从事焉:国家昏乱,则语之尚贤、尚同。国家贫,则语之节用、节葬。国家憙音湛湎,则语之非乐、非命。国家淫僻无礼,则语之尊天事鬼。国家务夺侵凌,即语之兼爱、非攻。故曰:择务而从事焉。”

这里从“国家昏乱”到“务夺侵凌”,是墨子面临的战国课题,是当时社会政治伦理和宇宙人生的重要难题。其中都包含“兴利”和“除害”两个对立方面。“尚贤、尚同”是“兴利”;“国家昏乱”是应清除的祸害。“节用、节葬”是“兴利”;“国家贫”是应清除的祸害。

墨子选择这十大难题，作为研究主题，提出从《尚贤》到《非命》十大论题的论证，其中都贯穿立和破、建设和批判两个对立方面，表现了墨学“兴利除害”的创造与批判精神。

〖 利中取大，害中取小 〗

《大取》 断指以存腕。利之中取大，害之中取小也。害之中取小也，非取害也，取利也。其所取者，人之所执也。遇盗人，而断指以免身，利也。其遇盗人，害也。

【鉴赏】 墨家从实践中概括权衡利害的原则，利中取大，害中取小，尽力争取向有利于己的选项转化的实践辩证哲学原则，有原创的理论意义。

这里原文整体的意思是，在不得已的情况下，宁肯断掉一个指头，也要争取保存手腕。在利中是取大的，在害中是取小的。所谓“害中取小”，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不是“取害”，而是“取利”。所谓“取”，是指人的选择执持。遇到强盗，被迫断掉一个指头，以保全生命，就保全生命这一点来说是利，就遇到强盗，被迫断掉一个指头来说是害。

在利中取大的，不是被迫不得已的，而是自己主动争取的。在害中取小的，是被迫不得已的。在利中取大的，是在尚未存在的事情中，去争取实现某一种。在害中取小的，是在已经存在的事情中，被迫舍弃某一种。

墨家理论的长处，是从实践中总结正确的思维方法。这段话中理论思维的闪光，是从亲身经历的事情中，概括“利之中取大”和“害之中取小”的实践哲学原则，其中包含概念对立转化的辩证思维。

“害之中取小也，非取害也，取利也。”是机智巧妙的辩证思维表达。分明说是“害之中取小”，怎么又说是“非取害也，取利也”呢？这是不是违

反了形式逻辑的同一律，自相矛盾，说胡话呢？

其实这是墨者运用辩证思维的一个具体实例，意为在“处理两害相权，取其小”的实践课题时，“取害”的概念，在整体保存和发展的意义上，就转化为“取利”。所以结论说：“非取害也，取利也。”即不是“取害”，而是“取利”。

经商办货，途经深山老林，“遇盗人”，劫匪想杀人越货，谋财害命，这是“害”。但假如被迫“断指以免身”，在生命整体保存和发展的意义上，就转化为“利”。因为争得生命整体的保存，可以继续创造发展，才是最重要的。俗话说：“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与此意思相似。

《贵义》说：“商人之四方，市贾倍蓰（一倍和五倍），虽有关梁（关隘桥梁）之难，盗贼之危，必为之。”商人到四方，经商办货，流通赚钱，是自己的本分。赚取比市价高出一倍和五倍的利润，均属正常。虽有关隘桥梁的困难，盗贼抢劫的危险，也一定要做。

这是超越“断指”的“小害”，而得“免身”后的“大利”。被迫“断指”，是遇“小害”。有“小害”，不如无害，可总结教训，力图避免。所以说：“其遇盗人，害也。”

墨家“利中取大，害中取小”的实践辩证哲学原则，是今日辩证逻辑应用研究的先驱，对我们仍有重要的实践启发意义。

两 而 无 偏

《经上》第 85 条 欲正权利，且恶正权害。

《经说上》 权者两而勿偏。

【鉴赏】 墨家“两而勿偏”的名言，体现辩证法哲学和辩证逻辑的基本原则。这里“权”，是权衡思考。“两”，是两面，全面，整体。“偏”，是一

面，片面，部分。

《经上》、《经说上》第85条原文的意思是，正当的欲望，可用来权衡利益。正当的厌恶，可用来权衡害处。权衡思考，要遵守"两而勿偏"的原则，兼顾事物矛盾的两个方面，不要只顾一个方面。

《墨经》用偏、体、特、或表示部分，用兼、二、尽、俱表示整体，认为观察思考有部分和整体两种境界。《经上》第83条说："见：体、尽。"《经说上》解释说："特者体也，二者尽也。""见"：观察。"体"：部分、局部、一面。"尽"：整体、全局、两面。"体见"：部分观察，"尽见"：整体观察。《小取》说："不可偏观也。"即不能片面观察。

"两而勿偏"的思维方法，提倡全面性原则，反对片面性弊端。任一事物的矛盾，都有正反两面，不是只有一面。这是事物普遍存在的性质，是辩证法世界观的基本观点。根据世界观、认识论和方法论一致的原理，"两而勿偏"的思维方法是正确的，其反面"片面极端"是错误的。

"两而勿偏"，是辩证法，俗称"两点论"，是正确的世界观、认识论和方法论。其反面，"片面极端"，是形而上学，俗称"一点论"，是错误的世界观、认识论和方法论。

整体和部分，是反映事物统一性与可分性的一对哲学范畴。整体是部分的有机统一，部分是整体的构成元素。相近术语，在数学上有集合和元素（集合和子集），管理学上有全局和局部，西方哲学史上有全和分，多和一。

《墨经》把整体和部分，叫做"兼"和"体"。《经上》第2条说："体，分于兼也。"《经说上》举例解释说："若二之一、尺之端也。"即"体"（部分）是从"兼"（整体）中划分出来的。如数学集合"二"中的元素"一"，以及线段中的点。数学集合"二"，是"兼"，即整体，它兼有其中两个元素"一"。线段（尺）是点（端）的集合，是"兼"，即整体，它兼有其中所有"点"（端）的元素。

整体和部分互相依赖和转化。整体不能先于或脱离部分而存在，没有部分就没有整体。部分归属、从属、纳入整体，受整体制约，没有整体就没有部分。整体和部分的区别和界限是相对、可变的。

一个整体，包含部分。整体又可作为部分，归属于更上一层级的整体。部分则可以作为更下一层级的整体，包含再下一层级的部分。整体和部分，是世界观的重要范畴。整体和部分的对立统一，是世界观、认识论和方法论的重要原理。把握整体和部分的对立统一，是正确认识与改造世界的必要条件。

《墨经》对“兼”和“体”范畴的规定，有广泛影响。《庄子·天下》载惠施“历物之意”说：“泛爱万物，天地一体也。”“一体”谓整体。世界、宇宙是最大的整体，惠施形容为“至大无外，谓之大一”，即大得没有外边，叫“最大的一”。

世界是整体和部分构成的网链。一面大网是整体，一个网眼是部分；一根链条是整体，一个链环是部分。《庄子·秋水》说：“自细视大者不尽。自大视细者不明。”从部分的观点看整体，看不尽整体的全貌。从整体的观点看部分，看不明部分的细节。整体和部分全面观察，既看部分又看整体，既见树木又见森林，才能全面把握真理。这是辩证思维方法的概括。

晋郭象注说，目之所见有常极，不能无穷也，故于大则有所不尽，于细则有所不明，直是目之所不逮耳。眼睛的观察，有固定的局限，在大和小两个方向，都不是无穷的。在大的一方，会有所不尽。在小的一方，会有所不明。宋林希逸《庄子口义》卷六说，自细视大者不尽，管中窥天之类也。自大视细者不明，鹏鸟下视野马、尘埃之类也。整体和部分全面观察，就像并用望远镜和显微镜，有强化和延伸目力的作用。

思维的全面性，要求兼顾整体和部分两面，防止割裂整体和部分的对立统一关系和不恰当地夸大某一方面的片面性。整体考量的思维方法，强调在观察思考中，要把握整体，树立整体观念。

《庄子·则阳》说：“在物一曲，夫胡为于大方？”“一曲”与“大方”相对。“曲”，指局部。“大方”同“大道”“大理”，指整体的道理。唐成玄英疏：“方，犹道也。”西晋司马彪注“大方”即“大道”。

《庄子·天下》说，“百家之学”是“得一察焉以自好。譬如耳目鼻口，皆有所明，不能相通，犹百家众技也，皆有所长，时有所用。虽然，不该不

遍,一曲之士也”。“得一察”,即只看到局部。王念孙解释为:“谓察其一端,而不知其全体。”百家众技,像人的五官,各有各的功能和作用,又都各有局限,不能自以为是,妄称掌握全面真理。“一曲之士”,指掌握局部道理的人。

庄子用“望洋兴叹”、“坎井之蛙”、“夏虫语冰”、“用管窥天”、“用锥指地”等寓言和成语,比喻整体和局部观察两种思维方法的区别。“管中窥豹”的成语,也比喻只见局部、不见整体的思维方法。宋陆游《江亭》诗说:“管中窥豹岂全斑?”元傅若金《傅与砺文集》卷四说:“指一斑以谓全豹不可,而全豹之章,不殊乎一斑。”“全豹”和“一斑”,是整体和局部的关系,不能“指一斑以谓全豹”,需要全面观察。

《荀子·解蔽》说:“凡人之患,蔽于一曲,而暗于大理。”即人的思维方法的祸患,在于受局部道理的蒙蔽,不明白大道理,跟庄子说法一致。《吕氏春秋·去宥》有“不见人徒见金”的故事,见物不见人,财迷心窍,利令智昏,是思维方法片面性的典型。

《淮南子·说山训》说:“桀有得事,尧有遗道。嫫母有所美,西施有所丑。故亡国之法,有可随者。治国之俗,有可非者。”“视方寸于牛,不知其大于羊。总视其体,乃知其大相去之远。”暴君夏桀有成功之处,圣王唐尧有失败之处。丑女嫫母有美丽之处,美女西施有丑陋之处。败亡之国的法律,有可取之处。治世的风俗,有可非议之处。只看牛身一方寸,不知其整体大于羊。纵观牛整体,才知牛比羊大。这是提倡全面观察,反对片面观察。

《淮南子·原道训》说:“井鱼不可与语大,拘于隘也。夏虫不可与语寒,笃于时也。曲士不可与语至道,拘于俗,束于教也。”不能跟井里的鱼说大海,因为它拘泥于狭隘的环境。不能跟夏天的虫说冰雪,因为它受时令的限制。不能跟片面看问题的人说大道理,因为他受流俗和教养的束缚。这与前面提到的《庄子·秋水》说法一样。

《淮南子·汜论训》说,百川异源,而皆归于海。百家殊业,而皆务于治。今世之为武者,则非文也。为文者,则非武也。文武更相非,而不知

时世之用也。此见隅曲之一指，而不知八极之广大也。故东面而望，不见西墙。南面而视，不睹北方。唯无所向者，则无所不通。

众多河流，不同源泉，同归大海。诸子百家，不同专业，同归于治。片面看问题的人，为武者非文，为文者非武，文武之士互相轻视，只见很小的局部，不知世界的广大。人向东看，不见西墙。人向南看，不见北方。这都是片面性的局限，只有克服片面性，才能观察整体。

《淮南子·要略》说："理万物，应变化，通殊类，非循一迹之路，守一隅之指。"主张认识由一隅到万方，从部分到整体，由片面到全面。事物的部分，叫"一曲"、"一隅"。思维的片面性，叫"察一曲"、"喻一曲"、"偏一曲"和"守一隅"。固执片面认识的人，叫"曲士"。与片面性相反的叫"万方"，即全面道理。

刘安认为各家学说，都有存在价值，像不同乐器，发出不同声音，汇合成美妙乐章。他主张求是，即求真理是探求宇宙整体的全面性道理。由主客观条件限制，会引起误观察。如从城上，把远处的牛看成羊，把羊看作猪；不同弧度的镜面，会把面容照成不同的形状。《淮南子》深刻论述了观察的全面性原则。

魏邯郸淳《笑林》有"鲁人执竿"的故事：鲁国有个人拿长竿进城门，先竖着拿长竿，进不去，后横着拿长竿，也进不去，便无计可施了。一会儿有个老人过来说："尽管我不是圣人，但是见识多，为何不把长竿从中间锯断进去？"鲁国人于是按照老人的建议，把长竿从中间锯断，然后进了城。这是一则笑话。

这位拿长竿进城门的鲁国人和提建议的老人，都没有想到，如果长竿一头朝前，一头朝后，是很容易进城门的。鲁国人采纳老人的建议，把长竿从中间锯断，其实使长竿失去了自身的功用。笑话的主人公，是思维方法片面性的典型。

《资治通鉴·唐太宗贞观二年》载魏征说："兼听则明，偏听则暗。"唐王之涣《登鹳雀楼》诗："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即眼睛想看得高远，必须站的位置高。唐韩愈《原道》说："坐井而观天，曰天小者，非天小也。"即在井里看天，说天小，是受井口空间限制的结果，并非天真的很小。北齐

刘昼《刘子·通塞》说："人井观天，不过圆盖。登峰眺目，极于烟际。"即在井里看天，会误认为天不过像一个圆盖。到高峰上远眺，才能发现天空的远大。这都是说从局部看整体，会看不尽，有限制。宋张孝祥《吴春卿高远轩铭》说："穴壁而窥，见不盈尺。我登泰巅，洞视八极。"即在穴里看，不超过几尺；登到泰山巅峰，就可以看得更远。

宋王安石《登飞来峰》诗："不畏浮云遮望眼，自缘身在最高层。"宋刘过《登白云绝顶》诗："欲穷大地三千界，须上高峰八百盘。"这些都形象地说明大小高低是两种不同的观察境界，只有站得高，才能看得远。

《大般涅槃经》卷32有"盲人摸象"的寓言，是对大象的"体见"，即部分观察。清刘献廷《广阳杂记》卷4说："盲人摸象，仅得一支，以为全体。""盲人摸象"的寓言，比喻观察局部，误认全体。

墨家"两而勿偏"的名言，是中华民族辩证理论思维的基本原则，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值得后人传承与应用。

同异交得

《经上》第89条　同异交得仿有无。

《经说上》第89条　同异交得：于富家良知，有无也。比度，多少也。蛇蚓旋圆，去就也。鸟折用桐，坚柔也。剑犹甲，死生也。处室子母，长少也。两色交胜，白黑也。中央，旁也。论行、行行、学实，是非也。鸡宿，成未也。兄弟，俱适也。身处志往，存亡也。霍，为姓故也。价宜，贵贱也。超城，运止也。

【鉴赏】"同异交得"，即同一性和差异性（矛盾性）互相渗透和同时把握。同一事物，有相异（对立）的性质，这既是事物存在的性质，又是认

识和思维的方法。“同异交得”，是辩证法对立统一规律的别名，是世界观、认识论和方法论的重要原理。

“同异交得”，即同异兼得。“兼”，是兼有，合取。“交”，是交互，交叉，渗透。“得”，是获得，占有，把握。放眼世界，到处都存在着复杂多样的矛盾现象。《经说上》“于富家良知，有无也”，是一个典型事例：有人家里有钱，这叫“有富家”，但是却没有良好的知识素养，这叫“无良知”。有人家里无钱，这叫“无富家”，但是，却有良好的知识素养，这叫“有良知”。同一个人，在“富家良知”的问题上，既有且无，是“有无”的对立统一，“同异交得”。

墨家从《经说上》“于富家良知，有无也”的典型事例，概括客观世界的普遍规律“同异交得”。这里所运用的推论方式，是典型分析式的科学归纳推理。《经上》第89条“同异交得仿有无”的意思是，理解辩证法“同异交得”规律的一个典型事例，是“有无”。

“仿”，是仿照，模仿，例如。“仿”原作“放”，借为“仿”。《墨子·法仪》“放依以从事”，毕沅注：“放与仿同”，《说文》：“仿，相似也”，范耕研：“放借为方字，比方也”，高亨说“放当读为比方之方”，“放”犹言“比方”，“例如”。

《经上》第89条“同异交得仿有无”七个字，如果分开来看，内含一个规律：“同异交得”；一个典型事例：“有无”。既有观点又有实例，从个别到一般，言简意赅，语句浓缩，精练之极，无可再简。

《墨经》论证论题，常用举例证明方式。其所举例的数量，大多一两个。但这里为证明“同异交得”论题的真实性，共列举十五个典型实例。辩证法是宇宙万物和人类思维的普遍规律，不是实例的总和。但是，多举实例，可以加深印象，帮助理解，启发运用。人们对辩证法的理解和运用，是一个从无到有、由少到多、由浅入深，由量的积累，逐渐到质的飞跃的变化过程。品味墨家的精彩举证，领略深邃绝妙的辩证意境，颇有理趣。

“比，度多少也”：一数跟不同的数比较度量，既多又少。齐国辖区比鲁国大，比楚国小，既多又少。古希腊智者普罗泰戈拉（前481—前411）说：“这里有六颗骰子，我们在旁边再放上另外四个，我们会说原来的骰子

比后放的要多些；如果在旁边放上十二个，我们便会说，原来的六个是少些。”(见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第2卷，北京三联书店1957年版，第29页)

“蛇蚓旋圆，去就也”：蛇和蚯蚓蠕动的运动方式，是既“去”(离开)且“就”(接近)。“鸟折用桐，坚柔也”：鸟儿筑巢，折取使用的梧桐树枝，既“坚”且“柔”：不坚不足以承重居住，不柔不利于编织成型。

“剑犹甲，死生也”：“剑”的作用，在于击刺消灭敌人。“甲”的作用，在于防护保存自己。而消灭敌人，正在于保存自己。“剑”有类似“甲”的防护作用：致敌死，是为了保己生。这是“死生”两种对立性质，共存于一“剑”之身。

“处室子母，长少也”：一妇女，比女儿“长”一辈，比母亲“少”一辈，是“长少”两种对立性质，共存于一人之身。“两色交胜，白黑也”：一物颜色，比甲物“白”(淡)，比乙物“黑”(浓)，是“黑白”两种对立性质，共存于一物之身。

“中央，旁也”：甲区的“中央”，是乙区的“旁”边。甲圆的圆心，是乙圆的圆周。这是“中央”和“旁”两种对立性质，共存于同一空间点。“论行、行行、学实，是非也”：言论和行动、行动和行动、学问和实际，既有“是”，又有“非”。“自以为是”者的错误，在于没有同时“自以为非”。

“鸡宿，成未也”：老母鸡孵雏，雏鸡即将出壳，又未出壳时，是“成”雏鸡和“未成”雏鸡两种对立性质，共存于一物之身。高亨说，“鸡宿”，即鸡抱窝，孵雏。“兄弟，俱适也”：兄弟三人中的老二，说是“兄”或“弟”都合适，是“兄弟”两种对立性质，共存于一人之身。

“身处志往，存亡也”：一人身体处在这里，思想(志)却跑往别处，是“存亡”两种对立的性质，共存于一人之身。《孟子·告子上》说，奕秋教下棋，“一人虽听之，一心以为有鸿鹄将至，思援弓缴而射之”(一心盘算，将有天鹅飞来，想用弓箭去射它)。《吕氏春秋·审为》、《庄子·让王》说：“身在江海之上，心居乎魏阙之下。”《封神演义》第8回说：“身在林泉，心悬魏阙。”《儒林外史》第11回说：“身在江湖，心悬魏阙。”鲁迅《书信集·

致姚克》说:“身在江湖,心存魏阙。”这都是“身处志往,存亡也”的事例。从“身处志往”的角度说,是“存亡”两种对立性质,共存于一人之身。

“霍,为姓故也”:古代繁体“霍”字,既指水鸟鹤,也指人的姓氏。说“霍”,不加解释,不知是指水鸟鹤,还是指人的姓氏。这是由于水鸟“鹤”字,兼用作人姓氏的缘故,产生一词多义的现象。一词多义,是对立统一的事例。“霍”、“鹤”古通。《经说下》:“狗假霍(指鹤)也,犹氏霍(姓霍)也。”

“价宜,贵贱也”:买卖双方谈妥一种商品的价格,对卖方而言够“贵”,对买方而言够“贱”,才能使贸易成功。这是“贵贱”两种对立性质,共存于同一价格之身。“超城,运止也”:以超越城墙为目标的竞技活动,既有运动,又有停止,这是“运、止”两种对立性质,共存于一人之身。吴毓江:“超越城为运,已超越城则止也。”

《经上》第 89 条“同异交得”辩证规律的论证,《经说上》共列举 15 个典型实例。在其他条,这类典型实例还有很多。如第 20 条“勇”是“敢”和“不敢”的对立统一。第 106 条人的才能是“能”和“不能”的对立统一。第 183 条对任一事物而言,“是久与是不久同说”等。墨家对“同异交得”等辩证法思想的总结和阐发,标志墨家已登上当时世界辩证哲学的最高峰。

“一个民族想要站在科学的最高峰,就一刻也不能没有理论思维。”(见恩格斯《自然辩证法》,《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3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 1972 年版,第 467 页)《经上》第 89 条“同异交得”辩证规律的论证,是以同和异这两个概念对立统一的辩证本性为核心的理论思维,是墨家哲学和科学思维的灵魂。

不能而不害

《经下》第 106 条 不能而不害,说在容。

《经说下》 举重不举针,非力之任也。为握者之奇偶,

非智之任也。若耳目。

【鉴赏】 墨家“不能而不害”的名言，揭示人才学的一个普遍规律，即任何一个人的才能，都是“能”和“不能”的对立统一。

这里“容”是面容，指面部器官。“举重不举针”，是指举重运动员，不善举针绣花。“为握者”，是古代手握算筹进行计算的数学家。“奇偶”，是谈话和辩论。《庄子·天下》成玄英疏解释说：“独唱曰奇，对辩曰偶。”

这里整条意思是，人有所不能，但不是害处，就像面部器官，各有所能，各有所不能，其所不能，不害所能。如举重运动员，不善举针绣花，因举针绣花，不是大力士的职任专长。握筹善算的数学家，不能讲演辩论，因讲演辩论，不是长于数学智慧者的职业专长。论证的理由在于，用耳目的作用和局限类比：耳能听，不能看，不害其能听。目能看，不能听，不害其能看。耳目各有职任专长，不能互相替代。

《经下》“说在容”是提示语，提示论证“不能而不害”的论题，理由在于“容”。《墨经》简化浓缩的编写体例，适应墨子学团背诵记忆的需要。这里把论证论题的理由，简化浓缩为一个“容”字，已简到最简，无可再简，真可谓“大道至简”。

“说”即推理论证。《小取》：“以说出故。”“说在”，是《经下》的特殊表达方式，格式化的翻译是：“论据在于”。其论据，若是列举一般概念，则与论证论题构成演绎论证。若是个别事实，则与论证论题构成归纳论证。若是列举与论题主项相似的个别事例，则与论证论题构成类比论证。

本条“说在容”，是列举与论题主项相似的事例，与论证论题构成类比论证。

“举重”力士，是归纳“不能而不害”论题的个别事例。战国社会重军事，尚武艺。“举重”角力，是讲武比赛的重要项目。《史记·秦本纪》说：“(秦)武王有力好戏，力士任鄙、乌获、孟说皆至大官。王与孟说举鼎绝膑，八月武王死，族孟说。”

秦武王力气大，爱好“举重”角力的游戏比赛。大力士任鄙、乌获、孟

说，都被任命为秦国大官。任鄙力气大，能“自极于权衡”，严格遵守法制，前 294 年被任命为秦汉中郡守，前 288 年卒。

乌获能举重千钧（三万斤），活到八十岁。孟说是秦武王“举重”角力的教练兼助手。前 307 年 8 月，秦武王带孟说，到周的洛阳举鼎，举起龙文赤鼎，两眼出血，绝膑（折断颈骨）而死，孟说被灭族。孟说是齐国人，力气大到“能生拔牛角”。

《孟子·滕文公上》引孔子说：“上有好者，下必有甚焉者矣。”由于国君的爱好，民间就涌现出了诸多大力士。有的民间大力士暗藏沉重铁锥，被用为刺客。前 257 年，魏公子无忌（信陵君）窃符救赵，从隐士侯嬴处，访得屠者大力士朱亥，用暗藏四十斤铁锥，击毙将军晋鄙，夺得兵权，假托君命救赵。张良从沧海君处，访得大力士，用重一百二十斤铁锥，狙击秦始皇未遂。《经说下》“举重不举针，非力之任也”，反映历史事实。

“为握者”的智慧，是归纳“不能而不害”论题的又一个别事例。古代用竹、木、骨、铁等制作的计算工具，叫算筹。用算筹计算，称筹算，筹策。《老子》27 章说：“善数，不用筹策。”《汉书·律历志》说：“其算法用竹，径一分，长六寸，二百七十一枚而成六觚，为一握。”算筹直径 0.23 厘米，长 13.86 厘米，271 枚捆成六角形的捆，叫“握”。《经说下》“为握者之奇偶，非智之任也”，反映历史事实。

术业有专攻。握筹善算的数学家，由于特化专长不同，不善讲演辩论。数学智慧的专长，不以善于讲演辩论为必要条件。所谓“奇”，即“独唱”，指讲演，谈话，一个人说。“偶”，即“对辩”，指辩论。《耕柱》载墨子对弟子说：“能谈辩者谈辩。”“谈辩”，指谈话辩论，即“奇偶”。

本条“不能而不害”的论点，以“举重”和“为握者”两项为论证的论据，举一反三，连类而及，可列举更多同类事例。如某人有勇武之力，英雄气概，敢于上山搏猛虎，却无游水技艺，惧怕深水，不敢下海救溺者，是“不能而不害”一例。

《经下》和《经说下》原文仅 33 字，言简意赅，理趣无穷，极具借鉴欣赏价值。“不能而不害”，从本条整体语境来看，其完整的意思是“不能不害

其能”。如耳朵不能看,不害其能听。眼睛不能听,不害其能看。举重运动员不能举针绣花,不害其能举重。握筹善算的数学家,不能讲演辩论,不害其能善算。

《墨经》用省略浓缩手法,把“不能而不害其能”的完整表达,简化为“不能而不害”的纲领提示语。在墨家学团的语境领域内,不会产生“词不达意”,“以辞害意”的弊端。这里使用古代辩者惯用的“悖论”式语构,有简练易记的修辞效果。

“悖论”式语构,类似辩者(名家)的奇辞怪说,对应于英文 paradox,即与通常见解对立,违反常识、似非而是的言论。常识的见解是“不能而害”(不能而有害),墨者偏说“不能而不害”,是违反常识的悖论(paradox)。但墨者能讲出其中蕴涵的精妙哲理,令人叹服。

辩者代表邓析(约前 560—前 501)、惠施(约前 370—前 310)和公孙龙(约前 325—前 250),极善运用这种“悖论”式语构。《荀子·非十二子》说,“好治怪说,玩奇辞”,“然而其持之有故,其言之成理,足以欺惑愚众,是惠施、邓析也”。

《荀子·不苟》说:“山渊平,天地比,齐秦袭,入乎耳,出乎口,妪有须,卵有毛,是说之难持者也,而惠施、邓析能之。”即山渊一样平(特例),天地互比高(整体看),齐秦紧相连(地理不相连,政治经济文化相连),耳进口部出(学习语言过程),老妪长胡须(特例),鸟卵生羽毛(孵雏特定阶段)。奇辞怪说难成立,惠施邓析能论证。

《庄子·天下》说“辩者”议论善于“为怪”(发怪论),常常“益之以怪”(附加奇怪论证)。辩者钟情于这种“悖论”式语构,目的是最大限度地取得轰动天下、惊耸世人的修辞效果。宋叶适《习学记言》说:“战国群谈聚议,妄为无类之言。彼固自知其不可,而姑为戏,以玩一世。其贵人公子,亦以戏听之。”辩者的奇辞怪说,是一种语言游戏和机智娱乐的方式。

《列子·仲尼》载:“(公孙)龙诳(骗)魏王曰:‘有意不心(意念不是本心),有指不至(概念不反映实际),有物不尽(物体分割不尽),有影不移(影子不会移动),发引千钧(一根头发丝牵引三万斤,1 钧=30 斤),白马

非马(白马不是马),孤犊未尝(曾)有母。'其负类反伦(不合情理,违反常识),不可胜言也。"

清纪昀《四库全书·公孙龙子提要》说,公孙龙"持论雄赡,倘恍恣肆,实足以耸动天下。故当时庄、列、荀卿并著其言,为学术之一特品。""其书出自先秦,义虽恢诞,而文颇离奇可喜。"《经下》"不能而不害"的悖论式语构,混杂在公孙龙的诡辩议题中,能以假乱真。

从今日科学观点看,墨家"不能而不害"的悖论式语构,像辩者的奇辞怪说一样,有耸动天下、发人深思的修辞效果。其中蕴藏的精妙哲理,可视为辩证的人才学定律,足以启发今人。

是久与是不久同说

《经下》第 183 条　是是之是与是不是之是同,说在不殊。

《经说下》　是不是,则是且是焉。今是久于是,而不于是,故是不久。是不久,则是而亦久焉。今是不久于是,而久于是,故是久与是不久同说也。

【鉴赏】 墨家"是久与是不久同说"的名言,是说对任一事物的存在而言,说"是久"跟说"是不久",都同样成立。因为"久"(长久,指事物存在时间的绵延),是一个相对的概念。一个人活九十岁,比活八十岁者为"久",比活一百岁者为"不久"。

俄国作家赫尔岑(1812—1870)说,辩证法是"革命的代数学"。本条是刻画世界普遍运动变化的"代数学",它用古汉语的指示代词精心建构,是战国时期墨家的杰作。

对此,如果不加以正确解读,它将完全是不知所云的"天书",像是相

声演员练习发声器官灵活性的“绕口令”，文字形状和发声或雷同或近似，却完全令人不解其意。如果予以正确解读，则是妙不可言的辩证法“代数学”。

《经下》“是是之是与是不是之是同，说在不殊”，是比较两种变化过程。我们先解释这句话中共出现六次的“是”，是一个古汉语指示代词，意即：“这，这个，这样。”它像代数符号“x”，可以代入任何具体内容，如“树”、“马”、“牛”等，意义不变。

被比较的两种变化过程是：

第一，现在是“是”(x)，将来还是“是”(x)。如一棵杨树，生长五十年，在五十年中“是树”(x)，在第五十一年“还是树”(x)。这棵杨树，就前五十年而言，叫“是是之是(x)”。

第二，现在是“是”(x)，将来变成“不是”(非 x)。如一棵柳树，生长五十年，第五十一年被砍伐，做成桌子。这棵柳树在前五十年中“是树”(x)，在第五十一年“不是树”(非 x)。这棵柳树，就前五十年而言，叫“是不是之是(x)”。

试比较这两种变化过程：这棵杨树，就前五十年而言，叫“是是之是(x)”；这棵柳树，就前五十年而言，叫“是不是之是(x)”。它们的共同点是：就前五十年而言，“都是树(x)”。这就叫：“是是之是(x)与是不是之是(x)同，说在不殊。”意即：在上述两种变化过程中，就其前面肯定的阶段(五十年)而言，都是“是”(x)。用代数的语言说：“都是 x。”x 用“树”代入。

于是，《经下》“是是之是与是不是之是同，说在不殊”的正确解释如下：

比较两种变化过程。第一种：现在是“是”，将来还是“是”。第二种：现在是“是”，将来变成“不是”。在这两种变化过程中，就现在都是“是”这一点说，是相同的，论证的理由在于，在这两种情况下，现在都是“是”这一点，没有差别。

《经说下》说：“是不是，则是且是焉。今是久于是，而不于是，故是不

久。是不久，则是而亦久焉。今是不久于是，而久于是，故是久与是不久同说也。”

意即：现在是“是”，将来变成“不是”。但就现在来说，这个“是”仍然是“是”。现在这个“是”，维持其为“是”，已经很久了，于是不再是“是”，而变成“不是”，所以现在这个“是”，又有其“不久”的一面。

现在这个“是”，虽然有其“不久”的一面，但就现在来说，这个“是”，仍有其相对长久的一面。现在这个“是”，不能长久地维持其为“是”，但是又在一定限度内，长久地维持了这个“是”。所以说：现在这个“是”是长久的。又说：现在这个“是”不是长久的。这两种相反说法，都同样成立。

再代入上述柳树的例子解释，即：现在是柳树，将来变成不是柳树（变成桌子）。但就现在来说，这棵柳树仍然是柳树。现在这棵柳树，维持其为柳树，已经很久了，于是不再是柳树，而变成不是柳树（是桌子），所以现在这棵柳树，又有其“不久”的一面。

现在这棵柳树，虽然有其“不久”的一面，但就现在来说，这棵柳树，仍有其相对长久的一面。现在这棵柳树，长远来看不能长久地维持其为柳树，但是又在一定时间内，相对长久地维持了其为柳树。所以说：现在这棵柳树是长久的。又说：现在这棵柳树不是长久的。这两种相反说法，都同样成立。

代入其他例子，如马、牛等一样，所以说，《经下》的绝妙概括，是辩证法的“代数学”。

“久”与“不久”这两种相异对立的性质，共存于同一事物（如树、马、牛等）之身，是《经上》论证“同异交得”的又一典型例证。

“是”犹如说“A”，“不是”犹如说“非 A”。“久”指时间的延续，意味着事物或概念本质的相对稳定性。“不久”指这种稳定性的界限，即质变，指一事物性质改变，变为别的事物，即《经说下》第 134 条所说“知是之非此也”。

任何事物或概念，不论其存在时间的长短，都是“久”与“不久”的对立统一。如一棵柳树，生长五十年，五十年后被加工为桌子，在这五十年之

内，就是“久”。而就其变为桌子而言，又是“不久”。一粒种子，存放一年，这是“久”；一年后种在地里，长成庄稼，这是“不久”。

《经说下》对这种现象进行了高度抽象的概括，表达出概念确定性和灵活性、变动性的“同异交得”（对立统一）。这是墨家用古汉语代词作变项符号，对辩证法的世界观、认识论和方法论形式化、公式化的尝试，表现了墨家高度的哲学智慧和理论思维水平。

《庄子·寓言》说：“孔子行年六十而六十化，始时所是，卒而非之，未知今之所谓是之非五十九非也。”唐成玄英疏：“是以去年之是，于今非矣。故知今年之是，还是去岁之非。今岁之非，即是来年之是。”庄子认为是非既然随时而变，所以是非“未可定”（《庄子·至乐》），是非“无辨”（《庄子·齐物论》）。

《墨经》认为事物随时间而变化，而在一定历史阶段，又有其确定性，坚持事物、概念确定性和灵活性的统一，《墨经》叫做“同异交得”。“久是不久”是“同异交得”的另一有力证据。《墨经》的议论，是对庄子相对主义诡辩论的反驳。

《庄子·齐物论》说，物无非彼，物无非是。自彼则不见，自知则知之。故曰：彼出于是，是亦因彼。彼是，方生之说也。虽然，方生方死，方死方生。方可方不可，方不可方可。因是因非，因非因是。是以圣人不由，而照之于天，亦因是也。是亦彼也，彼亦是也。彼亦一是非，此亦一是非。

这是以事物的运动变化为借口，引出否定事物本质相对稳定性结论的诡辩方式。《经下》、《经说下》的论述，从辩证法世界观、认识论和方法论方面，驳诘了庄子的诡辩论，有深刻的历史和现实意义。

【甘瓜苦蒂，天下物无全美】

《墨子》佚文：“甘瓜苦蒂，天下物无全美。”

【鉴赏】《墨子》“甘瓜苦蒂，天下物无全美”的名言，显示出中华民族

绝妙的辩证哲理。辞义隽永，韵味无穷。“甘瓜”和“苦蒂”，相互依赖、渗透、联结和转化，是《墨经》所谓“同异交得”(对立统一)的一例。

甘苦是对立概念。“蒂”是瓜果和枝茎相连接的部分。成语有“瓜熟蒂落”。苦蒂是甘瓜的前因，甘瓜是苦蒂的后果。无苦蒂，不能长甘瓜。无甘瓜，苦蒂会凋零。这是自然辩证的哲理。

《墨经》列举众多“同异交得”(对立统一)的辩证事例。《经上》第89条列举有无、多少、去就、坚柔、死生、长少、白黑、中央旁、是非、成未、兄弟、存亡、霍为姓、贵贱、运止等十五例。第20条论“勇”是“敢”和“不敢”的对立统一。第106条论人的才能是“能”和“不能”的对立统一。第183条论对任一事物而言，“是久与是不久同说”等。“甘瓜苦蒂”同类。

“天下物无全美”，即所有天下的事物都不是尽善尽美的。任何事物都是美丑、长短等对立的统一。人无完人，白璧微瑕。把《墨子》“甘瓜苦蒂，天下物无全美”作上联，可对下联：“白璧微瑕，世上宝有小疵。”加横批：“自然辩证。”颇具理趣。

“甘瓜苦蒂，天下物无全美”，是典型分析式科学归纳论证的浓缩。“甘瓜苦蒂”，是正反两面对立统一的典型事例。“天下物无全美”，是由“甘瓜苦蒂”的典型事例，概括出的一般规律。这是个别和一般“同异交得”(对立统一)的辩证法。“甘瓜苦蒂”，因有“天下物无全美”的概括，而显示出其典型意义。“天下物无全美”，因有“甘瓜苦蒂”的典型事例，而得其科学论证。

“甘瓜苦蒂，天下物无全美”，可用《经下》的论证方式改写为：“天下物无全美，说在甘瓜苦蒂。”公式是：“所有S是P，说在S_1”。“所有S是P”为一般命题。“说在S_1”，即用“S_1”的典型事例论证。“说在”是论据与论题论证关系的逻辑连接词。

用《大取》的论证方式改写为：“天下物无全美，其类在甘瓜苦蒂。”公式是：“所有S是P，其类在S_1”。“所有S是P”是一般命题。“其类在S_1”，即用“S_1”的典型事例论证。“其类在”是论据与论题论证关系的逻辑连接词。如此改写，逻辑脉络更为清晰。

《墨子》"甘瓜苦蒂，天下物无全美"的哲理智慧，影响深远。汉无名氏《古诗二首》说："甘瓜抱苦蒂，美枣生荆棘。"《淮南子·说山训》说："桀有得事，尧有遗道。嫫母有所美，西施有所丑。""亡国之法，有可随者。治国之俗，有可非者。"

夏桀有值得肯定的好处，唐尧有遭人非议的弊端。嫫母是古代丑女，品行端正，是其所美。西施是古代美女，贞操微瑕，是其所丑。亡国法规，有可顺随。治国习俗，有可诘难。人生在世，待人处事，切忌偏激片面，僵化绝对。

《左传·宣公十五年》引谚语："川泽纳污，山薮藏疾（毒害），瑾瑜匿瑕（美玉隐藏瑕疵）。"归结为"天之道"，即自然哲理。《吕氏春秋·举难》说，尺之木必有节目，寸之玉必有瑕疵，荐举人才，不可求全责备，只能权衡用其所长。

《墨子》佚文"甘瓜苦蒂，天下物无全美"，《四库全书》征引 6 次。《四库》收唐代马总《意林》卷 1 首引"《墨子》十六卷"语。

除马总《意林》外，《四库》所收其他五种文献是：宋陆佃《埤雅》卷 16 说："瓜之脱华处也，其当谓之蒂。蒂，瓜系蔓处也。蒂味小苦。《墨子》曰：'甘瓜苦蒂，天下物无全美也。'"宋施宿等《会稽志》卷 18 说："《墨子》曰：'甘瓜苦蒂，天下物无全美也。'"

明徐元太《喻林》卷 29 说："《墨子》曰：'甘瓜苦蒂，天下物无全美也。'"清王夫之《诗经稗疏》卷 1 说："《墨子》曰：'甘瓜苦蒂，天下物无全美。'瓜之类不一，唯甜瓜正谓之瓜，甜瓜之蒂极苦。"清陈大章《诗传名物集览》卷 9 说："瓜之脱华处，其当谓之蒂。蒂，瓜之系蔓处，蒂味小苦。《墨子》曰：'瓜甘蒂苦，天下物无全美也。'"

隋唐史志都说："《墨子》十五卷，《目》一卷。"合计为"十六卷"。唐代马总编《意林》时，"《墨子》十六卷"名句"甘瓜苦蒂，天下物无全美"尚存。今存明正统十年(1445)刊《墨子》五十三篇，遗落此语。

《墨子》五十三篇，是流传至今最全的版本，比《汉书·艺文志》著录的《墨子》七十一篇，已丢失十八篇。《四库》收唐宋明清历代文献六种，都明

说此语引自"《墨子》",可信其为《墨子》语无疑。

唐贞元丁卯(787)柳伯存《意林序》说:"墨翟大贤其旨,精俭教垂后世,名亚孔圣至矣!""圣贤则糟粕靡遗,流略则精华尽在。可谓妙矣!""予懿(赞美)马氏之作,文约趣深,可谓怀袖百家,掌握千卷,之子用心也远乎哉!"

《四库全书总目》说,马总《意林》据南梁庾仲容《子抄》增损而成,录取比《子抄》更为精严。"今观所采诸子,凡世所不传者,唯赖此仅存。"这都证明马总《意林》所引《墨子》"甘瓜苦蒂,天下物无全美"一语的可信性。



【附 录】

一、墨子事迹撮要

继春秋末老子、孔子相继谢世后，墨子在战国初前 5 世纪崭露头角。墨子创立的墨家，兴盛于战国中后期(前 4 至前 3 世纪)。

《墨子》是战国时期墨家著作总集。《孟子·万章下》说："颂其诗，读其书，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论其世也。"读《墨子》，须知人论世：知道墨子其人和墨家，并了然当时的时代特征。

1. 墨子名翟

《墨子》载，墨子本人有 22 次自称"翟"。如《贵义》载墨子说："翟上无君上之事，下无耕农之难。"《鲁问》载墨子说，"翟尝计之矣：翟虑耕而食天下之人矣"，"翟虑织而衣天下之人矣"，"翟虑被坚执锐"，"翟以为不若诵先王之道，而求其说"，"翟以为虽不耕而食饥，不织而衣寒，功贤于耕而食之，织而衣之者也，故翟以为虽不耕织乎，而功贤于耕织也"。墨子这一段话，有 7 次自称"翟"。

接续墨子，活动在前 4 世纪的孟子，在《滕文公下》说："墨翟之言盈天下。"清乾隆年代编《四库全书》所收古籍，有 844 卷 1 024 次称墨子为墨翟。《史记·秦始皇本纪》说："非有仲尼、墨翟之贤。"《鲁仲连邹阳列传》说："以敝聊之民，距全齐之兵，是墨翟之守也。"这都是墨子姓墨名翟的确证。

2. 墨子居鲁

墨子居鲁，以鲁为活动中心。墨子跟居鲁的周平王史官史角的后代学习过周礼。《吕氏春秋·当染》说："鲁惠公(前 768—前 723，在位 46 年)使宰让请郊庙之礼于天子，桓王使史角往，惠公止之。其后(史角后人)在于鲁，墨子学焉。"按"桓王"应为平王，桓王于前 719—前 697 在位，共 23 年，鲁惠公卒于平王四十八年，与桓王不相接。《竹书》记"请礼"在

平王四十二年，即前729年，鲁惠公四十年。

《贵义》说："墨子自鲁即齐。""墨子南游于楚。""子墨子南游使卫。""子墨子北之齐。"《非攻中》说："南则荆吴之王，北则齐晋之君。""东方有莒之国者。"以上南北东等方位词的使用，是以鲁国为坐标而言：楚、卫、吴在鲁之南，齐、晋在鲁之北，莒在鲁之东。《鲁问》说，越王给公尚过五十辆大车，让他"迎子墨子于鲁"。《吕氏春秋·慎大览》东汉高诱注："墨子，名翟，鲁人也。"山东大学教授张知寒考证，墨子里籍小邾国（山东滕州），当时归属于鲁。

3. 出身平民

墨子是由工匠身份上升为知识分子的。大量史料表明，他熟悉木工技艺，兼通各种手工业技巧。《鲁问》载，"公输子（鲁班）削竹木以为鹊，成而飞之"，"公输子自以为至巧。子墨子谓公输子曰：'子之为鹊也，不如翟之为车辖，须臾斫三寸之木，而任五十石之重。'"

《韩非子·外储说左上》说："墨子为木鸢，三年而成，飞一日而败。弟子曰：'先生之巧，至能使木鸢飞！'墨子曰：'不如为车輗者巧也，用咫尺之木，不费一朝之事，而引三十石之任，致远力多，久于岁数。'""惠子闻之曰：'墨子大巧，巧为輗。'"

《公输》载墨子说："臣之弟子禽滑厘等三百人，已持臣守御之器，在宋城上，而待楚寇矣。"墨子会做车辖（车轴关键），车輗（车辕前端跟车衡相衔接的部分），主持制作守城器械。《备城门》等11篇军事论文，列举种类繁多的守城器械，把当时农业和手工业使用的工具、设施和技术，改造推广，应用于守城战斗。

墨子和墨家的议论，常提到各种手工业技巧。《节用中》说："凡天下群百工，轮车鞼匏，陶冶梓匠"，《墨子》提到的手工业工种，有制革、制陶、冶金、缝纫、刺绣、做鞋子、造铠甲、土石建筑等。

《经上》96条说："巧传则求其故。"即对代代相传的手工业技巧，探求其所以然之故，探明其原因和原理。《墨经》记载的科学知识，是手工业技术经验的提升和总结。墨子出身贫贱，谈辩时，常用农与工肆的人和事来

打比方，举例子，反映农与工肆之人的利益。因此，墨学跟劳动人民有密切联系。

前439年，楚惠王（前488—前432，在位57年）在位第五十年，墨子游楚，向惠王献书，楚王借口年老，派大臣穆贺接待墨子。墨子对穆贺说："故虽贱人也，上比之农，下比之药，曾不若一草之本乎？"墨子自称"贱人"，墨学是"贱人之所为"，把墨学比喻为农民种的粮食和采集的草药，谁都可以享用。

《吕氏春秋·爱类》中记载，墨子见楚惠王说："臣，北方之鄙人也。""鄙人"，即小人，卑贱者，跟当时社会的高贵者（贵族）不同。

4. 学派性

墨家学派有自觉的纲领、明确的组织和严格的纪律。墨家自觉的纲领叫"为义"，即实现墨子仁义道德的理想。《耕柱》载："治徒娱、县子硕问于子墨子曰：'为义孰为大务？'子墨子曰：'譬若筑墙然，能筑者筑，能实壤者实壤，能晞（测量）者晞，然后墙成也。为义犹是也。能谈辩者谈辩，能说书者说书，能从事者从事，然后义事成也。"

墨家学派的成员，自称"墨者"。《小取》有两次说："世有彼而不自非也，墨者有此而非之。"《庄子·天下》说："墨子称道曰，昔者禹之湮洪水，决江河，而通四夷九州也。名川三百，支川三千，小者无数。禹亲自操橐耜，而九杂天下之川。腓无胈，胫无毛，沐甚雨，栉疾风，置万国。禹，大圣也，而形劳天下也如此。使后世之墨者，多以裘褐为衣，以跂蹻为服，日夜不休，以自苦为极。曰：不能如此，非禹之道也，不足谓墨。"

墨子的教学方法，是系统讲授、日常对话和各种实际训练的结合。《墨子》一书，是墨子教学的教材和演说词的记录，并由墨子后学增益补充。从《尚贤》到《非命》十篇，是墨子社会政治学说的系统讲演记录。《非儒》、《耕柱》、《贵义》、《公孟》、《鲁问》等篇，是墨子和弟子的对话录。对话是墨子的重要教学方式。《墨经》和《备城门》诸篇，包含有墨家参与手工业实践与守城战斗的资料，并将此实践做了理论提升。

据《鲁问》等篇记载，墨子学成的弟子，有各种出路，如被推荐到各诸

侯国去做官，或从事其他事业，或留在墨者团体服务。大弟子禽滑厘，是墨子的得力助手，帮助墨子协理墨者集团的全面事务。《庄子·天下》把禽滑厘视为墨家集团的第二位代表人。耕柱子、高石子、胜绰、公尚过等，被派往楚、卫、齐、越等国从政从军。弟子从政从军，如果表现不好，有违墨子的学说，则可能会被召回，重新受教育。胜绰做齐将项子牛的侍从，多次帮助齐国攻打鲁国，结果被墨子请退，受到批评训导。这些史实表明，墨子弟子虽学成外出工作，但仍受墨者团体纪律的管辖约束。

据《耕柱》载，墨子弟子外出工作，要将一部分收入，交给墨者团体公用。受墨子赏识的弟子耕柱子，到楚国做官，有几位同窗，被墨子派到楚国办事，吃住在耕柱子处。同窗认为，耕柱子招待不够丰厚，每天只供给三升粮食，吃不饱。于是回来报告墨子说，耕柱子在楚国没什么好处，他待我们很吝啬，还不如把他调回来算了！没过多久，耕柱子将自己积攒的十金恭敬地奉送给墨子说："学生工作做得不好，现有十金，奉献老师，不成敬意！"墨子当即肯定说："小伙子果然干得不错！"

《鲁问》载，曹公子工作三年后，回来探望墨子，对墨子回忆说："始吾游于子之门，短褐之衣，藜藿之羹，朝得之，则夕弗得。"足证墨者集团经济生活的清苦。

墨家学派的另一个特征，是有任侠尚义精神。任侠、游侠、侠义之士，身佩武器，用武力做"抑强扶弱，见义勇为"的"义"事，使墨家集团带有一定的军事性，这是由当时特殊的社会历史条件，以及墨家集团的价值取向所决定的。

墨者团体，是中国最早的民间社团。墨子后学在这个社团中，薪尽火传，代兴不辍，活动足迹遍及神州，直到秦始皇统一中国，墨者团体才从中国政治舞台销声匿迹。

墨家集团首领墨子和禽滑厘，都长得皮肤黝黑，具有劳动者的外在特征。《贵义》载，墨子"色黑"，他从鲁国出发，准备到齐国游说，算卦先生半路遇见他说："您现在不能到齐国去！因为现在老天爷正在齐国杀黑龙，您颜色黑，去了一定不吉利！"墨子不听，继续向前走。到了齐国首都临

淄，淄水暴涨，过不去，他才被迫返回。

《备梯》记载，禽滑厘"面目黧黑"，因常年从事体力劳动，手脚长满老茧。墨家成员多来自民间，直接参与劳动，确像劳动学派。墨子的另一名弟子耕柱子，也保留着劳动者的气息。

墨子对"鲁之南鄙人有吴虑者"说："翟以为不若诵先王之道，而求其说，通圣人之言，而察其辞，上说王公大人，次匹夫徒步之士，王公大人用吾言，国必治，匹夫徒步之士用吾言，行必修。故翟以为虽不耕而食饥，不织而衣寒，功贤于耕而食之，织而衣之者也。故翟以为虽不耕织乎，而功贤于耕织也。"说明墨子对墨家学派的社会作用有明确自觉的认识，墨学与"先王之道"、"圣人之言"、尧舜禹汤文武之道有继承发展关系。

5. 人民性

《荀子·王霸》说："役夫之道也，墨子之说也。论德使能而官施之者，圣王之道也，儒之所谨守也。"认为墨子学说是劳动者的道理，有别于儒家所谨守的"圣王之道"，显示了墨儒两派有不同的社会基础和价值取向。

墨子是劳动者的圣人。在墨子活着时，就被称为圣人。《公孟》载，墨子有病，学生跌鼻进而问曰："今先生圣人也，何故有疾？"唐余知古《渚宫旧事》记载，楚国封君鲁阳文君对楚王说："墨子北方贤圣人，君王不见，又不为礼，毋乃失士？"可见墨子被称为圣人，在当时已经为墨家学派内外的人所认可，成为约定俗成的称呼。

6. 著作

今日可见的《墨子》53篇本，按内容性质，可细分为《墨经》和《墨经》之外两大部分。

（1）《墨经》部分

《墨经》部分，指《道藏》本的《经上》第40，《经下》第41，《经说上》第42，《经说下》第43，《大取》第44，《小取》第45，共六篇，这是广义的《墨经》。清汪中《述学·墨子序》说："《经上》至《小取》六篇，当时谓之《墨经》。"

《墨经》的称呼，见于《庄子·天下》。《庄子·天下》说："相里勤之弟子，五侯之徒，南方之墨者，苦获、已齿、邓陵子之属，俱诵《墨经》。"晋鲁胜注释狭义的《墨经》4篇（即《经》上下和《经说》上下），称为《墨辩》或《辩经》。鲁胜《墨辩注序》说："《墨辩》有上下《经》，《经》各有《说》，凡四篇。"

广义和狭义《墨经》在内容上的区别是，狭义《墨经》从自然界本身去解释自然界，完全不讲鬼神的神秘因素，是彻底的无神论。这是一个重要的文化现象。《墨经》是千古奇书。《墨经》内容除涉及政治、伦理外，逻辑、哲学和科学知识也特别丰富和突出。

《经上》讲逻辑、哲学和科学等方面知识，为其定义，对范畴进行划分，并列举简单命题，《经说上》对之加以解释。《经下》讲逻辑、哲学和科学的命题，揭示论证命题的理由，并将其浓缩为几个字，以便于诵读和记忆，《经说下》对之加以解释。

《墨经》从专讲逻辑、哲学和科学的意义上来说，比同时代其他任何经典都更有价值。一般说，中华传统文化（包括儒、道）的缺点和短处，是不甚强调逻辑和科学，《墨经》则专讲逻辑和科学。社会大众对《墨经》的熟悉程度，远不及《论语》、《孟子》，《老子》、《庄子》等古代典籍，因为儒道被宣传得多，而墨学和《墨经》历来缺乏宣传，素称难读。

《墨经》是微型的百科全书，字数少，简练，涵盖中国古代各门科学，是墨学的精华，是全人类的优秀遗产，具有重要的现代价值。

孙诒让《墨子间诂》综合广狭二义《墨经》的两种见解说："按《墨经》即《墨辩》，今书《经》、《说》四篇，及《大取》、《小取》二篇，盖即相里子、邓陵子之伦所传诵而论说者也。"这里隐约表明，广狭二义《墨经》为后期墨家的作品。

从《墨经》的内容看，它应是墨子后学，即后期墨家的作品。《墨经》综合了战国中后期百家争鸣的思想成果。这不是战国初期的墨子和前期墨家所能创作出来的。

墨子死后，分散各地的墨家学派，分裂为许多小派别。他们除保持共同的"墨者"称号，遵奉共同的领袖，宗奉墨子学说（如兼爱）外，还常就各

种学术问题展开争鸣辩论。《韩非子・显学》说:"自墨子之死也,有相里氏之墨,有相夫氏(一说伯夫氏)之墨,有邓陵氏之墨。故孔墨之后,儒分为八,墨离为三,取舍相反不同,而皆自谓真孔墨,孔墨不可复生,将谁使定后世之学乎?"

《庄子・天下》说:"相里勤之弟子,五侯之徒,南方之墨者,苦获、已齿、邓陵子之属,俱诵《墨经》,而倍谲不同,相谓别墨,以坚白同异之辩相訾,以奇偶不仵之辞相应,以巨子为圣人,皆愿为之尸,冀得为其后世,至今不决。"

庄子后学所说的"相里勤之弟子,五侯之徒,南方之墨者,苦获、已齿、邓陵子之属,有邓陵氏之墨",其中"之弟子,之徒,之墨者,之属,之墨"等,都用复数词,不是指一个人,是指一批人,一群人。当时著名学者,常聚徒讲学,追随者甚众。

各派墨者,都共同诵读《墨经》,但在许多问题上有争论,都说对方是非正统墨家。这种争论,在学派发展中是正常现象。从本质上说,争论不是真理发展的阻力,而是动力。真理像燧石,敲打越厉害,越能发射出灿烂的光辉。如今看到《墨经》义理的深湛,文字的精炼,都应是学派内外反复争论、切磋琢磨的结果。

沈有鼎主张发挥科学性的想象力,他猜测《经》和《经说》四篇,可能是学术文化发展水平较高的"北方之墨者"的著作,即"相里勤之弟子,五侯之徒所著",其论据的简括术语用"说在"。《大取》在很多地方,跟四篇明显唱对台戏,学说比较原始,涵义较丰富,重形式的趋势较弱,可能是"南方之墨者"的著作,其论据的简括术语用"其类在"。两种公式不同。韩非子说,在以上两派之外,还有相夫氏(伯夫氏)之墨,这一派也许是西方之墨者,不愿意参加以上两派的争论,而满足于《小取》完整简明但较晚出的辩学体系。(见沈有鼎:《沈有鼎文集》,人民出版社 1992 年版,第 393 页)

(2) 其他部分

除《墨经》之外的其他部分,又细分为四组:杂论篇、对话篇、守城篇和十论篇。

第一，杂论篇，《墨子》开头部分，从《亲士》到《三辩》，共七篇，是墨学的杂论，记载墨子的政治伦理思想。

第二，对话篇，从《非儒下》，《耕柱》到《公输》，共六篇，体裁类似《论语》，记载墨子跟后学、时人的对话，是墨子的言行录和传记资料，是研究墨子生平事业和思想的重要参考。

第三，守城篇，从《备城门》到《杂守》，共十一篇，讲守城的工程设施、武器装备、军事组织和战略战术，属军事学。用墨子和禽滑厘的对话体裁写成。其中称"子墨子"14次，称"禽滑厘"3次，称"禽子"8次。

墨子和禽滑厘都被称为"子"，可见其中有墨子再传弟子、禽滑厘弟子加工整理的痕迹，里面可能包含有战国中后期墨子再传弟子补充的部分，但其基本思想，仍可视为墨子和禽滑厘的共同创造。由于采用禽滑厘提问、墨子回答的形式，也可看作墨子的著作。

当时著作的传统，是由老师讲，弟子记录并加工整理而成。如《论语》是孔子弟子记录孔子言行的作品，虽不是孔子亲手所著，但代表孔子的思想。《老子》由后学整理，其中可能有战国中期后学的补充，但基本思想，仍可归之于春秋末期的老子。

第四，十论篇，《鲁问》载墨子说："凡入国，必择务而从事焉。国家昏乱，则语之尚贤尚同；国家贫，则语之节用节葬。国家喜音沉湎，则语之非乐非命。国家淫僻无礼，则语之尊天事鬼。国家务夺侵凌，则语之兼爱非攻。"这是墨子著名的十个论题，是墨子在游说各诸侯国国君和卿大夫时，着重阐发的治国方案和政治伦理思想。这与《墨子》中《尚贤》、《尚同》、《兼爱》、《非攻》、《节用》、《节葬》、《天志》、《明鬼》、《非乐》、《非命》等十个篇名恰相对应。这是墨子就自己学说基本问题所作的系统讲演，由弟子们记录整理而成。

其中每篇分上中下，十篇又细分为三十篇，有些篇遗失，现存二十三篇，其内容大同小异，可能是墨者不同派别的不同传本，由后人编辑而成。这是反映墨子学说的可靠材料。墨子后学分三派，有住在南方楚国的，有住在东方齐鲁的，有住在西方秦国的，可能有不同传本。汉代史学家刘

向、刘歆曾整理《墨子》，统编了国家图书馆收藏的墨家各派文稿，构成《尚贤》到《非命》十论二十三篇。这是《墨子》的主要论题和思想，可归类到经济、政治、伦理、军事、哲学几方面，在内容上偏重政治、伦理。

《墨子》一书，由历代墨者薪尽火传，一再加工整理、集体创作而成。时间跨度从战国初至战国末，即前 5 至前 3 世纪的两百多年。它绝非成书于墨子一人之手，也非成书于一时，而是墨家学者集众人之力，历经两个世纪积累编纂的结果。

《墨子》一书能够流传到今天，要感谢东晋道教理论家葛洪（284—364）。葛氏道教著作《神仙传》述古代神仙故事，把墨子也附会为道教神仙。他说"墨子年八十有二"，"乃入周狄山"学道，修炼为"地仙"。到汉武帝（前 156—前 87）时尚存，"视其颜色，常如五十许人"。活了好几百岁，竟然还像五十多岁的人。这虽是道教迷信的不经之谈，不过，后世由此兼收《墨子》入道教经典总集《道藏》。魏晋以降，历经战乱，群书散失，而五十三篇《墨子》却侥幸得存，由此可一睹墨学之精深博大。

墨学与儒学和其他诸子学，在激烈辩论的同时，又不可避免地互相渗透和汲取。《墨经》对自然科学和逻辑方法的概括总结，是囊括百科，熔铸百家的结果。汲取全人类迄今为止所创造的一切优秀文化，包括汲取《墨子》的精华在内。现代新文化，应着重汲取《墨子》的逻辑、哲学、科学和其他人文学，如经济学、政治学、伦理学和军事学等思想精华，作为启发借鉴。

墨学由墨子创说，为后学发展。墨子所创政治伦理学说，主要是从《尚贤》到《非命》的十大论题。后学不但发展了一直坚持"兼爱"的政治伦理学说，还大力发展了由墨子萌芽的自然科学和逻辑学思想，在《墨经》中形成自然科学和逻辑学的系统。墨子创说的政治伦理思想精华，跟后学所发展的自然科学和逻辑学系统，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宝贵财富。

二、墨子年谱简编

墨子是公元前5世纪人，但具体生卒年不能确考，至今各家认定相差数十年。以下根据孙诒让《墨子年表》的框架，试拟墨子年谱的设定参考值，以供读者观览。

1岁：前468年(周贞定王元年)

《亲士》："越王勾践遇吴王之丑，而尚慑中国之贤君。"前494年，越王勾践被吴王夫差打败，勾践派文种求和，勾践夫妻和文种入吴为奴，受尽屈辱，勾践忍辱负重，百依百顺，夫差认为勾践真心臣服，三年后，放勾践夫妇回国，勾践卧薪尝胆，重用范蠡、文种，励精图治，十年生聚，十年教训，转弱为强，反灭吴国，成为春秋五霸之一，威慑中原诸侯。

4岁：前465年(周贞定王四年)

《亲士》、《所染》、《兼爱》、《非攻》、《公孟》等篇说勾践事。《非攻下》：今天下好战之国齐晋楚越，若使此四国者得意于天下，此皆十倍其国之众，而未能食其地也，是人不足而地有余也。今又以争地之故，而反相贼也，然则是亏不足而重有余也。

《非攻下》：昔者楚熊丽，始封此睢山之间，越王翳亏，出自有遽，始邦于越，唐叔与吕尚邦齐晋。此皆地方数百里，今以并国之故，四分天下而有之。是故何也？子墨子曰：子未察吾言之类，未明其故者也。古者天子之始封诸侯也，万有余。今以并国之故，万国有余皆灭，而四国独立。此譬犹医之药万有余人，而四人愈也。则不可谓良医矣。

《节葬下》：是故昔者圣王既没，天下失义，诸侯力征，南有楚越之王，而北有齐晋之君，此皆砥砺其卒伍，以攻伐并兼为政于天下。《鲁问》载越王"请裂故吴之地，方五百里，以封子墨子"，应当是勾践的后继者。

11 岁：前 458 年(周贞定王十一年)

智氏跟韩赵魏三家瓜分中行氏、范氏的土地。《鲁问》："昔者智伯伐范氏与中行氏，兼三晋之地。诸侯报其仇，百姓苦其劳，而弗为用，是以国为虚戾，身为刑戮也。"

14 岁：前 455 年(周贞定王十四年)

智伯向赵索取土地不遂，于是联合韩魏，围赵于晋阳。《史记·郑世家》：郑哀公八年(前 455)，郑人弑哀公而立声公弟丑，是为共公。《鲁问》："郑人三世弑其君。""郑人弑哀公"为其一。

15 岁：前 454 年(周贞定王十五年)

此年前后，墨子跟居住在鲁国的周平王史官史角的后代学习周礼。《吕氏春秋·当染》说："鲁惠公(前 768—前 723 在位，共 46 年)使宰让请郊庙之礼于天子，桓王使史角往，惠公止之。其后(史角的后人)在于鲁，墨子学焉。"这里"桓王"应为平王，桓王前 719—前 697 在位，共 23 年，鲁惠公卒于平王四十八年，与桓王不相接，《竹书》记"请礼"在平王四十二年，即前 729 年，鲁惠公四十年，郑共公元年。智伯围赵襄子于晋阳。

16 岁：前 453 年(周贞定王十六年)

智伯和韩魏围困赵襄子于晋阳，韩赵魏联合灭智伯，三分其地，《非攻中》、《鲁问》说此事。三家分晋局面形成，晋君"反朝韩赵魏之君"(《史记·晋世家》)，成为三国的附庸。《非攻中》："昔者晋有六将军，而智伯莫为强焉，计其土地之博，人徒之卒，欲以抗诸侯，以为英名。攻战之速，故差论其爪牙之士，比列其舟车之卒，以攻中行氏而有之。以其谋为既已足矣，又攻兹范氏而大败之。并三家以为一家，而不止，又围赵襄子于晋阳。及若此，则韩魏亦相从而谋曰：古者有语，唇亡则齿寒。赵氏朝亡，我夕从之。赵氏夕亡，我朝从之。《诗》曰：'鱼水不务，陆将何及乎！'是以三主之君，一心戮力，辟门除道，奉甲兴士，韩魏自外，赵氏自内，击智伯，大败之。是故子墨子言曰：古者有语曰，'君子不镜于水，而镜于人。镜于水，见面之容。镜于人，则知吉与凶。'今以攻战为利，则盖尝鉴之于智伯之事

乎？此其为不吉而凶，既可得而知矣。”

20岁：前449年（周贞定王二十年）

汉刘安主编《淮南子·要略》：“墨子学儒者之业，受孔子之术，以为其礼烦扰而不说，厚葬靡财而贫民，久服伤生而害事，故背周道而行夏政。”此事当在此年前后。《淮南子·主术训》：“孔丘墨翟，修先圣之术，通六艺之论，口道其言，身行其志，慕义从风，而为之服役者不过数十人，使居天子之位，则天下遍为儒墨矣。”

22岁：前447年（周贞定王二十二年）

楚灭蔡。《非攻中》：虽南者陈蔡，其所以亡于吴越之间者，亦以攻战。

24岁：前445年（周贞定王二十四年）

该年是楚惠王四十四年，楚灭杞，向东扩展到泗水之上。鲁班（即公输般）到楚国，帮楚国完善武器装备，用于攻越国、宋国。楚惠王封鲁阳文君于鲁阳。孙诒让说：“（鲁阳文君）当楚惠王时，与墨子时相值。”墨子与鲁阳文君常有对话，《墨子》12次提到鲁阳文君的名字。

《耕柱》：“子墨子谓鲁阳文君曰，大国之攻小国，譬犹童子之为马也。”“子墨子谓鲁阳文君曰，今有一人于此。”“鲁阳文君曰，有窃疾也。”“见宋郑之闲邑，则还然窃之，此与彼异乎？鲁阳文君曰，是犹彼也，实有窃疾也。”

《鲁问》：“鲁阳文君将攻郑。子墨子闻而止之。谓鲁阳文君曰，今使鲁四境之内，大都攻其小都，大家伐其小家，杀其民人，取其牛马狗豕布帛米粟货财，则何若？鲁阳文君曰，鲁四境之内，皆寡人之臣也。”“子墨子谓鲁阳文君曰，攻其邻国，杀其民人，取其牛马粟米货财。”“鲁阳文君曰，然，吾以子之言观之，则天下之所谓可者，未必然也。”“子墨子谓鲁阳文君曰，世俗之君子，皆知小物，而不知大物。”“鲁阳文君语子墨子曰。”“鲁阳文君谓子墨子曰。”

26岁：前443年（周贞定王二十六年）

公元前443年下葬的湖北随县擂鼓墩曾侯乙（前475—前433）墓于

1978年被发现,墓中出土青铜乐器、礼器、兵器、金器、玉器、车马器、漆木竹器15 000多件,编钟65件,重2 500多公斤。该殉葬棺21具,均是13岁到25岁女性遗骨。女性殉葬棺跟狗棺并放,表明女奴生命可被主人任意剥夺,地位如狗。出土竹简240多枚,记载楚封君鲁阳君等赠车。楚封君鲁阳君即墨子常交往交谈的鲁阳文君。曾侯乙、鲁阳文君,跟墨子同时代。

《节葬下》:此存乎王公大人有丧者,曰,棺椁必重,葬埋必厚,衣衾必多,文绣必繁,丘陇必巨。存乎匹夫贱人死者,殆竭家室。存乎诸侯死者,虚库府,然后金玉珠玑比乎身,纶组节约,车马藏乎圹。又必多为屋幕、鼎鼓、几梴、壶滥、戈剑、羽旄、齿革,寝而埋之,满意,若送从。曰:天子杀殉,众者数百,寡者数十;将军大夫杀殉,众者数十,寡者数人。

29岁:前440年(周考王元年)

《鲁问》载墨子对鲁班说"我义之钩拒,贤于子舟战之子钩拒":昔者楚人与越人舟战于江,楚人顺流而进,迎流而退,见利而进,见不利则其退难。越人迎流而进,顺流而退,见利而进,见不利则其退速。越人因此若势,亟败楚人。公输子自鲁南游楚,焉始为舟战之器,作为钩拒之备,退者钩之,进者拒之,量其钩拒之长,而制为之兵。楚之兵节,越之兵不节,楚人因此若势,亟败越人。公输子善其巧,以语子墨子曰:"我舟战有钩拒,不知子之义亦有钩拒乎?"子墨子曰:"我义之钩拒,贤于子舟战之钩拒。我钩拒,我钩之以爱,揣之以恭。弗钩以爱则不亲,弗揣以恭则速狎,狎而不亲则速离。故交相爱,交相恭,犹若相利也。今子钩而止人,人亦钩而止子,子拒而距人,人亦拒而距子,交相钩,交相拒,犹若相害也。故我义之钩拒,贤子舟战之钩拒。"

唐余知古《渚宫旧事》卷2:楚与吴越战于江。楚人顺流而进,迎流而退,不利则退难。越迎流而进,顺流而退,不利则其退速。吴越因其势,亟败楚。及惠王时,鲁班始为钩拒之备,退者钩之,进者拒之,量长短而制为兵,自是楚兵节,吴越兵败。又尝为木鸢,乘之以窥宋城。(按:这可能是讹传,或文学夸张。若这一记载属实,则鲁班就成为世界最早载人飞行器

的发明人。）

墨子止楚攻宋。《公输》：公输般为楚造云梯之械成，将以攻宋。子墨子闻之，起于鲁，行十日十夜，而至于郢，见公输般。公输般曰："夫子何命焉为？"子墨子曰："北方有侮臣者，愿藉子杀之！"公输般不说。子墨子曰："请献十金。"公输般曰："吾义固不杀人。"子墨子起，再拜曰："请说之。吾从北方闻子为梯，将以攻宋。宋何罪之有？荆国有余于地，而不足于民。杀所不足，而争所有余，不可谓智。宋无罪而攻之，不可谓仁。知而不争，不可为忠。争而不得，不可谓强。义不杀少而杀众，不可谓知类。"公输般服。子墨子曰："然乎，不已乎？"公输般曰："不可，吾既已言之王矣。"子墨子曰："胡不见我于王？"公输般曰："诺！"

子墨子见王，曰："今有人于此，舍其文轩，邻有敝舆，而欲窃之。舍其锦绣，邻有短褐，而欲窃之。舍其粱肉，邻有糠糟，而欲窃之。此为何若人？"王曰："必为窃疾矣。"子墨子曰："荆之地方五千里，宋之地方五百里，此犹文轩之与敝舆也。荆有云梦，犀兕麋鹿满之，江汉之鱼鳖鼋鼍，为天下富，宋所为无雉兔狐狸者也，此犹粱肉之与糠糟也。荆有长松文梓楩楠豫章，宋无长木，此犹锦绣之与短褐也：臣以三事之攻宋也，为与此同类。臣见大王之必伤义而不得。"王曰："善哉！虽然，公输般为我为云梯，必取宋！"

于是见公输般。子墨子解带为城，以牒为械，公输般九设攻城之机变，子墨子九距之。公输般之攻械尽，子墨子之守圉有余。公输般诎，而曰："吾知所以距子矣。吾不言。"子墨子亦曰："吾知子之所以距我。吾不言。"楚王问其故。子墨子曰："公输子之意，不过欲杀臣。杀臣，宋莫能守，可攻也。然臣之弟子禽滑厘等三百人，已持臣守御之器，在宋城上，而待楚寇矣。虽杀臣，不能绝也。"楚王曰："善哉！吾请无攻宋矣。"子墨子归，过宋。天雨，庇其闾中，守闾者不纳也。故曰：治于神者，众人不知其功；争于明者，众人知之。

《吕氏春秋·爱类》说："公输般为高云梯，欲以攻宋，墨子闻之，自鲁往，裂裳裹足，日夜不休，十日十夜而至于郢。"

《淮南子·修务训》:昔者楚欲攻宋,墨子闻而悼(恐惧)之,自鲁趋,而十日十夜,足重趼(jiǎn,音俭:摩擦生硬皮)而不休息,裂衣裳裹足,至于郢,见楚王。曰:"臣闻大王举兵将攻宋,计必得宋而后攻之乎?亡其苦众劳民,顿兵挫锐,负天下以不义之名,而不得咫尺之地,犹且攻之乎?"王曰:"必不得宋,又且为不义,曷为攻之!"墨子曰:"臣见大王之必伤义而不得宋。"王曰:"公输,天下之巧士,作云梯之械,设以攻宋,曷为弗取!"墨子曰:"令公输设攻,臣请守之。"于是公输般设攻宋之械,墨子设守宋之备,九攻而墨子九却之,弗能入。于是乃偃兵,辍不攻宋。""夫墨子跌蹄而趋千里,以存楚宋。"《淮南子·道应训》:"墨子为守攻,公输般服,而不肯以兵知。"

唐余知古《渚宫旧事》卷2:公输般为云梯之械,将攻宋。墨翟闻,自齐行十日夜至郢,献千金于般,曰:"北方有侮臣者,愿子杀之。"般不悦,曰:"吾义固不杀人!"墨子再拜曰:"吾闻子之梯以攻宋。楚有余于地,不足于民。杀所不足,争所有余,不可谓智。宋无罪而攻,不可谓仁。子义不杀少而杀众,不可谓知类。般子服。翟曰:"何不已乎?"曰:"既言之王矣!"曰:"胡不见我于王?"遂见之。墨解带为城,以牒为械,般设九攻,而墨九却之。般诎,而曰:"吾知所以距子矣!"问其故,墨曰:"般意不过欲杀臣。杀臣,则宋莫能守。然臣弟子禽滑厘等三百人,持臣守器在宋城上,以待楚矣!"王曰:"请无攻宋。"

30岁:前439年(周考王二年)

该年是楚惠王在位50年,墨子到楚国献书给楚惠王。《贵义》:子墨子南游于楚,献书惠王,惠王以老辞,使穆贺见子墨子。子墨子说穆贺,穆贺大说,谓子墨子曰:"子之言,则成善矣!而君王天下之大王也,毋乃曰贱人之所为而不用乎?"子墨子曰:"唯其可行,譬若药然,草之本,天子食之,以顺其疾,岂曰一草之本而不食哉?今农夫入其税于大人,大人为酒醴粢盛,以祭上帝鬼神,岂曰贱人之所为而不享哉?故虽贱人也,上比之农,下比之药,曾不若一草之本乎?"

《文选》注引《墨子》:墨子献书惠王,王受而读之,曰:良书也。唐余

知古《渚宫旧事》卷 2：墨子至郢，献书于惠王，王受而读之，曰："良书也！寡人虽不得天下，而乐养贤人。请过进曰百种，以待官舍人，不足须天下之贤君。"墨子辞曰："翟闻：贤人进，道不行不受其赏，义不听不处其朝。今书未用，请遂行矣。"将辞王而归。王使穆贺以老辞（原注：时惠王在位已五十年矣）。鲁阳文君言于王曰："墨子，北方贤圣人，君王不见，又不为礼，毋乃失士！"乃使文君追墨子，以书社五里封之，不受而去。

31 岁：前 438 年（周考王三年）

《耕柱》：子墨子怒耕柱子，耕柱子曰："我毋愈于人乎？子墨子曰："我将上大行，驾骥与羊，子将谁驱？"耕柱子曰："将驱骥也。"子墨子曰："何故驱骥也？"耕柱子曰："骥足以责。"子墨子曰："我亦以子为足以责。"

《耕柱》：子墨子游荆耕柱子于楚，二三子过之，食之三升，客之不厚。二三子复于子墨子曰："耕柱子处楚无益矣。二三子过之，食之三升，客之不厚。"子墨子曰："未可智也。"毋几何，而遗十金于子墨子，曰："后生不敢死，有十金于此，愿夫子之用也。"子墨子曰："果未可智也。"

38 岁：前 431 年（周考王十年）

楚灭莒。《非攻中》：东方有莒之国者，其为国甚小，间于大国之间，不敬事于大，大国亦弗之从而爱利，是以东者越人夹削其壤地，西者齐人兼而有之。计莒之所以亡于齐越之间者，以是攻战也。

《贵义》：子墨子南游使卫，关中载书甚多，弦唐子见而怪之，曰，吾夫子教公尚过曰，揣曲直而已，今夫子载书甚多，何有也？子墨子曰："昔者周公旦朝读书百篇，夕见七十士，故周公旦佐相天子，其修至于今。翟上无君上之事，下无耕农之难，吾安敢废此？翟闻之，同归之物，信有误者，然而民听不钧，是以书多也。今若过之心者，数逆于精微，同归之物，既已知其要矣，是以不教以书也，而子何怪焉？"

《贵义》：子墨子谓公良桓子曰，卫，小国也，处于齐、晋之间，犹贫家之处于富家之间也。贫家而学富家之衣食多用，则速亡必矣。今简子之家，饰车数百乘，马食菽粟者数百匹，妇人衣文绣者数百人，吾取饰车食马

之费，与绣衣之财，以畜士，必千人有余，若有患难，则使百人处于前，数百于后，与妇人数百人处前后，孰安？吾以为不若畜士之安也。

《贵义》：子墨子仕人于卫，所仕者至而反。子墨子曰："何故反？"对曰："与我言而不当，曰，待女以千盆，授我五百盆，故去之也。"子墨子曰："授子过千盆，则子去之乎？"对曰："不去。"子墨子曰："然则非为其不审也，为其寡也。"孙诒让说："按此不详何年，据云使于卫，或仕宋时，奉宋君之命而使卫也。"

《耕柱》：子墨子使管黔敖游高石子于卫，卫君致禄甚厚，设之于卿，高石子三朝必尽言，而言无行者，去而之齐，见子墨子曰："卫君以夫子之故，致禄甚厚，设我于卿，石三朝必尽言，而言无行，是以去之也，卫君无乃以石为狂乎？"子墨子曰："去之苟道，受狂何伤！古者周公旦非管叔，辞三公，东处于商盖，人皆谓之狂，后世称其德，扬其名，至今不息，且翟闻之，为义非避毁就誉，去之苟道，受狂何伤！"高石子曰："石去之，焉敢不道也！昔者夫子有言曰，天下无道，仁士不处厚焉，今卫君无道，而贪其禄，则是我为苟啖人食也。"子墨子说，而召子禽子曰："姑听此乎！夫倍义而乡禄者，我常闻之矣。倍禄而乡义者，于高石子焉见之也。"

46 岁：前 423 年（周威烈王三年）

《史记·郑世家》：郑共公三十一年卒，子幽公已立。幽公元年（前423），韩武子伐郑，杀幽公，郑人立幽公弟骀，是为繻公。《鲁问》鲁阳文君将攻郑，子墨子闻而止之。鲁阳文君曰："先生何止我攻郑也？我攻郑，顺于天之志。郑人三世杀其君，天加诛焉，使三年不全，我将助天诛也。"

55 岁：前 414 年（周威烈王十二年）

该年是越王翁（即朱勾）三十七年，越灭滕。《鲁问》：子墨子游公尚过于越，公尚过说越王，越王大说，谓公尚过曰："先生苟能使子墨子于越而教寡人，请裂故吴之地，方五百里，以封子墨子。"公尚过许诺。遂为公尚过束车五十乘，以迎子墨子于鲁。曰："吾以夫子之道说越王，越王大说，谓过曰：'苟能使子墨子至于越而教寡人，请裂故吴之地，方五百里，以

封子。'"子墨子谓公尚过曰:"子观越王之志何若?意越王将听吾言,用吾道,则翟将往,量腹而食,度身而衣,自比于群臣,奚能以封为哉!抑越不听吾言,不用吾道,而吾往焉,则是我以义粜也。钧之粜,亦于中国耳,何必于越哉!"

《吕氏春秋·高义》:子墨子游公上过于越。公上过语墨子之义,越王说之,谓公上过曰:"子之师苟肯至越,请以故吴之地,阴江之浦,书社三百,以封夫子。"公上过往复于子墨子,子墨子曰:"子之观越王也,能听吾言、用吾道乎?"公上过曰:"殆未能也。"墨子曰:"不唯越王不知翟之意,虽子亦不知翟之意。若越王听吾言,用吾道,翟度身而衣,量腹而食,比于宾萌,未敢求仕。越王不听吾言、不用吾道,虽全越以与我,吾无所用之。越王不听吾言,不用吾道,而受其国,是以义粜也,义粜何必越,虽于中国亦可!"孙诒让说这"疑为王翁中晚年事"。越王翁在位37年:前448—前411,墨子21—58岁。

越王翁别名朱勾,是越王不寿的太子。朱勾杀父不寿自立,是越王勾践后国势最强、武功最显的君主,跟齐晋楚并列为中原诸侯四强。越楚两国在长江连年舟战,楚惠王借鲁班发明的钩拒,多次败越。墨子止楚攻宋成功后归鲁。朱勾仰慕墨子,拟以故吴之地五百里封墨子,请墨子入越辅佐,墨子重义推辞不受。朱勾于本年取滕后去世,由太子翳即位。

57岁:前412年(周威烈王十四年)

该年是鲁元公十九年。《鲁问》:齐将伐鲁,子墨子谓项子牛曰:"伐鲁,齐之大过也。昔者吴王东伐越,栖诸会稽。西伐楚,保昭王于随。北伐齐,取国子以归于吴。诸侯报其仇,百姓苦其劳,而弗为用。是以国为虚戾,身为刑戮也。昔者智伯伐范氏与中行氏,兼三晋之地。诸侯报其仇,百姓苦其劳,而弗为用,是以国为虚戾,身为刑戮也。故大国之攻小国也,是交相贼也,过必反于国。"

《鲁问》:子墨子使胜绰事项子牛。项子牛三侵鲁地,而胜绰三从。子墨子闻之,使高孙子请而退之。曰:"我使绰也,将以济骄而正嬖也。今绰也禄厚而谲夫子,夫子三侵鲁而绰三从,是鼓鞭于马靳也。翟闻之,言

义而弗行，是犯明也。绰非弗之知也，禄胜义也。”

58岁：前411年（周威烈王十五年）

齐伐鲁，取都。田和继为相。《鲁问》：子墨子见齐大王曰：“今有刀于此，试之人头，猝然断之，可谓利乎？”大王曰：“利。”子墨子曰：“刀则利矣，孰将受其不祥？”大王曰：“刀受其利，试者受其不祥。”子墨子曰：“并国覆军，贼敖百姓，孰将受其不祥？”大王俯仰而思之，曰：“我受其不祥。”

60岁：前409年（周威烈王十七年）

该年是鲁穆公元年，礼贤下士，求教于墨子。《鲁问》：鲁君谓子墨子曰：“吾恐齐之攻我也，可救乎？”子墨子曰：“可。昔者，三代之圣王禹汤文武，百里之诸侯也，说忠行义，取天下；三代之暴王桀纣幽厉，雠怨行暴，失天下。吾愿主君之上者尊天事鬼，下者爱利百姓，厚为皮币，卑辞令，亟遍礼四邻诸侯，驱国而以事齐，患可救也。非此，顾无可为者。”“鲁君”：孙诒让“疑即穆公”。

63岁：前406年（周威烈王二十年）

魏灭中山。《所染》：“中山尚染于魏义、偃长。”中山尚：战国时中山国君，中山桓公，魏文侯四十年所灭。魏义、偃长：中山尚大臣。

65岁：前404年（周威烈王二十二年）

韩赵魏伐齐，进入齐的长城。该年是齐康公元年，齐康公前404—前379年在位。《非乐上》：齐康公兴乐《万》，万人不可衣短褐，不可食糠糟，曰，食饮不美，面目颜色不足视也，衣服不美，身体从容丑羸不足观也，是以食必粱肉，衣必文绣，此常不从事乎衣食之财，而常食乎人者也。是故子墨子曰，今王公大人惟毋为乐，亏夺民衣食之财，以拊乐如此多也。是故子墨子曰，为乐非也。

《战国策·齐策》：“临淄（齐国都）甚富而实，其民无不吹竽鼓瑟击筑弹琴。”《史记·田敬仲完世家》：“宣公卒，子康公贷立。贷立十四年，淫于酒妇人，不听政。”

宋昭公六十五年薨，孙诒让“疑为皇喜所弑”。《吕氏春秋·召类》注：“战国时，宋亦有昭公，其时亦有子罕逐君擅政，如《韩非子》、《韩诗外传》、

《淮南》、《说苑》诸书所说耳。"《史记·鲁仲连邹阳列传》:"昔者鲁听季孙之说而逐孔子,宋信子罕之计而囚墨翟。夫以孔、墨之辩,不能自免于谗谀,而二国以危,何则?众口铄金,积毁销骨也。"孙诒让"疑昭公寔被弑,囚墨翟即其季年事。"

73岁:前396年(周安王六年)

《史记·郑世家》:郑缟公二十七年(前396),子阳之党共杀死郑缟公骀,而立幽公弟乙为郑君。《鲁问》:"郑人三世杀其君。"魏文侯卒。

75岁:前394年(周安王八年)

齐伐鲁,取最,韩救鲁。郑所占的负黍反叛,重归于韩。墨子在鲁阳(河南鲁山)。《鲁问》:鲁阳文君将攻郑,子墨子闻而止之,谓阳文君曰:"今使鲁四境之内,大都攻其小都,大家伐其小家,杀其人民,取其牛马狗豕布帛米粟货财,则何若?"鲁阳文君曰:"鲁四境之内,皆寡人之臣也。今大都攻其小都,大家伐其小家,夺之货财,则寡人必将厚罚之。"子墨子曰:"夫天之兼有天下也,亦犹君之有四境之内也。今举兵将以攻郑,天诛其不至乎?"鲁阳文君曰:"先生何止我攻郑也?我攻郑,顺于天之志。郑人三世杀其父,天加诛焉,使三年不全,我将助天诛也。"子墨子曰:"郑人三世杀其父,而天加诛焉,使三年不全,天诛足矣。今又举兵,将以攻郑,曰吾攻郑也,顺于天之志。譬有人于此,其子强梁不材,故其父笞之。其邻家之父,举木而击之,曰:吾击之也,顺于其父之志。则岂不悖哉!"

《鲁问》:子墨子谓鲁阳文君曰:"攻其邻国,杀其民人,取其牛马粟米货财,则书之于竹帛,镂之于金石,以为铭于钟鼎,传遗后世子孙,曰:莫若我多。今贱人也,亦攻其邻家,杀其人民,取其狗豕食粮衣裘,亦书之竹帛,以为铭于席豆,以遗后世子孙,曰:莫若我多!其可乎?"鲁阳文君曰:"然。吾以子言观之,则天下之所谓可者,未必然也。"

《鲁问》:子墨子谓鲁阳文君曰:"世俗之君子,皆知小物,而不知大物。今有人于此,窃一犬一彘,则谓之不仁;窃一国一都,则以为义。譬犹小视白谓之白,大视白则谓之黑。是故世俗之君子,知小物而不知大物

者,此若言之谓也。"

88岁:前381年(周安王二十一年)

该年楚悼王死,楚贵族攻吴起,吴起被车裂而死。墨者巨子孟胜死难,传田襄子。楚悼王:前401—前381在位共21年。吴起,兵家,改革家,卫国人,初任鲁将,继任魏将,西河郡守,后奔楚,初为宛守,一年后任令尹,主持变法,促进楚国富强,南收扬越,北并陈蔡,却三晋,西伐秦,前381年,救赵攻魏,饮马大河,攻到黄河两岸。此年,楚悼王去世,吴起在治丧处所,遭70余家贵族联合攻击,被车裂肢解而死。《亲士》:"吴起之裂,其事也。"即吴起遭车裂,是因为他力主变法之事。

《吕氏春秋·上德》:墨者巨子孟胜,善荆之阳城君。阳城君令守于国,毁璜以为符,约曰:"符合听之"。荆王薨,群臣攻吴起,兵于丧所,阳城君与焉,荆罪之。阳城君走,荆收其国。孟胜曰:"受人之国,与之有符。今不见符,而力不能禁,不能死,不可。"其弟子徐弱谏孟胜曰:"死而有益阳城君,死之可矣。无益也,而绝墨者于世,不可。"

孟胜曰:"不然。吾于阳城君也,非师则友也,非友则臣也。不死,自今以后,求严师必不于墨者矣,求贤友必不于墨者矣,求良臣必不于墨者矣。死之所以行墨者之义,而继其业者也。我将属巨子于宋之田襄子。田襄子,贤者也,何患墨者之绝世也?"徐弱曰:"若夫子之言,弱请先死以除路。"还殁头于孟胜前。因使二人传巨子于田襄子。孟胜死,弟子死之者百八十三人,以致令于田襄子,欲反死孟胜于荆,田襄子止之曰:"孟子已传巨子于我矣,当听。"遂反死之。

93岁:前376年(周安王二十六年)

赵再伐中山。墨子卒于此前。各家不同认定相差数十年。任继愈认为墨子卒于前420年,比孙诒让的估计提前44年。主要问题是,某些重大的历史事件,如吴起之死、齐康公兴乐等,是否为墨子活着时发生。连带问题是,《墨子》某些篇章,如《亲士》、《非乐上》等,是否为墨子原作,或为弟子增益。

三、《墨子》文献索引

这里选录《墨子》文献，含传本、注本和论著，战国至清 17 种，近现代 125 种，反映墨学的特殊历史命运：战国时极盛，汉至清衰微，近现代复兴。

墨子　明正统十年(1445)刊《道藏》本。

墨子治要　唐魏徵，《群书治要》第 34 卷。

墨子节录　唐马总，清乾隆三十九年(1774)武英殿聚珍本。

墨子节抄　元陶宗仪，明弘治九年(1496)抄本。

墨子类纂　明沈津，明隆庆元年(1567)含山县儒学刊《百家类纂》本。

墨子批选　明李贽，明万历三年(1575)刊《李氏丛书》本。

墨子删定　明潜庵子，明万历五年(1577)刊《子汇》本。

墨子品节　明陈深，明万历十九年(1591)刊《诸子品节》本。

墨子品汇释评　明焦竑、翁正春、朱之蕃，明万历四十四年(1616)人瑞堂刊《二十九子品汇释评》本。

墨子评点　明归有光、文震孟，明天启五年(1625)刊本，在《诸子汇函》内。

墨子奇赏　明陈仁锡，明天启六年(1626)蒋氏三径斋刊本，在《诸子奇赏》内。

墨子与墨者　清马骕，清康熙九年(1670)《绎史》本。

《墨子·大取》篇释　清傅山，见《霜红龛集》卷 35《读子》，清宣统三年(1911)山阳丁宝铨太原节署刊本。

古今图书集成·墨子部　清陈梦雷、蒋廷锡，清雍正四年(1726)铜活字排印本。

墨子注　清毕沅，乾隆四十八年(1783)刊《经训堂丛书》本。

墨子经说解　清张惠言，乾隆五十七年(1792)手稿本。

墨子间诂　孙诒让，北京：中华书局《新编诸子集成》2001年版。

子墨子学说·附录墨子之论理学　梁启超，发表于梁氏在日本横滨创办《新民丛报》1904年5—11月1、2、4、9、10各期。收入上海：商务印书馆1916，1922年版《墨学微》。

墨子学案　梁启超，上海：商务印书馆1921年版。

墨经校释　梁启超，上海：商务印书馆1922年版。

墨子　王闿运，光绪甲辰(1904)江西官书局刊。

墨子　钱穆，上海：商务印书馆1931年版。

墨经易解　谭戒甫，上海：商务印书馆1935年版。

墨辩发微　谭戒甫，北京：科学出版社1958年版。

墨经分类译注　谭戒甫，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版。

墨学源流　方授楚，北京：中华书局1989年影印。

墨经哲学　杨宽，重庆：正中书局1942年版。

墨子校注　吴毓江，重庆：独立出版社1943年版。

墨子　陆世鸿，上海：中华书局1947年版。

墨子引得　聂筱珊等，燕京大学引得编纂处《引得》特刊21号1948年排印本。

墨子城守各篇简注　岑仲勉，北京：中华书局1958年《新编诸子集成》本。

墨经的逻辑学　沈有鼎：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0年版。

墨子　任继愈，上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

墨子与墨家　任继愈，北京：商务印书馆1998年版。

墨家的形式逻辑　詹剑峰，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

墨子的哲学与科学　詹剑峰，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

墨子研究论文集　栾调甫，北京：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

墨学研究，栾调甫　《墨子大全》第51册，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4年。

墨经校诠　高亨，北京：科学出版社1958年。

墨辩新注　李渔叔，台北：商务印书馆 1968 年版。

墨辩今注今译　李渔叔，台北：商务印书馆 1974 年版。

墨子研究　李绍崑，台湾：现代学苑月刊社 1968 年排印本。

墨子：伟大的教育家　李绍崑，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 1985 年版。

墨学十讲　李绍崑，台北：水牛出版社 1990 年版。

墨子简编　严灵峰，台北：商务印书馆 1968 年版。

墨子知见书目　严灵峰，台北：学生书局 1969 年版。

墨子思想体系与各篇内容分析　严灵峰，《墨子集成》第 45 册影印，台北：成文出版社 1977 年。

墨子集成　严灵峰，台北：成文出版社 1977 年版。大型丛书，收历来墨子文献 99 种，77 家，共 46 册。

墨学探微　史墨卿，台北：学生书局 1976 年版。

墨学散论　史墨卿，高雄：复文图书出版社 2002 年版。

墨辩研究　陈癸淼，台北：学生书局 1977 年版。

墨家哲学　蔡仁厚，台北：东大图书公司 1978 年版。

墨辩逻辑学　陈孟麟，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 1979 年版。

墨学新探　王冬珍，台北：世界书局 1980 年版。

墨子思想　王冬珍，台北：正中书局 1987 年版。

墨子　王冬珍，台北：商务印书馆 1999 年版。

新编墨子　王冬珍、王赞源校注，台北：编译馆 2001 年版。

墨经中的数学和物理学　方孝博，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3 年版。

墨子：救世的苦行者　周富美，台北：时报出版社 1983 年版。

墨学之省察　陈问梅，台北：学生书局 1988 年版。原作《墨学研究》，署名陈拱，台湾东海大学 1964 年排印。

墨经中的逻辑学说　朱志凯，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 1988 年版。

墨子及其后学　孙中原，北京：新华出版社 1991 年版；修订本 1993 年版；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 2011 年版。

中国逻辑学　孙中原，台北：水牛出版社 1993 年版。

诡辩与逻辑名篇赏析　孙中原，台北：水牛出版社 1993 年版。

墨学通论　孙中原，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 1993 年版。

墨者的智慧(墨子说粹)　孙中原，北京：三联书店 1995 年版，2003 年第 2 次印刷更名《墨子说粹》。

诸子百家的逻辑智慧　孙中原，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 2004 年版。

中国逻辑研究　孙中原，北京：商务印书馆 2006 年版。

中华先哲的思维艺术　孙中原，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6 年版。

中华大典・哲学典・诸子百家分典・墨家部　孙中原，昆明：云南教育出版社 2007 年版。

逻辑哲学讲演录　孙中原，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大学名师讲课实录"丛书，2009 年版。

墨学与现代文化　孙中原主编，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 1998 年版，2007 年修订版。

墨子今注今译　谭家健、孙中原，北京：商务印书馆 2009 年版，2011 年修订重印。

墨子导读　水渭松，成都：巴蜀书社 1991 年版。

墨子直解　水渭松，杭州：浙江文艺出版社 2000 年版。

墨子名言　鲁在岭主编，济南：齐鲁书社 1992 年版。

墨子新论　杨俊光，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 1992 年版。

墨子研究　杨俊光，南京大学出版社 2002 年版。

墨子评传　邢兆良，南京大学出版社 1993 年版。

墨经校注今译研究：墨经逻辑学，周云之，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 1993 年版。

墨经训释　姜宝昌，济南：齐鲁书社 1993 年版，2009 年版。

墨家思想新探　黄世瑞，台北：文津出版社 1993 年版。

墨经数理研究　杨向奎，济南：山东大学出版社 1993 年版。

墨子　刘继华，台北：锦绣出版社 1993 年再版。

孔子之仁与墨子兼爱比较研究　吴进安，台北：文史哲出版社 1993 年版。

墨家哲学　吴进安，台北：五南出版社 2003 年版。

墨子新论——一个独特的文化学派　秦彦士，成都电子科大出版社 1994 年版。

墨子考论　秦彦士，巴蜀书社 2002 年版。

墨子全译　周才珠、齐瑞端，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 1995 年版。

墨子研究　谭家健，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 1995 年版。

墨家逻辑论　梁周敏，开封：河南大学出版社 1995 年版。

墨子　王赞源，台北：东大图书公司 1996 年版。

苦行与救世　张永义，广州：广东人民出版 1996 年版。

墨子：兼爱人生　陈伟，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 1997 年版。

显学重光——近现代的先秦墨家研究　崔清田，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 1997 年版。

墨家逻辑与亚里士多德逻辑比较研究——兼论逻辑与文化　崔清田，北京：人民出版社 2004 年版。

墨子外传墨子百闻　史向前、陆建华，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 1997 年版。

兼爱非攻——墨子谋略纵横　杨一民，北京：蓝天出版社 1997 年版。

墨子答客问　陈雪良，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7 年版。

平民圣人——墨子的故事　陈克守、娄立志，北京：华文出版社 1997 年版。

科技之父——墨子　陈克守，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 2001 年版。

平民显学——墨学与中国文化研究　陈克守，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 2002 年版。

墨学与当代社会　陈克守、桑哲，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7 年版。

墨家智谋　高卫华、郭化夷，武汉测绘科技大学出版社 1998 年版。

读墨余论　张知寒，济南：山东友谊出版社 1999 年版。

近代《墨辩》复兴之路　张斌峰，太原：山西教育出版社 1999 年版。

墨子名言　王裕安、朱锡光主编，济南：山东文艺出版社 1999 年版。

墨子大传　姚思源，天津人民出版社 1999 年版。

墨子鲁阳人考论　郭成智，合肥：黄山书社 1999 年版。

墨子全译　孙以楷、甄长松，成都：巴蜀书社 2000 年版。

《墨子》一日一语　施炎平，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 2000 年版。

墨子与中国文化　张永义，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 2001 年版。

中原墨学研究　萧鲁阳，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 2001 年版。

墨子元典校理与方言研究　萧鲁阳，西安：地图出版社 2003 年版。

鲁阳墨论　萧鲁阳，香港：中国新闻联合出版社 2004 年版。

墨学研究——墨子学说的现代诠释　徐希燕，北京：商务印书馆 2001 年版。

墨子墨家与墨学研究　张希宇、张幼林，2001 年初印本，《墨子大全》第 91 册影印，北京图书馆出版社 2004 年。

墨家辩学——关于雄辩的科学　何洋，海口：南海出版公司 2002 年版。

二十世纪墨学研究史　郑杰文，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 2002 年版。

中国墨学通史　郑杰文，北京：人民出版社 2006 年版。

墨学：理论与方法　李贤中，台北：扬智出版社 2003 年版。

墨翟先生，请留步　李贤中，台北：三民书局 2011 年版。

台湾墨学研究著作选编　李贤中，《墨子大全》第 98 册影印，北京图书馆出版社 2004 年。

墨子辞典　张仁明，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 2003 年版。

墨经辞典　张仁明、王兆春、黄朵，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 2010 年版。

墨守辞典　张仁明、卢凤鹏，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 2010 年版。

墨子大全　任继愈、李广星主编，北京图书馆出版社 2004 年版，大型丛书，收战国至 2002 年墨子文献 300 余种，精装 100 册，战国至清末共 20

册,1911—1949年共30册,1949—2002年共50册。

墨经逻辑研究　杨武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版。

墨子语义学和语用学思想研究　关兴丽,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

思维语言行动：现代学术视野中的墨辩　孙长祥,台北：文津出版社2005年版。

墨子大词典　王裕安、孙卓彩、郭震旦,济南：山东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

墨经校解　雷一东,济南：齐鲁书社2006年版。

墨子的平民学说　黄晟圭、张晓芒,太原：书海出版社2007年版。

墨子十讲　戚文、李广星,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

墨家思想新探　薛柏成,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

墨子讲读　薛柏成,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

墨子　李小龙译注,北京：中华书局2007年版。

墨子思想研究　胡子宗、李权兴、李今山、齐一、吴炯,北京：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

墨子　高秀昌注译,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2008年版。

墨学与现代社会　赵保佑、高秀昌、贺国营,郑州：大象出版社2005年版。

墨学与和谐世界　赵保佑、高秀昌、荆建刚,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

墨子智慧心解　达流,北京：中国城市出版社2008年版。

四、《墨子》要籍选介

1.《墨子》全书注本

(1) 孙诒让《墨子间诂》。清代集大成式的注本。中华书局《新编诸

子集成》2001年版。前有孙启治1998年前言，清光绪二十一年(1895)俞樾序，孙诒让光绪十九年(1893)自序，正文十五卷，后有附录《墨子篇目考》、《墨子佚文》、《墨子旧序》，《墨子后语·墨子传略》、《墨子年表》、《墨学传授考》、《墨子绪闻》、《墨学通论》、《墨家诸子钩沉》、《黄绍箕跋》，共790页。《墨子大全》第18册影印，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4年版。

孙诒让，《墨子间诂》初本，清光绪二十一年(1895)苏州毛上珍聚珍本木活字本：《墨子大全》第15册影印，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4年版，共1 025页。清光绪三十三年(1907)定本，宣统二年(1910)刻本：《墨子大全》第16册影印，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4年，共1 090页。1940年上海扫叶山房石印：《墨子大全》第17册影印，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4年，共575页。1935年世界书局刊《诸子集成》本，中华书局1954年版《诸子集成》本，1959年重印，《诸子集成》第4册，共495页。

孙诒让(1848—1908)积三十年功力，搜集前人注本十余家，是清代集大成式、里程碑式、总结性的注本，可作今日读本。孙诒让是两千多年墨学史中占重要地位的关键性人物，新旧墨学的分水岭，是传统治墨方法的集大成者，又是新墨学的催生者。

墨学在前5至前3世纪战国时代盛行，在汉至清两千多年中，遭受封建社会主流意识形态儒学和官方舆论机构的否定和排挤，从20世纪初文化新星梁启超(1873—1929)的墨学研究开始，迎来再次复兴的机遇。在这段历史中，有一位过渡性和关键性的人物，即孙诒让。《墨子间诂》是孙氏用毕生精力，费时数十年撰就的一部成名代表作，此书确立了孙氏在墨学史上的无可替代的崇高地位和杰出贡献。

1877年孙氏30岁时至杭州，阅嘉惠堂八千卷楼秘藏，得影印吴文定《墨子》手抄本，校正讹字，正式从事《墨子间诂》的奠基工作。经十余年认真研究，1892年45岁时草就《墨子间诂》。1893年(光绪十九年癸巳)10月孙氏46岁，《墨子间诂》脱稿。

孙氏在《墨子间诂·序》说，墨子"身丁战国之初，感悕于狂暴淫侈之政，故其言谆复深切，务陈古以剀(kǎi，音凯，讽喻，比喻，类推)今，亦喜称

道《诗》《书》，及孔子所不修百国《春秋》，惟于礼则右夏左周（崇尚夏朝，违背周朝），欲变文而反之质。乐则竟屏绝之。此其与儒家四术六艺，必不合者耳。至其接世，务为和同，而自处绝艰苦。”

又说：“墨儒异方，跬武千里，其相非宁足异乎？综览其书，释其纰驳，甄其纯实，可取者，盖十六七。其用心笃厚，勇于振世救敝，殆非韩吕诸子之伦比也。庄周《天下》篇之论墨氏曰：不侈于后世，不靡于万物，不晖于数度，以绳墨自矫，而备世之急。又曰：墨子真天下之好也，将求之不得也，虽枯槁不舍也，才士也夫！其殆持平之论与？墨子既不合于儒术，孟、荀、董无心、孔子鱼之伦，咸排诘之。汉晋以降，其学几绝，而书仅存，然治之者殊鲜，故脱误尤不可校，而古字古言，转多沿袭未改，非精究形声通假之原，无由通其读也。”

孙氏说：“余昔事雠览，旁摭众家，择善而从”“用相勘校”，“参综考读”，“研核有年，用思略尽，谨依经谊字例，为之诠释”，“用遗来学”。他借鉴东汉许慎注《淮南子》的方法，效法其《鸿烈间诂》的题名，自题《墨子间诂》，解释说：“间者发其疑牾，诂者正其训释。”即对《墨子》原文，间隔地从其疑问处，给出校勘训诂。

1894 年孙氏 47 岁，嘱吴门毛翼庭以聚珍版初印《墨子间诂》三百部，后寄赠梁启超一部。1895 年 48 岁时，重勘《墨子间诂》。1904 年 57 岁时，重校并跋《墨子间诂》。1907 年 60 岁时，即去世前一年，再次校理《墨子间诂》，写成最后定本。

俞樾《墨子间诂序》评价说：“自有《墨子》以来未有此书。”梁氏 1923 年写《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说：“此书（指《墨子间诂》）初用活字版印成，承仲容（孙氏的字）先生寄我一部，我才 23 岁耳（梁氏 1873 年生，23 岁，即 1895 年）。我生平治墨学及读周秦子书之兴味，皆由此书导之。”梁启超评价说：“自此书出，然后《墨子》人人可读，现代墨学复活，全由此书导之。”梁氏认为以墨子为领头的“先秦诸子学之复活，实为思想解放一大关键”。

孙氏积数十年功力完成《墨子间诂》，是清末《墨子》校勘训诂的集大成之作。1907 年，孙氏在《墨子间诂总目》后写道：“此书写定于壬辰癸巳

(1892—1893)间,甲午(1894)夏,属吴门梓人毛翼庭,以聚珍版,印成300部,质之通学。"方授楚《墨学源流》说孙氏"用力于是书,前后盖三十年矣"。三十多年占据孙氏学术生涯的大半,可见孙氏于《墨子间诂》所用功力之厚重。

1908年孙氏于去世前编辑《籀庼述林》,收录1897年(光绪二十三年丁酉)孙氏50岁时写给梁启超的信,题为《与梁卓如论墨子书》。此信作于1898年戊戌变法前,"卓如"是梁启超的字。

孙氏的学术专长,是对《墨子》的校勘训诂,文献整理,他不擅长于对墨学义理的研究。而研究墨学义理,正是梁启超的专长。孙氏推崇梁启超,说他年轻热情(梁氏比孙氏小25岁,晚去世21年),有专业知识,对他寄予厚望,嘱他继承墨学研究事业。孙氏这封信具有承前启后的里程碑意义。

孙氏在信中高度评价墨家和墨学说:"曩读《墨子》书,深爱其撢精道术,操行艰苦。""综西士通艺之学,九流汇海,斯为巨派。""拙著印成后,间用近译西书,复事审校,似有足相证明者。""盖此学晐举中西,邮徂旷绝,几于九译乃通,宜学者之罕能津逮也。"孙氏称赞墨家操行艰苦,荟萃百家九流,墨学义理深远,与西方科学技术有相通处,可互相发明。墨学囊括万有,需经解释,才能理解。

孙氏断言:"《墨经》楬举精理,引而不发,为周名家言之宗。窃疑其必有微言大例,如欧士雅里大得勒之演绎法,培根之归纳法,及佛氏之因明论者。惜今书讹阙,不能尽得其条理。""微言大例",即微妙道理,基本规律。

孙氏在《墨子间诂序》说:"盖先秦诸子之讹舛(错乱)不可读,未有甚于此书者。"1907年(光绪三十三年丁未)4月,孙氏在《墨子间诂总目》篇后补写题记说:"此书最难读者,莫如《经》、《经说》四篇。"即《墨子》在先秦诸子中最难读,《墨经》在《墨子》中最难读。

孙氏在写给梁启超的信中说:"《经》、《经说》上下及大小《取》六篇,文义既苦奥衍,章句又复棧贸,昔贤率以不可读置之。"孙氏承认自己对

"《经》、《说》诸篇，闳义妙旨，所未窥者尚多"，认为有必要把接续研究墨学的"旷代盛业"，交棒给他十分信赖的梁启超。

孙氏《籀庼述林·与梁卓如论墨子书》，在墨学研究史上，有重要里程碑意义，它标志墨学研究在近现代将由清代的校勘训诂，发展到义理研究的新阶段。在近现代，高举墨学义理研究大旗的第一人，正是孙诒让殷切嘱托和期盼的梁启超。他鼓励梁启超说："以执事研综中西，当代魁士，又夙服膺墨学"，"宜究其(指《墨经》)说，以饷学子，斯亦旷代盛业"。

1920年梁氏《墨经校释自序》说："《墨子》全书，本称难读，而兹4篇(指《墨经》)者特甚。"梁氏说孙诒让《墨子间诂》，"全书疑滞，剖抉略尽。独兹四篇(指《墨经》)，用力虽勤，而所阐仍寡；即以校勘论，其犁然而有当者，亦未始得半。作始之难，理固然也。"

梁氏1923年写《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说："孙氏《间诂》，于他篇诠释殆已十得八九，独此四篇(指《墨经》)者，所释虽较孙(星衍)、张(惠言)稍进步，然遗义及误解仍极多。"梁氏对孙氏《间诂》的评价，恰如其分。

梁氏在20世纪初写《墨子之论理学》，1921年写《墨子学案》，二十年中一直从事校注《墨经》的工作。他在《墨经校释·自序》中说："启超幼而好墨，二十年来，于兹《经》有所校释，随札记于卷端，得若干条。""遂检旧稿，比而次之，得数万言，命曰《墨经校释》。其于毕、张、孙诸君子之说持异同者盖过半。"

孙诒让是19世纪末新旧墨学的分水岭。梁启超则是20世纪初新墨学的开山祖。为墨学研究事业共同奋斗的孙梁二氏，构成中国墨学史漫长过程的转折点。这是由两千多年墨学研究的点滴积累和量变过程，在新旧世纪之交的时空条件下，发生的质变飞跃。俞樾《墨子间诂序》说，该书"乃集诸说之大成"，"盖自有《墨子》以来，未有此书也"。

(2) 吴毓江：《墨子校注》。重庆：独立出版社1943年版。收入新编《诸子集成》，孙启治1988年点校，中华书局1993年版。《墨子集成》第44册影印，台北成文出版社1977年版。《墨子大全》第46册，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4年版。孙诒让之后，又一集大成式的注本，积20年之功，利用

详尽的版本资料。

(3) 谭家健、孙中原:《墨子今注今译》。北京:商务印书馆 2009 年版,2011 年修订重印。对《墨子》五十三篇的简要注释和现代汉语翻译。

2.《墨经》注本

(1) 梁启超:《墨经校释》。上海商务印书馆 1922 年版,1926 年 4 版,1933 年版。1957 年台湾中华书局影印。收入《饮冰室专集》,见《饮冰室合集》第 8 册,北京中华书局 1989 年版。《墨子集成》第 19 册影印,台北成文出版社 1977 年版。《墨子大全》第 16 册影印,北京图书馆出版社 2004 年版。

1921 年 4 月 5 日梁启超在《墨经校释·自序》中:"在吾国古籍中,欲求与今日科学精神相悬契者,《墨经》而已矣。""与二千年来俗儒之理解迥殊别,而与今世西方学者所发明,往往相印。""《墨经》殆世界最古名学书之一也。""《墨经》,则秦汉以降,漫漫长夜,兹学既绝,则学者徒以空疏玄渺肤廓模棱破碎之说相高,而知识界之榛塞穷饿,乃极于今日。吁!可悲已。"

1921 年 2 月 26 日胡适《墨经校释·后序》:"梁先生差不多二十年前就提倡墨家学说了。他在《新民丛报》里曾有许多关于墨学的文章,在当时引起了许多人对于墨学的新兴趣。我自己便是那许多人中的一个人。现在梁先生这部新书,一定可以引起更多更广的新兴趣,一定可以受更多读《墨子》的人的欢迎,是无可疑的。"

(2) 高亨:《墨经校诠》。北京:科学出版社 1958 年版。北京:中华书局 1962 年版。《墨子集成》第 41 册影印,台北成文出版社 1977 年版。收入《高亨著作集林》第 7 卷,清华大学出版社 2005 年版。高亨(1900—1986):吉林双阳人,字晋生,1925 年秋,清华大学研究院研究生,师从王国维、梁启超。历任东北大学、河南大学、武汉大学、齐鲁大学、西北大学和山东大学教授。高亨 1944 年 4 月写,1956 年 10 月修改《墨经校诠自序》说:"《墨经》自汉代以来就没人重视,没人钻研,没人能懂;只有晋朝鲁胜曾为作注,可惜亡佚了。"

(3) 方孝博:《墨经中的数学和物理学》。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3 年版。1963 年成书。方孝博(1908—1984),安徽桐城人,1930 年考入中央大学读物理,在中文系选修文字学,1934 年毕业,任教物理系。抗战时随校迁重庆,任教中文系。1945 年随校迁南京,任教光学、先秦哲学和文字学。1951 年后任教兰州大学、甘肃工业大学、甘肃教育学院、西北师范大学。

3. 《墨子》写事篇注本

岑仲勉:《墨子城守各篇简注》。1948 年完成。北京中华书局 1958 年《新编诸子集成》本。台湾世界书局 1971 年影印。《墨子集成》第 45 册影印,台北成文出版社 1977 年版。《墨子大全》第 47 册,北京图书馆出版社 2004 年版。

4. 《墨子》资料类编

孙中原:《中华大典·哲学典·诸子百家分典·墨家部》。云南教育出版社 2007 年版,见 334—363、563—630、1089—1109、1446—1515 页。50 万字,是墨子文献的全面类编,设典籍、人物、流派和范畴等总部,范畴总部设世界观、认识论、逻辑名辩论、心性论、历史哲学、政治哲学、道德修养论和美学等分部。

5. 《墨子》研究性著作

(1) 梁启超:《子墨子学说》(附录《墨子之论理学》)。梁启超《子墨子学说》和附录《墨子之论理学》,发表于梁启超在日本横滨创办的《新民丛报》1904 年 5—11 月 1、2、4、9、10 各期内。上海商务印书馆 1916 年,1922 年版,称《墨学微》。上海中华书局 1936 年版,1941 年第 3 版。收入《饮冰室专集》,见《饮冰室合集》第 8 册,北京中华书局 1989 年版。1956 年台湾中华书局影印本。《墨子集成》第 18 册影印,台北成文出版社 1977 年。《墨子大全》第 16 册影印,北京图书馆出版社 2004 年。

梁启超《子墨子学说》开头:"今欲救之(中国),厥惟墨学。惟无学别墨,而学真墨,作《子墨子学说》。"后附《墨子之论理(逻辑)学》结论:"呜

呼！以全世界论理（逻辑）学一大祖师，而二千年来，莫或知之，莫或述之，若鲁胜者，其亦空谷足音也已。惜其所注，今亦已亡，无以助我张目，吾草此篇，恨不能起其人于九原而共语之也。”

梁启超的墨学论著，是新墨学的开端。严灵峰《墨子集成自序》说：“清末新会梁启超，所著《墨学微》一书（即汇刻梁启超《子墨子学说》和附录《墨子之论理学》），泛论墨子学说，蹊径独辟，别开生面，为墨学研究创历史之新页。从兹各方探究之成绩乃渐可观，梁氏倡导之力也。后之学者，倘能继往开来，吸取西方科学方法，融会贯通，使百尺竿头更进一步，发挥而光大之，则墨学之昌明与中华民族文化之复兴岂有既乎！企予望之！祝而祷之！”严灵峰《墨子简编》说：“（梁启超）在墨学研究中，创新天地，开新境界，梁氏真是昭代异人！”正确说明梁启超墨学研究的历史地位和作用。

（2）梁启超：《墨子学案》。上海商务印书馆 1921 年版，1922 年再版，1923 年 3 版，1926 年 4 版，1929 年 5 版，1936 年上海中华书局排印本，1957 年台湾中华书局影印。收入《饮冰室专集》，见《饮冰室合集》第 8 册，北京中华书局 1989 年版。《墨子集成》第 18 册影印，台北成文出版社 1977 年版。《墨子大全》第 16 册影印，北京图书馆出版社 2004 年，175 页。

1921 年 4 月 5 日梁启超《墨子学案・第二自序》说，墨学在战国二百余年间，“其言盈天下”，虽说“秦汉后墨学中绝”，但“墨学精神，深入人心，至今不坠，因已形成吾民族特性之一”。墨家侠义精神的统绪，“存于匹夫匹妇”。“损己而益所为”，“为身之所恶，以成人之所急”，“摩顶至踵利天下”，“损己以利他”，“积久而成为国民性之一要素焉。我族能继继绳绳与天地长久，未始不赖是也。”“墨子之怯于攻，而勇于守，其教入人深也。而斯义者，则正今后全世界国际关系改造之枢机，而我族所当发挥其特性以易天下者也。”意谓墨学“影响于国民性者至巨”，治墨学“当周于世用”。

梁启超《墨子学案》第 7 章讲“墨家之论理学（即逻辑学）”后感慨说：“只可惜我们做子孙的没出息，把祖宗遗下的无价之宝，埋在地窖子里二

千年。今日我们在世界文化民族中，算是最缺乏论理(逻辑)精神的民族，我们还有面目见祖宗吗？如何才能一雪此耻？诸君努力啊！”

(3) 方授楚：《墨学源流》。1936 年 4 月 24 日写《自序》，中华书局 1937 年版。1957 年台北中华书局影印本。中华书局、上海书店 1989 年影印。《墨子集成》第 39 册影印，台北成文出版社 1977 年版。《墨子大全》第 43 册影印，北京图书馆出版社 2004 年。

(4) 沈有鼎：《墨经的逻辑学》。连载于《光明日报》1954 年 5 月 19 日，6 月 2 日、16 日、30 日，7 月 14 日、28 日，1955 年 3 月 9 日。原题《墨辩的逻辑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0 年版。收入《沈有鼎文集》，北京：人民出版社 1992 年版。56 千字。

(5) 谭家健：《墨子研究》。贵州人民出版社 1995 年版。《墨子大全》第 80 册影印，北京图书馆出版社 2004 年版。

(6) 孙中原：《墨学通论》。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93 年版。《墨子大全》第 75 册影印，北京图书馆出版社 2004 年。论述墨学的创立、发展、中绝和重振，分论墨家经济学、政治学、伦理学、教育学、哲学、逻辑、自然科学和军事学。用现代军事学术语，分军事思想、军队编制、武器装备、工程设施和战略战术等方面，论述墨家积极防御的军事学说。用四分之一篇幅，论述墨家逻辑学说。

五、《墨子》的艺术特色

《墨子》有丰富的思维语言艺术，是准确性和鲜明性、生动性和简练性、理趣性和功利性的统一。放眼中国思维语言艺术的历史长河，可见《墨子》思维语言技巧的原创价值。

1. 意显语质：准确性和鲜明性

《墨子》语言，是准确性和鲜明性的统一。刘勰《文心雕龙》评价《墨子》“意显而语质”，即意义明显，语言质朴。

语言的准确性，即恰当性、真实性，恰如其分反映事实。《非攻下》说，墨子反对攻伐掠夺战争，于是当时的"好攻伐之君"，以"汤放桀，武王伐纣"而都被"立为圣王"的事实为论据，为自己发动攻伐掠夺战争辩解。

墨子说："子未察吾言之类，未明其故也。彼非所谓'攻'，谓'诛'也。"认为商汤对夏桀、周武王对商纣的战争，是"诛"，即以"正义讨伐非正义"。而"好攻伐之君"的攻伐掠夺战争，是"攻"，即以"非正义进攻正义"。两者本质不同。"好攻伐之君"的辩解，没有对"攻"和"诛"两个不同概念"察类明故"，分析论证，犯混淆概念和虚假理由的错误。

《经说下》说，"正名者"，"彼止于彼，此止于此，彼此不可彼且此也"。"彼"之名，指"彼"之实。"此"之名，指"此"之实。"彼此"之名，指"彼此"之实。如牛指牛，马指马，牛马指牛马，不可混同。要牛却说马，要马却说牛，牛马就会搞乱。"正名"，就是强调语词概念的准确性与确定性。

《小取》说："以名举实。"名即语词、概念。《经说上》说："言也者，诸口能之出名者也。名若画虎也。言，谓也，言由名致也。"言通过口说出，其中包含概念。概念反映客观事物，像画虎表现真虎一样。言是对客观事物的陈述，由语词概念构成。

准确使用语词，应明确语词所表达的概念。《经下》说："谓而固是也。说在因。"《经说下》说："有之实也，而后谓之，无之实也，则无谓也。不若假。举美谓是，则是故美也，谓也。则是非美，无谓，谓则假也。"称谓表达事物的属性，一旦使用某种称谓，就要因袭下去，不能任意改变。"美"作为概念，反映事物的状态，遇到这种状态的事物，就要用"美"的概念表示，如果把"美"说成"不美"，就是虚假概念，不准确。

概念不准确，论证会产生"狂举"的谬误。《经下》说："狂举不可以知异，说在有不可。"《经说下》解释说："牛与马虽异，以牛有齿、马有尾，说牛之非马也，不可。是俱有，不偏有偏无也。""狂举"的错误，在于不能认识两类不同事物的差别。牛和马虽然不同，如果用"牛有牙齿，马有尾巴"，而说"牛不是马"，是不对的，因为牛、马都有牙齿和尾巴，不是一个有，一个没有。"狂举"谬误，来源于语词概念不准确。

《公孟》载墨子与儒者对话。墨子对程子曰："儒之道足以丧天下者四政焉。"指出儒学的四大弊端，程子不以为然，说："甚矣，先生之毁儒也！"认为墨子是诋毁儒家。墨子反驳说："儒固无此四政者，而我言之，则是'毁'也。今儒固有此四政者，而我言之，则非毁也，'告'闻也。"这是以定义式语言，明确"毁"与"告"的不同概念。程子把"告"说成"毁"，混淆不同概念，使用语词不准确。为保证语言的准确性，需用定义。墨子在辩论中常给概念下定义。《墨经》多用定义形式表述理论，显示用词的准确性。

《公孟》载墨子与程子辩论。墨子引孔子的话，表示赞赏。程子说："非儒，何故称于孔子？"墨子曰："是亦当而不可易者也。今鸟闻热旱之忧则高，鱼闻热旱之忧则下。当此，虽禹汤为之谋，必不能易矣。鸟鱼可谓愚矣，禹汤犹或因焉。今翟曾无称于孔子乎？"墨子非儒，但认为孔子的话，有"当而不可易者"。"当"即恰当、准确、真实。是普遍真理，谁也不能改变，自然可引用。墨子这样，以真理为依归，不存学派偏见，是合乎理性的思维。

2. 口若悬河：生动性和简练性

《墨子》语言，是生动性和简练性的统一。《公输》载墨子止楚攻宋的说辞，后代学者称之为"辩士悬河之口"，"意高词健"。《墨子》语言的生动性，首先体现在形象性。

兼爱是墨家思想的核心，也是墨者的精神支柱和奋斗理想。墨子像编剧本一样，假设"兼士"、"别士"两个人物，让他们表演，把"兼爱"和"偏爱"、"别爱"的抽象概念，具体化为生动形象，从而使自己的观点表达得淋漓尽致。

别士之言曰："吾岂能为吾友之身，若为吾身；为吾友之亲，若为吾亲。"是故退睹其友，饥即不食，寒即不衣，疾病不侍养，死丧不葬埋。别士之言若此，行若此；兼士之言不然，行亦不然。曰："吾闻为高士于天下者，必为其友之身，若为其身；为其友之亲，若为其亲，然后可以为高士于天下。"是故退睹其友，饥则食之，寒则衣之，疾病侍养之，死丧葬埋之。兼士之言若此，行若此。

这里具体描写"兼士"、"别士"的言行,用对比方法,刻画出双方的鲜明形象。墨子假设即将出征的将士与受命出使别国的使者,即将远离故土,生死未卜,行前要将妻子托付给别人照顾,是托给"别士"呢? 还是托给"兼士"呢? 即使反对兼爱的人,也不会选"别士",而一定选"兼士"。把抽象道理形象化,语言生动,更加富有感染力。

《墨子》语言的生动性,表现在语调铿锵有力的音乐性上。《墨子》体裁是议论文,讲究语言的音韵节奏。《七患》说:"以七患居国,必无社稷。以七患守城,敌至国倾。以七患之所当,国必有殃。"句式整齐,两句一韵如诗篇。《亲士》说:"是故偪臣伤君,谄下伤上。君必有弗弗之臣,上必有谔谔之下,分议者延延,而持敬者谔谔(恪尽职守的大臣,不断进谏),焉可以长生保国?"音韵协调,平仄相谐。叠字的使用,更显语言的音乐美。

《墨子》语言的生动性,还表现在重视修辞上。亚里士多德说,逻辑家必定为修辞家,亚氏素称逻辑之父,其《工具论》讲逻辑,《修辞学》兼论逻辑和修辞。墨子是逻辑家,成就举世公认,其逻辑理论包含修辞。《墨经》是我国最早的逻辑兼修辞著作,运用了多种思维修辞技巧。

《小取》说:"譬也者,举他物以明之也。"这是对譬喻特点的说明。《墨子》对修辞手法有理论阐述,广泛运用。《所染》载,墨子见染丝感叹:"染于苍则苍,染于黄则黄。"用染丝,譬喻环境对人的影响,"国亦有染","所染当,故王天下,立为天子,功名蔽天地","所染不当,故国残身死,为天下戮","近朱者赤,近墨者黑"。比喻贴切,广为人知。

《墨子》常用辞格,有排比、比喻、对偶、反复,技巧娴熟有创新。以排比为例,就有词组、单复句、段落排比等各种形式。《非乐上》说:"民有三患:饥者不得食,寒者不得衣,劳者不得息。"由三个主谓词组构成排比。

《尚贤下》说:"有力者疾以助人,有财者勉以分人,有道者劝以教人。"由三个单句构成排比。《亲士》说:"良弓难张,然可以及高入深。良马难乘,然可以任重致远。良才难令,然可以致君见尊。"由三个转折复句构成排比。

段落排比,指用结构相同或相似的句子,作每段开头或结尾。如《兼

爱上》除了开头、结尾之外，中间三个自然段，都用“皆起自不相爱”结语。《墨子》用排比，有一定的独创性。一般会先设问，提出论题，然后用几个排比句层层论证，论题醒目，富有气势。《兼爱下》说：“然当今之世，天下之害孰大？曰：若大国之攻小国，大家之乱小家，强之劫弱，众之暴寡，诈之谋愚，贵之傲贱：此天下之大害也。”

排比与其他辞格合用，更有论证性和表现力。《公输》记载墨子批评公输般，连用五个排比句：“不可谓智”，“不可谓仁”，“不可谓忠”，“不可谓强”和“不可谓知类”，铿锵有力，咄咄逼人。墨子批评楚王说：“今有人于此，舍其文轩，邻有敝舆而欲窃之；舍其锦绣，邻有短褐而欲窃之；舍其粱肉，邻有糠糟而欲窃之，此为何若人？”由三个排比句引出“此为何若人”的问题，迫使楚王回答：“必为窃疾矣！”

墨子由此引申，展开论证：“荆之地，方五千里；宋之地，方五百里：此犹文轩与敝舆也。荆有云梦，犀兕麋鹿满之，江汉之鱼鳖鼋鼍为天下富；宋所谓无雉兔鲋鱼者也：此犹粱肉之与糠糟也。荆有长松文梓楩楠豫章；宋无长木：此犹锦绣之与短褐也。”

三个排比句，与提问照应，运用类比论证，兼有比喻成分，辅以夸张形容，铺陈渲染，句句锋利，步步紧追，有极强的说服力与感染力。汉后墨学中绝，墨子止楚攻宋故事，史传记载不绝。近代选入中学课本，又被鲁迅改编为历史小说《故事新编·非攻》，广为人知。

《墨子》的语言，体现了古汉语简练的特征。《修身》说：“慧者心辩而不繁说。”强调语言的简练性。禽滑厘问墨子：“多言有益乎？”墨子说：“虾蟆蛙蝇，日夜而鸣，舌干擗然，而人不听之。今鹤鸡时夜而鸣，天下振动。多言何益？唯其言之时也。”即青蛙日夜鸣叫，令人厌烦；雄鸡及时报晓，受人欢迎。墨子通过比喻，形象地表达了自己的观点：反对说无用的空话、大话，但不反对说有用、合宜的话。

墨子认为，该说的时候一定要说，不说是错误。《非儒》载：儒家主张“君子若钟，击之则鸣，弗击不鸣。”墨子痛责：“仁人事上竭忠，事亲得孝，务善则美，有过则谏，此为人臣之道也。今击之则鸣，弗击则不鸣，隐知豫

力，恬漠待问而后对，虽有君亲之大利，弗问不言。若将有大寇乱，盗贼将作，若机臂将发也，他人不知，己独知之，虽其君亲之大害，不问不言，是夫大乱之贼也。”墨子反驳“不问不言”的行为，认为该说的一定要说，还要强说。

《公孟》载，墨子宣扬积极主动，见人就说，公孟子不以为然，对墨子说：“实为善人孰不知。”“譬若美女处而不出，人争求之；行而自炫，人莫之取也。今子遍从人而说之，何其劳也！”

墨子回答：“今夫世乱，求美女者众，美女虽不出，人多求之。今求善者寡，不强说人，人莫之知也。仁义均，行说人者其功善亦多。何不行说人也?”论证“强说”的必要。有用要多说强说，无用则少说不说。《修身》说：“言无务为多，而务为智。”主张用最经济的语言，表达最丰富的内容，才是机智精当。

《墨子》是古代微型百科全书。狭义《墨经》四篇，包含逻辑、自然、数学、力学、光学、认识、辩术、辩学、政法、经济、数学、伦理等多学科内容。知识内容如此广博，却只用了百余条，五千余字来表述。《经》文少则几字，多则几十字，最多百余字。语言精练，惜字如金。

晋鲁胜《墨辩注序》说：“孟子非墨子，其辩言正辞则与墨同。”“辩言正辞”，指思维和语言技巧。孟子辩论，批评别人“不知类”，酷似墨子。齐宣王说“汤放桀、武王伐纣”，是“臣弑其君”，孟子说是“诛一夫纣”，不是“弑君”，应是吸收了墨子《非攻下》语：“子未察吾言之类，未明其故也。彼非所谓攻，谓诛也。”

孟子说：“挟泰山以超北海，语人曰：‘我不能’，是诚不能也。为长者折枝，语人曰‘我不能’，是不为也，非不能也。”应是吸收了《兼爱中》墨子语：“夫挈泰山而越河济，可谓毕强有力矣，至古及今，未有能行之者也。况乎兼相爱、交相利，则与此异，古者圣王行之。”

从政治学术上说，孟子是墨子的反对派，但其思维表达方式，传承墨子甚多。孟子是雄辩家，其语言对后世影响甚大。《墨子》的思维表达方式，凭借《孟子》文字的魅力，间接地流传后世，影响深远。

3. 谈辩文学：理趣性和功利性

《墨子》是谈辩文学。《非命中》载墨子说："凡出言谈，由文学之为道也，则不可不先立仪法。若言而无仪，譬若立朝夕于运钧之上也。则虽有巧工，必不能得正焉。然今天下之诚伪，未可得而识也，故使言有三法。""出言谈，由文学"，指说话写文章。《墨子》中道理、方法等术语，意思相近，可互训。"文学之为道"，"立仪法"，"言有三法"，指说话写文章的道理和方法。

"三法"《非命上》称"三表"。"法"、"表"，指法则、标准、方法。"三法"、"三表"，即三种法则、标准和方法："有本之者，有原之者，有用之者。于何本之？上本之于古者圣王之事。于何原之？下原察百姓耳目之实。于何用之？发以为刑政，观其中国家百姓人民之利。此所谓言有三表也。"

在中国哲学和文学史上，墨子第一个明确系统地提出了言论真理性和文学创作批评的标准：历史经验、人民现实经验，突出人民性、人文性和民主性。三表法反映了《墨子》语言理趣性和功利性的统一。

文学作为一种艺术形式，通过塑造人物形象，来表达思想、反映现实、影响大众。墨子所谓"人民之利"，指最大多数劳动人民的利益。墨子为"农与工肆之人"代言，主张语言文学反映劳动者"农与工肆之人"的利益。《小取》说："摹略万物之然，论求群言之比。"认为语言文学应反映事物本来面目，探求各种言论的是非得失。

《墨子》是议论文体，包含人物形象的描写。《墨子》对墨子形象的描述，鲜明丰满。读者读《墨子》，无不受其中所描写墨子形象的感染。《公输》是先秦优秀的散文，取得了较高的语言文学成就。它把墨子描写为雄辩的智者和舍己为人的救世者，活灵活现，栩栩如生。

墨子师徒形象，互为衬托。《备梯》载："禽滑厘子事子墨子三年，手足胼胝，面目黧黑，役身给使，不敢问欲。子墨子甚哀之，乃管酒块脯，寄于大山，昧茅坐之，以醮禽子。"禽滑厘是墨徒典型，折射出墨子的形象。禽滑厘执着热忱，尊敬老师。墨子对门徒慈祥爱护，谆谆教诲。师徒间充满

深情厚谊。

《庄子·天下》说："后世之墨者，多以裘褐为衣，以跂蹻为服，日夜不休，以自苦为极。""墨子真天下之好也，将求之不得也，虽枯槁不舍也，才士也夫！"认为墨子师徒，一心救世，不畏劳苦，墨子是天下的大好人，杰出才士。对其钦敬之情，溢于言表。

《淮南子·泰族训》说："墨子服役者百八十人，皆可使赴火蹈刃，死不旋踵，化之所致也。"门徒的献身精神，是墨子教化的结果。孟子说："墨子兼爱，摩顶放踵，利天下为之。"认为墨子尽爱天下，人格高尚，堪为典范。

文学的功利价值，突出体现在褒贬兼备、美刺兼用方面。《非儒》刻画贱儒的迂腐形象："夫夏乞麦禾，五谷既收，大丧是随，子姓皆从，得厌饮食，毕治数丧，足以至矣。因人之家以为翠，恃人之野以为尊。富人有丧，乃大悦喜曰：'此衣食之端也！'"这一形象塑造，包含着辛辣的讽刺，寥寥数笔，入木三分，跟墨子师徒的高大形象，形成鲜明对比。《墨子》的雄辩艺术，逻辑论证兼带感情，有深刻哲理，抽象理论，又有具体形象，浓郁情趣。

《墨子》作为议论散文，有极强的论证性与说服力。《老子》五千言，《论语》万余字，缺乏论证特色，而《墨子》作为论说文的开山祖，堪称论证典范。《尚贤》至《非命》论证墨子论题，独立成篇，论题、论据和论证兼备，是《老子》哲理诗体和《论语》语录对话体向专论体的过渡，是论说文、议论文的良好开端，逻辑严密，说理充分。

《孟子·滕文公下》说："杨朱、墨翟之言盈天下，天下之言，不归杨，则归墨。"墨子之言的逻辑力量，是墨学得以广泛流传的有力翅膀。

《贵义》载墨子说："吾言足用矣！舍言革思者，是犹舍获而攗(jùn，拾取)粟也。以其言非吾言者，是犹以卵投石也。尽天下之卵，其石犹是也，不可毁也。"《大取》说："天下无人，子墨子之言也犹在！"言语夸张，自信有据。

《公孟》载："公孟子戴章甫、搢笏，儒服，而以见墨子，曰：'君子服然后

行乎？其行然后服乎？'"公孟子是儒家门徒，常与墨子辩论。他戴上大礼帽，拿着大臣朝见君主时所持的笏板，穿上儒者服装，苦心设计圈套，诱使墨子上钩。从逻辑上分析，他的话是复杂问语，隐含虚假判断："君子或者是服然后行，或者是行然后服。"

墨子只说"行不在服"四字，轻易地破解了公孟子的复杂问语。墨子列举齐桓公、晋文公、楚庄王、越王勾践四个历史人物，指出他们所穿服装不同，却都能治理好国家，证明"行不在服"。义正词严，生动具体，公孟子称"善"。

公孟子接着说："吾闻之曰，宿善者不祥。请舍笏，易章甫，复见夫子，可乎？"子墨子曰："请因以相见也。若必将舍笏，易章甫，而后相见，然则行果在服也。"公孟子又耍花招，装作心服口服，请墨子允许他先改换服装，然后相见，欲使墨子落入圈套。墨子轻轻一拨，公孟子圈套立即失灵。这是一幕绝妙的轻喜剧，表现出公孟子狡黠、墨子机警的性格特征，情节起伏跌宕，妙趣横生。《墨子》的语言艺术，可窥一斑。

议论文以理服人，文学作品以情感人。《墨子》是议论文体，兼以情动人。《非攻下》描写侵略行为："今王公大人，天下之诸侯则不然，将必皆差论其爪牙之士，皆列其舟车之卒伍，于此为坚甲利兵，以往攻伐无罪之国。入其国家边境，芟刈其禾稼，斩其树木，堕其城郭，以湮其沟池，攘杀其牲牷，燔溃其祖庙，劲杀其万民，覆其老弱，迁其重器。卒进而柱乎斗，曰：'死命为上，多杀次之，身伤者为下，又况失列北桡（落伍败北）乎哉？罪死无赦！'以惮其众。"通过对侵略者言行的描写，表现出鲜明的爱憎观，深刻感人。

墨子富有人情味和幽默感。《耕柱》载墨子与儒家之徒辩论。子夏学生问墨子："君子有斗乎？"墨子回答："君子无斗。"子夏学生说："狗豨犹有斗，恶有士无斗矣！"墨子感慨："伤矣哉！言则称于汤文，行则譬于狗豨，伤矣哉！"通过幽默的语言表现出高超的辩论艺术。

《墨子》论证，常引文学作品如诗词、寓言、故事等，作为论据。《诗经》

是我国最早的诗歌总集,《墨子》常引。《兼爱下》引《周诗》:"王道荡荡,不偏不党。王道平平,不党不偏。其直若矢,其易若砥。君子所履,小人所视。"引《大雅》:"无言而不售,无德而不报,投我以桃,报之以李。"通过引证传统的经典作品,为《墨子》增添了浓郁的文学色彩。

《墨子》的语言,富有艺术性。陈柱《墨学十论·墨子之文学》,把《墨子》文体细分为七类,指出其语言艺术特色:"论说体文颇华丽;演讲体文最平实;经体、传体最奇奥;序体最严整;记体亦简洁。"颇为恰切。《墨子》锤炼语词、讲究修辞、运用辞格等语言文学特色,值得后人借鉴传承。

六、《墨子》的传播与影响

这里,简述《墨子》在国外的传播和影响。

1. 朝鲜半岛

中国与朝鲜半岛的文化交流由来已久。中国文化随汉字一起,在朝鲜半岛产生了深远影响。

李珥(1536—1584)作为朝鲜实学理论的奠基人,其哲学思想具有较大包容性,墨学影响在其作品中有所体现。李珥在其《圣学辑要》说:"安民者,为之兴利除害。"把墨子的口头语"兴利除害",作为安民方法。朝鲜时代实学家丁若镛(号茶山,1762—1836)的哲学、科技、军事思想与非儒倾向,也受到墨子的影响。

韩国学者李云九、朴文铉、尹武学等的墨学研究,有较大成就。李云九(1933—),韩国忠南全义人,韩国成均馆大学教授,大同文化研究院院长,长期研究中国传统文化和诸子学。其墨学研究代表作有:《中国的批判思想》,骊江出版社 1978 年版;《墨家哲学研究》(与弟子尹武学合著),成均馆大学、大东文化研究院 1995 年版。其论文有:《墨子的战争哲学批判》、《墨家的技术特点和科学意识》和《墨子经济思想的当代意

义》等。

李云九的墨学研究成果，是现代韩国墨学研究的开始，今后墨学研究的基础。《墨家哲学研究》是韩国第一本整体介绍墨家思想体系的学术著作。

该书在《序》中说，传统思想有其长处和短处，发扬传统文化，慎重对待祖先遗留下的宝贵精神财富，应放弃偏见，积极关注墨子和墨学。李云九作为现代韩国墨学研究第一人，具有重要的开创性作用。《墨家哲学研究》冲破韩国墨学研究的困境，改写了韩国墨学研究史。

李云九重视墨学在今日和未来世界的作用。《中国的批判思想》分十一章和两个附录，大篇幅介绍，高度评价墨家的批判意识。该书在《序》中说："学问世界无禁区，任何名分都不能桎梏批判的自由。应通过不断怀疑、批判和讨论，促进思想的发展。"

墨学在中国古典学问中，最具批判意识。墨学的批判意识，反映在政治、哲学、科技、军事等诸多领域。墨家针砭时弊的批判，有一定时代背景，但其批判精神却具有永恒价值。李云九阐发墨学的批判意识，有深刻的预见性。

朴文铉毕业于釜山大学哲学系，1989 年在东国大学获博士学位，论文题为《墨子的经世思想研究》。他跟李俊宁合译《墨子》，在韩国传播墨学。朴文铉继李云九之后，将韩国墨学研究推向更深层次。

朴文铉认为，墨子的经世思想，是为消除压迫和战争而阐发的救世学说。尚贤、尚同、兼爱、非攻、节用、节葬、非乐、非命等纲目，是墨子经世思想的展开。墨子的理想，是实现世界大同。墨子的经世思想，把政治、经济、教育和国际关系等理论进行了系统化。墨子经世思想的现代价值，在于其勤俭、平等与和平精神。

朴文铉首次把《墨子》原典翻译为韩文，对韩国墨学研究，打下了坚实基础。在他之前，有人尝试翻译《墨子》，但由于译者不是墨学研究专家，而是汉文学家，翻译效果不理想，比朴文铉的译作，在对原典的理解上有差距。朴文铉发表的墨学论文，有《墨子与丁若镛思想的相通性》，指出墨

子和丁若镛思想在社会、政治、非命等方面的相通，提供墨学在古韩国影响的个案研究。

2005 年在中国台湾举行的国际墨学研讨会上，朴文铉做了题为《墨学与今日的韩国社会问题》的报告，指出由于儒家文化存在缺失，导致今日韩国社会诸多负面现象。墨家在兼爱、节用、贵义和平等意识方面，可矫正今日韩国社会的诸多弊端。朴文铉说："为实现秩序、和平社会，墨子强调领导层的模范作用。儒家以家族为中心的裙带意识，阻碍对腐败的肃清，与儒学对立的理论，即墨子脱离家族主义和具有合理公共意识的兼爱伦理，可作为今日韩国社会有借鉴意义的思想。"

尹武学 1992 年于韩国成均馆大学获博士学位，研究重心是墨家逻辑。论文题为《墨家名学之研究》。学术界多认为，中国没有发展出西方那样的逻辑学，在这种情况下，尹武学完成中国逻辑学方面的博士学位论文，意义非凡。

尹武学《墨家名学之研究》一文，详细分析中国逻辑的产生背景，以及墨家在中国逻辑史上的重要位置。他深刻揭示了墨家前后期逻辑范畴的相互关系。他认为墨家前后期逻辑连贯，并未断裂，继承发展，不可分离。以此篇博士学位论文为主体，尹武学与其师李云九合著《墨家哲学研究》。尹武学在此书中阐述了对墨家逻辑的见解。

尹武学 1997 年到中国参加第三届墨学国际研讨会，做了题为《墨家的古今之辩》的报告。此论文对墨家逻辑的深刻理解，引起墨学专家的注目。这是韩国学者对墨学研究的重要成果。该论文说，《墨子》通篇所见的三表法，其中的先王观和古今之辩，与儒道等其他学派不同。墨家的先王观，是体现"兼相爱，文相利"观念的理想形态，不只停留在尚古主义，在《墨经》中更加具体化。《墨经》的"五行无常胜"说，是批判循环史观的典型例证。他认为墨家在述古作今的基础上，肯定古今变化，表现出了先进的历史观。

朴文铉和尹武学，是韩国墨学新生派的代表，继承并发展了韩国的墨学研究。他们的墨学研究，是世界墨学研究成果的重要组成部分。随着

新生代韩国学者墨学研究的日益深入，会更加扩大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在韩国的影响。

黄晟圭于1994—1999年在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攻读哲学硕士、博士学位，用五年时间，专精墨学，发表《孔墨人本学探微》、《中国逻辑在韩国》、《墨子人本思想研究》、《墨子军事思想及其现代意义》等论文。

黄晟圭师从孙中原，1999年获中国人民大学哲学博士，论文题为《〈墨经〉思想研究》。他以《墨经》为研究对象，以墨子立言三表"本、原、用"和为义三务"说书、谈辩、从事"为纲，论述《墨经》的思想体系、结构、意义和特点。他认为"说书"部分，论述墨家的宇宙观、认识论、伦理观，是墨学思想大厦的基础。"谈辩"部分，论述墨家的语言观，阐发语言的形式、本质、功能和法则，包含逻辑学、语言学内容。"从事"部分，论述墨家利用自然原理，总结机械技术，并在政治、经济、教育和修养等方面加以阐发的社会生活法则。

该文阐述《墨经》在东方思想史上的意义，介绍墨学在韩国的传播，以及当代韩国的墨学研究现状、特征和展望，提出发展《墨经》思想的必要性和建议。

韩国非墨学专家关心和研究墨学，是墨学普及令人鼓舞的发展。韩国西江大学郑仁在1993年到中国参加首届墨学国际研讨会，发表《墨子的和平思想》。认为墨子在人类历史上最早提出和平理论，进行和平实践。

韩国李海英1986年在东洋哲学研究会主编的《东洋哲学研究》第七集发表《墨家批判意识》，1989年在韩国成均馆大学获博士学位，论文题目是《先秦诸子批判意识之研究》。全文共五章，第四章专论墨家批判意识。韩国奇世春曾著有《天下莫非亲人》、《我们为什么选择墨子》等作品，参加了中国第二届墨学国际研讨会，做了题为《墨子与主体思想的对话》的报告。

车仁爱1983年毕业于韩国西江大学，硕士论文为《比较墨子与论语之鬼神观》。李相欣于1987年获得韩国忠北大学硕士学位，毕业论文为

《先秦儒家、墨家思想之比较研究》。李完杓在李云九的指导下，于1989年获成均馆大学硕士学位，毕业论文题目为《墨子的利害观研究》。

当代韩国墨学研究的队伍正在壮大，研究在不断深化，对韩国墨学研究作出重要贡献。韩国的墨学研究，从"墨学究竟是什么"的基本问题出发，归结到墨学的核心价值，从对墨学的总体概括开始，开展对墨学各方面的深入研究，揭示墨学的独特精神和深层内涵。

2. 日本

在日本有墨子文献约二百种。最早的中文书籍目录《日本国见在目录》，是藤原佐世奉皇命，于贞观十七年(875)借宫中藏书所冷然院被大火焚毁之机编撰，记载《隋巢子》、《胡非子》、《缠子》三部墨家著作，但没有提到《墨子》。

此后，在《本朝续文粹》(13卷)中，收录的藤原敦光博士《变异疾疫饥馑盗贼等勘文》，曾引用《墨子·辞过》："墨子曰，古之民未知饮食，圣人耕稼为食也，以增气充虚，今则厚敛，百姓孤寡冻馁，欲无乱，不可得。"这篇《勘文》，写于保延年间(1135—1140)。可以确定，《墨子》最迟在平安后期传入日本。

江户时期，通过长崎的贸易往来，《墨子》版本传入日本。大庭修《江户时代唐船来日研究》中《商舶载来书目》享保十六年(1731)条，记载"《墨子》一部二本"。(见大庭修：《关于江户时代的唐船输入书的研究》，关西大学东西学术研究所研究丛刊1967年版)

经训堂《墨子》于天保六年(1835)在江户翻印。在江户发行以后，长崎会所《天保十一年(1840)子三番船书籍总簿》中出现《经训堂丛书》记录。后在《天保十二年(1841)丑一番船书籍总簿》、《同二番船书籍总簿》、《弘化三年(1846)午二番船书籍总簿》中，相继出现。

秋山仪校订《墨子》和江户时期松元刊订《墨子》，是江户时期墨学研究的重要基础。秋山仪校订《墨子》，明朝茅坤于万历九年(1581)校阅，在涵春楼出版发行的《墨子》中加入校语，保历七年(1757)由城东书坊出版发行。

秋山仪是肥后人，字子羽，号玉山，就学于服部南郭，是熊本藩学者，时习馆的提学。秋山仪校语，没有明确记载出处，但包含古抄本要素。江户松元出版的《墨子》，是清代毕沅校订、经训堂发行《墨子》的翻印，天保六年出版发行。这些书籍的出版发行，证明墨学研究在当时已经得到重视，墨子和墨家的存在，已为人所知。

以后吉田汉宦的《墨子校》，是根据古抄本加的校语。诸葛蠡的《墨子笺》，是根据传日的古抄本加的校语。户崎允明的《墨子考》，是汇辑日本人的著作。

明治时期，牧野谦次郎《墨子日文解》出版发行。它以清代孙诒让《墨子间诂》为底本，参考江户时期的墨学研究成果，加以注释，由例言、序、凡例、目次、序说、《墨子》本文的通译和附录七部分组成。

序说由八部分组成：儒墨显学；墨子时代；墨子事迹；墨子学说由来和各篇要旨；墨子弟子学说和墨学对社会影响；墨子学派衰败原因和近代中国的墨子研究；诸学派对墨学的批评；墨子研究参考书。该书集明治末年日本墨学研究的大成。

大正二年(1913)，小柳司气太的《墨子间诂》，作为《汉文大系》的一册，由富山房出版发行。以后墨学研究的其他著作陆续发表。小岛佑马、大冢伴鹿各家的研究，是战后日本墨学研究的先驱。

战后日本研究墨学的首位学者渡边卓，有《墨子》(《全译汉文大系》第18册，讲谈社1974年版)、《墨家思想》(《东方思想讲座》第4册，1967年版)、《墨家集团与其思想》(《史学杂志》，1961)、《〈墨子〉诸篇的著作年代》(《东方学报》，1962—1963)、《墨家的兵技巧书》(《东京中国学报》第3期，1957)、《墨家守御的城邑》(《东方学》第27期，1964)等论著，系统研究《墨子》、墨家思想和墨家学派，构建了日本墨学研究的基础。

渡边认为，墨家开山祖师墨翟出身工匠，墨家是工人集团。根据墨子的思想与著作，把墨翟以后历经两个世纪的墨家学派，分为初期墨家(前381)、中期墨家(前300年前后)和后期墨家(前210)。

渡边认为，初期墨家，继承并坚持开祖的言论和行动，坚决否定执着

自私的处世态度，倡导“兼爱”、“非攻”、“尚贤”等主张，挺身保卫弱小国的城邑。这种精神，一直延续到继承墨翟思想的禽滑厘、孟胜时代。《兼爱上》和《非攻上》均于初期完成，《尚贤上》包含初期墨家的主张。

中期墨家，抛弃初期狭隘的立场，发生脱胎换骨的变化。他们倡导“非攻”、“兼爱”，但他们抛弃初期拒绝私利的立场，新引入功利思想，作为开祖以来的主张。这种“兼爱交利”的主张，更适应战国君主富国强兵的要求，由此派生出杜绝君主挥霍浪费，号召广大民众积极发展生产的思想，主张“节用”、“节葬”和“非乐”，浓重保留初期支持弱者的精神特色，更显著地倾向于建立强权国家，显示依靠君主当权者的法令和刑法，进一步扩大自身影响的动向。其著作包括《兼爱中》、《非攻中》、《节用上》、《经上》、《经说上》以及兵技巧诸篇中较早的段落。

后期墨家，依然倡导“兼爱”、“非攻”，但其中的“兼爱交利”，是建立在统治者赏罚分明的基础上，而“非攻”却容许王者的诛罚政策，甚至可以说半带有肯定战争的倾向，同时出现新的思想，主张“尚同”。

墨家集团推崇巨子。在巨子领导下，所有成员为了同一目的，勤苦劳作。经历初期成员团结，到中期组织重建阶段，建立起了强固的集团体系。这样的集团，以上意下达为伦理观念，建立所有成员向上级学习的尚同理论。墨家把这一集团伦理，推向了全社会。

正是在这一时期，墨家从两派分裂为三派。除了著述《尚同上》的一派外，还有主张加强理论补充的一派，以及虽然同意尚同的主张，但却希望导入墨家根本的兼爱论的一派。末期的主张，是以尚同为核心，并提出对其起补充作用的非命论。这时的墨家，虽然自诩强力的团结，但却走上内部分裂的道路。由于一味迎合当权者，导致把开祖以来的主张全部都抛弃了。前 3 世纪末，即秦朝建立前后，墨家走上了解体灭绝的道路。

浅野裕一（1946—），文学博士，日本东北大学教授，近年系统研究墨家思想，专著《墨子》，日本讲谈社 1998 年版。其论文《墨家集团的质变：墨子对话篇的意义》认为，如墨子对话四篇所写，门人缺乏勤学意识，对待墨翟不尊不信，在名利官位前，有背信弃义行为，定是墨翟在创建学团时

的记录。从墨子对话四篇出现的墨家活动范围看，是在未曾涉及燕、晋、秦等区域的墨翟时代。时间范围全部是前5世纪后期。浅野断定，墨子对话四篇全部是墨翟时期的资料。在墨翟时代，十论的主张，已全部形成。

3. 西方

墨学研究在西方的进展，体现出墨学的世界价值。随着中国文化在西方的传播，墨子兼爱非攻、世界和平等见解，受到当代西方学者关注。西方有越来越多的人，开始知道墨子，认识墨学。

李约瑟《中国古代科学思想史·墨经中的科学思想》说，墨子"宣扬兼爱学说，人们对之皆愿致其崇高敬意。""完全相信人类理性的墨家，明确地奠定了亚洲自然科学最为重要的基本概念。"(见李约瑟《中国古代科学思想史》，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206、231页)

汉学家葛瑞汉，对墨学有深入研究，是西方墨学研究成果最多的学者。他的《后期墨家的逻辑、伦理和科学》，在西方大图书馆多有收藏。葛瑞汉以访问学者、客座教授的身份，讲学于香港大学、台湾清华大学，以及耶鲁大学、密歇根大学、康奈尔人文学会新加坡东亚哲学研究所、布朗大学和夏威夷大学。葛瑞汉1971年任伦敦大学东方及非洲研究院古汉语教授，1981年当选英国文史哲研究院院士。

葛瑞汉有墨学专著《后期墨家的逻辑、伦理和科学》(1978)。论文有《〈墨子·小取〉的逻辑》(1964)、《墨子论辩的语法》(1971)、《后期墨家论〈墨子·大取〉中的伦理学和逻辑学》(1972)、《对墨家光学方面的系统研究》(1973)、《〈墨经〉的结构》(1978)、《〈墨子〉核心篇章中反映的早期墨家分派》(1985)、《自私的权利：杨朱学派、后期墨家》(1985)等。

《维基自由百科全书》说："墨子是中国古代著名思想家。《墨子》一书共53篇，是墨子本人及其后学的著作总集。墨子创立的学派名为墨家。"《美国百科全书》有条目：墨学的道德；墨学中的个人关系；墨学中的政治与军事体系；墨学的神秘主义；墨学中的艺术；逻辑家学派。

美国《斯坦福哲学百科全书》，细致解说墨学。该《百科全书》认为，墨

子是(孔子不是)中国的第一位真正的哲学家。其中对墨子的解释和评论最详细,分为九部分:墨子与墨家;十大概念;对客观标准的寻找;认识论;逻辑与辩论;政治理论;伦理学;宗教;历史影响与衰落。还有参考书目与网络资源。这是目前西方最完整的评述墨学的文献。

《斯坦福哲学百科全书》区分了墨子、墨家、墨子学派和墨子主义的范畴。墨子的教学,贯彻墨子精神与墨子主义。该《百科全书》认为:"墨学制定了中国第一个明晰的伦理、政治理论和世界最早的结果主义的最完善形式","墨家在培育且形成中国古典哲学许多中心的概念、假定和争议方面,扮演了一个关键角色"。墨学制定复杂的语义学理论、认识论、功利主义伦理学、类比推理理论,而且在如此的不同领域,如几何学、机械原理、光学和经济学等,都有贡献。

该《百科全书》认为,战国时代中国区分为很多的小国,时常彼此作战,比较大的国家,更有力征服它的邻居,而且在它的规则之下统一帝国。墨子强调和平的社会秩序,他们劝阻军队进攻,又尝试攻击不听劝阻的统治者。他们是和平主义者。然而,他们看到防卫力量决定生存,就又变成防御的战斗专家。在国家、城市受到攻击的威胁之下,担任义勇军,用远古的防卫手法和防御工事,保护群众。

该《百科全书》认为,墨家主张建立普遍行之有效的伦理标准。"利益"是道德的一般标准。人的行为应该寻求促进世界的利益,除去对世界的祸害。按照这样的利益标准,对人有益才做。对人无益,甚至有害,就停止。

近年梁生出版墨学专著,建议将墨子思想运用到现实社会,形成新墨学。他们主张培养人文精神,发挥人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加强共同体的合作与团结,寻求人类和平。见于《培养人文:新墨学》,梁生、和野合作《反对宿命论:新墨学》,梁生、和野合作《寻找共同体:新墨学》,梁生《反对进攻性战争》。

美国堪萨斯大学教师讲授墨子思想,并把教学计划、课程幻灯片、考试要求,用形象画面显示,在网络上说明墨子思想。堪萨斯大学哲学系

安・库德教授,在墨学教学上,采取生动活泼的图形,讲解东方古代的墨子思想,引人入胜。借助网络研究和传播墨子思想,成为当代西方的潮流,目前建有英德文网站。《斯坦福哲学百科全书》中对墨子的论述,已在网络公布,与读者共享。

后　记

一、本书应上海辞书出版社约稿撰写。在撰写过程中，承蒙上海辞书出版社张良一、张玉霞细致指导，精心编审，多次修改，谨表诚挚的谢忱。

二、本书的顺利撰写，我要特别感谢以下师友：五十多年来，引我研究入门的汪奠基、沈有鼎。三十多年来，指导与帮助我研究的季羡林、石峻和汤一介。我研究的合作者谭家健、孙茂新和孙君恒，美国学者李绍昆。日本学者末木刚博、池田知久、山边时和冈本先生。韩国学者李云久、朴文铉和尹武学。台湾地区学者韦政通、史墨卿、王赞源、李贤中、吴进安、孙长祥、李哲贤、萧宏恩和邱建硕。我所引用数百部相关文献的撰著者和出版人。以上师友的工作、劳动和撰著，是本书思想资讯的依据和来源，谨表深切的谢意。

三、下列学者，是我指导的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硕士和博士研究生，各以墨学论著，提供资讯素材，特此说明和感谢：杨武金，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张晓芒，南开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黄晟圭，韩国马山人，韩国普文高等学校、国立公州教育大学、国立木浦大学教授；陈克守，曲阜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解启扬，中国政法大学伦理所副教授；许锦云，郑州市委党校教授；张小燕，河北大学政法学院哲学系教授；宋赛花，中华女子学院公共教学部副教授；杨文，北京外国语大学欧洲语言文化学院讲师。

孙中原

2011 年 11 月 11 日校记